WAR HISTORY STUDIES

战争史研究（二）

主编 阎京生
副主编 刘怡

第40册



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
人收藏由战研群友情扫描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史研究（二）/阎京生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05
ISBN 7-204-04651-X
I.战… II.阎… III.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史-研究②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 战争史-研究 IV.①K143②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11613号

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与QQ群外传播仅作个人收藏由战研群友情扫描

调价启事

因纸张、印刷及其他环节价格上调，《战争史研究》拟自第41册起将价格调整为18元，同时将篇幅增至136页。感谢读者多年以来的热情支持。

《战争史研究》编辑部　敬上

战争史研究（二）
阎京生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67×1092 1/16 印张：7.5 字数：350千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204-04651-X/K·334　定价：15.00元



幸福的达契亚　02–37
近世的罗马尼亚与战争（下）



出没风波里　38–53
日本海军水雷战队旗舰（下）



块肉余生记　54–88
地图中的袖珍小国与战争（欧洲篇）



口袋里的战争　89–107
秘鲁—厄瓜多尔边境冲突始末



最危险的海洋　108–120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水雷战（五）

邮购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4 5 号
《战争史研究》发行部　联系人：赵琦
发行部电话：010－88561472
邮购部电话：010－88560080
邮政编码：100048
编辑部信箱：war.history.studies@gmail.com
（邮购、购买过刊等事务请垂询发行部）
如有错页、漏订、脱页等现象，请与本刊发行部联系调换

合作论坛：超级大本营
http://lt.cjdby.net/forum-118-1.html

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与QQ群传播仅作个人收藏由战研群友情扫描



○ 鹰扬

幸福的达契亚

——近世的罗马尼亚与战争（下）

“齐奥塞斯库陛下万岁”

长久以来，西方的观察家和政治家一直在东欧国家当中寻找他们认为是“改良主义”、是“共产主义集团裂缝”之类的东西。1956年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被当成这类东西，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被当作这类东西，而罗马尼亚的“独立性”也被他们看成了这类东西。这些西方政客善意地将罗马尼亚看成一个被敌人包围、深受苏联霸权主义之苦、而且众志成城决心捍卫独立的国家。在这些思维模式非黑即白的西方政治家看来，反苏就意味着反共。齐奥塞斯库被他们视为一个准备在不久的将来把自己的国家逐渐引向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的开明国家元首。

另一方面，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罗马尼亚也在迎合这些西方观察家的观点：它在1966年呼吁同时解散北约和华约，在欧洲建立一个和平的中立区；它是第一个承认西德并与之建交的东欧共产党国家；它在1967年六日战争后是唯一一个没有与以色列断交的东欧国家，也是唯一一个在皮诺切特政变后没有与智利断交的东欧国家。它在1969年成为第一个迎接美国总统来访的东欧国家和华约成员国。它是第一个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东欧国家，还在1971年加入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是仅有的两个享受欧洲共同体最惠国待遇的东欧国家，美国也在1975年给予罗马尼亚最惠国待遇。加拿大通用电气公司在1978年与罗马尼亚签订了建立其第一座核电站的合同。这一年4月，美国总统吉米·卡特邀请齐奥塞斯库访问华盛顿，这是他第二次访美。同年6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邀请齐奥塞斯库访问白金汉宫，并授予他巴思骑士大十字勋位。

但是，1978年对于罗马尼亚来说也意味着另一个转折点。这年7月，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国内安全部的头子扬·米哈伊·巴切巴中将（Ion Mihai Pacepa）利用替齐奥塞斯库向西德总理施密特送去一份私人外交口信的机会，逃入美国驻波恩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随后在中央情报局的严密护送下前往美国。这位东欧国家有史以来职衔最高的叛逃者在1987年出版了一本回忆录，《红色地平线——一个共产党间谍头子的编年史》，在书中首次向好奇的西方世界详细披露了齐奥塞斯库这位“人类星辰”的神秘私生活，比如遍布罗马



1978年叛逃美国的扬·巴切巴中将（1928–），目前以作家和专栏作者身份居住在美国。罗马尼亚最高法院在1999年撤销了对他的死刑判决，恢复其军衔并归还财产

尼亚各地的豪华宫殿，埃列娜衣柜里的上百件大衣，镀金的水龙头，以及齐奥塞斯库的小儿子尼库经常没日没夜地与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列亚和外交部长斯特凡·安德列（后者被齐奥塞斯库授予“辅佐”尼库当接班人的重任）搞些大吃大喝、花天酒地的盛宴。尼库的问题还包括严重酗酒，以及喜欢和已婚女人厮混。他粗暴地对待这些妇女，并且殴打有嫉妒心的丈夫们。

除了这些关于领导人私生活的花边小故事之外，巴切巴带出的大量绝密情报和恐怖材料还首次向西方世界展示了罗马尼亚秘密警察的工作手法和发展规模，包括对阿拉伯恐怖主义组织的金钱和武器援助，以及罗马尼亚对美国及西方国家工业和商业部门的情报渗透。值得注意的是，巴切巴和1988年叛逃美国的罗马尼亚高级情报官员希尔维乌·图尔库都向西方情报部门披露说，在罗马尼亚安全部队当中有一些来自伊朗、利比亚和巴解组织的战斗人员，他们是来向罗马尼亚安全部门传授城市游击战和恐怖袭击经验的。齐奥塞斯库的老朋友卡扎菲和阿拉法特甚至借给他几支别动队用于对内镇压，光是来自巴解的就有500人之多。1989年罗马尼亚发生急风暴雨式的政权更迭时，这些隶属于罗安全部队的阿拉伯雇佣军参与了布加勒斯特市内的战斗，埋伏在建筑物中向国防军和市民开火，试图发动城市游击战。

巴切巴叛逃事件加剧了齐奥塞斯库的怀疑癖，甚至在秘密警察内部成立了一个绝密的、只对齐奥塞斯库本人负责的部门，负责监视秘密警察的高层官员。在他叛逃之后，罗马尼亚逐渐终止了对西方国家的开放政策，日益走向封闭。在罗马尼亚国内的法院缺席判处巴切巴死刑之余，齐奥塞斯库还提出了200万美元的赏金悬赏巴切巴的人头，他的两个外国食客——巴解的阿拉法特和利比亚的卡扎菲——各自为这笔赏金加上了100万美元的赏格。罗马尼亚秘密警察甚至用100万美元的价格雇佣国际头号恐怖分子“豺狼卡洛斯”来猎杀巴切巴中将，但由于巴切巴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严密保护，“豺狼卡洛斯”无法找到他的踪影，于是在1980年2月21日炸毁了位于慕尼黑的“自由欧洲广播电台”总部大楼的一个角落，以此向齐奥塞斯库交差了事。

齐奥塞斯库与西方国家的“蜜月”时期在巴切巴叛逃事件之后基本上算是结束了。1977年，除了阿尔巴尼亚和安道尔之外的所有33个欧洲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



1974 年访问罗马尼亚的阿拉法特

美国总统福特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并在会议结束时共同签署了《赫尔辛基最后协议》。这个最后协议确定了各国今后应当遵守的十条基本原则，其中第七条保证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良心自由、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等等【注】。

在这之后，美国人开始通过自由欧洲广播电台来“关注”罗马尼亚的人权状况，起初是关注那些东正教之外的秘密地下教会，比如浸礼会、基督复临论者和圣灵降临论者，接下来又开始抗议罗马尼亚对作家保尔·戈马的逮捕——后者试图根据《赫尔辛基最后协议》的精神（齐奥塞斯库作为罗马尼亚的总统也在这份文件上签了字）建立一个“保卫公民权力运动”。一群法国知识分子也对逮捕戈马的做法提出抗议，并且成立了“捍卫罗马尼亚人权委员会”（《尼古拉·齐奥塞斯库》，P154－156）。

为了减轻由于逮捕戈马而引起的国内外压力，齐奥塞斯库最终在戈马被捕三个月后下令将其释放，并驱逐出境。戈马前往法国后与法国作家维尔吉尔·特纳赛一道撰文批评齐奥塞斯库的专横统治，特纳赛还写了一篇很讨嫌的文章，叫《共产党国王齐奥塞斯库一世陛下》。“思想的多瑙河”命令

【注】1977 年赫尔辛基最后决议因为一共有十条而被称作“十诫”。其中第一条是关于各国主权平等的，第二条是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第三条是战后欧洲边界不可改变，第四条保证各国的领土完整，第五条是和平解决争端。第六条是互不干涉内政，第七条是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第八条是平等权利与人民的自决权，第九条是各国之间的合作，第十条为诚信履行国际法义务



上图是位于德国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总部大楼。1949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读者文摘》集团老板德威特·华莱士、纽约银行家弗兰克·阿尔茨舒尔等人在纽约组建了“自由欧洲国家委员会”，对东欧共产党国家发动心理战颠覆活动，并在德国美占区电台的基础上成立了“自由欧洲电台”，除了用德语、波兰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马扎尔语、罗马尼亚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等语言对东欧进行广播外，还向东欧境内飘送宣传气球。1953 年成立的“自由电台”则专门负责针对苏联境内各民族的宣传。1972 年中情局停止对两家电台的直接资助，改由向美国国会负责的“国际广播委员会”来对其进行拨款和指导。1976 年两家电台合并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FE／RL）。东欧国家特工曾多次试图对这座电台进行破坏，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就曾在1959 年派特工向电台食堂的盐瓶里投毒。1981 年“豺狼卡洛斯”率一伙国际恐怖分子放置炸弹将大楼炸坏，一些员工受伤，但无人死亡。德国合并后公布的东德情报部门“斯塔西”档案证明这起爆炸的酬金是罗马尼亚支付的（东德曾派出间谍打入“豺狼卡洛斯”的团伙）。1989 年东欧国家发生系列剧变后，RFE／RL 的经费遭到削减，在1993 年停止了匈牙利语广播，1997 年停止波兰语广播，2000 年停止捷克语广播，2004 年终止了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斯洛伐克语、克罗地亚语、保加利亚语和罗马尼亚语的广播，广播对象只剩下了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马其顿、科索沃和北高加索地区。与此同时还开辟了针对伊朗、伊拉克、阿富汗的广播。其总部在1994 年从慕尼黑迁至布拉格，搬入位于市中心的原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大厦内办公，2001 年911 恐怖袭击后，捷方惧怕REF／RL 所在的布拉格市中心成为恐怖袭击目标，因此该电台在2009 年迁入布拉格郊区的新址办公

安全部派出一名特工前往法国把这两个讨厌鬼刺杀掉。但是这名特工一到法国就叛变了，向法国国内反间谍局自首，并交代出了他所知道的全部情报。虽然此前赫尔辛基人权同盟和自由欧洲电台设在巴黎的办事处全力批判齐奥塞斯库政权，但法国对齐奥塞斯库还是尊重的，法国政府也只关心保护法国在罗马尼亚的经济利益和投资。但试图刺杀流亡知识分子这事着实惹恼了法国人，身为左翼的法国社会党成员的密特朗总统为此取消了原定1982年9月对罗马尼亚的访问。对于喜好用外国元首的国事访问来装点门面的齐奥塞斯库来说，这不啻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1986年时的布加勒斯特街头，照片中的宣传海报内容为庆祝罗马尼亚共产党成立65周年

1988年1月26日，罗马尼亚全国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地庆祝了齐奥塞斯库的七十大寿。祝寿活动从1月初就开始了，报刊先是用整版篇幅刊登齐氏当政二十多年来的“成就”，齐奥塞斯库的对外活动和他奉行的外交政策，以及各国出版齐奥塞斯库著作的情况和对齐奥塞斯库的评价。祝寿活动从1月21日开始，这一天齐奥塞斯库为庆祝自己的生日视察了布加勒斯特的一些工厂企业。24日他们夫妇前往齐奥塞斯库的老家奥尔特县视察，沿途组织了成千上万人的欢迎队伍。罗马尼亚全国各地、各行业、各单位都举行了对齐奥塞斯库的祝寿会和颂扬会。

从1月25日起，祝寿活动进入高潮。布加勒斯特市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政府总理宣读祝寿词，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代表罗共中央和国务委员会授予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英雄”称号和“社会主义胜利”金质勋章。集会开了三个小时，广场山呼万岁。这些群众从早上八点一直要站到下午一点，他们不是自愿来的，而是单位组织，没人敢不去。1月26日是大庆，官方举行了3000人的盛大宴会，各界头头吃吃喝喝，还组织群众在场外迎送齐奥塞斯库夫妇。新华社记者偷偷地和一些参加了迎送活动的罗马尼亚群众聊天，一家汽车修理厂的工人说“看到祝寿时，我难过得几乎哭了出来”。一位退休的中学老师说“群众对此感到气愤”，认为这是一种侮辱。一位职员告诉中国记者，他的外甥为了迎送齐奥塞斯库在广场上站了5个小时，又冷又饿，还不敢发牢骚，因为人群中有许多便衣警察，谁要是不满，就会被带走（新华出版社，《风云突变——齐奥塞斯库垮台始末》，P9—11）。

祝寿活动结束后，齐奥塞斯库对罗马尼亚人民宣布说，在收到的数以千计的贺信中，有三封是英国女王、比利时国王和瑞典国王发来的。上述三位君主随即公开辟谣，但这并没有使齐奥塞斯库觉得难堪，他继续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并且用这种方式来维持其幻想世界。因为伊丽莎白二世、博杜安一世和古斯塔夫六世，就像1947年逊位的米哈伊一世一样，具有皇家血统。齐奥塞斯库用伪造外国皇室贺电的方法来使自己“皇室化”，试图向罗马尼亚人证明，是他齐奥塞斯库保持了从图拉真皇帝、弗拉德·德拉库拉、斯特凡大公、“勇敢的米哈伊”直至卡罗尔一世国王的罗马尼亚神圣王权的延续性。1989年年初，新华社驻罗记者在罗共维尔恰县委和县政府大楼里看到一幅又大又长的油画，上面画有齐奥塞斯库和罗马尼亚历代王公的肖像，按年代排列，齐奥塞斯库排在第9位，但十分突出。在场的外国新闻官员用讥讽的口吻嘲笑说“看哪，齐奥塞斯库当上了罗马尼亚的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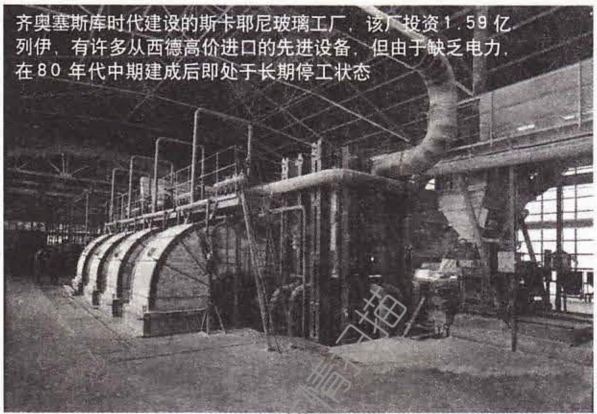

1978年出访英国的齐奥塞斯库夫妇

贺电事件只是齐奥塞斯库晚年严重脱离现实世界的一个简单例子。他多年来一直患有糖尿病，还在莫斯科做过一次前列腺癌手术，身上带着导尿管。到1988年，他又一度患了失语症，有时甚至丧失了说话能力。这是大脑麻痹的结果，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得过这种病。但是齐奥塞斯库的情况更为复杂。他还有妄想狂的毛病，骄傲、多疑、过度敏感、自以为是、以及专横跋扈（江苏人民出版社，《非常病人》，P265）。他确信其敌人无时无刻不在对其下毒，与外国领导人握手会让他感染上致命的疾病。他和夫人每次与外国元首握手之后都要立即用酒精消毒，1978年访问白金汉宫时与伊丽莎白二世握手后如此，1985年访问中国时与邓小平握手后也是如此。

1972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曾经率领一个古巴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在与齐奥塞斯库会晤时，卡斯特罗告诉他刚刚破获了一起中央情报局试图通过在衣服上下毒来谋杀他的阴谋。从这之后，齐奥塞斯库的衣服只穿一次就被扔掉，以防下毒。他所有的新衣服都由秘密警察来制作，够穿一年的新

衣服存放在布加勒斯特郊外一个恒温恒湿的仓库中。无论去哪里，即使去白金汉宫，他和夫人都随身携带着自己的全套衣服，以及亚麻床单、毛巾和内衣裤。

在1978年访问英国期间，齐奥塞斯库臆测自己说的所有话都被窃听，与随从说话都要跑到白金汉宫的花园里；在出席英国女王举行的国宴时还专门带了一位食物品尝师。这些举动破坏了英国宫廷的礼仪，但是伊丽莎白女王还是授予他巴思骑士大十字勋位。1989年，在齐奥塞斯库被推翻及处死之前几天，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及时地代表女王收回了这一勋位，以免丢脸；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也收回了她授予齐奥塞斯库的大象勋章（丹麦的最高勋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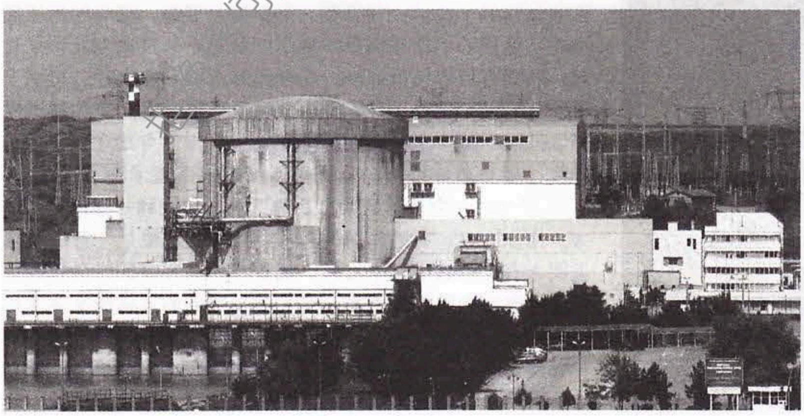

齐奥塞斯库时代建设的斯卡耶尼玻璃工厂，该厂投资1.59亿列伊，有许多从西德高价进口的先进设备，但由于缺乏电力，在80年代中期建成后即处于长期停工状态

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叶以来，石油危机和全球经济萎缩迫使世界各国对其经济政策进行改变。曾大力建立重工业以求自给自足的罗马尼亚发现，它的那些劳动力密集型工业（比如普洛耶什蒂的石油化工厂和加拉茨的钢铁厂）无法与海外的资本主义对手竞争，向西方银行大量借款也无法保护它们。以石油化工工业为例，罗马尼亚在七十年代建立起了年加工3500万吨石油的石化生产能力，但是罗马尼亚的原油年产量只有1000万吨左右，也就是说石油化学工业三分之二的原料需要进口，而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猛涨，罗马尼亚为此耗去了大量外汇（1980年进口1500万吨原油，导致贸易入超10亿美元），而其石化产品又由于质量问题和西方国家经济萧条的影响而难以出口。此外罗马尼亚经济还受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冲击。在革命之前，由于巴列维国王推行的那场野心勃勃的现代化“白色革命”，伊朗是罗马尼亚工业产品最大的进口商，以及过度扩张的罗马尼亚炼油工业的原油供应商，每年为罗马尼亚提供600多万吨低价原油，而伊朗革命以及随后的两伊战争使得这一重要的贸易不得不终止。此外，勃列日涅夫的苏联也落井下石，虽然答应向罗马尼亚提供原油，但坚持要对方用外汇或高质量的食品来补偿。

齐奥塞斯库夫妇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的瞎指挥也加重了罗马尼亚国民经济的损失。这两口子从不征求有关专家的意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一切由他们说了算。摩尔达维亚的首府雅西本来是一座文化城市，齐奥塞斯库视察这里时偏偏下令要在当地建设一座重型机械厂，并下令安装一台万吨水压机。这样的水压机在布加勒斯特重型机械厂已有一台，而且使用效率不高，其效益远未发挥出来。可齐奥塞斯库根本不管水压机如何昂贵（13亿列伊），也不管大型钢锭的运输问题（每个钢锭重450吨），硬让工程上马。过了几年，齐奥塞斯库去雅西视察，要查看从中国进口的水压机，但是它当时正处于安装状态，根本无法使用。地方干部和厂里的负责人央求中国专家想办法救急，中国专家终于设法提前把水压机安装上，但警告说只能轧一次，多轧就会出事。齐奥塞斯库前来视察时，厂领导向他汇报说1.2万吨水压机已经装好，请他按动按钮，宣布投产。齐奥塞斯库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按下了按钮，水压机咔嚓地轧了一下。齐奥塞斯库十分满意，立即下令再安装一台3万吨的水压机。至于装这么大的水压机来干什么，他根本不管。齐奥塞斯库走后，那台已经“投产”的水压机立即被拆卸开来，重新安装。

埃列娜也有许多类似的光荣事迹。她视察多瑙河南部平原的斯洛博齐亚市时突然心血来潮，要求在这座以农产品加工和食品工业为主的城市里建造一座化肥厂。尽管罗马尼亚全国各地已经有了不少类似的化肥厂，但她不管。最后花了23亿列伊来建造工厂，但是因为没有原料——天然气而无法投产。厂方只好等上级调拨天然气给他们，一等就是五年。机器设备不开动就会损坏，这是常识，五年里这座工厂花费了10亿列伊来对设备进行保养维护。后来调来了天然气，又发现设备中存在严重技术问题，如果开工还需重修，为此又花费了1800万美元的外汇。最后，由于解决不了供气问题，斯洛博齐亚化肥厂干脆“自生自灭”了。至于国家为此浪费了多少钱，埃列娜是不去考虑的（《风云突变》，P17－18）。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1979年开工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是罗马尼亚与法国、加拿大和美国合作的“技术结晶”，计划1986年开始发电。但是直到1989年齐奥塞斯库垮台为止，第一台机组还未安装好。按照设计方案规定，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头两台机组从国外进口，各种配套设备也要进口。但是为了节省外汇，齐奥塞斯库下令将许多进口的关键零件和设备“国产化”，其中第二台机组的国产化率要达到90%以上。但是罗马尼亚制造的核电站部件质量差，安全性能不过关，可是有关单位也只得硬着头皮上。其结果是，罗马尼亚自己既造不出这些设备，又不让进口，核电站的投产期只得无限期向后推迟。与此同时，


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是罗马尼亚仅有的一座核电站，发电量占全国20%。图为1996年才开始投入运营的1号反应堆，冷却水来自多瑙河－黑海运河。切尔纳沃德电站最初的设计方案为5座反应堆，但实际只建成两座，2号反应堆是意大利的安萨尔多公司建设的，2007年投入使用。3号和4号机组预计在2016–2017年投产

罗马尼亚还花费数百亿列伊在多瑙河畔的塞维林堡市建设了一座重水工厂，但经过10年的建设，没有生产出一滴重水。这是齐奥塞斯库对工业瞎指挥的另一个例子，他“大手一挥”，就把工厂分成了相隔甚远的两个厂区，第二厂区要削平一座山头后深挖地基，仅此一项就多花了不知道多少钱。光是为了铺设把厂区分为两处之后加长的用水管道和供电线路，就多花了1.4亿列伊。

1978年，为了在布加勒斯特建设一座崭新的地铁车站，工人们在布加勒斯特工艺学校附近的一座公园旁挖掘了一个12000立方米的大坑作为车站的入口。然而，一天早上，负责这座车站的工程师上班时发现这个大坑不见了。前一天晚上7点他锁门回家时这个坑还在，现在却踪影全无，变成了一片开阔的草地，上面有高大的树木和长凳。工程师像遭到雷击似的，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神智健全。后来政府部门的一名助手揭开了谜团：原来齐奥塞斯库计划在布加勒斯特工艺学校向新生发表欢迎致辞，为此要使用旁边的公园。但是车站的施工影响了公园的使用，所以齐奥塞斯库下令在演讲前必须去掉这个大坑。于是，一夜之间，数百名军人、民兵、建筑工人和园艺专家疯狂地干了一夜，填埋了地铁站的大坑，并从城市的其他一些地方将一些大树连根拔起，成块地铲起草皮，终于在早晨6点恢复了公园的原貌，而工程师直到6点30分才来上班。

齐奥塞斯库每到一家工厂视察，都要事先通知，全厂提前停工三天，工人要打扫卫生、装点门面，张贴标语和生产成绩如何好的报表，还要组织起来练习呼口号，而且要呼得“热情、真诚”、呼得让齐奥塞斯库爱听才行。布加勒斯特的“8月23日”重型机械制造厂是齐奥塞斯库经常去视察的地方，他每次视察都要导致工厂停工4天，损失8000万列伊产值。齐氏某次要求该厂来个“大跃进”，每年生产1万台电机，实际上所有东欧国家一年加起来才能制造1万台类似型号的电机，对这种瞎指挥瞎干预无人敢反驳。

投资326亿列伊的多瑙河－黑海运河在1984年宣告落成，但1987年中国经贸部部长郑拓彬访问罗马尼亚、参观这条运河时，运河管理人员竟然打不开船闸，因为由于长期没有往来船只，闸门转动机构已经锈死了。在修建另一条从白门到米迪亚的运河时，运河起点处要建设一座水库，齐奥塞斯库来视察时说不喜欢这种堤坝，命令重建，施工单位只好拆掉刚刚建成的堤坝，建造齐奥塞斯库喜欢的那种堤坝。在第5号水电枢纽工地，专家向齐奥塞斯库报告说按照设计，运河将修成直线形。齐奥塞斯库却说：“这是干什么？



向全国发表电视新年贺词的齐奥塞斯库，1978年，这个习惯是他从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那里学来的

1979年视察多瑙河－黑海运河工地的齐奥塞斯库





多瑙河－黑海运河上的切尔纳沃德船闸
远处为多瑙河大桥

难道我们的水手不会在弯道里行船？”施工单位只好修改设计，把直线形河道修改成弯曲形河道，这么一改又不知多花了多少钱。

在战后的几十年里，罗马尼亚一直持续实行“高积累、高速度、高指标”的经济发展方针。这一方面为罗马尼亚带来了巨大的工业积累（1961–1965年为25.5%，1966–1970年为29.5%，1971–1975年为33.7%，1976–1980年为35.3%），另一方面导致罗马尼亚有限的资源被过大、过快的工业化占用，作为代价牺牲的是农业、运输、旅游和服务业的发展，导致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七十年代初，罗马尼亚大量引进外国的工业技术，发展石油化工、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并且为此大量向西方银行举借外债。1971年罗马尼亚的外债为12亿美元，1981年骤增至102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短期贷款，有些贷款的年利率高达20%。从绝对数量上看，罗马尼亚的外债低于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但它的偿还能力差，而且外债偿还期过于集中。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外国逼债者接踵而来，同时国际金融利率上升，再加上对外贸易连年出现逆差，导致罗马尼亚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偿付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在1981年给予罗马尼亚贷款，但是条件很苛刻，齐奥塞斯库感到被卡住了脖子。

罗马尼亚借外债的初衷是像波兰和匈牙利一样扩大生产力，增加出口，对准了国外市场。但是正像波兰一样，事实证明光有好的机器是不行的，还要有一套完善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水平较高的技术人才。可是罗马尼亚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它的经济管理机制陈腐僵化，工厂企业职工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也不高，齐奥塞斯库夫妇还时常瞎指挥瞎干预，给罗马尼亚国民财富造成巨大的损失和骇人听闻的浪费。此

外，1977 年瓦拉几亚地区发生的灾难性的地震，以及1980 年和1981 年由于气候恶劣导致的农业歉收导致罗马尼亚的经济状况恶化，也使得罗马尼亚的出口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为了应对经济危机，齐奥塞斯库从1981 年起使用大力削减进口、增加出口、牺牲人民生活水准的方式偿还外债。他对人民说，必须更多地生产、更少地消费。在六十年代黄金时期培养起来的年轻一代罗马尼亚人不知道什么是饥饿，什么是省吃俭用，什么是吃苦耐劳。好，他们将要懂得这是怎么回事了。

1981 年10 月10 日，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法令，宣布了一系列限制居民供给的措施。法令条文写道：“鉴于许多公民要求采取措施，惩办侵吞或毁坏属于公共财富的农产品、储存超过消费数量的某些食品、干扰供应和影响消费者一般利益的人，国务委员会特颁布法令……”接下来是一系列惩罚措施：从事黑市买卖和囤积居奇者判处6 个月到5 年徒刑；号召人民委员会（市政府）让国营单位和合作社把油和糖只卖给在本地居住或工作的公民；任何侵吞农产品的行为都要处以5 年徒刑；人人都要监督并在必要时候揭发他人。此外，法令还要求所有罗马尼亚人减少食量，节衣缩食，规定城市居民每人每年的粮食定量折合150 公斤小麦和30 公斤玉米，农村每人每天只有300 克面包。为了配合新法律的宣传，罗马尼亚的官方报纸和刊物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引经据典地宣称“按照人口平均占有热量，罗马尼亚属于世界前10 名”，并以此为证据，要求政府减少对老百姓的食物配给量。

为了拿出更多的农副产品出口还债（从加拿大购买的核电站设备就是用草莓和黄油充当贷款的），在整个八十年代里，鲜肉在罗马尼亚的市场上几乎绝迹，奶制品、鸡蛋也不易买到，还要排长队。其他日常生活用品，包括面粉、大米、食油、糖、咖啡、水果等等，有的要凭票供应，有的根本就不供应老百姓。至于巧克力、炼乳、婴儿配方奶粉等高级食品，橙子、菠萝、香蕉等进口热带水果，以及罗马尼亚消费者喜爱的中国产蘑菇罐头和青扁豆罐头等食品，已经有将近十年没有在市面上出现过了。罗马尼亚生产的工业消费品，比如冰箱、彩电、小汽车等等，也大多用来出口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当时中国也从罗马尼亚进口了许多电冰箱和“达契亚”小汽车），在国内市场上要么根本买不到，要么得登记排队，有时候等好几年也未必能轮到。由于过分出口，使得罗马尼亚人民连最低限度的饮食、穿着和其他生活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青少年营养不足，影响发育，整个民族的未来都受到影响。根据统计调查，1980－1989 年出生的罗马尼亚儿童平均身高要比上一个十年里出生的罗马尼亚人低2 到4 厘米。


挤公共汽车的布加勒斯特市民，摄于1986 年夏天


八十年代末布加勒斯特的一家书店，橱窗里除了齐奥塞斯库著作外别无它物


八十年代末期空空如也的布加勒斯特农贸市场，只有几小堆辣椒。就整个东欧集团而言，南斯拉夫的铁托、波兰的盖莱克、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等人的生活奢靡腐化程度比齐奥塞斯库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以铁托为最。但由于他采取开明的经济政策，满足了民生需求，再加上政治上“不折腾”，政治环境比罗马尼亚相对来说宽松许多，因此南斯拉夫在铁托时代始终没有发生过像罗马尼亚那样激烈的社会剧变，最后是因为民族问题——巴尔干地区的老麻烦——而解体的

此外，由于将能源集中用于高能耗的钢铁和石化等工业生产，或者用来出口，因此民用能源供应持续紧张。在许多年里，罗马尼亚老百姓的住宅缺少暖气，室温很低。新华社驻罗记者回忆说，在冬天到罗马尼亚人家里作客，进门后一定不要脱下大衣和帽子，因为室温通常只有7 到10 度。许多人把厨房的煤气灶打开，用其加温，还有人用电热器，但这是法律禁止的，而且用电量是有限的。由于许多家庭用煤气灶取暖，再加上煤气供应量本来就不足，因此许多住户无法在家里做饭。有不少罗马尼亚人在煤气供应较充足的半夜把饭菜做好，白天和晚上热一下再吃。甚至中国专家也无法在自己的住所里做饭，只好到街上的饭馆吃饭。但在那里有钱也吃不上好饭菜，因为饭馆也面临市场供应短缺的问题。罗马尼亚冬季严寒，民用煤气、暖气和电力供应不足也给百姓生活带来更大的麻烦和问题。老人、孩子受冻，生病。医院的病房、产房、手术室因得不到适当温度而无法进行正常的医疗手术，燃料的短缺也使公共交通受到影响。伴随而来的是缺吃少穿和叫苦连天。

虽然罗马尼亚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八十年代末“已经下降到文明生活限度以下”（世界知识出版社，《东欧剧变纪实》，P213），但是浮夸之风却愈演愈烈。由于1988年的干旱，罗马尼亚粮食产量再次下降，齐奥塞斯库把农业部长叫来询问农业生产情况。农业部长如实作了汇报，坐在一旁的埃列娜听了之后却训斥他说“你欺骗总书记，真不知羞耻。现在盗窃成风，大家都在偷，所以你没有完成计划。”她要求农业部重新核算各县的粮食产量，结果“重新核算”之后的粮食产量被层层加码，最终齐奥塞斯库宣布罗马尼亚全国粮食产量是6000多万吨，据此他自豪地宣布罗马尼亚已达到“人均3吨粮”。可是实际情况如何呢？原来，1988年罗马尼亚全国真实的粮食总产量其实只有1823万吨。当时罗马尼亚每公顷小麦的实际产量为3170公斤，虚报的产量是8160公斤；玉米1913公斤（每公顷产量，下同），虚报到16500公斤；葵花籽1801公斤，虚报到5685公斤；水果4724公斤，虚报到19580公斤；酿酒葡萄的每公顷实际产量是4279公斤，竟然虚报到20593公斤……在埃列娜的淫威之下，一时间弄虚作假竟成了罗马尼亚全国的时尚。基层干部如果如实反映情况，会遭到批评和排斥，甚至丢官，而吹牛皮说假话的官僚则会受到表扬和重用。

齐奥塞斯库在视察一些工厂时往往要参观职工的食堂。从电视上看，所参观的食堂饭菜花样比饭店还丰盛，而事实上由于市场副食供应极差，多数工厂的食堂已关了门，工人不得不饿着肚子工作一天。1987年，苏联领导人葛罗米柯在访问罗马尼亚时曾参观布加勒斯特一家国营食品店，看到商品丰富，购物者的塑料袋中装满了各种消费品。但是塔斯社驻布加勒斯特的记者眼尖，注意到所有“顾客”提的口袋大小、花样都一模一样。苏联客人一走，这些购物者立即把自己手中的塑料袋交给站在一旁的安全部军官。原来，排队“购物”的人都是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商店里丰盛的蔬菜和食品也是在苏联客人来之前临时摆上去的（《风云突变》，P14—15）。

在罗马尼亚经济困难、市场供应十分紧张、群众生活水



八十年代的布加勒斯特“潘泰雷蒙”住宅小区，近处是一座工厂

平下降的情况下，齐奥塞斯库却继续大言不惭，牛皮连篇。1989年年初，在为庆祝罗马尼亚还清全部外债的群众大会上，他宣布说“罗马尼亚**在确保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还清了外债”，还说到2000年时，罗马尼亚将成为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十分发达的国家”。听了这些，罗马尼亚人更多的是无可奈何、哭笑不得。事实上，罗马尼亚全国人民期待的结果——经济的活跃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在还清外债之后并没有到来。当时罗马尼亚部分食品与消费品的供应量与1980年相比，肉类为49%，鲜奶为39%，奶制品为60%，黄油和糖为82%，冰箱为44%，电视为64%。公共照明和居民用电分别只占总用电量的0.1%和6.4%（1980年为0.3%和7.2%）。在冬天的布加勒斯特，由于电力不足，城市从17点之后就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人们常常摔倒在没有照明的人行道的裂缝里。人们在空空如也的商店门前排起长龙，希望能运点什么货来，人们在民兵（警察）冷漠的目光之下为了保住队伍里的一个位子而互相殴打。到处都是物资匮乏，到处都是寒气袭人，到处都是为公共场所消毒的滴滴涕的气味……

在齐奥塞斯库倒台前夕，保加利亚通讯社驻布加勒斯特



左图：齐奥塞斯库时代的布加勒斯特处处大兴土木，图为工人们拆除一座老教堂的情景。远处背景中的大楼是大学广场旁的洲际饭店

下图：在八十年代，罗马尼亚全国仿照统一的“标准化”图纸，在各城市修建了不少这种外观雷同的“食品中心”大楼，计划作为出售各种食品的农贸市场和超市。但是由于物资供应短缺，大楼里面基本上每天都是空空如也，这种“食品中心”也被罗马尼亚人讥讽为“饥饿马戏团”。图为拉霍瓦市的一座未完工的“食品中心”大楼，它在2006年被炸掉，在原址上重建“自由”综合商业中心



首席记者曾经对新华社记者说“罗马尼亚人是一个相当听话的民族”，并且用了相当多的词汇来描述罗马尼亚人是如何俯首帖耳、听天由命。他说，罗马尼亚人不像波兰人。波兰人有好几百年的造反传统，稍有不满就罢工游行，而不逼得罗马尼亚人走投无路，他们是不会轻举妄动的。尽管如此，为了争取改善生活条件，1986年11月在克鲁日还是发生了工人示威游行。1987年2月雅西的工人也走上了街头。1987年11月15日，在罗马尼亚第二大城市布拉索夫也发生了工人罢工和上街游行的事件。这座城市61%的人口是工人阶级，大多是六十年代从摩尔达维亚迁移过来的农民后代。11月15日这一天，“红旗”汽车制造厂的工人游行到布拉索夫县的党委会办公大楼。游行的原因是，“红旗”卡车厂由于能源、原料短缺，月月完不成生产计划，于是厂方就扣工人的工资。职工对此大为不满，因为能源和原料的短缺不是他们的责任，为什么要克扣他们的工资？此外市场副食供应太差了，面包要凭证购买，肉、蛋、油、糖全都没货。工人们吃不饱，又怎能干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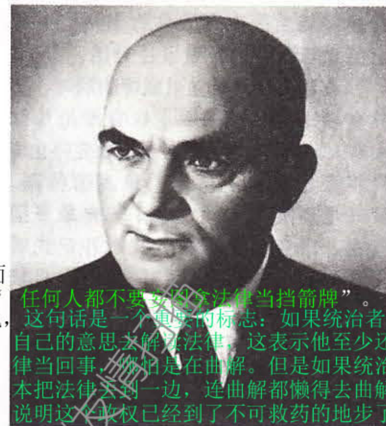
“红旗”卡车厂的工人上街后，布拉索夫拖拉机厂和液压机器厂的两万多名工人也加入了游行队伍。他们高唱1848年革命时的革命歌曲，呼喊“打倒独裁”和“我们要面包”的口号，并且首度喊出了“打倒齐奥塞斯库”，甚至有人高喊“米沙，米沙（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快来救救我们”。这些工人冲击并洗劫了党委会大楼，从干部专用的内部食品库中搜出了许多市面上见不到的珍贵食品，随后在布拉索夫市中心的广场上举行了篝火晚会，唱歌跳舞，饱餐一顿。由于当天是选举日，许多警察在乡下投票站监督选举，因此很晚才赶回布拉索夫市区。他们驱散了人群，逮捕了一些示威者。司法机关最后判处26人两年以下有期徒刑，300多人被判处拘役，还有1000多人被勒令全家重新安置到其他地方。

1988年11月，在布拉索夫事件一周年纪念前夕，克鲁日大学退休的法语教授多伊娜·科尔内亚由于接受了法国电视二台的采访而在11月19日被安全部门逮捕，关押了一个多月，手稿和个人证件全都被没收了。虽然不久之后罗马尼亚政府在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下将其释放，但科尔内亚教授继续受到安全部门的威胁和粗暴对待，并在自己家门口受到一名执勤的秘密警察的拳打脚踢（世界知识出版社，《尼古拉·齐奥塞斯库》，P177，184）。西方国家和一些罗共前领导人都对这种做法提出批评，指出“禁止罗马尼亚公民与外国人接触的法令从未投票通过、也未公开发表过，因此缺乏法律效力，但罗马尼亚公民却因此受到解雇、骚扰、逮捕、判刑的威胁”。布加勒斯特方面对这一指责进行了简洁有力的反击，宣布“任何人都不要妄图拿法律当挡箭牌”。对于罗马尼亚的知识分子和党内反对派来说，这句话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如果统治者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读法律，这表示他至少还把法律当回事，哪怕是在曲解。但是如果统治者根本把法律丢到一边，连曲解都懒得去曲解，这说明这个政权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了。

在罗马尼亚全国从群众到基层党员都普遍地日益对现状产生不满的背景下，1989年3月11日，“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发表了六名前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信，批评齐奥塞斯库的内外政策，从而在罗马尼亚国内和国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发表公开信的六个人包括95岁的康斯坦丁·帕伏列斯库，他是1944年“八二三”政变的关键人物之一、当时罗共“三驾马车”的成员；77岁的前罗共第一书记乔治·阿波斯托尔；74岁的前外交部长科尔尼利乌·曼内斯库；79岁的前第一副总理亚历山德鲁·布勒蒂亚努，他是乔治乌－德治开始实行向西方开放政策时的活跃分子，但由于提出下放经济权力的主张而在1969年被齐奥塞斯库革职；73岁的前驻美、驻联合国大使和《火花报》总编希尔维乌·布鲁坎；以及退休的外交家乔治·拉切亚努。

在公开信中，六名签署者谴责齐奥塞斯库违反罗马尼亚宪法和赫尔辛基欧安会最后决议精神，违反他自己在1965年确定的集体领导原则；“乡村标准化计划”和强迫农民搬进楼房违反了宪法中“私人有权拥有住宅、庭院”的规定；禁止公民与外国人接触的做法没有相关法律支持，罗马尼亚公民却持续因此受到惩罚；投资上百亿列伊的罗马尼亚最大建设项目——布加勒斯特新市政中心没有公开预算，而且在拆迁时违反有关法律。公开信还谴责“为捍卫秩序、反对剥削阶级而成立的公安部门现在用来反对争取自身权利的工人，和行使上诉、言论自由权利的老党员，以及正派的知识分子”，“强迫职工星期日工作的做法违反宪法和劳动法”，“私拆邮件、窃听电话和切断电话交谈等做法违反宪法”。

公开信批评齐奥塞斯库当局的经济政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体制不再运转”，“越来越多的工厂缺少原料”，“农业政策一片混乱”，“对农民采取了粗暴的行政措施”。当局“不能保证城市起码的生活条件，如取暖、照明、交通，更不要说提供食品”，“一个连续五个冬天不能解决这种民生问题的政府是无能的、不能继续执政的政府”。公开信还对罗马尼亚的对外政策和罗马尼亚国际地位的迅速下降感到担忧，指出“西方文明世界已经对乡村标准化从经济、文化、人道主义方面提出批评”，“不少国家已经关闭在罗马尼亚的使馆”，“罗马尼亚的日益孤立不仅影响外交关系，而且将影响国民经济”。在公开信的最后部分，签名者呼吁齐奥塞斯库放弃“乡村标准化”计划，执行宪法中关于保障人权的规定，停止威



康斯坦丁·帕伏列斯库（1895—1992），罗马尼亚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60年后被排挤。1979年，帕伏列斯库以“将个人利益置于党和国家利益至上”的理由反对齐奥塞斯库继续担任总书记，并因而被开除党籍、遭到软禁，此时他已84岁高龄（也就是说并非出于个人政治野心而反对齐奥塞斯库）。他也是1989年“六人公开信”的发起人



乔治·阿波斯托尔（1913—2010），1932年加入罗共，1954—1955年任党的第一书记。齐奥塞斯库上台后遭排挤，但受到波德纳拉希的保护，出任驻阿根廷和巴西大使，1988年回国后因起草“六人公开信”而遭软禁，并被指控为“苏联间谍”，12月事变中获释


1986年冬天布加勒斯特市民在一家商店前排长队购买食油的情景

胁到民族生理生存的食物出口，并提出愿意与政府进行建设性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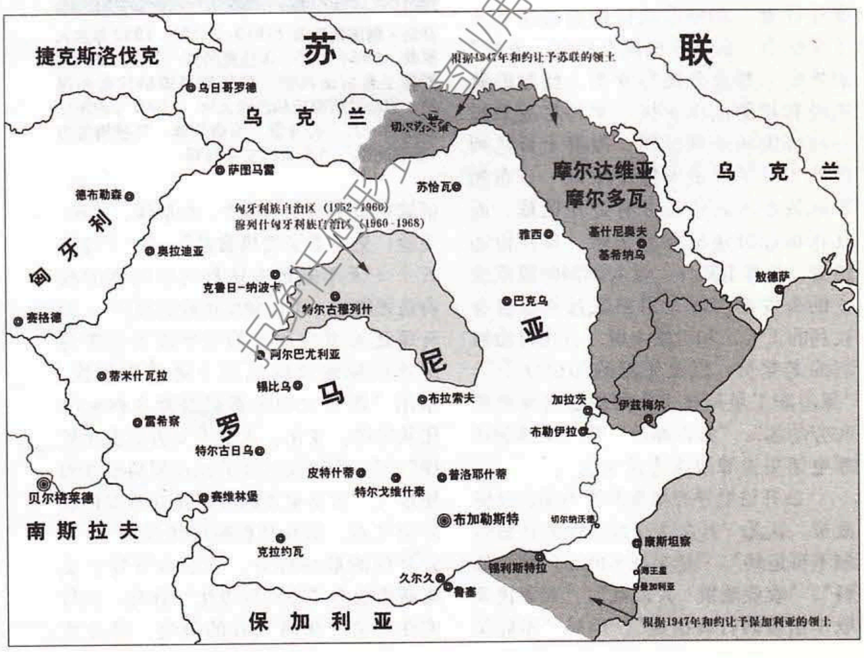
在国内受到老党员批评的同时，齐奥塞斯库政权在国际上也日渐沦为孤家寡人。1988年6月，美国决定停止罗马尼亚已享受十余年的最惠国待遇，罗马尼亚随即主动宣布了放弃最惠国待遇，以免美国国会就此展开正式听证会、并借机讨论罗马尼亚的人权状况。1988年8月，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先后通过谴责罗马尼亚侵犯人权的决议，西德总统和英国外交大臣先后发表谈话呼吁罗马尼亚改善人权状况。美国国务卿在当年10月访问罗马尼亚之后呼吁国际社会“孤立罗马尼亚当局”。同一个月，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会议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谴责罗马尼亚“破坏文化遗产”、“同化少数民族”。

罗马尼亚的少数民族问题主要存在于匈牙利族（包括马扎尔人和塞克勒人）以及德意志人这两个族群中。罗马尼亚的德意志族，即“特兰西瓦尼亚萨克森人”和“巴纳特士瓦本人”，在1930年时有75万之多，1944年有大约10万人在红军到来之前逃到了西方，另有7万多人被红军逮捕并送往苏联从事战后重建行动。二战结束后，尽管罗马尼亚没有参与到其他东欧国家驱逐德意志少数民族的行动中，但还是有23万人因各种理由被剥夺财产，驱离家园。到1950年时，罗马尼亚还剩下约40万德意志人。1967年西德与罗马尼亚达成了一项协议，西德政府以每人1.5万西德马克的价格向罗马尼亚支付“赎金”，换取罗马尼亚政府允许德意志族公民移居西德。八十年代罗马尼亚陷入经济危机后，德意志族加快了移民西德的速度，到1989年时罗马尼亚只剩下了16万德意志人。

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要棘手得多。居住在罗马尼亚的105万马扎尔人和65万塞克勒人没法简单地统统赶到匈牙利去，或者让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国来为其支付“赎金”。不过齐奥塞斯库发动的“标准化”运动帮了忙：所有“标准的”罗马尼亚人都要将达契亚人当作自己的祖先（齐奥塞斯库和法国阉僵之后便割断了罗马尼亚民族和西欧的“拉丁”纽带），并且说罗马尼亚语。1952年设立的匈牙利自治区被取消，克鲁日的匈牙利族大学也被并入其他学校。由于这些政策的影响，再加上罗马尼亚物资匮乏、生活困苦，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从八十年代中期起不断移居匈牙利。

当时匈牙利的舆论虽然时常公开谴责罗马尼亚的民族政策。但是直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卡达尔在1988年5月下台之前，齐奥塞斯库一直对此隐忍不发，直到这之后两国的关系才迅速紧张起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委员伊姆雷·波兹盖于1988年6月在靠近罗马尼亚边境的匈牙利城市久洛把“标准化”运动说成是一场噩梦。几天之后，6月27日，在布达佩斯爆发了一场有5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游行，反对布加勒斯特政权，人群中有人喊出了“齐奥塞斯库－希特勒”的口号。

1989年初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81届各国议会联盟会议上，西方国家再次就人权问题对罗马尼亚进行激烈指责，美国国会和欧共体内有人提出对罗马尼亚实施经济制裁。当年2月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委员和3月在维也纳召开的欧洲安全会议也谴责齐奥塞斯库的政策。罗马尼亚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代表多尔古在日内瓦的会议上发言，宣称“有人明目张胆地粗暴干涉别国事务、对别国施加压力、强迫别国干这干那……他们顽固地用完全错误的、主观的观点提出罗马尼亚的民族问题，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我们所有的民族都有保持他们文化特性的法律保护和相应手段，他们可以充分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他还用齐奥塞斯库的语言来解释“标准化”：“在我国实行的单一化是社会主义的单一化，而不是某些诽谤者所说的民族单



二战后的罗马尼亚军队

1947 年《巴黎和约》规定罗马尼亚的陆军兵力不得超过 12 万人，防空兵 5000 人，海军 5000 人，全部舰船吨位不得超过 1.5 万吨；空军 8000 人，全部飞机（包括海军航空兵和后备飞机）不得超过 150 架，其中战斗机最多 100 架，不得拥有轰炸机。此外罗马尼亚不得拥有、制造或试验任何核武器、导弹和飞弹，不准拥有或装备由磁性、音响或水压等方式引爆的鱼雷或水雷、人操鱼雷、潜艇或袭击艇。但是由于罗马尼亚在战后归入苏联阵营之中，因此在苏联的纵容下得以无视和平条约的条款。到 1953 年，罗马尼亚陆军兵力扩充至 30 万人，此外还有 13.5 万预备役军人，以及内务部控制的 32.5 万内务部队，包括边防军、秘密警察和保安部队。新的罗马尼亚军队是以 1944 年在苏联境内组建的"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志愿师为核心组建的，在罗马尼亚共产党掌握权力后，30％ 的旧军官和士官遭到清洗。

1950 年时的罗马尼亚陆军包括 12 个步兵师、1 个机械化师和 1 个坦克师。1960 年至 1964 年期间所有的步兵师都改组为摩托化步兵师，同时开始削减军队规模。到 1970 年时，罗军缩减为 6 个摩步师和 2 个坦克师，到 1976 年时又组建了 3 个摩步师，1977 年取消了其中 1 个。从 1977 年到 1989 年，罗马尼亚陆军的规模维持在 14 万人左右，拥有 8 个摩步师和 3 个坦克师，以及 4 个山地旅和 3 个伞兵旅。8 个摩托化步兵师包括驻扎在布加勒斯特的第 1 师，克拉约瓦的第 2 师，康斯坦察的第 9 师，雅西的第 10 师，奥拉迪亚的第 11 师，蒂米什瓦拉的第 18 师，以及特尔古穆列什的第 81 师。第 4 坦克师驻扎在布加勒斯特，第 6 坦克师的驻地是德治和特尔古穆列什。全国分为东方、西方、南方三个大军区，司令部分别在雅西、克鲁日和布加勒斯特，战时和演习时可改组为三个集团军。一个罗马尼亚步兵师的兵力约为 12000 人，装备火炮、反坦克炮，防空团拥有高炮和地空导弹发射装置。罗马尼亚军队的武器在早期全部是苏制的，六十年代以后逐渐被罗马尼亚自制或引进苏联许可证生产的武器替代。

1989 年剧变后，罗马尼亚从九十年代起开始实行裁军，师的编制单位由团变为营，并取消集团军的编制。由于缺乏预算、武器老化、缺乏燃料，罗军在九十年代处于半休克状态。1996 年之后罗马尼亚政府开始增加军事预算，并引进西方武器。到 2005 年时，罗马尼亚陆军由 8 个战斗旅、4 个战斗支援旅和 2 个后勤旅组成，在发生危机时还可以再动员 10 个战斗旅、5 个支援旅和 2 个后勤旅。

罗马尼亚在 2004 年加入北约，其军队也按照北约标准进行改组。如今罗马尼亚陆军拥有 3 个步兵师，即第 1"达契亚"师、第 4"双子座"师和第 2 师，此外还有布加勒斯特卫戍部队、第 30"勇敢的米哈伊"荣誉近卫团和一些独立的战斗营。陆军装备包括约 350 辆主战坦克（编为坦克营，配属于各机械化旅）、450 辆步兵战车、1600 辆装甲运兵车、800 门火炮、200 辆自行火炮、25 辆自行火箭炮和 150 辆地空导弹发射车，2007 年罗马尼亚参加伊拉克军事行动后，从美国、瑞士、西班牙等国订购了 100 辆"悍马"军用车、31 辆"锯脂鲤"步兵战车和 60 辆 URO　VAMTAC 高机动越野车，此外在 2004 年加入北约后还从德国购买了 43 辆二手的"猎豹"防空战车。

在 2005 年，罗马尼亚还仿照美国的"绿色贝雷帽"组建了陆军特种部队——第 1 特种战斗营，代号是"鹰"，用于执行反恐和突击等特种战斗任务。此外陆军的第 317 和第 528 这两个独立侦察营也可从事类似的任务。罗马尼亚宪兵部队也有一支类似的精英部队，即快速干预分队（DIR）。罗马尼亚加入北约后积极参加对外军事行动，如今在阿富汗的马扎里沙里夫、坎大哈和卡拉特部署着罗马尼亚陆军的 1 个营、1 个侦察分队和 1 个警卫分队，在欧洲波黑维和部队中有 45 人，在科索沃维和部队中有 150 人。

罗马尼亚王家空军在战后按照巴黎和约的规定予以解散，随后从 1948 年起按照苏联模式组建了新的罗马尼亚空军，飞行员都需要通过政治审核。苏联向罗马尼亚提供了雅克-18、雅克-17、雅克-23、波-2、拉-9、图-2 和伊尔-10 型飞机。1950 年苏联提供给罗马尼亚 77 架雅克-17 和雅克-23，这是罗马尼亚空军第一次装备喷气式飞机。1952 年苏联提供了 88 架米格-15，还在 1953 年违反《巴黎和约》向罗马尼亚提供了 33 架伊尔-28 轰炸机。1958 年罗马尼亚空军装备了超音速战斗机米格-19，1962 年从苏联得到了最新型的米格-21 战斗机。

从 1974 年起，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联合研制的 IAR-93"鹰"轻型攻击机开始列装空军部队，将原有的米格-15 和米格-17 替换下来。1979 年罗马尼亚从苏联获得了第一批 12 架米格-23 可变翼战斗机，之


罗马尼亚自行生产的 TR-85M1 坦克


罗马尼亚和以色列合制的 LAROM 火箭炮，底盘是 DAC　25 型六轮驱动卡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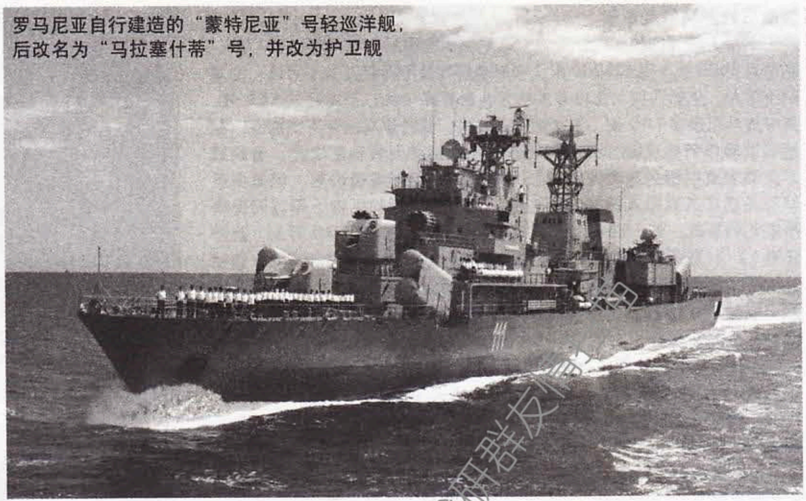

罗马尼亚自行研制的 Atmos　2000 自行榴弹炮，口径 155 毫米，出口至印度、阿塞拜疆、斯洛文尼亚、喀麦隆、乌干达等国



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联合研制的 IAR-93"鹰"轻型教练／攻击机

后又购入了34架，型号为米格-23MF和米格-23UB； 1989年齐奥塞斯库政权倒台前还从苏联购买了17架米格-29和5架米格-29UB，但是俄罗斯从1993年起不再为罗马尼亚提供米格-23和米格-29的维修备件。2000年罗马尼亚空军曾经计划在以色列公司的帮助下对其米格-29进行升级，但是最终由于预算问题而在2003年将其全部退役，代之以米格-21“枪骑兵R”升级计划。

2010年时的罗马尼亚空军拥有47架米格-21“枪骑兵R”战斗/攻击机，22架IAR-99“鹰”教练机，3架C-27J“斯巴达人”和4架C-130“大力神”运输机，4架安-26和2架安-30运输机，1架波音707、2架ROMBAC 1-11和2架BAe-146要员专机。此外还有8架IAR-316和3架“海豚”直升机，以及111架IAR-330武装直升机。按照计划，罗马尼亚将在2012年购入一批F-16、F-18、“台风”和“鹰狮”战斗机。


罗马尼亚自行建造的“蒙特尼亚”号轻巡洋舰，后改名为“马拉塞什蒂”号，并改为护卫舰

1944年罗马尼亚签署停战协定后，其海军的主要作战舰艇全部被置于苏联黑海舰队的军事监管之下，1945年作为战争赔偿移交给苏联，但是苏联在1945年10月将舰龄较老的“马拉什蒂”号和“马拉塞什蒂”号归还给罗马尼亚海军，改名D-11和D-12号，在1963年退役解体。“斐迪南国王”号和“玛丽亚王后”号驱逐舰于1951年归还罗马尼亚，改名为D-21号和D-22号，也在六十年代退役。罗马尼亚1938年从德国订购的“米尔恰大公”号风帆训练舰也在停战时被苏联没收，但是在1946年就还给了罗马尼亚，一直服役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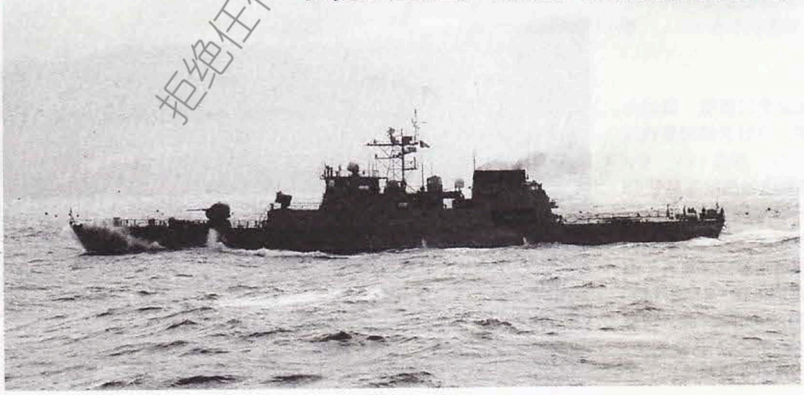
从1978年到1983年，罗马尼亚在黑海海滨的曼加利亚船厂建造了4艘“彼得·巴布涅亚努海军上将”级护卫舰和2艘“尤斯塔歇·塞巴斯蒂安海军少将”级护卫舰。这两级护卫舰的标准排水量均为1385吨，“巴布涅亚努”级搭载4门76毫米炮、2门30毫米AK-230高炮、2座四联14.5毫米机炮、4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和2座RBU2500深水炸弹发射装置。“塞巴斯蒂安”级的武备是1门76毫米AK-176炮、4门30毫米AK-630高炮，鱼雷发射管和深弹发射装置与“巴布涅亚努”级相同，此外还可以搭载一架IAR-330“美洲豹”直升机。两级护卫舰的航速都是24节。

由罗马尼亚自行建造的“蒙特尼亚”号导弹护卫舰在1985年服役时成为罗马尼亚海军的旗舰，当时的分类为轻巡洋舰。全舰从舰体、动力到武器系统全都是罗马尼亚自行生产的，其中包括一些按照苏联许可证生产的苏式武器。“蒙特尼亚”号排水量5790吨，搭载4台8440马力柴油机，最高航速27节。其舰载武器包括4门76毫米AK-726双联舰炮，四座P-20M反舰导弹双联发射装置，2座RBU-6000反潜火箭发射装置，2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搭载一架IAR-330直升机。但是这艘军舰也是齐奥塞斯库瞎干预的一个典型，由于搭载了过多的武器和雷达系统而呈头重脚轻的状态，稳性很差，不得不在1988年返回船厂进行大规模改装，直至1992年才重新服役。1990年5月，为了纪念蒂米什瓦拉事件，罗马尼亚海军将“蒙特尼亚”号改名为“蒂米什瓦拉”号，并重新分类为驱逐舰，8月改名为“马拉塞什蒂”号，2001年由罗马尼亚总参谋部重新定为护卫舰。


停泊在曼加利亚港内的罗马尼亚海军护卫舰“彼得·巴布涅亚努海军上将”号

1985年罗马尼亚海军从苏联购入一艘基洛级潜艇，这也是二战后罗马尼亚首度再次拥有潜艇。它继承了罗马尼亚海军第一艘潜艇的名字，命名为“海豚”号（Delfinul）。从1995年起，这艘潜艇一直系留在康斯坦察海军基地，处于长期搁置状态。冷战时期罗马尼亚还从苏联购入生产许可证建造了3艘“闪电”级轻型导弹护卫舰、6艘“奥萨”级导弹快艇，自行建造了2艘布雷舰和4艘扫雷舰，以及若干艘辅助舰船。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罗马尼亚海军从英国购入两艘22型导弹护卫舰，即“考文垂”号（改名“斐迪南国王”号）和“伦敦”号（“玛丽亚王后”号）。

罗马尼亚海军护卫舰“尤斯塔歇·塞巴斯蒂安海军少将”号



在1989年之前，罗马尼亚是世界十大军火出口国之一，在八十年代末有22万人从事军火工业的生产，年出口额最高达10亿美元。罗马尼亚军工产品的出口对象包括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乌干达、坦桑尼亚、伊拉克、阿富汗、瑞士、以色列、阿联酋等国。罗马尼亚主要的军工产品包括PA md86系列步枪、PM md63、65、90半自动和自动步枪、Pistol m2000型手枪、RATMIL冲锋枪、Mitraliera md93轻机枪、PM md64轻机枪、PSL狙击步枪、“德拉库拉”md98自动手枪、7.62x54Rmm机枪、AG-7和AG-9火箭弹、CA-94地空导弹等等。

罗马尼亚生产的坦克和装甲车辆包括TR-

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与QQ群外传播

一化。把村庄集中起来，目的是把居民稳定在他们生活的地方，阻止他们流向城市……西方是否为了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利做了这么多工作呢？在布列塔尼、在科西嘉、在巴斯克、在新喀里多尼亚和法国其他海外属地都找不到我们这样的范例，在英国的城市和北爱尔兰也没有。”（《尼古拉·齐奥塞斯库》，P183）

但是，尽管多尔古作了激烈的发言，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还是在1989年3月9日通过了谴责罗马尼亚“严重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权利”的决议。苏联、东德、保加利亚弃权，“背信弃义的匈牙利”和西方国家一起赞成了这项决议。齐奥塞斯库象征性地开始在罗马尼亚与匈牙利的边界上拉起铁丝网。法国《费加罗报》写道：“在匈牙利拆除它与奥地利和西欧之间的铁丝网的时候，罗马尼亚却在罗匈边界上建成了铁幕。这是社会主义阵营邻国之间前所未有的现象”——《费加罗报》大概是忘记了1940年到1943年之间罗马尼亚与匈牙利之间的多次边界冲突（其中有几次甚至出动了空军），因此没有提到“轴心国阵营邻国之间”的有趣先例。

“六人公开信”发表后，齐奥塞斯库下令将签名者置于安全部门的看管之下。为了给乔治·拉切亚努施加压力，还下令逮捕了他的儿子、曾经担任罗马尼亚驻美国和加拿大大使的米尔恰·拉切亚努。西方国家急忙声援这些老一代共产党人：欧共体中断了与罗马尼亚的谈判；法国总统密特朗召回了驻罗马尼亚大使，在3月22日的内阁会议上要求罗马尼亚政府停止骚扰这六个人和他们的家人，还推迟了原定3月在巴黎召开的法罗会议；美国取消了原定的美罗高级外交会晤，并警告布加勒斯特说如果对公开信作者采取行动，将对美罗双边关系产生直接影响。瑞士联邦议院的149名议员联名要求罗马尼亚放弃“乡村标准化”计划；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罗马尼亚侵犯人权；联邦德国也召回了大使，并且推迟了德罗经济委员会会议和德国外长对罗马尼亚的访问，暂停两国经贸合作计划。

多瑙河之波（上）

1989年8月23日是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庆节，这一天齐奥塞斯库夫妇照样是在举行国庆集会和盛大群众游行中度过的。当天在布加勒斯特的共和国广场组织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游行活动，人们举着齐奥塞斯库的巨幅画像，一边喊着：“齐奥塞斯库－和平”、“齐奥塞斯库和人民”、“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共产党”等歌功颂德的口号，一边缓慢地从主席台前走过。尽管齐奥塞斯库面临着众多的问题——外交上日益陷于孤立和与世隔离，经济上面临烂摊子，国民严重不满，匈牙利族与“布达佩斯的叛徒集团”共同策划反对罗马尼亚的运动，知识界的反对派旧病复发，整齐划一的城市和农村建设规划未被群众接受——但他仍像往常一样高高举起双臂来

77-580型和TR-85型主战坦克。前者是苏联T-55坦克的罗马尼亚生产型，后者是1977至1986年期间由罗马尼亚ROMARM公司（即布加勒斯特机械厂，UMB，在齐奥塞斯库时代属于“8月23日”重型机械厂的一部分）在TR-77坦克的基础上自主研发的，总重50吨，搭载一门100毫米A-308火炮、一挺12.7毫米DshK高射机枪和一挺7.62毫米PKT机枪。从1986年到1990年，罗马尼亚一共生产了251辆TR-85型坦克，1990年后至今又生产了93辆改进的TR-85 M1型。

七十年代末，罗马尼亚还从苏联购买了30辆T-72M坦克，并试图引进该型坦克的生产许可证，但遭到苏方拒绝。1984年至1991年期间，ROMARM公司将已购进的坦克拆解之后反向研制，试制出125毫米主炮的TR-125型坦克，但是只生产了5辆。罗马尼亚其他的军工产品还包括ATROM155毫米自行榴弹炮、2002年和以色列合作研发的LAROM火箭炮、以及仿造苏联BTR系列的各种型号装甲运兵车，例如TAB-71（仿苏制BTR-60）、TAB-77（苏制BTR-70）、B-33“欧洲野牛”（仿苏制BTR-80）等等。

位于巴克乌的罗马尼亚航星公司（Aerostar Bacau）和布拉索夫的罗马尼亚航空工业公司（IAR）是罗马尼亚两家主要飞机制造厂，此外罗马尼亚还在1972年组建了克拉约瓦飞机公司（Avioane Craiova）。后者在七十年代中期与南斯拉夫联合研制了IAR-93“鹰”教练/攻击机，随后又研制出改进型IAR-99。IAR公司还在七十年代末从法国引进生产许可证，生产IAR-316（云雀）和IAR-330（美洲豹）直升机，并出口到安哥拉、几内亚、扎伊尔、肯尼亚、苏丹、阿联酋和巴基斯坦等国。

罗马尼亚空的米格-21“枪骑兵”战斗机





2010年黑海防务与航空展上的罗马尼亚出口武器

回挥舞，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在游行群众每5分钟一波经过主席台时，举起的齐奥塞斯库夫妇肖像最多达400幅，最少也有150幅。根据统计，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群众游行中露面的齐奥塞斯库夫妇肖像共达6000多幅，其中五分之三是齐奥塞斯库的，五分之一是埃列娜的，还有五分之一是两人像。

在1989年的夏天，齐奥塞斯库忙个不停。他把这个夏天看作是未来共产主义罗马尼亚的一个最早的夏天。在黑海海滨休假过后，齐奥塞斯库重新开始工作，把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预定于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面去了。他要把这次大会开成“成功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尼古拉·齐奥塞斯库》，P190），使之成为齐奥塞斯库时代新的决定性开端。在齐奥塞斯库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夏天，罗马尼亚突出的政治宣传主题是“胜利”：在罗马尼亚周围，其他东欧国家那些“社会主义事业的无耻叛徒”们正在向反对派退让。东德的昂纳克倒了，匈牙利的卡达尔倒了，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倒了，捷克的胡萨克倒了，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也倒了。而在胜利的罗马尼亚，“人类的星辰”仍在傲然屹立，罗马尼亚变成了社会主义在欧洲的最后一个堡垒，也成了第一个共产主义的典范。

1989年11月24日，拥挤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共和国广场上的10多万人向领袖齐声欢呼，齐奥塞斯库第六次被一致选为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他在十四大的闭幕式上讲话时，每隔几分钟就受到一次欢呼：“齐奥塞斯库－共产主义”，“齐奥塞斯库－英雄主义”，“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带头的人坐前排，是一些精力旺盛的青年和中年人，他们是身穿便衣的安全部人员。在他们带领下，绝大多数的听众也不得不随他们站起来鼓掌。在主席台上也有人频频站起来带头鼓掌，此人就是在罗马尼亚遭到人人痛骂的大马屁精，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中央书记埃米尔·博布。据旁听这次大会的新华社驻罗记者回忆，与会的外国代表（包括中国代表）对这种做法相当反感，许多人坐在座位上不鼓掌、不起立。新华社记者还注意到许多站起来的罗马尼亚人也是满脸严肃，起立鼓掌是为了应付门面，不是出于自愿。

齐奥塞斯库的这次讲话长达7个小时，讲稿长达140页。他在讲话中再一次重申，“在幸福与福利的道路上”，他为罗马尼亚设计的唯一道路就是“在他国内实行的那种共产主义”。齐奥塞斯库还在讲话中违背二十多年来一再重申的苏罗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猛烈地抨击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攻击莫斯科1940年实行的、1944年和1947年确认的领土兼并。塔斯社后来斩钉截铁地反驳说，苏联与罗马尼亚的边界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与齐奥塞斯库设想的相反，莫斯科并没有向边界调兵遣将，换句话说，1968年8月罗马尼亚全国人民在苏联入侵威胁下团结在齐奥塞斯库周围的场面不可重演了。

大会结束后，尼古拉头戴黑色礼帽，身穿深色大衣，在埃列娜和新政治局委员的簇拥下走出大会会场。在外面，人们已经在刺骨的严寒中等了几个小时。他们摇晃着赞扬总书记的巨大标语牌，挥动着罗马尼亚三色国旗或红色的党旗，拼命地喊着口号。看到这样的情景，齐奥塞斯库陶醉了。他走到群众当中，拥抱一些少先队员，从另一些人手中接过花束，甚至和民间舞蹈团一起翩翩起舞，然后才回到党中央大厦的阳台上。阳台上有一条巨大的横幅，用红底白字写着“齐奥塞斯库是罗马尼亚的未来”。



埃列娜·齐奥塞斯库（1916–1989），原名埃列娜·彼得列斯库。她在1939年与齐奥塞斯库初次相识，1947年结婚。由于埃列娜比尼古拉大两岁，因此经常以强势女人的面貌对其发号施令，施加了很坏的影响



1986年齐奥塞斯库参加柏林建城750周年庆典时，与东德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向人群招手示意

然而，1989年11月对于更多的罗马尼亚人来说也预示着又一个不安的冬天。在布加勒斯特大学潮湿寒冷的阶梯教室里，学生们疲惫不堪的面孔上露出厌倦和冷漠的神情。尼古拉和埃列娜的小集团受到令人生厌的吹捧，而“齐奥塞斯库的一代”却对这些不以为然。学校领导们反复地向他们讲述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光荣历史，但他们的心早已跑到别处，跑到布达佩斯、跑到布拉格、跑到柏林去了。这些“齐奥塞斯库的一代”表面上很顺从，上级要求他们鼓掌他们就鼓掌，要求他们摇旗他们就摇旗，要求他们喊口号他们就喊口号，他们甚至都不屑去争论，因为他们在思想上已经变成了局外人。

伏尔泰、卢梭、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等人提出的社会契约论和国家契约学说尽管各有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的核心观点，那就是主张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必须建立在被统治者的认可和同意之上。国家权力其实就是一种支配力，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这种支配力的获得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另一种则是基于被统治者的恐惧。基于同意获得的权力是契约权力，而基于恐惧获得的权力是强迫权力。强迫权力的稳定需

要三个要素来支撑，一是合法性，二是合理性，三是统治力。合法性取决于“君权神授”或者统治者的愿景承诺；合理性取决于被统治者的最低忍受极限；统治力取决于武装集团的忠诚度。当这三者中有一样出现问题时，政权即会出现倾覆的危险。而在1989年冬天的罗马尼亚，维持权力的这三个支撑元素都出了问题。罗马尼亚1989年的“剧变”爆发虽然剧烈，但实非突然。

1989年12月16日傍晚，罗马尼亚西南部城市蒂米什瓦拉的几百名市民、学生和工人（大部分是匈牙利族和德意志族）围住匈牙利族新教牧师拉斯洛·托克什所在的加尔文派改革宗教堂，反对地方政府勒令其迁居。37岁的托克什是一名持有不同政见的神职人员，曾经接受过匈牙利新闻媒体的采访，发表过批评罗马尼亚政府侵犯人权的讲话，因此被巴纳特地区的加尔文派主教拉斯洛·巴布解除了牧师职务，并勒令其退出供神职人员居住的公共住宅，托克什为此迁入教堂居住。12月10日，蒂米什瓦拉市人民委员会（市政府）勒令其再次迁居，滚出蒂米什瓦拉市，搬到乡村地区去。

12月16日下午5点半，几名警察来到教堂，准备强制赶走托克什牧师，此时几百名加尔文派改革宗信徒和周围居民手拉手组成人链，围住教堂，反对强制搬迁。托克什走出教堂，对这些人表示感谢，并劝他们离去，但人群却不肯离开教堂，越聚越多，许多路过的行人和学生也加入到人链当中。不久之后就有人喊出了“自由！”和“打倒齐奥塞斯库！”的口号。蒂米什瓦拉市长彼得·莫特闻讯后赶到现场，设法劝散人群。在得知抗议者无意散去之后，他口头宣布撤销对托克什牧师的强制搬迁令。但是当人们要求他把这一承诺写到书面上时，遭到了莫特的拒绝。

晚上7点半，蒂米什瓦拉的警察和安全部队开始设法驱散人群，但加入示威者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离开新教教堂，走上街头，打碎了书店玻璃，撕毁了齐奥塞斯库的著作和画像。安全部队使用催泪弹和高压水龙，在晚上9点前后把人群驱散，但这时在当地的罗马尼亚东正教堂外也聚集起了抗议人群，并且开始冲击党委会大楼。当天夜里，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治执行委员会召开紧急碰头会，齐奥塞斯库对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列亚下达命令，让他在次日把坦克和装甲部队调到蒂米什瓦拉进行“武力展示”，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为此在17日凌晨2点、3点和4点又举行了三次紧急的碰头会。

12月17日中午，数万名蒂米什瓦拉市民（这次大多是罗马尼亚族）走上街头，呼喊“要自由”、“要面包”、“要热水”、“要暖气”、“打倒齐奥塞斯库”等口号，一部分示威者


1989年12月18日的蒂米什瓦拉，军人正在街头维持秩序


1989年秋天，拉斯洛·托克什牧师在蒂米什瓦拉的加尔文派新教教堂前向匈牙利记者发表讲话

冲进政府大楼，打碎玻璃，掀翻汽车。由于当时的罗马尼亚没有防暴警察部队，因此安全部队和军队直接进行了武力干预，造成人员伤亡（《东欧剧变纪实》，P205）。晚上8时，蒂米什瓦拉市区从自由广场和歌剧院直至德切巴尔大桥一带已经枪声大作。当天晚上，蒂米什瓦拉市与外界的一切交通和电讯联系全部中断，罗马尼亚关闭了边界，停止接纳外国游客，罗马尼亚军队处于戒备状态。但此时西方国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新闻媒体已经广泛报道了蒂米什瓦拉事件。法国最大的左翼报纸《解放报》曾报道说有4000多人死亡。事后的调查表明有97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东欧剧变纪实》，P205）。

12月18日，蒂米什瓦拉全城戒严，但是有30多名年轻人在东正教教堂外聚集。他们挥舞着挖去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徽的蓝黄红三色国旗（这是仿效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做法），唱起了被禁唱已久的爱国歌曲《Desteapta-te, romane》（觉醒吧，罗马尼亚）和其他1947年之后被禁的传统爱国歌曲。这群年轻人遭到安全部队的射击，有数人被打死，其他人四散逃掉了。

当天晚上，罗共政治执委会再次召开紧急会议，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在会上谴责蒂米什瓦拉事件中“外国势力和外国间谍集团的干预”，认为“东方人（苏联）和西方人都提出改变罗马尼亚状况的建议，他们不惜使用一切手段”，蒂米什瓦拉市内的“堕落分子”在“扰乱秩序”。

在这次会议上，齐奥塞斯库批评国防部和安全部队“表现软弱”，说他要求的是坦克、装甲车和摩托化部队进入蒂米什瓦拉市，而不是让军队在市内过一次就行了。齐奥塞斯库在会上还指责了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列亚、内务部长图多尔·波斯泰尔尼库和安全总局局长尤利安·弗拉德三人，要解除他们的职务，还威胁说要把三人送到刑场正法。齐奥塞斯库命令派坦克部队进驻蒂米什瓦拉，内务部安全部队要“武装起来”，必要时“朝天鸣枪警告”甚至“朝脚下开枪”；蒂米什瓦拉市进入紧急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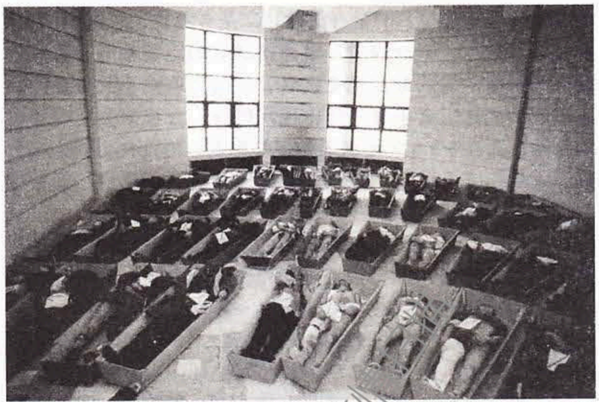
由于与会的部分罗共老资格领导人对齐奥塞斯库解除国防部长等人职务一事提出异议，会议最后决定暂时保留米列亚、波斯泰尔尼库和弗拉德这三位部长的职务，同时决定为制止事态蔓延而“采取强硬措施”（《东欧剧变纪实》，P205－206）。由于当天蒂米什瓦拉局势基本平静，因此齐奥塞斯库相信他已经控制了局面，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便动身前往伊朗，准备签署一项新的贸易协议。

12月19日凌晨，罗共中央书记扬·科曼和总参谋长斯

特凡·古沙少将来到蒂米什瓦拉进行调查，并与示威者代表谈判。示威者要求释放犯人，要求齐奥塞斯库和政府辞职。12月20日，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派罗共中央书记埃米尔·博布和总理康斯坦丁·德斯切列斯库前往蒂米什瓦拉继续谈判，但由于无法满足示威者的最主要要求（齐奥塞斯库辞职），谈判宣告破裂。当天蒂米什瓦拉爆发了10万人的示威游行，驻蒂米什瓦拉市的部分军队拒绝向示威者开枪（《东欧剧变纪实》，P207）。邻近的巴纳特地区和奥尔特尼亚地区都爆发了总罢工。一些企业和县市党委试图调集本厂本市工人乘火车前往蒂米什瓦拉声援政府，但这些人一下火车就加入到示威人群当中去了。

在此形势下，齐奥塞斯库紧急中断了对伊朗的访问，在当天晚上赶回罗马尼亚。在19时的新闻中，齐奥塞斯库发表电视讲话，宣称"在蒂米什瓦拉市发生的恐怖主义行动与反动势力、帝国主义、领土收复主义（指匈牙利）和沙文主义（指苏联）集团、以及一些外国间谍机构有密切关系。这些反民族行动的目的是制造混乱，使政局不稳，扰乱经济，为分裂罗马尼亚国土、破坏社会主义祖国独立和主权创造条件。"齐奥塞斯库同时签署法令，宣布蒂米什瓦拉市和蒂米什县进入紧急状态，国防军、内务部安全部队和"爱国卫队"民兵进入戒备状态。在紧急状态期间，严禁任何集会，严禁五人以上上街同行，夜间23时后除上夜班者外任何人不得外出。（《东欧剧变纪实》，P207）最后，齐奥塞斯库决定像1968年苏联侵捷事件之后那样，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罗马尼亚政府所在地——共和国广场（1989年之后更名为"革命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声援齐奥塞斯库。

事实证明，齐奥塞斯库的最后这个决定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决定。从当年11月底，即罗共"十四大"闭幕之后，新



1989年罗马尼亚12月事件后摆放在布加勒斯特某医院内的尸体。蒂米什瓦拉事件当中，匈牙利电视台和南斯拉夫通讯社首先披露了一组照片，有被"剖腹"的母亲和婴儿的死尸，以及双脚被铁丝绞在一起的男人尸体，这些照片很快被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媒体转载，并说这些死者是在蒂米什瓦拉被齐奥塞斯库的安全部队杀害的匈族市民，还说在蒂米什瓦拉发现了"万人坑"，有4630具尸体云云。但事后法国《解放报》的调查证明这些尸体其实是从蒂米什瓦拉公墓中挖出的19具自然死亡的尸体，经人工摆布拍摄的，"母亲与婴儿"那张照片是由一个出生两个月后病死的女婴和一个饮酒过度死于肝硬化的妇女拼凑成的

华社驻罗记者就在布加勒斯特街头注意到军警岗哨林立，巡逻队多如牛毛，严禁三人以上在街头会见、谈话。在夜间，军警严格盘查过往的行人，严防他们聚集闹事。这些防范措施起了作用，人群无法聚集，上街游行的可能性并不大。然而齐奥塞斯库现在竟然自己把闸门拉了起来，给老百姓制造了在公共场合大规模聚集的合法机会。



蒂米什瓦拉的坦克部队，1989年12月20日



在布加勒斯特与群众对峙的坦克，1989年12月21日

如今在优酷网上可以搜索到日本NHK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市民拍摄的七日革命：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崩溃》，这部纪录片的开头部分忠实地记录了12月21日大会的情景：中午时分，齐奥塞斯库出现在罗共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大厦（即党中央大厦）的阳台上。共和国广场上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但是仔细一听，远不如过去那么响亮。带头呼口号的人不时扬手，让周围的人把口号喊得响亮一些。

大会开始后，先是一位工人代表讲话，谴责蒂米什瓦拉事件。他在讲话中提到齐奥塞斯库的名字时，广场上的群众反应平平，不像过去那样只要有人一提齐奥塞斯库的名字就响起震耳欲聋的叫好声。工人代表讲完了之后，主持者宣布"请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发表讲话"。头戴黑色羔皮帽子、身穿黑色大衣的齐奥塞斯库手捧稿子，用颤抖而嘶哑的老年人声音说道："感谢组织了这次群众大会的同志们。我认为……这是……"这时突然从广场的远处传来了一阵沉闷的爆炸声，类似枪炮发射的声音，也像鞭炮的动静（实际上是安全部队发射催泪弹的声音）。共和国广场上的抗议者立即炸了锅，人群惊恐地四相踩踏，有些儿童被推到在地。对罗马尼亚全国的电视实况转播到此中断，齐奥塞斯库在亲信的簇拥下返回党中央大厦楼内。

广场秩序稍微平静后，齐奥塞斯库再次走出大楼，来到阳台上，电视台也恢复了全国电视转播。齐奥塞斯库结结巴巴地念完了手中的稿子，宣布全国工人的月工资增加100列伊（当时相当于9美元），并向学生发放100到110列伊的助学金。这时有些与会者开始起哄。齐奥塞斯库不知所措，停止了发言。人群中爆发出愤怒的嗡嗡声，站在齐奥塞斯库身后的保安人员开始焦躁不安起来。他们慌张地跑来跑去，把

阳台通往大楼的玻璃门拉开，准备在出现意外时把齐奥塞斯库等人尽快护送至楼内。

这时齐奥塞斯库对着麦克风说“Alo，alo”（哈罗，哈罗），埃列娜小声地对丈夫说“Vobreste-le，vobreste-le”（跟他们说点什么，跟他们说点什么），然后凑到麦克风前面对人群高喊“肃静，肃静”，下面的人群向她吹口哨抗议，齐奥塞斯库也大声地对广场上的人群喊道“同志们镇静，原地不动。”这时忽然从广场的一角传出了“蒂米什瓦拉！”、“打倒齐奥塞斯库！”、“打倒刽子手！”的口号。这时内务部长波斯泰尔尼库出现在党中央大厦门前的台阶上，气冲冲地向从广场上走过来的几名安全部人员说了些什么，然后便匆匆走开。那几名安全部特工也迅速离去。此时广场上的嘈杂声已经完全淹没了齐奥塞斯库的说话声，他只好耸耸肩，把一段话说完之后便离开阳台，走进大厦。主席台上的其他人也慌慌张张地尾随齐奥塞斯库走了进去。

参加集会的人群很快自行离开了广场，十几分钟后偌大的广场竟空无人迹。但是一部分参加大会的市民和学生随后在离共和国广场不远的市中心主要街道马盖鲁大街、1848年大街、以及附近的大学广场和洲际饭店门前举行反对齐奥塞斯库的游行，有节奏地高喊“打倒齐奥塞斯库”、“没什么可怕的”、“今天是蒂米什瓦拉，明天是全国各地”之类口号，与警察对峙。一位中年妇女对在场的新华社记者说“要想吃饱和冬天屋里有暖气，不把齐奥塞斯库打倒是不行的。齐奥塞斯库太可恶了，他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日益贫困。”

下午1时半，罗马尼亚内务部紧急出动了USLA（反恐特种部队）和身穿便装的安全部队士兵，国防军也派出了装甲车和坦克，封锁了布加勒斯特街头的各处游行现场，施放催泪弹并鸣枪警告。头戴钢盔、手持橡胶棒和盾牌的武装警察包围了四周的街道，军官向群众喊话，命令他们散去。国


布加勒斯特街头的军人，摄于12月21日下午。
周围围观群众的表情不甚紧张，好奇多于敌意


12月21日下午，参加游行的布加勒斯特市民在大街上与装甲车对峙，一些年轻人在向军车丢掷石块


12月21日下午在共和国广场附近举行示威活动的布加勒斯特市民


布加勒斯特的游行队伍在乔治乌－德治大街与警察对峙

防部长瓦西里·米列亚亲临指挥，他下令不准向人群开枪，但是罗马尼亚政府第一副总理扬·丁卡亲自跑到前线，亲自传达“最高统帅”的命令：“可以开枪，朝天开枪，先警告，如果不成，向腿部开枪！”（《东欧剧变纪实》，P208），然而米列亚却说“我无法执行这一命令。”丁卡问道：“你知道这是谁下的命令？”米列亚说：“我知道，但不能执行。”丁卡于是“恶狠狠地直接对一名军官说：‘向他们开枪，我负全部责任’、‘杀两三千人没关系’”（新华出版社：《风云突变——齐奥塞斯库垮台始末》，P162－163）。

当天下午，在街头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在罗马广场上和示威群众交谈起来。过去罗马尼亚人尽量不同外国人接触，因为如果被官方发现就会带来麻烦，但现在不同了，大家争相对中国记者谈他们对齐奥塞斯库的看法。一位老年人说“我们罗马尼亚人都学会了当两面派，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完全不一样。平时我们总是对齐奥塞斯库喊‘乌拉’，实际上我们恨透了这伙家伙。你若是说心里话，马上就挨整，弄不好还会坐班房。”一位中年妇女说：“齐奥塞斯库总在说他领导下罗马尼亚人民生活如何好，您一定知道我们的市场供应有多糟。我经常起早贪黑到副食店排长队买吃的，有时排几个小时也买不到东西。家里有人生了病，那就更糟了，市场上买不到肉，就要托人走后门，要请客送礼，出高价才能买得到。”在大学广场，一位中年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告诉新华社记者，“我们的报纸上天天宣传巨大成就，但实际情况远比七十年代差，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这一切都是齐奥塞斯库一手造成的。在我们这里，什么事情都是他说了算，这实际上是独裁统治。”一位老年人说：“今天齐奥塞斯库犯了个大错，他把群众召集起来开会，没想到给群众提供了上街的良机。官方集会一结束，人们就自发地组织起来，在街上示威游行，反对暴政。我们的苦日子真是过够了。”一个年轻学生对中国记者说：“我就是集会参加者。集会完了，我们就



瓦西里·米列亚（1927—1989），出生于瓦拉几亚西部阿尔杰什县的农民家庭，毕业于“米哈伊一世”商业专科学校，1946 年起任共青团工作，1947—1949 进入步兵学校进修，随后从事军职。1980—1985 任罗军总参谋长，1985—1989 任国防部长



维克托·斯登库列斯库（1928—），罗马尼亚 1989 年剧变的关键人物之一。加拉茨县人，毕业于锡比乌炮兵学校和布加勒斯特“约瑟夫·斯大林炮兵学院”。1989 年加入“救国阵线”并任财政部长，翌年任国防部长，1991 年获上将军衔并退役。2008 年因“蒂米什瓦拉屠杀”遭罗马尼亚最高法院起诉，但未被定罪

加入游行队列。从早晨到现在我们还没吃东西，但是谁也不觉得饿，我们要同齐奥塞斯库斗到底。”（《风云突变》，P72—73）

12 月 21 日当天从傍晚到午夜，布加勒斯特的大学广场上枪声密集，震耳欲聋。军警几乎每隔几分钟便朝天鸣枪，每次半分钟左右。最初示威者听到枪声便纷纷后撤，但恐惧感逐渐消失。后来军警再放枪时，示威者不仅不跑，反而留在原地大呼口号。广场上停着几辆消防车，但似乎不能再用了，因为高压水龙带已经被人割断。广场周围的一些商店橱窗被打碎，一家咖啡馆的桌椅被人们抬到马路上堆成路障。新华社记者在大学广场上注意到，当人们点起蜡烛悼念蒂米什瓦拉市的死者时，没有士兵开枪，许多拿着小圆蜡烛的示威者也没有遭到驱逐。一位大学生对记者说，拿着点燃的蜡烛是悼念死者的习俗，按照东正教的教规，任何人不得亵渎这一习俗。军人们也信奉东正教，他们是不会向拿蜡烛的人开枪的（《风云突变》，P74—75）。

12 月 21 日的这一夜，齐奥塞斯库夫妇没有回到春天宫，而是在党中央大厦里度过的。这是一个不眠的夜晚。22 日凌晨，齐奥塞斯库再次命令国防部长米列亚向军队下达镇压令，但是米列亚仍不执行，没过多久便在党中央大厦内举枪自杀了。当时传说是齐奥塞斯库派卫队长枪杀了米列亚，但 1992 年罗马尼亚参议院公布的“1989 年 12 月事件调查委员会”报告证实米列亚是自杀身亡的。

12 月 22 日天亮之后，布加勒斯特的示威规模越来越大，并迅速蔓延到罗马尼亚全国各主要城市。早上 7 点钟，数十万布加勒斯特市民再度涌向市中心的共和国广场和主要街道，并设置路障。安全部队的装甲车冲入示威人群，用机枪开火，造成多人死伤（世界知识出版社《东欧剧变纪实》，P208）。罗马尼亚国防军的坦克也开入布加勒斯特，但马上被人群包围起来。当天罗马尼亚首都及全国不少企业工人宣布罢工。布拉索夫和锡比乌等地的中国专家向布加勒斯特的中国使馆和新华社办公室打去电话，报告说他们那里出现了枪声。上午 9 点半，布加勒斯特的电台广播了米列亚自杀的消息，并宣布他是“畏罪自杀的叛徒”。

米列亚自杀后，齐奥塞斯库给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维克托·斯登库列斯库中将（Victor Stanculescu）打电话，打算任命他为新国防部长。斯登库列斯库早已预料到齐奥塞斯库要找他的麻烦，于是在前一天晚上让医生给自己的右腿打上了石膏，谎称骨折。但是齐奥塞斯库命令他无论如何也要赶到党中央大厦，斯登库列斯库只好穿上便服，让人搀扶着前去。在党中央大厦里，齐奥塞斯库伸出手，握着斯登库列斯库的手说“斯登库列斯库同志，我是来叫你同我一起工作……军队不要放下武器嘛！军队要使用各种手段来维持秩序。你到那里（设在党中央大厦里面的军事指挥处），发布必要的命令！”

斯登库列斯库进入军事指挥处的办公室，这时是 10 点 20 分。他打听了党中央大厦周围防御力量的部署情况，得知有三个团的增援兵力正向布加勒斯特市中心赶来。他还听到了一个更重要的消息，那就是国防部长米列亚在 21 日曾向军队下令“不要向群众开枪。”斯登库列斯库感到此时齐奥塞斯库已经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他下令军队立即从布加勒斯特市中心撤回营房。

22 日 10 点 30 分，罗马尼亚总参谋部关于“不向群众开枪”的命令传达到全军各部门和单位。11 时左右，布置在党中央大厦周围的国防军部队开始撤离。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布加勒斯特，许多人兴高采烈地高喊“Armata e cu noi!”（国防军和我们一条心）的口号，爬上坦克向士兵送上鲜花，然后挥舞着挖去国徽的罗马尼亚国旗，坐在坦克上向党中央大厦进发。共和国广场上人群越来越多，示威者同执行警戒任务的官兵已经融合成一片，甚至连守卫在党中央大厦里面的内务部第五局（中央警卫局）的干部也接到了“在任何情况下不许开枪”的命令。

11 时 20 分，齐奥塞斯库手拿一个便携式扩音器出现在党中央大厦二楼的阳台上，试图对下面的人群讲话。然而群众们一看见他便愤怒地呼喊起来，还有人向他投掷石块。齐奥塞斯库只好再次退回楼内。11 时 45 分，挤满了整个共和国广场的群众开始冲击党中央大厦。一些人打破了一层的窗户，进入楼内，把齐奥塞斯库的著作和画像扔了出来。这时有人用高音喇叭喊道“大家请注意，不要破坏国家财产，不要把文件档案毁掉。这是我们与齐奥塞斯库算账的证据。”话音刚落，群众立即停止了扔东西的行为。（《风云突变》，P81—82）

11 时 30 分，齐奥塞斯库见大势已去，下令空军第五十飞行小队——即总统专机队——的直升机飞往党中央大厦。领头的是总统专用直升机，编号为 203 的法制“海豚”型直升机，后面跟着一架备用机和两架警卫机。在共和国广场上空，203 号直升机驾驶员瓦西里·马鲁坦中校发现下面的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无法降落。这时他看见党中央大厦楼顶上有人在挥舞白围巾，于是小心翼翼地在楼顶上降落了。这时是 11 时 40 分。其他几架直升机在党中央大厦上空盘旋一阵

后，看到没有降落场地，便向基地返航。

齐奥塞斯库夫妇得知直升机已经在楼顶降落的消息后匆忙走出办公室，进入电梯。当电梯升到7楼时，楼内电源被那些得知齐奥塞斯库夫妇要逃跑的示威者切断了。齐奥塞斯库的贴身保镖连忙用对讲机同外面进行联系，警卫们赶来，砸开电梯门，把齐奥塞斯库夫妇从电梯井里拉了出来。他们沿着楼梯井向楼顶跑去，发现通往楼顶的门被锁上了。卫队长用冲锋枪向锁头打了一梭子，但是没能奏效。这时其他警卫打开了附近的另一扇门，齐奥塞斯库夫妇终于逃上了楼顶。这时最先冲进党中央大厦的示威者也来到了楼顶，但是被手持武器的警卫人员挡在了一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齐奥塞斯库夫妇登上直升机。

12时10分，面色苍白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和他们的两名亲信——罗共中央书记埃米尔·博布、国务委员会主席马尼亚·曼内斯库，外加两名高级警卫，一共六个人设法挤进了总统专机，从党中央大厦楼顶上逃离。这架直升机原本只能搭载四名乘客和一条狗，曼内斯库只能坐在齐奥塞斯库的爱犬“考布上校”的专座上，其余的罗共领导人全都被抛在了大厦楼内。广场上的人群对着直升机发出嘘声，随后冲入并占领了党中央大厦。总参谋长古沙少将与“全国救国阵线”(Frontul Salvarii Nationale)的一些成员站在面向共和国广场的阳台上，向人群宣布“同志们，同志们，齐奥塞斯库独裁政权终于倒台啦！权力终于又回到了人民手中”，人群中爆发出“乌拉”的呼声。被齐奥塞斯库抛弃在党中央大厦内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康斯坦丁·德斯切列斯库被群众搜了出来，推到阳台上向人群谢罪，随后“救国阵线”命令他签署了施放全部政治犯的命令。

所谓“全国救国阵线”是斯登库列斯库与前罗共中央书记扬·伊利埃斯库（1972年被解职）在22日凌晨一道发起的，由39人组成，包括伊利埃斯库和曾经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曼内斯库和布鲁坎等前罗共领导人，斯登库列斯库、总参谋长古沙少将、第一集团军司令沃伊内亚少将等现役军人。此外，女教授多伊娜·科尔内亚、著名诗人米尔恰·迪内斯库和拉斯洛·托克什牧师等不同政见者也成为“救国阵线委员会”成员，其中有些人当时还处于软禁当中。


22日清晨，一位带着小孩的布加勒斯特妇女在和一名国防军军官交谈


布加勒斯特市民塞入坦克炮口的鲜花


得知国防军站到自己一方的消息后，一群布加勒斯特市民举着挖去国徽的国旗，乘卡车向共和国广场进发。摄于12月22日上午

12月22日下午13时，罗马尼亚国家电视台和电台被群众占领，并由群众主持广播。罗马尼亚电视台更名为“自由罗马尼亚电视台”，并成为“救国阵线”总部所在地。当天下午3时，罗马尼亚国防军总参谋长斯特凡·古沙少将、前第一集团军司令尼古拉·米利塔鲁上将（已退役）、防化兵司令兼首都卫戍区司令米哈伊·基察克中将、第一集团军司令丹·沃伊内亚少将和空军司令约瑟夫·鲁斯少将先后在电视台露面，并在对全国的电视广播中重申了国防军部队不再向示威者开枪的命令，正式宣布罗马尼亚国防军站到示威者一边。当天深夜23时35分，救国阵线宣布接管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和罗马尼亚政府的一切权力。

齐奥塞斯库夫妇在乘直升机逃离党中央大厦后先是要飞往自己的老家奥尔特县，然后又要飞往多尔日县，最后下令飞往市郊斯纳戈夫的总统别墅。在狭窄的飞机上，座位不够，副机师只能坐在齐奥塞斯库的大腿上。飞机在别墅花园里降落。齐奥塞斯库在斯纳戈夫别墅只是稍作停留，在总统卧室里打了两个电话，到厨房吃了些东西，又装了两大袋子食品。埃列娜则从别墅保险柜中取出了六个存折，上面的存款多达好几百万列伊，这些存折在她被捕时被军人们搜了出来（《风云突变》，P52）。

接下来齐奥塞斯库命令总统直升机驾驶员瓦西里·马鲁坦中校给基地打电话，让他们派来两架直升机的增援部队，以及一架用来撤离齐奥塞斯库家人的“海豚”直升机。但是马鲁坦的上级在电话里对他说“这是一场革命……你只能自

顾自了，祝你好运。”马鲁坦把情况告诉了齐奥塞斯库，并且告诉他飞机引擎过热，只能搭载四个人了。埃列娜命令曼尼亚·曼内斯库和埃米尔·博布离开直升机，曼内斯库吻了齐奥塞斯库夫妇的手便离开了，他和博布不久之后便被支持“救国阵线”的军人逮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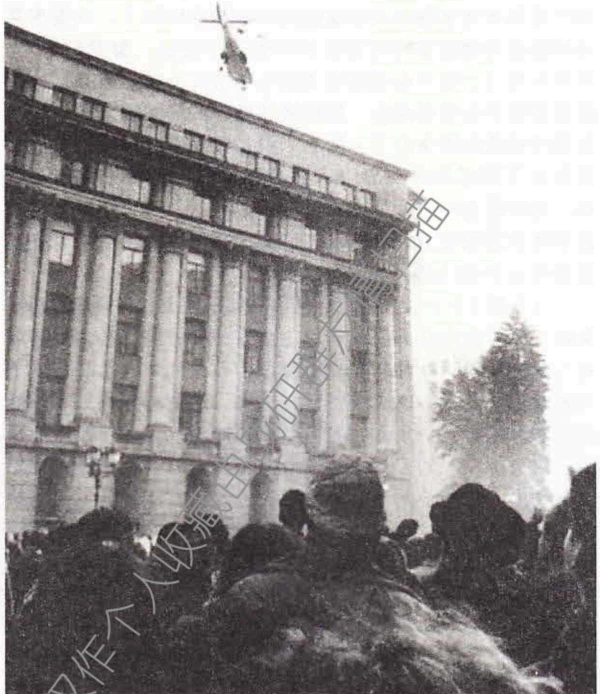
齐奥塞斯库打算飞往布加勒斯特西北20公里的博泰尼军用机场，准备从那里乘总统专机逃出罗马尼亚，前往朝鲜或其他国家避难。他在直升机上显得焦躁不安，命令飞行员不要与地面联系。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齐奥塞斯库的警卫都用手枪指着马鲁坦中校的后背。马鲁坦中校后来回忆说，他故意飞得很高，以便雷达可以追踪到直升机的踪迹。当接近博泰尼军用机场时，马鲁坦告诉齐奥塞斯库说：“地面雷达已捕捉到我们，几分钟之后防空武器有可能使我们粉身碎骨。”齐奥塞斯库一听大为吃惊，这时他也已从直升机的无线电中收听到广播，说罗马尼亚领空已经被封锁，禁止飞行。他命令马鲁坦立即在军用机场以外的地方降落。

当天中午，医生尼古拉·德卡正驾驶一辆红色达契亚牌汽车行驶在通向博特尼机场的一条破旧公路上。他在格耶什蒂市医院工作，但是家在布加勒斯特，当时正开车从家里赶往医院去上班。这位医生在半路上忽然看见一位身穿灰色衣裳的高个子男人手里拿着报话机，站在汽车正前方，拦住了汽车。这是埃列娜的警卫、安全部官员扬·马里安。马里安指给德卡看，原来齐奥塞斯库一行人正站在远处一架停在地面上的直升机旁边。齐奥塞斯库的卫队长马林·尼亚戈伊将军对德卡说：“把车钥匙给我。”德卡不肯给：“不，我驾驶。”齐奥塞斯库上了车，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埃列娜和尼亚戈伊坐在后座。由于“达契亚”车的后座狭窄，马里安没有再上车。

究竟往哪里跑？这始终是齐奥塞斯库夫妇一直讨论的问题。埃列娜建议前往科比亚森林，那里有罗马尼亚第四号人物扬·丁卡的一所别墅，丁卡一直是这对夫妇的亲信和宠臣。而齐奥塞斯库则坚持去登博维察县首府特尔戈维什泰市的特种钢铁公司，他曾多次视察过这个工厂，并认识那里的秘密警察的头目。到了一个路口，尼亚戈伊命令德卡说：“向右拐，朝特尔戈维什泰方向走！”在去特尔戈维什泰的路上，齐奥塞斯库对德卡说：“发生政变了，我们去组织抵抗，你愿意跟我们走么？”这时尼亚戈伊用枪顶着德卡。德卡说：“我老了，又有病。我是一名医生，我还有三个孩子。”


12月22日中午，布加勒斯特市民冲入并占领党中央大厦后，罗马尼亚救国阵线成员在阳台上露面，向群众发表讲话

在人群的嘘声中，齐奥塞斯库夫妇乘坐直升机逃离党中央大厦的情景，1989年12月22日12时10分



此时罗马尼亚全国各地在救国阵线的指挥下已经通过电视和广播形成了一个抓捕齐奥塞斯库一家的天罗地网。直升机降落半小时以后，收音机里就广播了齐奥塞斯库夫妇逃跑的新闻，并描述了那辆红色“达契亚”汽车的特征。此时德卡医生的这辆车出了故障，走走停停，于是他们只好在弗格雷什蒂乡停了下来。

在弗格雷什蒂乡的一家当地居民门前，一位公民把袖珍收音机挂在自己家门的木柱上，正在一边收听广播一边洗车。他叫尼古拉·彼得里绍尔，有一辆黑色的达契亚车，牌照是2－DB－305，后来这辆车也出了名。齐奥塞斯库一行上了这辆车，他坐在前排，埃列娜和尼亚戈伊坐在后排，尼亚戈伊用枪顶着彼得里绍尔，埃列娜恶狠狠地对他说：“如果不想死，就听话。”

从弗格雷什蒂乡到特尔戈维什泰市还有七公里，齐奥塞斯库一行换了彼得里绍尔的车继续往前走。此刻，电台正广播“救国阵线”成员米尔恰·曼内斯库的一篇讲话，齐奥塞斯库刚听到前面的几个字就像昏厥一样瘫倒了，头垂到仪表板上，接着他又抬起头来，喃喃自语：“完了！但愿情况不是这样。”

当汽车接近特钢公司的值班亭时，工厂的第一道门就打开了。齐奥塞斯库的保镖走下汽车，上前与工人搭话，这个保镖回来说道：“工人已经罢工了！”这时，有十多个人围过来，有人认出了这对夫妇。工人们开始向车子投掷石块，同时高呼：“打死杀人犯！”工厂的警卫也加入了呐喊者的行列。这时，埃列娜又一次抓住了彼得里绍尔的脖领，命令他开车冲过去。汽车终于冲进工厂，又从后门逃了出来。

从特钢厂逃出来后，齐奥塞斯库哭泣起来，边哭边说“我年轻时这里什么也没有，是我把这一切弄起来的。”他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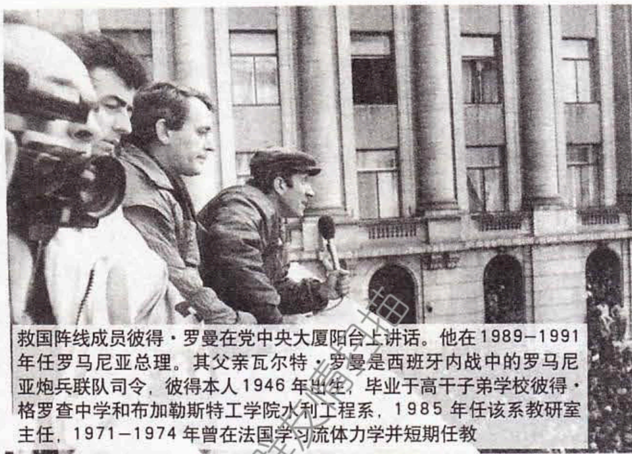
把车开到五公里外的乌尔米乡，战前他当地下党员时曾在这里躲藏。

车子来到乌尔米乡后，彼得里绍尔不知再往哪儿走了。他问已变成走投无路的逃亡者的齐奥塞斯库：“你们怎么办？我把你们带到哪儿去？”这时，尼亚戈伊忽然要求停车，说他要去给登博维察县委第一书记格弗内斯库打个电话，说完就下车，显然是另找门路去了。“人类的星辰”已经完全变成一个无依无靠、被抛弃的孤家寡人，陪伴他的只有“光辉的国务活动家”埃列娜一个人了。

齐奥塞斯库决定到附近的德亚鲁修道院躲避一下。几个世纪前“勇敢的米哈伊”也曾经在那里避过难。途中，汽车在登博维察县党部大楼前停了下来，发现大门紧闭。县里高级干部居住的别墅区也空荡荡的。这时也只能乱闯的齐奥塞斯库对彼得里绍尔说：“往特尔戈维什泰走，那里有一个医药作物种植场。”那其实是县植物保护监察局。这时是下午4时45分，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埃列娜建议丈夫去附近的普里萨卡森林躲一躲，齐奥塞斯库则想到附近的灯泡厂去碰碰运气。到工厂一看，大门紧闭，工人正在罢工。

由于拿着手枪的尼亚戈伊已经下车逃命，此时彼得里绍尔已经不再害怕。他主动向齐奥塞斯库问道是否要去附近的兵营避难，但是齐奥塞斯库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坚决不能去兵营！”这时彼得里绍尔看到了他熟悉的一座建筑：离特钢厂五百米远的县林业监察局。埃列娜此时才放下了彼得里绍尔的脖领。

齐奥塞斯库让彼得里绍尔进去探问，看看人们是否愿意帮助他们。于是这位司机走进监察局大厅。里面有十几个人正在从电视里观看白天发生的事情。彼得里绍尔对他们说他已经抓到了齐奥塞斯库夫妇，就在外面的汽车里。没想到那些人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因为电视里宣布齐奥塞斯库夫妇已经“就擒”。他只好反复解释，起劲地做手势，结果那伙人仍将信将疑，嘻嘻哈哈地让他悄悄把两口子带来，以免打扰他们看电视。幸好有一位他认识的技术员塞伊内斯库发觉彼得里绍尔的惊恐不像是装出来的。他立即驱散众人，腾出了一间办公室，让彼得里绍尔把齐氏夫妇领来。


救国阵线成员彼得·罗曼在党中央大厦阳台上讲话。他在1989–1991年任罗马尼亚总理。其父亲瓦尔特·罗曼是西班牙内战中的罗马尼亚炮兵联队司令，彼得本人1946年出生，毕业于高干子弟学校彼得·格罗查中学和布加勒斯特工学院水利工程系，1985年任该系教研室主任，1971–1974年曾在法国学习流体力学并短期任教


齐奥塞斯库出逃后进驻党中央大厦、协助抵御安全部队进攻的国防军军人。留着大胡子的人是“救国阵线”成员格鲁·沃伊库列斯库


12月22日布加勒斯特街头的一名国防军士兵，已摘下了原罗马尼亚人民军的帽徽。这名士兵的枪口里被市民插上了一支红玫瑰

齐奥塞斯库夫妇疲惫不堪地走出汽车，看到那位技术员站在台阶上向他们招手。彼得里绍尔上前搀扶着齐奥塞斯库，埃列娜紧随其后。大厅里的人群都惊呆了。塞伊内斯库将齐奥塞斯库夫妇领进一间办公室里，锁上了房门，随后打电话通知了上级。

15时20分，登博维察县的两名民警康斯坦丁·帕伊塞准尉和扬·埃纳凯上士赶到种子中心。齐奥塞斯库问道：“你们是谁？你们来逮捕一个国家元首？你们是党员吗？是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吗？”两名警察担心齐奥塞斯库夫妇拒捕，于是谎称说“我们是来保护您的”，把二人带到了警车上。

在把齐奥塞斯库夫妇带回登博维察县警察局的途中，为了躲避认出这对夫妇的群众们的愤怒追赶，两位民警把警车开到远处的伊尔福乌尼树林去躲避了一会儿，直到天完全黑下来之后才进城。为了避免狂暴的人们辨认出坐在车中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埃纳凯上士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给齐奥塞斯库戴上，帕伊塞准尉则把自己的围脖递给埃列娜，让她把自己的脸包起来。这对夫妇觉得这样做有些失体面，但是也觉得还是不暴露为好。

警车在穿过乌尔米乡时遇到了几辆汽车，对方车灯大开，从车窗中伸出小红旗，庆祝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两个警察连忙摘掉自己的肩章和领带，打开大灯，伸手向对方



斯特凡·古沙（1940—1994），罗马尼亚剧变中的另一位关键性人物，出身坦克军官，1986—1989 任罗军总参谋长，剧变后任第二集团军司令，1994 年因骨癌病逝。1997 年罗最高法院起诉“蒂米什瓦拉屠杀”责任人时，古沙因已去世而没有被立案



12 月22 日下午，得知齐奥塞斯库下台出逃的消息后，蒂米什瓦拉市民打开车灯，挥舞旗帜，在街头狂欢庆祝



1989 年12 月22 日对罗马尼亚全国发表电视讲话的救国阵线成员尼古拉·米利塔鲁（1925—1996）。他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曾任罗军总参谋长、第一集团军司令，1984 年因涉嫌卷入原国防部长扬·约尼塔的政变密谋而被迫退役，并被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指控为格鲁乌（苏军总参情报部）特务。罗马尼亚剧变后任救国阵线政权国防部长，1990 年退役

致意。见到此状，埃列娜紧缩愁眉，哀伤地说“天哪！这些人怎么这样对待我们，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凶狠啊！”（这位轻蔑地把人民称为“狗崽子”和“蛀虫”的贵妇人到这时还不明白人们为什么恨她）。齐奥塞斯库一声不吭，只是把帽檐往下压得更低。

在伊尔福乌尼树林里，两名警察熄掉引擎，这时忽然传来一阵轰鸣。齐奥塞斯库以为是搜捕他们的直升机，忙说应该想办法把车盖住。警察把车座上的布罩摘下来，铺在车顶上，并且找来一些长芦苇来掩盖。后来仔细分辨，才发现这是七八百米外在田间耕作的拖拉机的轰鸣。这时埃列娜再次哀叹说“天哪！人们为什么要造反？我们做错了什么？”帕伊塞准尉对她说：“您没给他们吃的。人们没有面包，您知道吗？我们吃的是加了土豆粉的面包。我们没东西给孩子吃。”齐奥塞斯库问道“难道人民没面包吃？”埃纳凯上士回答说：“在布加勒斯特还是能买到面包的。不过，您知道吗，在特尔戈维什泰，面包凭票供应。我经常去普洛耶什蒂市，在那里买面包要排长队。”齐奥塞斯库惊讶地说：“怎么会凭票供应呢？我曾下令给每个居民200 公斤粮食。这不可能！”埃列娜马上插话说：“我们年年都是大丰收。我们所到之处都是如此。”埃纳凯上士无奈地说：“您知道吗？每公顷实际只收3500 到4000 公斤小麦，而农业社主席上报的数字是5000 到6000 公斤，社联主席上报的是7000 公斤，而县委第一书记上报8000 公斤。您瞧，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埃列娜反驳说，她没听到，也没见到有什么人饿死。相反，她见到的只是大腹便便、健壮如牛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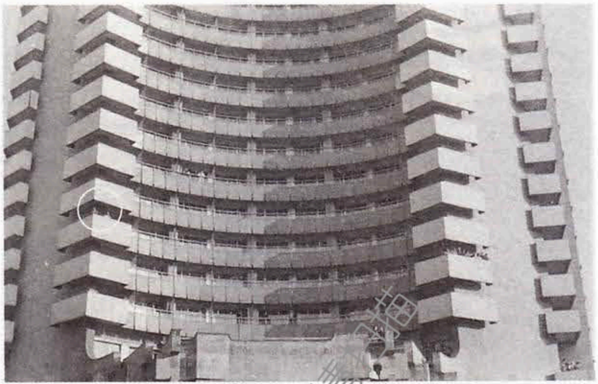
这时埃列娜开始想家了，她喃喃地说：“现在我们家里不知道成了什么样了。这些年来，人家送了多少礼物给我们！”她又对齐奥塞斯库说：“咱们的孩子怎么样了？卓娅在干什么？”齐奥塞斯库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忽然说想去皮特什蒂市，认为那儿的军队会保护他。又过了一会儿，齐奥塞斯库又说他要去沃伊内什蒂乡。埃纳凯上士没有问他为什么要去那里，只是说警车上的油不够用了，因为供油一直不足。埃列娜听了这话之后大吃一惊，因为她一直主管罗马尼亚的石油化学工业，“供油不足”显然是针对她的。她辩解说“汽油在全世界都是个问题，不仅是在我国。”接着又赶紧转移话题，说“快去我们在皮特什蒂市的家吧。”

这时帕伊塞准尉用车上的报话机同县警察局领导通了话。登博维察县警察局局长斯特凡·孔茨中校正同救国阵线的两名代表进行交谈。他得知抓到齐奥塞斯库夫妇的消息后，命令立即把他们送到县警察局。

18 时45 分，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带



←1966—1976 年任罗马尼亚国防部长的扬·约尼塔（1924—1987），1976 年出任政府副总理，1982 年退休。1984 年，他主导了一个军事政变密谋，准备在当年齐奥塞斯库出访西德时由布加勒斯特卫戍部队发动政变，在第1 集团军配合下逮捕埃米尔·博布、扬·丁卡、伊利埃·齐奥塞斯库等齐氏集团骨干，占领电台和电视台，宣布齐奥塞斯库被免职。参与密谋的包括约尼塔、米利塔鲁等高级将领，以及前罗共中央委员伊利埃斯库、历史教授约安·斯科尔图（安全部门正是从他身上嗅到政变线索的）等政治反对派。不过，军事经验丰富的将领们警觉到了安全部门对自己的注意，因此紧急中止了政变的进一步策划工作，并销毁所有证物。安全部门查无实据，只好对约尼塔和其他密谋集团成员继续监视。三年后约尼塔因癌症去世后，罗政府还为其举行了国葬





在布加勒斯特大学广场旁的洲际饭店，两名安全部队的狙击手正在阳台上对广场上的人群开枪（本图、上图）

到了登博维察县警察局大楼。齐奥塞斯库对押送他的两名警察大喊道“叛徒们，你们把我出卖了。把我交给这帮流氓”。孔茨局长对他说：“你不再是罗马尼亚总统，你被捕了。”他下令对两人进行搜身检查，并通知了附近的特尔戈维什泰兵营。在兵营的人到来之前，正在与警察局长谈话的救国阵线代表彼得·什蒂尔贝斯库开始质问齐奥塞斯库夫妇：“你为什么让大家挨饿？我们的肉哪里去了？”齐奥塞斯库说：“我把肉给了苏联人，为了换原油。”“你为什么拆毁我们的村庄？”“我干这些全是为了你们。过去你们在特尔戈维什泰有现在这样的房子吗？”这时另一名救国阵线代表米哈伊·约内斯库也质问齐奥塞斯库：“你为什么不给我们电？我们为什么吃不上面包？”齐奥塞斯库看到这些普通百姓竟敢这样质问他，气得脸红脖子粗，两只手在发抖。帕伊塞见状连忙说：“别再问了，他万一来个心肌梗塞，我们就不好交待了。”

特尔戈维什泰兵营是主管罗马尼亚中部布加勒斯特、布拉索夫和特尔戈维什泰三市防空任务的军事基地，和警察局相距只有几十米远。兵营指挥官马雷什少校把抓到齐奥塞斯库夫妇的重要情况向罗马尼亚国防部最高领导作了汇报。国防部命令把齐奥塞斯库夫妇转移到兵营里，严加看管，绝不能让齐氏的亲信把他们救走。兵营指挥官安德鲁·克梅尼奇上校派扬·马雷什少校和扬·采库大尉开一辆吉普车把齐奥塞斯库夫妇从警察局押送过来。马雷什少校在途中一直悄悄握着一把上了膛的手枪。

在特尔戈维什泰兵营里，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安置到一间办公室中，并且在门口布上了岗哨。马雷什少校问他们是不是饿了。齐奥塞斯库夫妇不仅要吃东西，而且还要矿泉水喝。“上哪儿去弄矿泉水？外面根本买不到”，马雷什少校向他们解释说。他建议齐奥塞斯库夫妇先喝茶，他们点头同意。马雷什少校到厨房沏了两杯加了糖的热茶，齐奥塞斯库端起杯子刚抿了一口，就把茶水吐到了地上。埃列娜解释说：“我忘了告诉你，他有糖尿病。”马雷什少校又沏了一杯不加糖的茶。



被安全部队的狙击手打伤的布加勒斯特市民



齐奥塞斯库喝了茶，还吃了盘子里的肉冻。他和妻子还想要面包吃，但马雷什少校说面包凭票供应，现在即使有票也买不到面包。齐奥塞斯库夫妇听了之后十分惊讶。尽管之前那个警察上士埃纳凯也对他们说过一次，但他们还是不相信在自己的国家里要凭票才能买到面包。

吃过东西之后，齐奥塞斯库夫妇的情绪放松了一些，开始同马雷什少校交谈，齐奥塞斯库在开口说话前总是先用眼神征得埃列娜的允许。他提出让少校把自己送到沃伊内什蒂乡，那里有人会给他一百万列伊现金，但是马雷什少校拒绝了这个请求。齐奥塞斯库又问哪些人已经被逮捕、现在谁是国家元首，马雷什少校说现在全国受扬·伊利埃斯库和“救国阵线”的领导。这时埃列娜马上气愤地说：“你瞧，我让你把他干掉，你却把他弄到边远地区。”齐奥塞斯库还问救国阵线任命的国防部长米列塔鲁是谁，埃列娜马上插话说：“你怎么能不认识他？此人是苏联特务。”

多瑙河之波（下）

从12月22日傍晚起，在布加勒斯特市区和其他城市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忠于齐奥塞斯库的安全部队和特种部队开始与国防军交火。安全部队隶属于内务部国家安全总局，兵力有25000人。除了这支兵力外，还包括内务部军官学校的教官和学员约2000人，反恐特种部队约800人，安全部五局（中央警卫局）的首长保镖450人，首都治安部队约600人。这些安全部队成员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拥有现代化的通讯



国防军军人向安全部队还击，保护市民



在罗马广场，一名市民给正在同安全部队狙击手交火的国防军官兵送去食物



12月23日在克鲁日－纳波卡市被安全部队狙击手射伤的市民



23日的布加勒斯特街头，一群市民向国防军军人介绍安全部队狙击手的埋伏情况

器材，绝对忠于齐奥塞斯库。他们许多人至少持有两个不同的身份证，并掌握好几处住宅的钥匙，在这些住宅里储存有粮食和弹药。这些人还熟悉连通布加勒斯特各主要建筑物的秘密地下通道系统，有固定的接头地点，难以对付[注]。

在历时四天的布加勒斯特内战中，同安全部队直接交火的除了大约四个团的国防军军人外，还有首都附近几所军事院校的学员、“爱国卫队”的民兵、警察部队，以及由工人和武装民众组成的自卫队。但最主要的作战力量还是国防军的正规部队，他们配备坦克、装甲车和重机枪等威力强大的武器，可以有效地压制安全部队的火力。此外罗马尼亚空军控制了全国的领空，宣布全国禁飞，从而在绝大多数战斗中制止了安全部队动用武装直升机作战。

新华社驻罗记者回忆说，22日晚上布加勒斯特的战斗异常激烈，有人从国务委员会大厦、布加勒斯特大学图书馆大楼和党中央大厦西侧的内务部公寓楼里向广场打枪，受惊的群众四处躲藏。这时罗马尼亚国防军的官兵向开枪者所在的建筑还击，前来增援的几辆坦克和装甲车也向狙击手所在的大楼开火。建筑精美的国务委员会大厦（旧王宫所在地）和布加勒斯特大学图书馆在交火中中弹，烈火熊熊。在国防军与安全部队的交战中，罗马尼亚党中央大厦和多座地铁站内挤满了避难的民众和伤员，身穿白衣的医生与护士穿梭其间。罗马尼亚广播电台、国防部大楼、火花大厦（党报《火花报》总部）和市中心的部分居民区枪声不断，还不时可以听到炮声。特种部队试图通过地下通道进攻电视台和国防部等战略目标，在“自由罗马尼亚电视台”周围爆发了最为猛烈的战斗。当晚在锡比乌、布拉索夫和蒂米什瓦拉等大城市也爆发了安全部队与国防军和武装市民的交火。

12月23日凌晨，罗马尼亚内务部安全总局局长尤利安·弗拉德上将被逮捕。他被押送到党中央大厦，救国阵线让他用内线电话呼吁内务部部队（包括安全部队）“站在军队和人民一边”，回到自己的兵营去。弗拉德照做了，但是天亮之后，安全部队仍然与国防军在布加勒斯特－奥托波尼国际机场爆发了激烈战斗，关押齐奥塞斯库夫妇的特尔戈维什泰兵营也受到忠于齐奥塞斯库的特种部队攻击。得知齐氏夫妇被关进防空基地的消息后，忠于他的安全部队人员开始向兵营开枪，企图救出这对逃难的夫妇。

为了防止齐奥塞斯库被人救走，罗马尼亚国防部迅速向特尔戈维什泰兵营调集了坦克、反坦克炮、装甲车和山地作战部队。当时兵营里共有驻军1200人，并且拥有许多门高炮和防空武器。攻打兵营的激烈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在这期间齐奥塞斯库夫妇曾有两次从兵营里被转移到了院子中的一辆装甲车内，随时准备转移关押地点，以免被安全部队救走——如果真地发生这样的情况，那罗马尼亚将像1918年的俄国那样陷入一场惨烈而血腥的长期内战。

23日下午，罗军总参谋长古沙少将宣布国防军部队已经控制绝大部分国土，但是在布加勒斯特，在蒂米什瓦拉、锡比乌、布拉索夫和克鲁日等城市，安全部队仍然在与国防军和武装民兵交火。当天早晨，新华社记者驱车前往布加勒斯特市中心观看巷战情况时，在飞行员广场附近目睹了一起交火。原

【注】罗马尼亚安全部门这种如敌占区地下工作般的隐秘活动方法原本是1968年苏联侵捷之后采取的紧急预防措施，以便在苏联万一入侵罗马尼亚后能迅速组织起地下反抗活动，但后来被固定并沿用下来，其主要原因是齐奥塞斯库夫妇不信任国防军

来，在23日凌晨，“恐怖分子”（这是布加勒斯特市民对安全部队成员的称呼，当时盛传其中有很多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和卡扎菲派来的利比亚雇佣兵）攻打广场附近的自由罗马尼亚电视台大楼，结果被守卫大楼的军队打退。一些恐怖分子无路可逃，便钻进了附近的苏联大使馆商务处办公楼里。武装部队用高音喇叭喊话叫他们投降，这些人不但不缴枪，反而开枪向外射击。由于这座建筑是外国使馆的办公楼，因此国防军军人起初没有还击。躲在大楼里的人越打越欢，自以为苏联大使馆是他们万无一失的挡箭牌。但是当罗马尼亚国防军官兵获悉苏联外交官尚未前来上班的情况后，就用坦克炮和装甲车上的机枪对大楼猛轰，大楼中弹起火，黑烟滚滚，但躲在楼里的恐怖分子没有被抓到。

在布拉索夫市，恐怖分子从“卡皮托尔”饭店里向街上的国防军武装部队开枪，武装部队立即还击。居住在这座饭店里的中国专家们只好在盥洗室里藏身，而且不能站立，只能趴在水泥地上，否则就会被飞进来的子弹击中。中国专家就这样一直熬到12月25日，即电视台播出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的录像之后，才算得以解脱。在这三天里，布拉索夫全市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谁也不敢上街。在锡比乌市，安全部队与国防军在三天里打了100多万发子弹，一座军事机关附近的50多座建筑物被毁坏，十几幢楼房被完全烧毁。一架属于安全部队的直升机向兵营医院发射了火箭弹，把手术室打坏，幸好当时里面没有人。

在蒂米什瓦拉事件爆发后，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小儿子尼库便宣布锡比乌县和锡比乌市“处于战争状态”。他下令用装甲车把锡比乌县委大楼围起来，并命令军警可以在不鸣枪警告的前提下向任何闹事的人开枪。12月21日，齐奥塞斯库向锡比乌派去了一直升机的政工干部，这些人分别前往机关、学校和工厂企业，动员群众到市中心集合，参加支持齐奥塞斯库、反对蒂米什瓦拉事件的群众集会。但是工人一走出工厂大门就组成游行队伍，高呼“打倒鞋匠”（齐奥塞斯库年轻时当过鞋匠）的口号，掀翻了警察局的一辆吉普车，砸毁了市内的几家书店，齐奥塞斯库夫妇的“著作”和肖像被丢出门外焚烧。军警试图把示威群众驱散，但没有成功。

12月22日中午，当尼库听到父母乘直升机逃离布加勒斯特的消息后，知道大势已去，于是戴上假发，和他最后一任女朋友驾车前往布加勒斯特。在进入首都的检查站，他被人认了出来，随即被捕。由于民愤太大，在押往“救国阵线”总部——罗马尼亚电视台的途中，尼库的肚子被人捅了一刀，经抢救脱险。1990年5月，锡比乌地方法院对尼库进行审判，罪名是“煽动杀人罪”和“藏匿武器罪”，判处20年徒刑。1991年罗马尼亚军事检察院和尼库本人同时向罗马尼亚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法院最后改以“屠杀罪”判处尼库16年徒刑。一年之后尼库由于酗酒导致的黄疸和肝硬化而被提前释放，1996年在维也纳的一家医院里去世。

12月23日当天，许多国家宣布承认救国阵线为罗马尼亚的新政权，包括绝大多数北约成员国和北约组织本身，以及苏联、匈牙利、保加利亚、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在布加勒斯特市里，为了严防忠于齐奥塞斯库的安全部队发动恐怖袭击，布加勒斯特市民严阵以待。为了发现身着便装的“安全部”成员，行人不断被民兵拦住搜身，检查武器和爆炸物。被辨认出来的安全部队成员遭到愤怒市民的殴打，在将这些人送去关押和审判的途中，国防军士兵不得不用身体保护这些家伙免受民众的拳脚袭击。


在国务委员会大楼前同安全部队狙击手交火的国防军士兵。像1956年的匈牙利一样，在1989年的罗马尼亚也发生了国防军与内务部队之间的内战


上图：12月24日布加勒斯特街头的罗马尼亚国防军士兵。在二战后的罗、匈、波、捷等国，国防军更多地继承了旧军队的职业军人色彩，像沙俄军队中的“十二月党人”或二战中的德国国防军密谋集团一样，具有传统的军事荣誉感和民族忠诚感，基本上是一支只用于对外作战的力量，与专门负责国内安全的内务部队在使命观和忠诚对象上截然不同。819事件中的苏联武装部队也有与罗军类似的表现


国防军和爱国卫队在布加勒斯特街头设置路障，检查证件，搜捕安全部队武装人员


一名被市民抓获的安全部队便衣武装人员

这一天救国阵线下令封存了布加勒斯特第一区春天大街50号的齐奥塞斯库官邸“春天宫”，以及斯纳戈夫总统别墅、埃莱斯特拉乌湖别墅、“海王星”别墅和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其他住所，并派军人保护现场，以免齐奥塞斯库夫妇的“罪证”遭到掠夺和破坏。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女儿卓娅也在这一天被罗马尼亚武装部队的军人逮捕，在查抄她的住所时，搜出不少按照罗马尼亚法律不许私人收藏的名贵油画和珍贵古书，还没收了许多金银制作的餐具和高级珠宝工艺品。军人们还从卓娅的住所和她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中搜出了9.7万美元现钞和一些西德马克，以及一些卢布现金。


在蒂米什瓦拉，武装市民和国防军一道同安全部队交火


12 月事件中的锡比乌市街头

12月23日凌晨，扬·伊利埃斯库和“救国阵线”的其他成员在国防部部长办公室开会时，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库列斯库中将把齐奥塞斯库被关入特尔戈维什泰兵营的消息通报给救国阵线的其他成员。在从国防部回到救国阵线总部“自由罗马尼亚电视台”的路上，救国阵线成员、48岁的地理学家格鲁·沃伊坎－沃伊库列斯库（他出身于罗马尼亚著名贵族米哈伊·斯图尔扎大公的家族，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曾多次被捕）对伊利埃斯库说应当立即处决齐奥塞斯库夫妇，因为只要二人在世，效忠于他们的安全部队就会拼命抵抗，会造成更多的军人和市民伤亡。他还说，虽然国防军站在起义者一边，拥有大炮、坦克和飞机，但安全部队的人训练有素，弹药充足，还接受过城市游击战和恐怖袭击训练。他们藏在布加勒斯特市内的各处建筑物里，很难找到他们。但是扬·伊利埃斯库不赞成立即处决齐奥塞斯库夫妇，认为不审判就处决不符合法律，此外也不应该无视人民审判齐奥塞斯库的权利。

12月24日，布加勒斯特市内的形势逐渐平静，国防军部队击退了安全部队的多次袭击，逐渐控制了局势。这天伊利埃斯库和救国阵线的其他成员在国防部部长办公室的卫生间中再次讨论如何处理齐奥塞斯库夫妇。斯登库列斯库将军说，处决齐奥塞斯库是制止血腥战斗继续打下去的唯一方法。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救国阵线成员共同签署了一项法令，授权斯登库列斯库成立特别军事法庭，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紧急程序对齐奥塞斯库夫妇进行审判。


12 月24 日清晨的布加勒斯特王宫广场，右边有火烧痕迹的建筑是前一天在国防军与安全部队的交战中被击中起火的国务委员会大厦（原王宫）


12 月24 日凌晨在罗马尼亚电视台大楼内的“救国阵线”成员，左起依次为德米特里·马兹利乌、扬·伊利埃斯库和格鲁·沃伊库列斯

12月25日中午，斯登库列斯库中将与审判团全体成员乘两架直升机抵达特尔戈维什泰军营，他部署空降兵把守在兵营的各个关键部门，并把兵营司令部改装为临时审判厅，把一间办公室布置为医务室。从下午1时起，“罗马尼亚特别军事法庭”在特尔戈维什泰兵营里对齐奥塞斯库夫妇进行了两小时的秘密审判。兵营院子里停着一辆装甲车，齐奥塞斯库夫妇就是在这辆车里过的夜。士兵们打开了车门，齐奥塞斯库爬出装甲车。他苍白憔悴的脸上胡子拉碴，透出一脸怒气，凹陷的双颊、爬满皱纹的前额和手上显现出点点块块栗色的老年斑。他把直筒皮帽拿在手上，先理了理头发，再把帽子重新戴在头上。接着，埃列娜也从装甲车里面钻了出来，也是一脸怒气，好像在说“怎么能这样？”站在车门前的约内尔大尉对齐奥塞斯库说：“请跟我来。”约内尔想搀扶齐奥塞斯库，可是他拒绝了。

众人走进司令部门厅，斯登库列斯库迎侯在这里，他说：“请做身体检查！”约内尔把齐奥塞斯库带进了医务室。医生量了血压后说：“血压是100－170。”齐奥塞斯库说：“不，这不好。”检查完身体后，约内尔把他们带到审判厅。在那里有一个由7人组成的审判团，罗马尼亚军事法院院长吉卡·波帕上校担任审判长，此外还有一名军事审判官、一名军事检察官、一名文书和两名辩护律师。特尔戈维什泰军营的军官巴尤上校用摄影机拍摄审判的全过程。沃伊库列斯库

和斯登库列斯库将军在一旁旁听。在审判过程中，齐奥塞斯库不时地瞟一眼沃伊库列斯库这位陌生的大胡子，也许是希望他能救他们夫妇俩一命。

审判开始后，检察官宣读了对“人类的星辰”和他妻子“伟大的国务活动家”的起诉书，宣称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162、163、165以及357条，两名被告犯有屠杀和种族灭绝、危害国家政权、破坏国家财产、破坏国民经济和企图外逃等五项罪名，并指控齐奥塞斯库在瑞士有10亿美元的非法存款。失势的总统与妻子坐在一张课桌似的小桌子后面，齐奥塞斯库露出几许萎靡，头发蓬乱，脸也没刮，把臂肘支撑在桌面上。埃列娜显得疲惫不堪，穿着大衣，戴着头巾，把她的小提包放在面前的桌子上。

齐奥塞斯库对着正在拍摄的摄像机说：“我不承认任何法庭，我只承认大国民会议。这是一次政变。”指控者说：“到今天为止，全国各地已有6.4万人被杀害。你把人民引向了贫困……”埃列娜反驳说：“这是挑衅。”指控继续：“什么原因妨碍你回答？”齐奥塞斯库重申：“我只回答大国民会议与工人阶级。我只承认工人阶级。在政变者面前，我永远不会回答……全国上下没人承认你们。正因为如此，人民至今还在战斗。”齐奥塞斯库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当起诉者问道“是谁下令向布加勒斯特的群众开枪，甚至现在还在向无辜的人们开枪，那么热衷于开枪”时，齐奥塞斯库回答说“没有人向王宫广场开枪，也没有人被杀死。”(《尼古拉·齐奥塞斯库》，P3)

辩护律师问他：“你为什么没有留在伊朗？他们可能为你提供政治避难……”齐奥塞斯库蔑视地笑着说：“你们去这么想吧！”至于我，就把我埋在这里，埋在我出生的地方！”接下来检察官又问：“你为什么要像胆小鬼似地从党中央逃跑？”齐奥塞斯库愤怒地说：“我没有这样的念头，是你们把我拉出党中央的，我是要向人民说话的！是你们把直升机调来的，不是我！”审判长最后问道：“罪犯齐奥塞斯库，你还有什么要说的？”齐奥塞斯库回答说：“我不是罪犯！我是罗马尼亚总统，最高统帅，以后也是！我会在大国民议会和工人阶级代表面前回答问题！这里的一切都是政变制造者捏造的谎言，他们要把人民拖向毁灭罗马尼亚的独立！”审判长随即宣布法庭休会，进行最后的审议。

审判长回来后，站起来宣判：“本法庭以法律和人民的名义，经过秘密协商，一致判决罪犯齐奥塞斯库·尼古拉和齐奥塞斯库·埃列娜死刑，并剥夺全部财产，由于屠杀罪，根据刑法357条第一款第三条，破坏国家政权罪……1989年12月25日。”

听到宣判，齐奥塞斯库夫妇愤怒地站立起来。埃列娜把一个纸包往桌上一摔，里面是一大堆针药瓶子。她大声斥责说：“那你们还搞这许多名堂干什么？”齐奥塞斯库也愤慨地说：“你们搞这一套审判的骗人把戏干什么？你们早该把我们枪毙了！进行政变的人，可以任意枪杀任何人！”

这时由救国阵线指派的辩护律师问齐奥塞斯库夫人过去和现在是否有精神病。沃伊库列斯库听到这话之后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如果埃列娜说有，那法庭也不能对她进行判决。军事法庭必须把她送到医院进行检查。这种检查一拖就是好几个月的时间。但埃列娜听了律师的提问后，以一种傲慢的神态说没有，沃伊库列斯库这才松了一口气。但是辩护律师接下来又问齐奥塞斯库夫妇是否要求上诉，沃伊库列斯库立即再度紧张起来。因为如果被告不上诉，判决便是终审判决，处决立即执行；而被告如提出上诉，罗马尼亚最高法院要予以审理，即使驳回上诉也要一周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国防军与安全部队的交战还要继续下去，还要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然而齐奥塞斯库对此根本不予理睬，他认为这场审判本身就是非法的，又岂会提出上诉呢？沃伊库列斯库一直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这时审判长宣布：“审判结束，法官退席。”齐奥塞斯库大声喊道：“罗马尼亚将永远、永远生存下去！无论判徒……罗马尼亚万岁！自由罗马尼亚万岁！打倒判徒！”法官随后退出了大厅，激愤不已的齐奥塞斯库说：“这是多大的不公啊！”埃列娜则似有所悟地说：“竟然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叛徒来自我们的身边……”齐奥塞斯库无限感慨痛楚地说：“叛徒就在我们的身边，就是这样！”

突然，大厅里响起了斯登库列斯库中将不容违拗的命令声：“把他们绑起来！先绑他，再绑她！把他们推出去，推到墙那边去！”卫队想把他们分开，埃列娜说：“不！我们战斗在一起，死在一起！”三名军人用绳子反绑了埃列娜的


共和国广场上的国防军士兵，12月25日。军车上已经挂出了挖去国徽的国旗


大学广场上的国防军坦克，12月25日。远处被焚毁的建筑是布加勒斯特大学图书馆


动乱过后一片狼藉的共和国广场。左侧建筑是国务委员会大厦（王宫）

双手，齐奥塞斯库的双手则绑在前面。他试图挣扎，站在旁边的一名军医对他说："难道蒂米什瓦拉市的那些人没像你一样遭罪吗？"

军人押送着齐奥塞斯库走出房门，穿过一条不宽的通道，走下台阶，来到了院子里。在下台阶时，埃列娜大声地对自己的丈夫说："尼库（尼古拉的爱称），在罗马尼亚还有枪毙人的事儿。"齐奥塞斯库没有回头，回答说："又是一次叛国行动！"一个士兵对他们俩说："是你们把全国搞乱的。"埃列娜骂了一句"去你妈的。"在前往刑场的路上，埃列娜还在继续挣扎，她对士兵说："你们怎么能向我们开枪？我是你们的母亲"。一位年轻士兵打断她的话，说"不，你不是我们的母亲。你是杀害我们母亲的凶手！"

特尔戈维什泰兵营里没有刑场，厕所前的空地便成了执行枪决的地方。从楼房到刑场约有 30 米远。厕所有两扇窗子，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带到了两扇窗子之间的墙下，面对着持枪的士兵站好。埃列娜绝望地哼起了《国际歌》，尼古拉则喊起了口号："自由独立的社会主义罗马尼亚万岁！"

根据新华社记者在《风云突变》一书中的回忆，在行刑队的三名士兵中，有一人的弟弟死在蒂米什瓦拉，因此对齐氏夫妇怀有刻骨的仇恨。等押解齐奥塞斯库的军人一离开其身边，这名士兵就在行刑队指挥官尚未赶到的情况下便开了枪，另外两名士兵也不得不开了枪。这一突如其来之举打乱了特别军事法庭的安排。原来的打算是，把齐奥塞斯库夫妇押解到刑场后，由文书出面询问他们的最后愿望，沃伊库列斯库还将询问他们死后是否愿意请东正教神甫对其进行安魂祈祷，摄影师也应当把这些场面录下来。但是其他人还没有走出大楼，行刑队就开了枪，摄影师巴尤上校只拍摄到了在空中弥漫的、从士兵枪口里散出的硝烟。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中弹后倒下，后脑勺撞在了厕所的墙上。他死后仍睁着双眼，后来被验尸的法医合上。至于埃列娜，她一听到枪响便吓得晕倒在地，士兵们不管不顾，继续持枪向她扫射。两名负责将齐奥塞斯库夫妇押解到刑场、但不属行刑队成员的士兵也摘下枪对其射击。这位罗马尼亚的"国母"头部中弹，颅骨开花，脑浆外溢，身上也被打出好几处伤口。特尔戈维什泰军营大院里走动的士兵和附近居民住宅楼上的老百姓看到了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的场面。

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后，法医对他们的尸体进行了检验，摘下了齐奥塞斯库的手表，送去检查其中的"发报机"，还从他的尸体上搜出了一串保险柜钥匙。一名女法医从埃列


被处决后的齐奥塞斯库遗照


正在接受审判的齐奥塞斯库夫妇，电视画面截图



审判结束后，士兵将埃列娜反绑，准备执行枪决

娜手腕上摘下了沾满血迹、被打坏的金手镯，还取下了一条很沉的金项链、一些珠宝别针和一把小钥匙（埃列娜身上藏着的几个存有大笔款项的银行存折已经被军人搜出并没收）。士兵们随后用帆布把尸体裹起来。

当晚，审判团成员乘直升机返回布加勒斯特时，顺便也把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尸体带回了首都。这架直升机降落在罗马尼亚武装部队"星"体育俱乐部的运动场上。参加审判的人把两具尸体抬下直升机后就急忙去吃饭了。他们返回时，直升机已飞走，但放在地上装有齐奥塞斯库夫妇尸体的包裹却不翼而飞了。人们大吃一惊，天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尸体到哪里去了？第二天清晨，护送尸体的官员在运动场的一个大土堆后面找到那两个大包裹。原来，前一天晚上有一群手球运动员到过运动场，他们看到有两个长包裹放在那里，觉得很不雅观，便把它们搬到大土堆的后面。他们哪里知道包裹里是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尸体呢。

四天之后，即 12 月 30 日下午傍晚，一辆装有两口棺材的冷藏车在军人车队的护送下抵达布加勒斯特西南郊的根恰公墓。这时天色已黑，雪花纷纷扬扬地自天而降。车队穿过市区向根切亚公墓驶去。在公墓里，军人把两口棺材放在相距二三十多米远的已挖好的两个墓穴中。埋葬时没有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也没有任何围观者。坟墓的十字架是第二天才放上去的，救国委员会考虑到当时罗马尼亚的民众情绪，为了怕人掘墓鞭尸，在安葬时使用了假名。齐奥塞斯库的十字架上写着"波帕，达恩上校，1920－1989 年"，埃列娜的十字架上写着"埃内斯库，瓦西里上校，1921－1989 年"。2010 年 7 月，罗马尼亚官方对遗体的 DNA 进行了法医检验，确认这确实是尼古拉和埃列娜·齐奥塞斯库的尸体。

对齐奥塞斯库夫妇进行审判和处决的录像带用直升机送往布加勒斯特，通过"自由罗马尼亚电视台"和"自由罗马尼亚电台"向全国和全世界广播。在这之后，忠于齐奥塞斯

库的武装分子同军队交火的激烈程度大为减弱，几天后就完全消失了。布加勒斯特电台的广播员欢呼道："多好的消息啊！伪基督死亡，真基督诞生的日子到了！"一位老年人对着新华社记者高兴地说："那对讨厌的夫妇没有了，这真是最美好的圣诞节"。确实，一切都进展得那么快：12月16日和17日的蒂米什瓦拉暴动；21日齐奥塞斯库在党中央大厦阳台上被人喝倒彩；22日他乘直升机逃跑，几个小时后就被抓获；25日在摄像机面前被审判和处死。一切都是那么戏剧化，又那么突然地结束了。"革命"在布加勒斯特持续了三天，12月24日便宣布胜利了。

剧变之后的罗马尼亚电台和电视台声称有八万人在蒂米什瓦拉和布加勒斯特的"革命起义"中丧生，但驻罗马尼亚的西方外交家认为死亡数字恐怕低得多，大概只有几千人。罗马尼亚卫生部公布的统计数字是746人死亡、约1800人受伤。最终的统计结果是1104人死亡，其中162人在12月22日之前各地的抗议行动中丧生，942人死于12月22日之后的交火。新华社驻罗记者在《风云突变》一书中引用的罗方统计数字是1030人死亡，其中工人和技术员518人（首都262人，外地256人），知识分子38人（首都24人），无业青年127人（首都86人），中小学生58人（首都32人），大学生9人（首都5人），军队干部139人（首都54人），现役军人134人（首都68人），外国人7人（首都4人）。（《风云突变》，P130）

12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务院总理李鹏、外交部长钱其琛分别致电扬·伊利埃斯库、彼得·罗曼和塞·切拉克，祝贺他们当选罗救国阵线委员会主席、罗马尼亚总理和外长，表示中国尊重罗马尼亚人民的选择，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罗马尼亚继续保持和发展友好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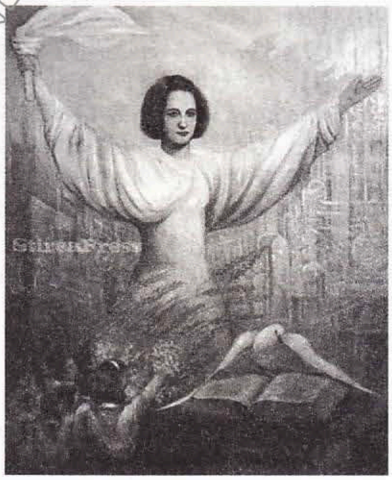
后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的第一份新闻杂志《世界周刊》在1989年12月底出版的第一期中，把被推翻的齐奥塞斯库政权简单地描述为"由一个集团支持，由一些恐怖团伙保卫的庞大的国家机器"。《世界周刊》还叙述说"我们的革命有一种独特性。这场革命是群众的自发行动，它表达了多年来积累的不满情绪。把它看成是受外部势力支持的有组织势力采取的行动，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P194）。仅仅四天之内，有45年历史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24年的齐奥塞斯库政权、有400万党员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以及有8万多人的安全部队，全都土崩瓦解了。若把这简单说成是"国际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得手的结果"，而忽略其深刻的内部原因和齐奥塞斯库的严重错误，的确未免太过勉强。曾任新华社国际部国际编辑室主任、《环球》杂志总编辑、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院的马晓霖先生在评论2010年末起于青萍之末、最终席卷22个阿拉伯国家的中东"花卉"剧变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它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的精英改良或军事政变，完全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公民运动，不仅事先了无迹象，而且起初缺乏统一的组织、宗旨、口号、纲领和目标，呈现明显的盲动性和草根气质，并在对抗与磨合中逐步形成更高、更清晰和更统一的政治诉求——变革政权。



1989年罗马尼亚事件的标志：被挖去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徽的三色旗



上图为齐奥塞斯库时代的一幅把这位领导人与"勇敢的米哈伊"、"斯特凡大公"和巴萨拉布这三位罗马尼亚历史上著名的王公等同起来的画作，下图是一幅向埃列娜歌功颂德的油画，把她描述成高举科学火炬的女神



究其根源，在于民生危机。一是高物价、高房价、高失业率'三高'现象，以及低收入、低保障和低幸福指数的'三低'问题；二是领导人贪权恋栈导致政体僵化；三是权力高度垄断必然导致高度腐败；四是内政无能外交失败导致当权者威信扫地"（《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4月9日）。事实上参照这几点回过头来比照1989年的罗马尼亚，无疑也能发现与这些弊端别无二致的社会弊病：危机源自内力而非外力；诉求始于民生而非民主。

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后，罗马尼亚救国阵线组成了一个临时委员会来统治这个国家，并准备举行选举。这个时期罗马尼亚的政治核心人物是扬·伊利埃斯库，他出生于1930年，1953年加入了罗马尼亚共产党，35岁时被选为罗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并在1968年成为正式委员，一度被齐奥塞斯库视

为大有可为的接班人人选之一。1971 年，伊利埃斯库曾经陪同齐奥塞斯库访问中国和朝鲜，但在这次旅行中两人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了分歧。在这之后伊利埃斯库被指控为“思想异端”，遭到解职，并长期受到监视。1974 年，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79 年出任全国水利委员会主席。但是由于在修建多瑙河－黑海运河的问题上与齐奥塞斯库再次发生争执，而在1984 年被从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双双除名，出任国家技术出版社社长，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89年剧变爆发。

救国阵线上台后颁布了十条纲领，包括放弃一党制、建立多党制，在1990 年4 月举行自由大选，实行三权分立、取消终身制，把国名改为“罗马尼亚”，为保障居民生活需要而停止出口食品和石油产品等等。救国阵线还取消了前大国民议会和前国务委员会颁布的一些臭名昭著的法律，例如《城乡规范化法》、《禁止中止妊娠法》、《科学饮食纲要》和出国旅行限制等等，并且废除了死刑。

1990 年1 月，罗马尼亚取消党禁，各种政党如雨后春笋一般重返政治舞台。尤利乌·曼纽的前秘书、原国家农民党副总书记科尼利乌·科波苏重新恢复了被取缔的国家农民党，随后又改组为国家农民与基督教民主党。科波苏在1947年被逮捕，在监狱里羁押了17 年并被强迫劳动，出狱后的25 年间一直处于监视下，忍受着反复的抄家、搜查和秘密警察的骚扰。他是少数在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监狱里幸存下来的战前政党领袖之一。流亡国外的国家农民党和国家自由党领袖也在罗马尼亚举行总统大选之前回到了祖国。

新政权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对前政权及其领导人进行审判和清算。1989 年12 月22 日齐奥塞斯库出逃后，罗马尼亚共产党从组织关系上来说算是自行解散了。翌年1 月12 日，救国阵线在全国压力下宣布罗马尼亚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但是在五天后废除了这一决定。但是尽管如此，在罗马尼亚直至今日仍然没有人试图重新恢复这个党。

1990 年之后，罗马尼亚最高法院军事法庭还对罗共的一些前领导人进行了审判。刑期最重的是前罗共中央执委埃米尔·博布、前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曼尼亚·曼内斯库、前第一副总理扬·丁卡和前内务部长图多尔·波斯泰尔尼库四个人。罗马尼亚最高法院指控他们犯有“屠杀罪”和“参与屠杀罪”，这四个人也承认他们有罪，认为对1989 年12 月发生的事负有责任。法院最后以“屠杀同谋罪”判处四人无期徒刑，但丁卡提出上诉，波斯泰尔尼库则表示自己只是传达了齐奥塞斯库的命令，并未参与实际决策，希望法庭能够轻


七十年代与妻子一同在“海王星”别墅度夏的扬·伊利埃斯库


12 月25 日，布加勒斯特市民和军人从党中央大厦楼顶上拆下写着“共产党”字样的牌子



齐奥塞斯库被处决后第二天，一名军官在布加勒斯特街头阅读报纸，上面的大标题是“罗马尼亚解放了”

判。1993 年罗马尼亚最高法院把四人的“屠杀同谋罪”改为“特别严重杀人同谋罪”和“特别严重蓄意杀人同谋罪”，判处波斯泰尔尼库17 年有期徒刑，丁卡15 年徒刑，博布和曼内斯库10 年徒刑。

布加勒斯特地方军事法庭还对其他24 名罗共领导人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审判，其间前大国民议会主席乔桑病故，前总理德斯切列斯库和前罗共中央候补执委乌尔苏因病重停止受审，其余21 人有6 人被无罪或刑满释放，4 人缓刑保释释放，其余11 人因“胁从罪”、“渎职罪”、“违反武器弹药管理法罪”被判处最长五年半的监禁，刑期最长的是前中央党校校长波佩斯库和前外长约安·托图。1991 年这11 人被军事法院赦免，但翌年又被罗马尼亚最高法院以“屠杀罪”重新起诉并被判刑。

在风波平息、尘埃落定之后，也有一些罗马尼亚人对“救国阵线”在1989 年迅速处决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做法提出了疑问：既然连名字都已经在新政权中消失的安全部队被新政权说成只是“几个恐怖分子”，那么危险又何在呢？一些辩解者认为，这和1918 年布尔什维克在白军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不经审判处决沙皇老少一家的情景类似；还有人拿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任意处决贵族和“反革命分子”的那段“革命恐怖时期”来进行对比。曾在1989 年东欧剧变时担任法国共产党全国总书记的乔治·马歇（Georges Marchais）后来曾经对处决齐奥塞斯库这一事件评论说：“……遗憾的是，尼古拉（齐奥塞斯库）领导国家那么长时间，却没有向人民传播尊重法制、尊重人权的思想，没有建立司法独立和尊重反对派的氛围。等到形势急剧转变的时候，才发现起义的暴民从榜样那里学会的只是‘只要政治正确，想怎么来就怎么

来'；而遗憾的是，对于这些人来说，那时的'政治正确'就是把他处决……"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看，新华社驻罗记者在罗马尼亚风波平息之后写的相关回忆文章中说，齐奥塞斯库倒台后很长时间里，罗马尼亚社会上对他的指责声不绝于耳，谴责他独裁专制。但是仔细听起来，攻击主要集中在齐奥塞斯库的对内政策上，而对他的对外政策，却无人表示异议。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在齐奥塞斯库当政时期，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是这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石。在国家关系中，罗马尼亚坚定不移地执行"权利完全平等、尊重民族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在国家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和不威胁使用武力"等欧安会赫尔辛基原则，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和发号施令政策。齐奥塞斯库的对外政策，包括对华友好政策，是得到罗马尼亚人民支持和拥护的。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对罗马尼亚和其他东欧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国和西欧国家也利用各个时机和各种手段对东欧集团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外部的一些因素的确激化了罗马尼亚的国内矛盾。但是，外因要靠内因才能起作用。是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1971年之后所犯下的种种极端严重的个人错误断送了罗马尼亚的共产主义事业，专断蛮横的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推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

需要注意的是，在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四十年里，这个国家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进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此不能把这个政权最后十年里经济恶化的责任推给罗马尼亚共产党及其400万党员。许多罗马尼亚人都对采访他们的中国记者表示，决不能在齐奥塞斯库和罗马尼亚共产党之间划等号。

德涅斯特河畔的锡兵战争

前面提到过，根据1812年的《布加勒斯特和约》，俄国获得了德涅斯特河与普鲁特河之间的整个比萨拉比亚地区，其面积大致相当于当时的摩尔达维亚公国的一半，人口有48.26万，其中86%是摩尔多瓦人（罗马尼亚人），6.5%是乌克兰人，4.2%是犹太人。1871年"比萨拉比亚省"被改组为"比萨拉比亚总督区"，首府设在基什尼奥夫（基希纳乌）。到俄国革命爆发前夕的1912年，整个比萨拉比亚总督区的人口为205万，其中56%是罗马尼亚人，乌克兰人占18.9%，犹太人为11.7%。与此同时，居住在德涅斯特河左岸（东岸）"外尼斯特利亚"地区的罗马尼亚人有17.3万左右。



齐奥塞斯库的墓地



左图：1989年圣诞节，两名罗马尼亚国防军士兵向西方记者挥舞胜利手势。一名士兵手里拿着在巴黎出版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论坛报》，上面的标题是"齐奥塞斯库在一场充满混乱的暴动中被推翻"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比萨拉比亚总督区的罗马尼亚人在1917年12月15日宣布建立自治的"摩尔达维亚民主共和国"，同时宣布这是隶属于"俄罗斯民主联邦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的国家。但是当其东邻的乌克兰人在在1918年1月22日宣布成立独立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之后，把"摩尔达维亚民主共和国"与俄国本土隔开了。这一形势，再加上当时有无数的俄国逃兵在比萨拉比亚地区劫掠作乱，导致摩尔达维亚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在3月27日投票通过了并入罗马尼亚王国的决议。

与此同时，来自德涅斯特河东岸的罗马尼亚人代表也向基希纳乌和布加勒斯特发出呼吁，请求把自己居住的地区也并入"大罗马尼亚"。不过当时的罗马尼亚不具备与俄国或乌克兰相抗衡的军事实力，而德涅斯特河东岸的地区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利于防守的，因此没有接受这一请求。"外尼斯特利亚"先是被并入"乌克兰人民共和国"，随后又被并入苏俄，在1922年后成为苏维埃乌克兰的一部分。

1924年，在出生于比萨拉比亚的苏俄红军将领格利高里·科托夫斯基和其他罗马尼亚族干部的请求下，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设立"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其面积是8100平方公里，设立当时的人口是57.2万，其中乌克兰人占48.5%，摩尔多瓦人占30.1%，俄罗斯族和犹太族各占8.5%。自治共和国的首都先是设在巴尔塔，后来迁至德涅斯特河畔的蒂拉斯波尔，而"法定首都"是基什尼奥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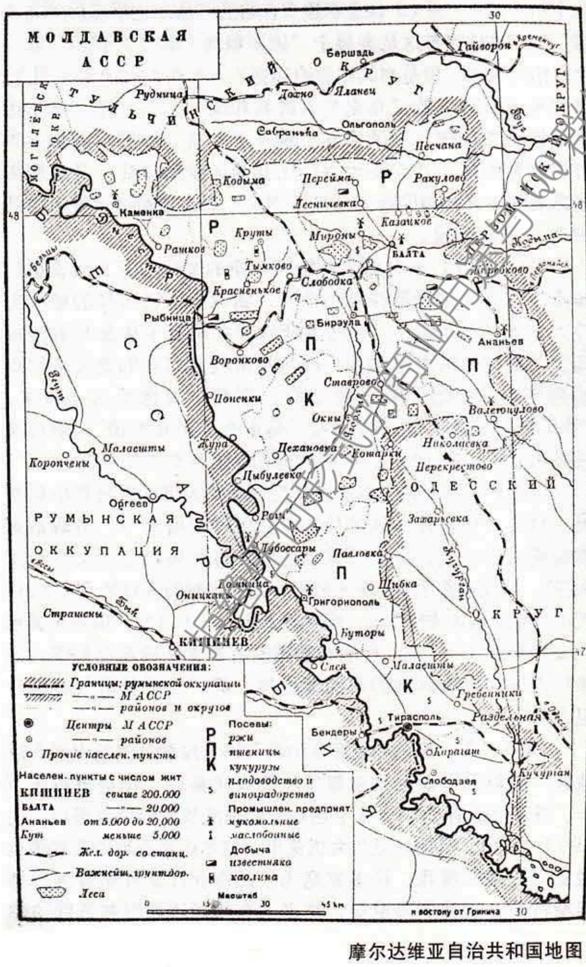
1927年，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曾经和乌克兰南部其他地区一样爆发了反对农业集体化的农民暴动，但是被镇压下去。暴动之后有2000多个当地家庭被流放至哈萨克斯坦。在1931－1932年的乌克兰大饥荒中，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也遭受了饥荒的摧残。许多家庭为了活命而在半夜偷偷渡过德涅斯特河，逃往罗马尼亚，许多人在偷越边境时被苏联边防

军开火打死，比如在1932年2月23日，就有40人在奥拉内什蒂乡试图越境时被击毙。幸存者逃到对岸后向罗马尼亚当局一五一十地讲述了这些恐怖的经历，在西方国家引起轰动，苏联则指责这是“富农分子与罗马尼亚反动当局的谣言与捏造”。到1935年饥荒结束为止，逃亡到罗马尼亚的摩尔多瓦人大约有两万左右。

1940年6月28日，罗马尼亚在苏联最后通牒的威慑下被迫同意将比萨拉比亚地区和北布科维纳割让给苏联。8月2日“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告成立，成为苏联的第十三个加盟共和国【注】，首都设在基什尼奥夫。其面积为33843平方公里，人口235.67万，其中68.8%是摩尔多瓦人，乌克兰人占11.1%，俄罗斯族占6.7%，保加利亚人占7.5%。德涅斯特河东岸原来的那个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在同一天被撤销，最西边40%的领土并入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相当于其领土总面积的10%），其余地区并入乌克兰。

值得注意的是，位于德涅斯特河以西的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领土只包括了原比萨拉比亚地区的六个县，以及另三个县的各一部分。比萨拉比亚沿海的布贾克地区和多瑙河河口的北岸都被并入“政治上可靠”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且进行了人口交换，住在当地的33.7万摩尔多瓦人大多被迁至摩尔达维亚共和国。这是为了避免将来罗马尼亚再次对这一地区提出领土收复要求。

在苏联吞并比萨拉比亚之后的一年里，当地有9万多人遭到政治镇压，被投入监狱或遭到处决，其家属则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中亚地区。战前最大的一次流放发生在1941年6月12日和13日，这一天从摩尔达维亚共和国逮捕和流放了29839名“反革命分子家属”。与此同时，苏联从内地迁来更可靠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把他们安置在靠近边境的地区。



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地图

罗马尼亚在1941年与德国一道参加对苏战争后，曾一度占领并收复了比萨拉比亚地区，但该地在1944年再度被苏军占领，并且在1944年罗马尼亚停战条约和1947年的对罗和约中被确认为苏联领土。由于摩尔达维亚人在1941年欢迎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的“解放”，在二战后又像西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一样出现了“森林兄弟”反苏游击队，因此莫斯科当局在战后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肃反、清洗和惩罚。苏联国家安全部（克格勃前身）部长阿巴库莫夫还奉斯大林的指示，在摩尔达维亚制造了“农业民主党案”、“自由党案件”、“自由民主同盟案件”、“阿尔卡什·斯特凡集团案”、“瓦西里·卢波中学集团案”等政治冤案。1949年7月5日至6日在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境内发生了另一次大逮捕，流放了3.95万人，包括知识分子、学者、医生、“耶和华的见证”信徒等等。

此外，1946年在乌克兰西南部和摩尔达维亚地区发生了旱灾，粮食减产50%以上。与此同时，苏联最高苏维埃对这两个地区制订了异常严格的高定额粮食征收，并禁止从其他地区向两地输入粮食，从而发生了1946-1947年人为的“第二次乌克兰大饥荒”。在西乌克兰和摩尔达维亚，城市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可以获得粮食定额，而农民则没有得到口粮，这么做是为了消灭摩尔达维亚和西乌克兰两地的“森林兄弟”游击队及其民众基础。当时总人口213万的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在这次饥荒中损失了21.6万人，另有35万人严重营养不良；在乌克兰共和国的西部和南部则有大约150万人死于这次饥荒。

苏联时期的摩尔达维亚共和国经济以农业为主，种植小麦、大麦、黑麦、玉米、甜菜、向日葵、大豆和烟草，以及水果和酿酒用葡萄。与此对应的是酿酒、罐头、制糖、榨油、香料油等食品加工工业成为这个共和国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在苏联时代，摩尔达维亚共和国的葡萄酒和起泡葡萄酒（香槟酒）产量占全苏联的五分之一，糖产量占全苏联的第三位，食油产量占苏联的5%，罐头产量占全苏10%，水果和蔬菜产量分别占全苏的12.3%和4.2%，果汁产量占全苏产量的三分之一。这个共和国只是从五十年代中期起才建立了少数机械制造业，主要产品包括园艺用机械和小型拖拉机。

长久以来，苏联当局一直致力于消除摩尔达维亚人与罗马尼亚人的民族认同感。比萨拉比亚地区的罗马尼亚人，即摩尔多瓦人，所使用的是罗马尼亚语的摩尔达维亚方言，与南方的瓦拉几亚方言只是在口音和个别词汇上有细微的区别。为了割裂摩尔多瓦人通过语言与罗马尼亚人达成民族认同感，苏联政府早在三十年代就宣布以西里尔字母取代拉丁字母作为其书面文字。苏联语言学家列昂尼德·马丹教授还奉命研制出一种“摩尔达维亚语”，大量使用俄文借词和语法。不过，由于两个原因，这种遭到摩尔达维亚人反对的人造语言后来在五十年代被废弃：原因之一是摩尔达维亚的大多数居民是农村人，其城市人口比例在1941年时只有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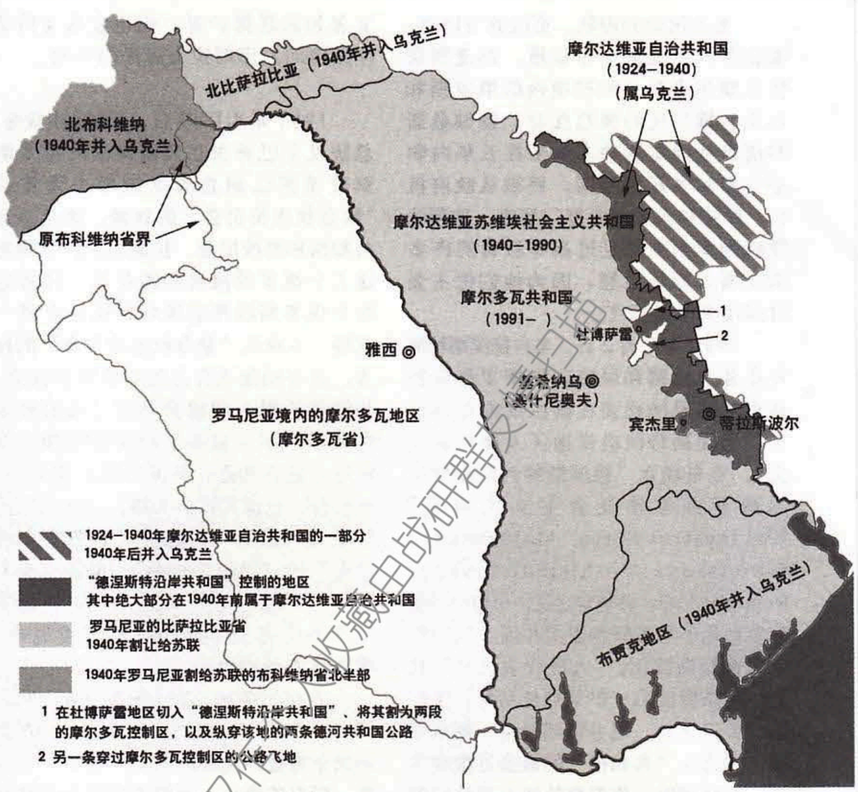
【注】苏联的第十二个加盟共和国卡累利阿－芬兰是在当年3月31日成立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分别在同年的8月3日、5日和6日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在1977年也只有32%；第二个原因是这个共和国的平均教育水平低于苏联的平均水平，所以尽管摩尔达维亚苏维埃当局在城市学校中努力推行这种人造语言，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使用的人却并不多。不过，在马丹教授的人造语言被废弃后，西里尔字母仍然被定为摩尔达维亚语的法定文字。

1950至1952年担任摩尔达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曾经严厉镇压摩尔达维亚民族主义分子，但是苏联在赫鲁晓夫时代出现政治“解冻”后，随着大量从“古拉格”集中营获释的摩尔达维亚族知识分子和前政治犯返回家乡，这个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势力又逐渐开始抬头。

进入六十年代后，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显示出对苏联的“独立性”，同时对1940年割让比萨拉比亚这个重大问题重新提出了争议，这也助长了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境内民族主义者的气势。后者呼吁取消中学和大学俄语教育，以摩尔达维亚语作为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并且恢复拉丁字母。在1969年，一些年轻的摩尔达维亚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甚至组成了地下政治组织“民族爱国阵线”，主张重建独立的“摩尔达维亚民主共和国”，行使苏联宪法规定的权利脱离苏联，并与罗马尼亚合并。这些人向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有关部门寄去了秘密的请愿书，但是罗马尼亚方面觉得这些年轻人走得太远了。1971年12月，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扬·斯坦内什库给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寄去一封秘密的警告信，信上列出了三名“民族爱国阵线”首要分子的名单，以及一名在北布科维纳地区发动类似运动的罗马尼亚裔民族主义分子的名字。这四个人随后被克格勃逮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

针对罗马尼亚以及摩尔达维亚民族主义者咄咄逼人的进攻架势，五十年代在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当过第一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在六七十年代下令向这个共和国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发展工业、文化教育和住房，同时鼓励苏联境内其他民族——主要是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向摩尔达维亚移民。1971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单独拨出10亿卢布用于基什尼奥夫的城市建设。同是在这一年竣工的摩尔达维亚水电站是共和国最大的能源企业，这座电站是在德涅斯特河下游



支流修建拦河水坝筑成的，在水坝附近新建了德涅斯特罗夫斯克市。这座水电站的装机容量200万千瓦，年发电122亿度，被并入苏联南方电网系统，还向保加利亚出口电力。

摩尔达维亚水电站及其配套工厂的兴建改变了摩尔达维亚的人口结构。电站和工厂的职工大多是来自苏联内地的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他们由于工作的关系聚居在德涅斯特河东岸地区。根据1989年的人口统计，在德涅斯特河东岸只有39%的人口是摩尔多瓦人，而53.8%的人口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此外，由于气候温暖、再加上盛产上等葡萄酒、新鲜水果和蔬菜，因此摩尔达维亚一直被苏联的退休金领取者认为是个养老的好地方。有很多苏联军官在退休之后前往这个共和国定居，他们也主要居住在斯拉夫人比较多的蒂拉斯波尔等德涅斯特河左岸城市。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改革”和“公开化”政策，苏联境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抬头。在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境内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摩尔多瓦民主运动”(Miscarea Democratica din Moldova)，宣布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1989年这个政治运动改组为“摩尔多瓦人民阵线”(Frontul Popular din Moldova)。1989年8月27日，人民阵线在基什尼奥夫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示威运动，要求恢复使用拉丁字母。8月31日，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两项法律，一是宣布摩尔多瓦语（即罗马尼亚语）取代俄语成为该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一是以拉丁字母取代西里尔字母。

1989年12月，摩尔达维亚最高苏维埃宣布取消国名中的“苏维埃”和“社会主义”字样，并将国名由斯拉夫化的“摩尔达维亚”改为“摩尔多瓦”。1990年2月，摩尔多瓦共和国举行首次议会大选，50岁的原摩尔达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米尔恰·斯涅古尔当选为议长（他在同年9月3日成为摩尔多瓦首届总统），米尔恰·德鲁切当选为总理。

1990年5月，摩尔多瓦开放与罗马尼亚的边界，同时宣布以加上摩尔多瓦新国徽的罗马尼亚三色旗作为共和国国旗，以罗马尼亚国歌《觉醒吧，罗马尼亚》为摩尔多瓦国歌。1990年6月23日，摩尔多瓦步俄罗斯联邦的后尘颁布了“主权宣言”，并宣称准备与罗马尼亚重新合并。当时波罗的海三国已宣布独立，乌兹别克与摩尔多瓦同月发表主权宣言，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下一个月发表了同样的宣言。

更改国徽和国歌、更改官方语言、准备并入罗马尼亚等举措，都遭到居住在摩尔多瓦共和国境内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族居民的强烈反对，特别是新的语言法规定这些人如果在五年内学不会摩尔多瓦语的话，将被从政府机构、医院和公用事业部门解雇。这项法律特别令当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许多俄罗斯人感到愤怒，因为他们把主要时间用来学英语了。

1990年9月2日，来自德涅斯特河左岸各个城镇和居民区的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居民代表在蒂拉斯波尔举行了“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人民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Pridnestrovskaya Moldavskaya Sovietskaya Soshialisticheskaya Respublika)，并规定这是一个地位与摩尔多瓦相等的苏联加盟共和国，“首都”设在蒂拉斯波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蒂拉斯波尔“伊莱克托马什”工厂的厂长伊戈尔·尼古拉耶维奇·斯米尔诺夫被选为“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与此同时，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的各个市苏维埃和区苏维埃都举行了类似的投票表决，其中绝大多数地区同意并入“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

“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得到了摩尔多瓦共和国境内另两个担心“摩尔多瓦化”的少数民族——加告兹人（*信奉基督教的土耳其人后代*）和保加利亚人的支持。此外，从1956年起就驻扎在摩尔多瓦境内的苏联第十四近卫集团军司令格利高里·伊万诺维奇·雅科夫列夫上将是个强硬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苏联拥护者，他也宣布支持德涅斯特河左岸斯拉夫居民的举动。

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政变，总统戈尔巴乔夫在黑海海滨的福罗斯别墅遭到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软禁。摩尔多瓦共和国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在第一时间宣布与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站在同一立场，不承认“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权力，并开始建立自己的非常管理机关。与波罗的海三国议会对立已久的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宣布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进入紧急状态，并派军队占领电台、电视台，包围其议会大楼，因此这三国的最高苏维埃一边建立“紧急安全委员会”或“国防委员会”，准备与波罗的海沿岸军区进行对抗，一边准备委托其外交部长立即飞往芬兰或瑞典，准备建立流亡政府。

在摩尔多瓦，第十四近卫集团军的部队在8月17日和18日夜晚开始在共和国全境进行紧张的调动，到19日凌晨，所有的路口、桥梁和道路全都被军队封锁了。8月19日天亮之后，敖德萨军区司令奥西波夫去找摩尔多瓦共和国总理瓦列里乌·穆拉夫斯基，要求解散共和国的特种民警部队。摩尔多瓦部长会议没有对敖德萨军区的要求作出反应，反而派民警部队保卫基希纳乌的重要目标——议会大楼、电视台和新闻出版大厦。当天下午4点，摩尔多瓦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扬·霍德尔克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认为在莫斯科发生的政变是非法的和反宪法的，


摩尔多瓦共和国首任总统
米尔恰·斯涅古尔

要求戈尔巴乔夫回来召开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摩尔多瓦共和国总统斯涅古尔也中止了休假，以摩尔多瓦议会和政府的名义发表声明，说如果政变分子执掌政权的话，将支持俄罗斯联邦关于总罢工和不服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与此同时，摩尔多瓦领导人打算在苏联形势发展不利于己的情况下，利用自己有利的地理形势，宣布摩尔多瓦脱离苏联、与罗马尼亚共和国合并（*摩尔多瓦人民阵线早已在号召这样做*）。

8月20日，摩尔多瓦总理穆拉夫斯基宣布在共和国境内禁止出版和发行登有紧急状态委员会命令的报纸。斯涅古尔总统则发布了两项总统令，第一项是像波罗的海三国一样建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包括总统、最高苏维埃主席莫沙努、总理穆拉夫斯基等，作为非常时期的国家权力机关；第二项命令是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非法，其发布的命令在摩尔多瓦共和国境内无效。当天有8000多人在基希纳乌的列宁纪念碑基座附近举行集会，要求释放戈尔巴乔夫，恢复其总统职权，同时还要求立即立法禁止苏共在摩尔多瓦领土上的活动，并没收其财产。摩尔多瓦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发表的声明没有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政变予以评价，但是要求“始终不渝地坚持戈尔巴乔夫的事业”。

1991年8月27日，摩尔多瓦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宣布脱离苏联，成立独立的“摩尔多瓦共和国”。紧接着就在德涅斯特河东岸的许多城市里爆发了斯拉夫族居民的起义。起义者大多为工厂工人，他们组成民兵部队，在苏联第十四近卫集团军的“默许”下从集团军的军火库里取出武器，随后控制了几乎全部德涅斯特河东岸地区。此外


连接宾杰里（蒂吉纳）和蒂拉斯波尔的德涅斯特河大桥。这座桥在1940年以前是苏联与罗马尼亚的边界，曾长期关闭。1991年摩尔多瓦独立后，位于河西岸的宾杰里也落入“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手中，这座桥完全被其控制

还有许多俄罗斯和乌克兰志愿者从本国赶到德涅斯特河，以支援当地的斯拉夫人。

苏联第十四近卫集团军是1956年在第10“布达佩斯”近卫步兵军的基础上扩充组建的，隶属于敖德萨军区，集团军司令部最初设于基什尼奥夫，后在80年代迁至德涅斯特河畔的蒂拉斯波尔。在1991年摩尔多瓦共和国宣布独立时，该集团军下辖4个师和其他一些战斗单位。苏联解体时，第十四近卫集团军的三个师（第28近卫摩步师、第86近卫摩步师和第180摩步师）驻扎于乌克兰境内，被乌克兰共和国接收，并成为乌克兰武装力量的一部分。第十四近卫集团军司令部和剩余的部队被俄罗斯联邦继承，当时隶属于该集团军的部队仅剩留在摩尔多瓦境内的第59近卫摩托化步兵师、第1162防空导弹团和其他几支小规模作战单位。

第59近卫摩托化步兵师的全称为“第59近卫克拉马托尔斯克红旗勋章、苏沃洛夫勋章、博格丹·赫米尔尼茨基勋章摩托化步兵师”，该师1942年3月组建于北高加索地区的克拉斯诺达尔，最初番号为第197步兵师，曾参加斯大林格勒战役、克拉马托尔斯克收复战、解放敖德萨、雅西－基什尼奥夫攻势、解放贝尔格莱德、德布勒森战役、维也纳战役。在苏联解体时，该师的许多士兵是1990至1991年征兵时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就地征召的，属于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

第十四近卫集团军最初在摩尔多瓦－德涅斯特沿岸冲突中保持中立，但集团军司令雅科夫列夫随后宣布支持“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不过，由于摩尔多瓦在苏联解体后不久便加入独联体，并采取了对其非常忠诚的立场，因此独联体武装力量总司令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在1991年12月3日宣布剥夺雅科夫列夫的军衔和在俄罗斯军队中的军职。雅科夫列夫的继任者尤里·涅特卡切夫宣布在摩尔多瓦冲突中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并且试图调解基希纳乌与蒂拉斯波尔的争端，但多次以失败告终。

由于独立之初的摩尔多瓦共和国暂时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当地的武装冲突一直是小规模的，局限于摩尔多瓦特别民警部队和斯拉夫族民兵之间的冲突（比如在1992年3月，来自顿河的哥萨克志愿者袭击杜博萨雷城的警察局，抓获了26名摩尔多瓦警察）。这种局势一直持续到1992年春天，在罗马尼亚共和国向摩尔多瓦提供重型武器、军事顾问和志愿部队后有所改观。

1992年3月2日，即摩尔多瓦加入联合国的同一天，新组建的摩尔多瓦国防军渡过横跨德涅斯特河的公路和铁路桥，向河对岸的“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发动了进攻。当时摩尔多瓦方面有2.5万名兵力，后来增加到3.5万；驻扎在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境内的第十四近卫集团军残部有1.4万人，此外还有五六千名武装志愿者，以及大约九千名当地民兵。双方在人数上势均力敌，但是斯拉夫人的装备优于摩尔多瓦军队，拥有坦克和武装直升机。不过，独联体武装部队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在3月23日签署了另一道命令，将第十四近卫集团军位于德涅斯特河右岸（西岸）的军事装备转交给摩尔多瓦共和国，这批军火使得摩尔多瓦方面在随后爆发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得以掌握一定的火力优势。

4月1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签署另一道命令，宣布俄罗斯对位于德涅斯特河左岸的第十四集团军人员和装备（包括一座巨大的军火基地）拥有所有权和统帅权。尽管如此，该集团军的军人在德涅斯特河沿岸的冲突中不断开小差，带着武器加入“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的军队。6月23日，第十四集团军的军人直接参加了对德涅斯特河西岸的宾杰里市的进攻。该集团军新任司令亚历山大·列别德少将带着叶利钦总统的命令飞往蒂拉斯波尔，下令部队回到兵营，封存武器库，并对库存武器进行登记调查，禁止擅自向“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的准军事武装提供军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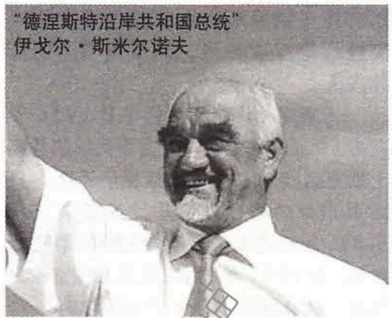
1992年7月21日，在俄国总统叶利钦的调停下，摩尔多瓦共和国和“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双方同意就地停火，此时双方已经有1500多人在冲突中丧生。在“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中部的杜博萨雷地区，摩尔多瓦军队控制了两处直抵乌克兰边境的长条状地区，将该“共和国”拦腰切为三段；在南方的蒂拉斯波尔和宾杰里，摩尔多瓦军队也占领了几小片地区，不过河西岸的宾杰里城一直被“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的原第十四集团军军人占领着。

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冲突结束之后的几年里，摩尔多瓦共和国多次提出在保持一个国家的前提下，给予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高度自治；“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则坚决要求独立、或者并入俄罗斯联邦。目前俄罗斯在当地驻扎着500名维和部队军人。第十四集团军在1995年被改编为“俄罗斯联邦在摩尔多瓦境内的军事行动小组”，隶属于莫斯科军区，其下属的两千多名俄国军



1997年10月16日，摩尔多瓦空军的米格－29C飞机正在进行空运前的准备。摩尔多瓦政府在当年8月向美国国防部出售了14架带电子干扰设备的米格－29C、6架米格－29A、1架米格－29B和500枚空空导弹，由C－17运输机运至俄亥俄州代顿的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进行研究。摩尔多瓦独立后从苏联继承了31架米格－29战斗机、8架米－8直升机、5架运输机和25套SA－3/SA－5地空导弹系统。除了出售给美国的21架米格－29外，摩尔多瓦在1998年还向厄立特里亚出售了10架。目前摩尔多瓦空军只保留了6架运输机、5架直升机和5架教练机，总兵力1030人。摩尔多瓦地面武装力量包括3个摩托化步兵旅、1个炮兵旅、1个通讯团、1个工兵营、1个侦察营，总兵力最初为9800人，如今裁减为5148人，配备44辆步兵战斗车、164辆装甲运兵车、148门火炮、36门反坦克炮和37门高炮，若干反坦克导弹和无后座力炮，以及S－125“涅瓦”和S－75“德维纳”地空导弹系统





"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总统"
伊戈尔·斯米尔诺夫

左图为位于蒂拉斯波尔的"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议会大楼"，楼前有一座列宁像。根据2005年的统计，该"共和国"面积4163平方公里，人口555347人，其中31.9%为摩尔多瓦族，30.4%为俄罗斯族，28.8%为乌克兰族。目前承认该"国"的只有从格鲁吉亚分裂出来的"南奥塞梯共和国"和"阿布哈兹共和国"，甚至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不承认其合法地位

人负责看管原苏联军队留下的军火库。

"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这个面积不到4200平方公里、人口不到54万的"共和国"如今拥有自己的"总统"和"议会"，拥有民兵和准军事武装，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德涅斯特沿岸卢布"。在前苏联时期，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绝大多数的工业和90%以上的发电能力集中在德涅斯特河东岸，因此虽然"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遭到摩尔多瓦的封锁和经济制裁，但是其经济水平仍然高于摩尔多瓦本国。尽管如此，它仍然是欧洲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与此同时，在独立后的摩尔多瓦，与罗马尼亚统一的运动也逐渐偃旗息鼓。尽管罗马尼亚在摩尔多瓦共和国独立之后几个小时就宣布予以承认，但摩尔多瓦的大多数政治家却始终认为只有东方（原苏联）的市场才是摩尔多瓦唯一的市场。1994年摩尔多瓦共和国不顾罗马尼亚的抗议宣布加入独联体，在摩尔多瓦民众中进行的民意调查也显示只有30%不到的人支持与"罗马尼亚祖国"重新合并。

1994年3月6日，摩尔多瓦全国就是否取消独立、与罗马尼亚合并的问题进行全民公决，95.4%的投票者支持继续保持独立地位。在同年颁布的摩尔多瓦新宪法中，规定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名称是"摩尔多瓦语"而非"罗马尼亚语"。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苏联当局在统治比萨拉比亚的五十年里刻意培养摩尔多瓦人的"独立民族意识"，与此同时摩尔多瓦作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宪法、议会（最高苏维埃）、政府（部长会议）等一套成熟的政治系统，在苏联解体后可以迅速转型为一个现代国家，这与1918年当地民族主义者在仓促间成立的"摩尔达维亚民主共和国"是截然不同的。

除此之外，罗马尼亚本国在"剧变"之后一度出现的经济衰退和严重萧条也令摩尔多瓦人在是否与罗马尼亚合并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顾虑。直至1998年为止，摩尔多瓦的经济状况一直好于罗马尼亚；而在1998年之后，罗马尼亚的经济得到复苏，摩尔多瓦反而陷入经济衰退。在罗马尼亚的政治家看来，两国合并可能重演两个德国统一的模式，经济落后的摩尔多瓦将成为罗马尼亚的负担，并妨碍其加入欧盟（根据欧盟经济专家的估算，使摩尔多瓦完成经济转型的代价将高达700到750亿美元）。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统一运动"在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至今仍然没有多大市场。

"幸福的达契亚人"

在1990年的罗马尼亚首届大选中，扬·伊利埃斯库以85.31%的高得票率当选为罗马尼亚总统。他面临着令人生畏的艰巨任务。罗马尼亚不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那样从七十年代起就逐渐实行带有市场化色彩的半自由经济，因此无论是政治家和民众都没有如何行使民主社会职能或运作市场经济的知识基础或经验。由于齐奥塞斯库二十五年的专断统治，选民们甚至无法了解政治党派、自由选举或商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性。比起罗马尼亚来，西方投资者更倾向于向那些问题更少的东欧国家，尤其是捷克和匈牙利。此外一些西方媒体尽情勾画罗马尼亚的负面形象，比如艾滋病孤儿、吉普赛小偷、人口贩卖、毒品盛行、贪污腐败、黑社会斗殴等等，再加上南斯拉夫内战爆发，导致本来已经低迷的罗马尼亚商业和旅游业更加恶化。

不过，在经历了多年的痛苦转型之后，罗马尼亚的经济在1990年代后期逐渐开始复苏。国家对于个人自由的种种限制早已消失，经济改革也慢慢展现出成效，私有化和私营经济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罗马尼亚在1993年成为欧洲理事会的成员，美国国会也重新给予罗马尼亚最惠国待遇。1994年2月26日，罗马尼亚成为第一个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签署合作协议的东欧国家，并且在1995年主办了第一次北约联合军事演习。

这一时期罗马尼亚取得的另一个重大成就是在1996年与匈牙利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蒂米什瓦拉条约》，双方互相尊重对方边界，并且保护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权利。这部条约成为罗马尼亚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关键步骤。2004年3月29日，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等六个东欧国家一道加入北约。2007年1月1日，布加勒斯特用焰火和《欢乐颂》庆祝了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一道加入欧盟。

罗马尼亚全国62%的土地是农业用地，耕地总面积超过1000万公顷，此外还有27%的国土为森林所覆盖。它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有储量丰沛的无烟煤、烟煤和风能。苏恰瓦和巴纳特地区有锰矿，比霍尔山地有铝矾土，喀尔巴阡山脉有金、银、铜、铅、锌、

黄铁矿和铬矿储藏，还有磷酸盐和铀矿。所有这些资源，再加上齐奥塞斯库时代打下的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以及风景优美的旅游区和色彩斑斓的多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使得罗马尼亚转型之后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东欧国家中居于前列。原本陈旧老化的钢铁、石油化工和机械制造等工业部门在西方投资的帮助下得以更新换代，罗马尼亚还出现了电讯、金融、服务等新型企业，更重要的是出现了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型管理制度和管理人才。一度破旧失修的罗马尼亚铁路和公路网也按照欧洲标准加以翻新，罗马尼亚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连接东欧与西欧的交通、运输、燃油和天然气枢纽。

到2010年，罗马尼亚的GDP达到了2710亿美元，按购买力换算的人均GDP是12600美元，人口预期寿命是72.18岁。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如今罗马尼亚的基尼系数是32，属于中等水平；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是0.767，居于较高的行列。从2006年到2010年，罗马尼亚的年经济增长率在8.0%到9.8%之间，最高甚至达到14.3%，像被称为“凯尔特虎”的爱尔兰一样，被誉为“东欧之虎”。

在图拉真皇帝时代，今日罗马尼亚所在的地区被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称为“幸福的达契亚”（Dacia Felix）。达契亚人的今日后代真正得到了幸福吗？面对齐奥塞斯库坟墓上的鲜花或者布加勒斯特大街上的法拉利跑车，不同的解读者会给出不同的回答；领取养老金的罗马尼亚退休老人和在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的罗马尼亚年轻人也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是无论如何，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还是罗马尼亚人民自己。

因排版失误，39 期刊登的本文上一部分在第 50 页出现缺字现象，特向读者致歉。遗漏文字见下文（黑体字部分）：

五、边防军：两个要塞旅，每旅包括两个要塞团、1 个要塞炮兵团和 1 个要塞重炮团。这两个旅在 1941 年 8 月 6 日**分别编入第三军和第四军，但是 10 月下旬重新恢复独立编制，驻扎在德涅斯特河畔的蒂拉斯波尔（进驻罗马尼亚此前修建的旧要塞），以及敖德萨附近的沿海地区。**

六、铁道部队：1 个铁道旅，下辖两个铁道团。负责铁路警戒、守卫和破坏工作，以及在战区铺设铁路。

七、伞兵：罗马尼亚陆军的第一个伞兵连（第 8 连）是在 1941 年 6 月 10 日组建的，其成员都是志愿报名的军人，要求其至少会说俄语、保加利亚语、马扎尔语或波兰语中的一种，主要执行渗透和破坏等特种任务，配备 ZB-24 步枪、ZB-30 轻机枪和毛瑟 1932 式冲锋枪。1942 年和 1943 年又组建了两个伞兵连（第 10 连是重武器连，配备 81.4 毫米迫击炮和 47 毫米反坦克炮）。罗马尼亚停战后，其伞兵部队在苏联的要求下于 1945 年 2 月解散。

此外第 57 页中，苏军 T-34 坦克重量应为 32 吨，此处系罗马尼亚老兵回忆原文有误，引用时未核订。第 60 页当中，罗马尼亚市民在 1942 年时的食品配给为每周配给量，而非每日配给量。感谢读者指正

本文关于二战之后的罗马尼亚及其领导人的相关文字内容引用自国内出版的下列书籍：

《东欧剧变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 12 月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年 8 月
《齐奥塞斯库与罗马尼亚》，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 12 月
《风云突变——齐奥塞斯库垮台始末》，新华出版社，1993 年
《罗马尼亚近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74 年
《罗马尼亚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0 年 8 月
《非常病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 6 月
《愚昧改变历史》，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年 6 月
《夹缝中的六国》，商务印书馆，1997 年 11 月
《悲剧悄悄来临：东欧政治大地震的征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2 月

本文引用上列书中的相关内容和段落，并非证实或赞同其中的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布加勒斯特的大凯旋门，2009 年

出没风波里

○ 刘怡

——条约时代的日本海军水雷战队旗舰（四）



“天皇的死金鱼”

第11水雷战队旗舰龙田号自1943年起就不再担当作战任务，常年停泊于濑户内海西部，负责新兵训练。其间，该舰也曾短暂执行由宇品港向特鲁克运输陆军部队以及为内南洋运输队护航的任务。1943年8月，龙田号在吴厂加装了1部21号电探，防空武器也加强为5座双联25毫米机炮。由于军令部开始重新策划以机动部队决战为核心的“阿号作战”，加之外岛运补压力日益沉重，1944年2月底，联合舰队解散了常年闲置于桂岛的第一舰队，大舰改编入第二舰队和第一机动舰队，第11水雷战队的龙田号及其他小型舰艇则直属联合舰队，用于中太平洋方面的外岛运输补给。

这艘舰龄近三十年、久疏战阵的老舰在播磨造船所和吴厂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的检修，于1944年3月9日驶离横须贺港，在木更津冲装上补给品，随后于3月12日统率“东松2号”护航运输队（“东松”是由本土驶往帛琉、特鲁克、塞班岛和关岛方面的护航运输队的代号）朝塞班岛进发。龙田号担任船队旗舰，坐镇指挥的则是有名的倒霉蛋——瓜岛之战时任第4水雷战队司令官，南太平洋海战前夜丢掉由良号的高间完少将。

3月13日凌晨，由12艘运输船和9艘护航舰组成的“东松2号”已经行至八丈岛西南偏西40海里处。当龙田号正与4667吨的商船国阳丸并排航进时，一具潜望镜突然从军舰的侧后方探出了海面。

由加里森中校（M. A. Garrison）指挥、第一次参加战斗巡航的“玉筋鱼”号（USS Sand Lance，SS-381）并非“专业”狩猎于日本近海的破交潜艇。只不过北太平洋战事结束后，过去部署在阿留申群岛的旧式S型潜艇大半退役，为继续警戒千岛群岛和鄂霍次克海，尼米兹改从珍珠港不定期派遣续航力更长的“白鱼”级潜艇前往北太平洋。而完工才5个多月的“玉筋鱼”号，恰好就是执行此项任务的第一艘潜艇。自从2月24日抵达幌筵岛海域后，该艇已经击沉了2艘日本运输船，还误击1艘苏联客轮，“斩获”近万吨，全艇鱼雷只剩下6枚。由于之前有一具潜望镜在战斗中破损，加里森艇长决定提前向南返航，在回程中继续寻找目标。3月4日，潜艇穿过千岛群岛向本州方向驶去。

3月12日深夜，“玉筋鱼”号抵达八丈岛南方水道，随即上浮搜索目标。不料0时刚过，突然有一架日军飞机赶来骚扰，由于当天月光明亮，“玉筋鱼”号唯恐暴露形迹，紧急下潜。在潜航了两个多小时后，加里森决定升到潜望镜深度观察目标，2时40分，“玉筋鱼”号伸出潜望镜，赫然发现自己正处在庞大的“东松2号”船队正中间，并且左侧就是1艘天龙级巡洋舰和1艘货船巨大的侧影！加里森马上下令以艇艏发射管向国阳丸和龙田号各齐射2枚鱼雷，随即一个大角度旋回，以艇尾发射管向另一艘货船齐射2枚鱼雷。6枚鱼雷全部发出，可谓势在必得！

3时10分，国阳丸的右舷响起两声沉闷的爆炸；与此同时，龙田号的右舷后部的机械室前方也被1枚鱼雷直接命中，战雷头在水线下3米处爆炸。与姊妹舰天龙号一样，该舰单薄的装甲立即被撕开，后部机械室大量进水，龙

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 QQ群外传播仅作个人收藏战研群友情扫描

骨变形。2 号鱼雷发射管被爆炸的气浪吹飞，3 号主炮也被震出炮座。7 时 12 分，高间完向上级报告："前后机舱进水，无法航行。"此时龙田号的损管人员仍在抢救军舰，竭力使其浮在水上。但因舰体严重老化，海水通过裂口顺次灌入前方的舱室，压破隔壁、破坏了爆炸中没有受损的锅炉和机械。到 10 时 25 分，龙田号已经右倾 5 度；15 分钟后，右舷上甲板以下均没入水中。14 时 15 分，全舰动力和电源均已丧失，进水开始向左舷扩散。

15 时 30 分，龙田号的右倾已经增加到 60 度，舰长岛居威美只得下令全体弃舰。他本人曾打算与舰同沉，但被副长架出了舰桥——岛居后来也和天龙号的上田光治一样，因不曾"壮烈"而被置于闲职。15 时 36 分，龙田号红色的船底露出了水面，军舰缓缓向右倾覆。由于鸟居及时下达退舰令，除去在爆炸中死亡的官兵和未及撤出的 8 名电信兵、若干轮机兵共计 26 人外，撤到甲板上逃生的舰员只有 10 人受伤，他们随后就和国阳丸上逃生的 1000 多名陆军士兵一起泡在海里。驱逐舰卯月号和野分号上前救助，捞起了岛居和高间少将。龙田号沉没的位置在北纬 32 度 52 分、东经 139 度 12 分附近，不幸的国阳丸与其一同陪葬。"玉筋鱼"号艇尾发射的 2 枚鱼雷则只有 1 枚命中目标，击伤了编队中另一艘运输船。

至于"玉筋鱼"号本尊，它在发射完鱼雷后就紧急下潜脱逃。随后 16 个小时里，"东松 2 号"的其余 8 艘护航舰对该艇投下了 102 枚深水炸弹，绝大多数定位正确。但这些深弹在伤及潜伏于深水的"玉筋鱼"号之前即已爆炸，潜艇在捱过心惊胆战的一天之后，再度踏上回航之路，于 3 月 23 日驶入珍珠港。在长达 44 天的处女巡航中，该艇的战绩高达 17000 吨；经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洛克伍德中将提名，"玉筋鱼"号全体官兵被授予总统单位嘉奖勋表。

下一个被列进美军潜艇战绩表的，轮到了已经拆除 2 门主炮的夕张号，而攻击该舰的又是一艘第一次参加战斗巡航的新艇——"小鲨鱼"级"蓝鳃鱼"号（USS Bluegill, SS-242）。

"蓝鳃鱼"号于 4 月 1 日驶离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基地，前往棉兰老岛、哈马黑拉岛和帛琉群岛一带进行巡航。艇长小巴尔少校（E. L. Barr, Jr.）多次听闻哈马黑拉岛与帛琉之间日舰来往频繁，因此选取帛琉和摩罗泰岛之间的水域为待机地。出发之前，布里斯班分舰队指挥官小法伊夫准将（James Fife, Jr.，战后成为地中海地区美国海军司令、四星上将）怀疑日本人在帛琉西南的松索罗尔岛（Sonsoral）部署了守备队，他要求"蓝鳃鱼"号顺带对这一地区进行侦察。因此，巴尔一进入帛琉海域就直趋松索罗尔岛，停在潜望镜深度仔细地观察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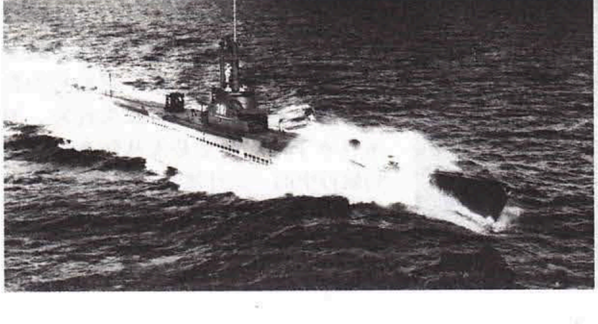
击沉夕张号的美国潜艇"蓝鳃鱼"号。属"小鲨鱼"级，1943 年 8 月在电船公司格罗顿船厂下水，同年 11 月竣工。排水量 1549/2463 吨，水面航速 21 节，水下 9 节，续航力 11000 海里/10 节（水上），装备 10 具 21 英寸鱼雷发射管（前 6 后 4）和 1 门 3 英寸甲板炮。二战期间"蓝鳃鱼"号共击沉日军舰船 10 艘、46212 吨。1952 年该艇接受现代化改装，成为反潜潜艇 SSK-242，继续使用至 1969 年退役，随后自沉于夏威夷外海浅滩、充当水下救生教具，直至 1984 年最终沉海废弃

法伊夫的估计一点不错。随着所罗门群岛北部、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相继失守，古贺大将一度以帛琉群岛取代特鲁克作为联合舰队的前线驻泊地。3 月 29 日，风闻米切尔中将的航母特混舰队即将空袭帛琉，古贺下令大型舰艇悉数出港规避；3 月 30 日的空袭结束后，原帛琉大岛的守备队也开始向周边疏散。夕张号原本在 3 月 30 日护送"东松 3 号"运输船队抵达塞班，到了 4 月下旬，也奉命参与到帛琉的疏散行动中。

4 月 25 日，夕张号与鬼怒号和 2 艘驱逐舰一起抵达帛琉，次日就装上 365 名陆军士兵和 50 吨物资向松索罗尔岛进发；除去夕张号外，一同驶往松索罗尔的还有驱逐舰夕月号、五月雨号以及第 149 号输送舰（小型坦克登陆舰，可搭载货物 250 吨或 97 式坦克 9 辆），共载有 1815 名士兵。27 日凌晨，这支小舰队驶入松索罗尔岛西方水道，开始依次卸载人员和货物。

在依稀的月光下，"蓝鳃鱼"号的潜望镜很快注意到了结伴而行的夕张号和夕月号。当天清晨有雨，巴尔少校不准备贸然发起攻击，他准备先在岛西侧待机，趁日舰撤退时再行偷袭。此时夕张号尚在岛北岸卸货，"蓝鳃鱼"号的视线中只有夕月号，巴尔下令鱼雷数据计算机（TDC）以该舰为目标设定回旋角。9 时 50 分前后，正当潜艇悄悄朝夕月号接近时，结束作业的夕张号突然出现在潜望镜里，并且以 20 余节高速前进。巴尔立即修正 TDC 数据，在几分钟内重新设定了回旋角，随后就下令艇艏鱼雷发射管朝 2400 米外的巡洋舰齐射全部 6 枚鱼雷。

10 时 04 分，夕张号右舷 1 号锅炉室侧面被一枚鱼雷直接命中，立即燃起大火。下潜中的"蓝鳃鱼"号还听到了另外两声闷响，不过那只是鱼雷自爆的声音。夕张号的 1 号和 2 号锅炉室当场大量进水，19 人丧生，锅炉相继丧失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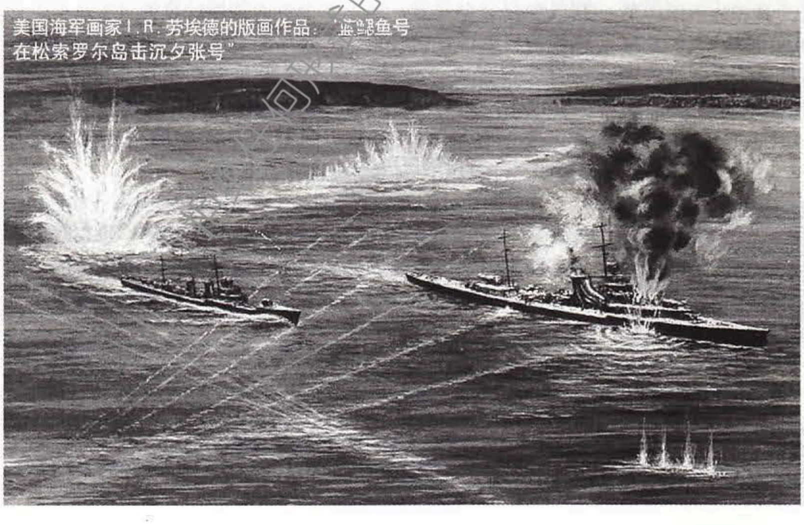
击沉龙田号的"玉筋鱼"号，属"白鱼"级，1943 年 6 月在电船公司格罗顿船厂下水，同年 10 月竣工。排水量 1550/2429 吨，水面航速 20.25 节，水下 8.75 节，续航力 11000 海里/10 节（水上），装备 10 具 21 英寸鱼雷发射管（前 6 后 4）和 1 门 5 英寸甲板炮。由于在击沉龙田号的第一次战斗巡航中成绩卓越，该艇获颁总统单位嘉奖令。1946 年"玉筋鱼"号退役封存，1963 年军援给巴西，更名为"里奥格朗德"号，1972 年退役解体

力。该舰最初还能依靠中央推进轴低速航行，但全舰已严重右倾；10时11分，被爆炸震裂的油舱也开始起火。夕月号与五月雨号顾不上追击“蓝鳃鱼”、上前提供救助，但根本无济于事。

夕张号的设计原本就有重心过高的隐患，右舷进水后，艏楼后的甲板迅速被淹，损管无法实施，只好疏散部分舰员。14时过后，由于海水灌入3号锅炉室和中央机舱，全舰丧失动力。到16时50分，五月雨号在恶劣的海况中用备用锚链系住了夕张号的舰首，试图以5节低速将其拖回帛琉，但灌满了水的巡洋舰如同来回摇摆的秤砣，很快将锚链拉断。因为各舰距松索罗尔岛已有35海里之远，也不可能让夕张号抢滩搁浅、拆卸有用的设备和火炮。

折腾到29日4时15分，夕张号艏楼甲板以下的部分已完全没入水中，再无抢救价值；5时44分，奈良孝雄舰长下令弃舰。据五月雨号的舰员回忆，夕张号是以舰首向下、舰尾上翘的姿态沉没的；弃舰令下达后，该舰的舰桥和主桅还在水面上矗立了近5小时之久，直到10时15分才彻底消失。

美国海军潜艇部队的官方战史对击沉夕张号的战斗有一段刻薄而不失精彩的评论：“就这样，‘蓝鳃鱼’号击沉了比那艘驱逐舰大整整1000吨的大舰。受害者夕张号没有其他同级舰(the only of its class)。这条轻巡洋舰沉在松索罗尔外海，好像天皇金鱼缸里的一条死金鱼。死是不分等级的(Death knows no class)。”这条“死金鱼”也是1944年前四个月里，联合舰队因为潜艇攻击损失的第4艘轻巡洋舰。


美国海军画家I.R.劳埃德的版画作品：“蓝鳃鱼号在松索罗尔岛击沉夕张号”

十、老舰的结局

屠杀在继续

1943年8月，在古贺峰一的授意下，联合舰队提出了以歼灭美国航母特混舰队为目标的“Z号作战”计划。这个计划终于抛弃了“渐减邀击”、“夜间雷击”之类陈腐“家艺”，确定了以航母机动部队和基地航空队为主力，与美军进行航空决战的方针。1944年3月1日，原航母机动部队（第三舰队）和战列舰决战部队（第二舰队）合编成新的第一机动舰队，由小泽治三郎中将统一指挥，准备进行这次战略决战。残存的9艘旧式轻巡由于舰龄较长、防空能力薄弱，并未编入第一机动舰队的序列，而是归在东北、东南、西南和中太平洋四个方面舰队名下。

这个节骨眼上，古贺峰一本人于3月31日晚在菲律宾棉兰老岛以东海面遭遇空难失踪，继任者是山本五十六在战前认为“绝不可用”的丰田副武大将。在他上任前，军令部第一部已经在“Z号作战”计划基础上拟定了最新的决战方案——“阿号作战”计划，希望一举消灭中太平洋地区的美军航母。用于这次战役的两支主力中，小泽的第一机动舰队拥有9艘航母、439架舰载机，角田觉治中将指挥的基地航空部队第一航空舰队拥有3个航空战队、637架陆基飞机。但日军对美方主攻方向判断不明，一度以为新几内亚西北岸的比亚克岛（Biak）才是下一次战役的发生地，提前将三分之二的岸基飞机调到新几内亚，航母也前出到菲律宾中部的吉马拉斯。

当美军第58特混舰队的15艘航母（舰载机891架）于6月11日出现在马里亚纳群岛时，角田只能以不到300架岸基飞机投入攻击，这些飞机在三天内全部损失。而小泽的航母直到6月19日才进入攻击阵位。在为时两天的马里亚纳海空战中，由仓促训练出的菜鸟飞行员驾驶的舰载机损失了400多架，还有3艘航母被潜艇击沉。经此一役，联合舰队惨淡经营的决战力量完全被摧毁，日本帝国的丧钟已经敲响。

马里亚纳海战进行的同时，第16战队所属的大井号正在执行从泗水向新几内亚运送部队的任务。7月6日，由于西南方面舰队司令部受令迁往菲律宾，大井号又作为草鹿任一司令长官的座舰，将草鹿、富冈参谋长以及司令部人员从泗水运送到马尼拉。此时军令部已经确定在菲律宾进行下一次决战的方针，由于大井号上一次检修是在这年2月进行的，为保证机件运转正常、以便承担更多运输任务，草鹿命令该舰和驱逐舰敷波号一起前往新加坡检修。

7月18日清晨，大井、敷波两舰自马尼拉出航，向东进入南海。当天海上有台风，气象状况恶劣，敷波号因为舰龄长、稳定性差，航行十分困难。出航后不久，该舰的燃料舱发生破损进水，轮机运转故障，只得临时回港抢修。当地时间下午14时（东京时间15时），两舰再度出港，以22节航速东行。由于敷波号舰况依然不佳，不久又减速到20节。

美国潜艇“三叶尾鱼”号（USS Flasher，SS-249）于当年6月19日离开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基地，进入南海进行第三次战斗巡航。在鲁本·惠特克艇长（Reuben T. Whitaker）的指挥下，这艘1943年完工的“小鲨鱼”级潜艇在出航后的第一个月里就击沉了运输船日邦丸（6079吨）和兴东丸（3557吨），重创水机母舰能登吕。不过在7月13日攻击一支单独航行的小船队失败后，“三叶尾鱼”号已经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取得过战果了。7月19日黎明，该艇上浮到水面、再度开始搜索，希望时来运转。

对美日双方来说，7月19日都不算什么好日子。持续了数日的恶劣海况毫无改善的迹象，一前一后航行的敷波号和大井号甚至经常丧失视野，对来自水下的威胁更是无从防备；而水面航行中的“三叶尾鱼”号也在风浪中频繁颠簸，无法确认目标。临近中午时，了望哨终于发现1400米外有一大一小两个黑影，为雨云所遮蔽。惠特克



1939 年 6 月担任海军兵学校练习舰的大井号，摄于广岛湾

确认对方是一艘球磨级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下令立即潜航。此时潜艇位于日舰侧后方。

11 时 03 分，日舰通过“三叶尾鱼”号左前方 30 度的位置，惠特克下令艇首鱼雷发射管作战斗准备。但 3 分钟后，日舰略微变向，艇首夹角骤减到 7 度，惠特克索性下令潜艇高速转向，以艇尾发射管朝日舰瞄准。而大井号的了望哨只顾观察航行，竟然没有注意到潜望镜（部分日方资料称大井号在当天黎明即已发现“三叶尾鱼”号，但为节约燃料，仍以 18 节航速直行）。

11 时 10 分，4 枚鱼雷从“三叶尾鱼”号的尾部发射管射出，该艇立即下潜。3 分钟后，大井号迟钝的了望哨终于发现了鱼雷航迹，军舰立即取右舵，但在舵效发挥之前，一枚鱼雷已经在左舷舰尾下方爆炸，该舰的后机舱立时瘫痪；另一枚鱼雷没有爆炸。剧烈的震动使大井号的前机舱蒸汽也发生泄漏，后机舱的火势又开始向燃料舱蔓延。该舰尾部大量进水，开始向左倾斜，动力逐渐丧失。敷波号由于不清楚附近有几艘潜艇，顾不上救援大井号，在 4 分钟内朝周边海域投下了 15 枚深弹，全无成效。此时大井号的进水越来越快，为避免风浪导致倾覆，舰长柴胜男大佐下令前机舱中止运转，立即组织损管队清理后机舱内的积水，同时抛弃已经装入发射管的氧气鱼雷。无奈该舰细长的结构原本就以稳定性差而著称，此时更是左右摇摆、难于抽水堵漏。损管工作进行了将近一小时，几乎未取得任何成效。

12 时 40 分，“三叶尾鱼”号再度升起潜望镜，发现大井号仍然漂浮在海面上。惠特克下令靠近到 3200 米距离，以前部发射管一次性齐射 4 枚鱼雷，希望给日舰以致命一击。奇怪的是，这次打死靶般的演练居然毫无成效，3 枚鱼雷从舰首滑过，另一枚失踪，无一命中。大井号的 4 门前主炮立即朝海面乱射一通，敷波号也开始另一通深弹倾泻，“三叶尾鱼”号只好再度下潜规避。两小时过去了，惠特克下令艇首发射管再度进行装填，并上升到 45 米深度，抖擞精神准备进行第三次攻击。正在这时，声呐兵突然监听到水下传来一阵雷鸣般的巨大爆炸声……

发生爆炸的正是无力回天的大井号。海水在灌满该舰的后机舱之后，又接连压破锅炉舱和前机舱的隔壁。15 时左右，敷波号将钢索系到该舰艏部，试图将其拖回马尼拉，但动力全无、灌满海水的大井号像一个秤砣般东摇西晃，根本无法实施拖曳。16 时 25 分，当一个大浪将大井号掀到波峰时，因进水过多而超重的后段舰体不堪重负、终于断裂，大井号几乎从中部被撕成两截。4 分钟后，柴胜男下令弃舰。断裂的尾部几乎立即在风浪中倾覆，包括舰艏在内的部分则首先竖起，随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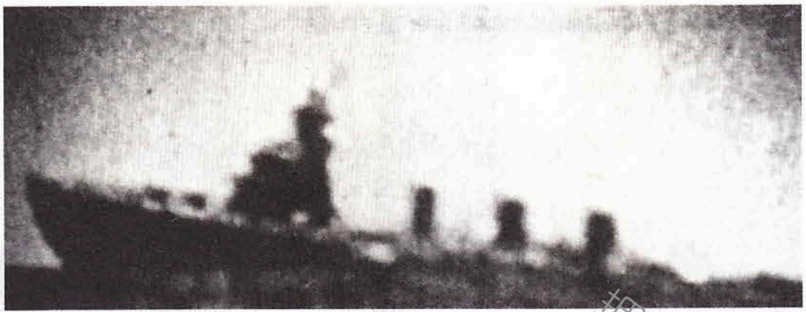
击沉大井号的美国潜艇“三叶尾鱼”号，与“蓝鳃鱼”号同属“小鲨鱼”级，1943 年 6 月在电船公司下水，同年 9 月竣工。二战期间该艇共击沉日军舰船 21 艘、100231 吨，吨数为美军潜艇战绩之冠，因此三次获得总统单位嘉奖令。1946 年“三叶尾鱼”号退役，封存至 1963 年解体，司令塔保存在康涅狄格州格罗顿的海军潜艇博物馆



垂直地沉入海中。沉没的位置在北纬13度12分、东经114度52分。有153名官兵在爆炸和弃舰后的风浪中死难，敷波号救起了舰长以下369人，朝新加坡驶去。16时51分（东京时间17时51分），当“三叶尾鱼”号第三次升起潜望镜时，海面上已经只剩下漂浮的木片、油污和敷波号远去的舰影了。

大井号的柴胜男舰长曾经在驻德使馆担任过助理武官。日美开战前，他是海军军务局里鼓吹亲德反美、速战速决的那一小撮课员之一。随敷波号撤到新加坡之后，柴胜男很快被调回军令部，在第一部任职。1945年9月2日，他作为日本降书签署代表团的随员登上“密苏里”号战列舰，成为了一个尴尬的见证人。

1944年4月改编入中太平洋方面舰队的长良号并未如期前往塞班岛。龙田号沉没后，该舰接任了第11水雷战队旗舰，留在内海担当训练任务。马里亚纳海战后，长良号在横须贺进行了最后一次强化防空火力的改装，全舰对空兵装增加到127毫米高炮2门（双联×1）、25毫米机炮32门（三联×2、双联×6、单装×14）、13.2毫米机枪10挺（双联×1、单装×8）。6月29日，该舰将300名陆军士兵从横须贺运到父岛；7月14日，又有600名陆军乘坐该舰前往冲绳——在中太平洋前线战事紧张的关头，该舰倒成了兼职运输船。从7月中旬到8月初，该舰又两次完成了运送第二航空舰队官兵和物资前往冲绳的任务，并与鹿岛、长鲸、迅鲸等舰一起，将冲绳疏散出来



“石首鱼”号潜望镜拍摄到的长良号的最后时刻：1944年8月7日中午12时22分，本舰在自鹿儿岛驶往佐世保途中遭潜艇攻击，被一枚鱼雷命中右舷中部水线下方部位；18分钟后，左舷中部再中一雷，进水无法控制，于12时45分沉没于熊本县牛深海面

的部分妇女、儿童运回本土。

8月6日，长良号在鹿儿岛卸下了疏散的冲绳民众。次日清晨5时55分，该舰离开鹿儿岛，预定于当天下午5时返航佐世保港。由于美国潜艇在日本近海的活动越来越猖獗，长良号获得了一艘驱潜艇作为伴航舰，还有2架水侦在空中提供支援，舰长中原义一郎大佐也和副长坐镇舰桥指挥。长良号采用Z字B号反潜航路，以21节速度向甑海峡驶去。12时18分，当该舰抵达桦岛灯台171度、22海里处时，了望哨突然大叫道：“右舷后方雷迹！”

美国潜艇“石首鱼”号（USS Croaker, SS-246）与击沉大井号的“三叶尾鱼”号同型，不过开工和下水时间都晚，直到1944年4月才告服役，6月26日才抵达珍珠港。7月19日，在经验丰富的约翰·李艇长（John E. Lee）指挥下，该艇开始在东海和黄海开始第一次战斗巡航。8月7日中午12时18分，当潜艇以潜望镜深度在长崎以南航行时，沿Z字线路前进的长良号出现在视野中。“石首鱼”号未作任何耽搁，立即以艇首发射管向日舰齐射了4枚鱼雷。但在鱼雷出管的一刹那，长良号突然变向，4枚鱼雷中的3枚先后失的。不过“地狱无门偏自寻”，仅仅两分钟后（12时22分），长良号再度变向，刚好回到最后一枚鱼雷的航迹上。几秒钟后，右舷中部水线下方传来一声巨响。

长良号的遭遇和大井号类似：鱼雷炸毁了后部机舱和推进器，机舱内立时被海水灌满，前部机舱也开始进水，舵机故障，全舰丧失动力。12时25分，前部机舱也被海水灌满，军舰右倾达22度。中原舰长下令损管队员向左舷注水，使右倾减少到15度。此时，“石首鱼”号的潜望镜出现在左舷2000余米外，日本水兵慌慌张张地操作起前主炮，打算向该舰射击，但因为倾斜过大，舰炮已经无法转动。12时40分，又有一枚鱼雷在左舷中部爆炸（美方记录中没有这一记载，但日军幸存者均声称有第二枚鱼雷爆炸，“石首鱼”号拍下的长良号遗影也出现了明显的左倾），长良号的锅炉室全部进水，舰尾迅速沉入水中，中原舰长也下达了弃舰令。长良号的舰首缓缓露出水面，在5分钟后彻底沉没。位置在天草诸岛以西、熊本县牛深海面，北纬32



击沉长良号的美国潜艇“石首鱼”号，属“小鲨鱼”级，1943年12月在康涅狄格州格罗顿的电船公司下水，翌年4月服役。该艇击沉长良后，又击沉5艘日本商船、击伤1艘。1946年“石首鱼”号退役封存，1951年改为新伦敦潜艇学校的教练艇。1953年改为猎潜潜艇SSK-246，1967年改为辅助潜艇AGSS-246。1971年最终退役，作为某二战纪念基金会的展品停泊在格罗顿，1987年被海军收回，如今在纽约州布法罗及伊利县海军军事公园展出。照片中停泊在“石首鱼”号后面的是克利夫兰级轻巡洋舰“小石城”号。“沙利文兄弟”号驱逐舰也在此展出

度09分、东经129度53分。

长良号上的最高指挥官乃是第11水雷战队司令官高间完少将——就是那位先后丢掉由良号和龙田号，堪称最“祥瑞”轻巡洋舰指挥官的奇人。大概是上一次从龙田号跳水逃生的经验起了作用，高间这一回又幸运获救，和另外17名军官、217名官兵一起被驱潜艇捞起。此公随后调任军令部出仕，一直活到1980年才去世。荒唐的是，日本战败后的1945年11月1日，高间完还与木村昌福、小柳富次等7名少将一起晋升中将，成为日本海军“最后的中将”之一。

长良号上另外348名官兵就没有高间司令的运气了——或者说，运气都被这位高间桑透支完了。站在舰桥上的中原义一郎舰长和副长、炮术长、航海长、水雷长等主官无一幸存，考虑到瓜岛之战后联合舰队已经很少鼓励主力舰指挥官随舰同沉，中原显然是有意为之。在日军节节败退的1944年，这也算得上是个不大不小的“壮举”。为了激励海军将士在随后的决战中战斗到底，也是为了给逃生的高间完一个难堪，联合舰队不仅特别追晋中原义一郎为中将，其“事迹”还在军内大作宣传。

在长良号下沉的几十分钟里，日军护航驱潜艇和反潜飞机只是毫无头绪地在附近转来转去，并未对“石首鱼”号进行追击。淡定的李少校决定升起潜望镜，好好端详一下被自己击中的猎物。他甚至下令随舰摄影师用彩色电影胶片将这段画面记录下来，带回珍珠港供洛克伍德中将鉴赏。巡航结束后，“石首鱼”号获得了总统集体位嘉奖令——即使是在诞生了《出水芙蓉》这样精彩的歌舞大片的1944年，一段描绘日本战舰沉没全景的彩色电影也得算是一等一的杰作。

到这时为止，日军旧式轻巡已经成为所有初次出战的美国潜艇刷经验的首选。“蓝鳃鱼”号和“石首鱼”号既已享受过这种待遇，1944年4月完工的“硬头鳟”号（USS Hardhead, SS-365）也要尝一尝鲜。这艘“白鱼”级潜艇是在威斯康星州的曼尼托沃建造的，完工后首先在密歇根湖区进行基础训练，随后装入浮船坞、拖到新奥尔良，从那里出发经巴拿马运河前往珍珠港。7月27日，该艇驶离珍珠港，在菲律宾近海开始第一次战斗巡航。

8月18日0时刚过，当“硬头鳟”号在圣贝纳迪诺海峡以东以水面状态航行时，雷达捕捉到了一大一小两个回波信号，麦克马斯特艇长（Fitzhugh McMaster）下令以17节全速前进。一个半小时后，“硬头鳟”号发现了7300米外的目标。麦克马斯特在望远镜里仔细地端详着自己的猎物，当晚海况不佳，他只能模糊地看到那艘大舰有两个烟囱（实际为三个），遂断定是一艘战列舰。这可是稍纵即逝的战机！2时37分，“硬头鳟”号占据了攻击位置，麦克马斯特以艇首发射管齐射了5枚新型Mk-23鱼雷。潜艇随后猛的左转，3分钟后，又从艇尾发射了4枚Mk-18电动鱼雷。

等待是漫长的。尽管麦克马斯特信心满满地认为第一批5枚鱼雷中至少有2枚命中了目标，但没有听到任何爆炸；几分钟后，两声巨大的碰撞和爆炸声从远处传来，显然是第二批鱼雷有2枚中的（实际上两批鱼雷各有1发命中）。仍在水面状态的“硬头鳟”号观察到了明亮的火光和敌舰高大的主桅，麦克马斯特高兴地认为自己击中的就是那艘“战列舰”。此时，另一艘敌舰以10节航速朝潜艇冲来，“硬头鳟”号迅速下潜，与之展开追逐。黎明之前，麦克马斯特又朝这个目标发射了6枚鱼雷，无一命中；但第一艘敌舰显然已经沉没。潜艇随后继续驶往帛琉海面，救助TF38特混舰队的落水飞行员。

8月31日，另一艘美国潜艇“黄貂鱼”号（USS Stingray, SS-186）在“硬头鳟”号击沉日舰的海域捞起了一只救生筏，上面有1名日本军官和3名水兵，这才揭开了那艘“战列舰”的真面目：“硬头鳟”号攻击的其实是第3水雷战队旗舰名取号。该舰于1944年8月10日偕第3号运输舰驶离马尼拉，准备将一批物资运往帛琉。由于TF38特混舰队突然在菲律宾近海出现，两舰只得临时避入宿务港，在圣贝纳迪诺海峡西口和宿务之间徘徊了几天，到17日午夜才提心吊胆地通过海峡。

“硬头鳟”号发动攻击时，名取号护送的运输船队正以18节航速沿Z字线路前进，第3号运输舰发现了第一批5枚鱼雷的航迹，立即向旗舰告警，但名取号还是在2时40分被一枚Mk-23鱼雷命中左舷舰桥下方，摧毁其1号锅炉室，重油舱也开始起火，不得不向左舷注水以纠正倾斜。随后，第二批Mk-18鱼雷中的一枚又正中右舷前主桅下方，进水遂无法控制（日方资料称第二次中雷时间在3时30分，疑有误）。到5时40分，名取号的前甲板已经被海水淹没；7时左右，久保田智舰长下达弃舰令。5分钟后，名取号沉没于萨马岛以东300海里，北纬12度29分、东经128度49分。

名取号沉没时，舰上的官兵和搭乘人员总数超过550人。由于军舰是缓缓下沉的，除久保田舰长以下约100人随舰同沉外，当时尚有450余人幸存。但伴航的第3号运输舰还要继续执行向帛琉运输物资的任务，不能收容幸存者，这些倒霉蛋只能分乘在2艘内火艇、3艘划艇和15只救生筏上，自行等待救援。当天海况不佳，2艘内火艇和多数救生筏很快失踪、或被海浪打翻（“黄貂鱼”号捞起的就是这些失踪筏子中的一只。2艘内火艇之一也在9月12日被美舰“马歇尔”号找到，上面有44名幸存者），剩下的200余名落水者则围绕在3艘划艇周围。此时，一

击沉名取号的“硬头鳟”号，属“白鱼”级，1943年12月在曼尼托沃造船公司下水，1944年4月竣工。二战期间该艇共执行6次战斗巡航，每次都有斩获，可谓幸运艇。1946年“硬头鳟”号退役，1952年接受“古比-2A”现代化改装，继续服役至1972年，随后作为军援赠给希腊，继续使用到1993年



架飞过上空的一式陆攻发现了这些幸存者，但附近并没有可资支援的日本舰艇。经过商议，幸存者们决定自行向菲律宾返航。

当天傍晚，3艘划艇被编成“名取短艇队”，众人公推航海长小林少佐为总指挥，通信长松永市郎大尉（马来海战总指挥、练习联合航空总队司令官松永贞市中将的儿子）指挥1号艇，水雷长村野大尉指挥2号艇，高射长久保大尉指挥3号艇。定员为20人的划艇每艘都塞进了60多人，每艇分得压缩饼干1箱（100餐份）、压缩干粮50餐分、“精力饼”（航空能量口粮）80块、炼乳5小罐（每罐0.5磅）、淡水2壶。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这些幸存者利用竹竿、舰桅残骸、划桨、小艇用舰旗和毛毯做了三面帆，于22日扬帆开始朝菲律宾前行。仅仅一天之后，海面暴雨大作，小艇几乎被打翻。这些又累又饿的水兵不得不时时与死亡展开搏斗，协作共度难关。25日，他们一度把天际的云朵当成了岛屿，大喜大悲一场；26日，又一架日本飞机掠过上空，但仍未注意到小艇。此时距离名取号沉没已有一个多星期了。从27日开始，陆续有成员因伤因病死亡，小林命令其他人对这些死者实施海葬，随后继续前进。

8月28日黄昏，小艇队发现正前方远处有海岸线的痕迹；但次日下了一整天雨，小艇再度失去方向。30日清晨，他们再度发现了黑色的海岸，并听到附近传来舰艇引擎的发动声。小林怀疑这是美国潜艇正在靠近，但这些半人半鬼的幸存者已经连挪动的力气都没有了。所幸驶来的是日本陆军巡哨船“第11昭南丸”，这条小船将3只划艇顺次系在船尾，拖向苏里高港。8月30日上午9时，在名取号沉没的第十三天，“名取短艇队”的幸存者终于靠岸。抵达苏里高的3只小艇带回了183名幸存者，其中除1人随后在陆军医院中死亡外，尚余182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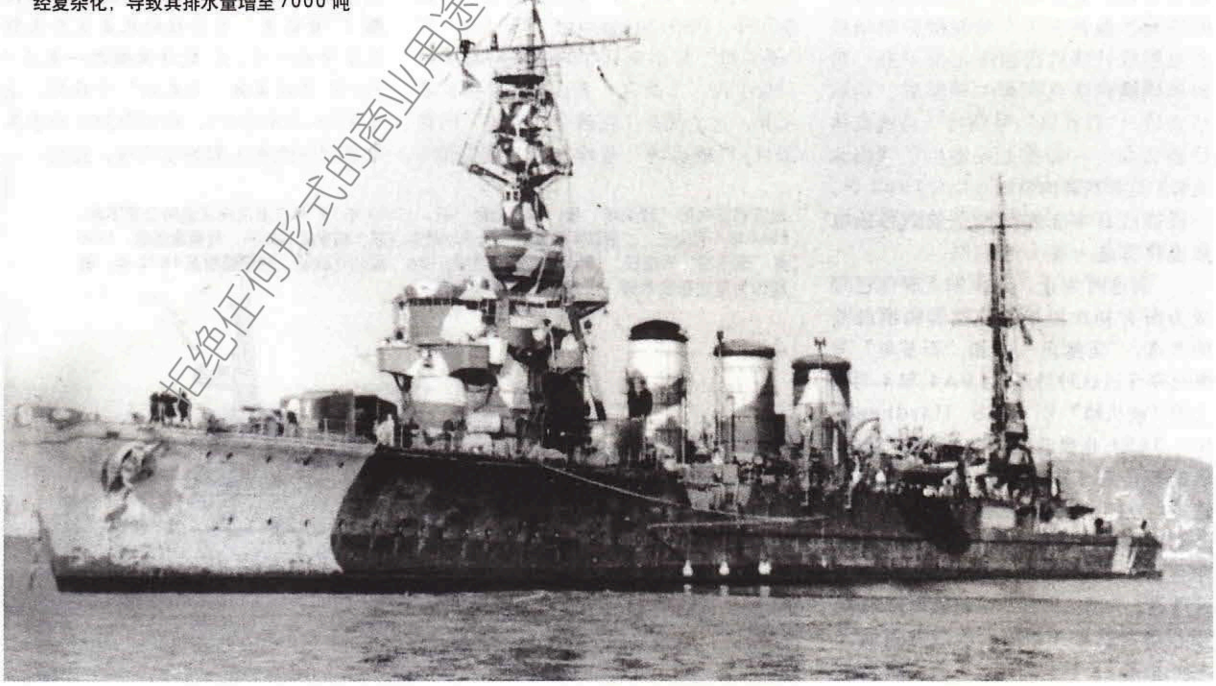
指挥1号划艇的松永市郎大尉后来一直活到2005年。战后，他成为小有名气的海军作家，撰写了《先任将校：军舰名取短艇队归航之战》、《美国潜艇硬头鳟VS军舰名取短艇队》等文学作品，很受欢迎。由于“名取短艇队”的奥德赛式传奇，名取号返回日方阵营的幸存者达到了194人，另有48人被美军俘获。不过，再动人的传奇故事也无法掩盖残酷的事实：从1944年2月到8月，又有6艘遭到潜艇攻击的日本轻巡洋舰（阿贺野、龙田、夕张、大井、长良、名取）从联合舰队的舰艇名簿上消失了。

决战中的旧式轻巡

马里亚纳海战失利后，东条英机内阁惨淡倒台，继任首相是秃头、斜眼、喜好美酒的前朝鲜总督小矶国昭大将。小矶继续鼓吹所谓“一击媾和论”，要求“不遗余力地实行完成战争所需要的措施”，先给美军一个沉重打击，再要挟华盛顿媾和。依照这一指示，军令部在7月21日向丰田副武下达《联合舰队应遵循的当前作战力方针》，准备在美军下一处进攻地点发动“捷号作战”。由于航母机动部队已经在马里亚纳海战中遭受重创，联合舰队将“捷号作战”的主要兵力设定为战列舰和巡洋舰部队，以驻菲律宾的基地航空部队加以配合，准备将美军运输船队、支援舰艇和陆军全歼于登陆场。9月下旬，大本营进一步确定美军最可能的进攻方向在菲律宾，相应的决战方案代号为“捷一号作战”。

10月6日，哈尔西率美军TF38驶出乌利西环礁，由北向南地对冲绳、菲律宾和台湾的日军航空基地进行空袭。丰田副武错误判断美军即将登陆，于12日下令第一、第二航空舰队和陆军第4航空军提前进行反击，爆发了台湾航空战。日机损失高达312架，仅击伤美军巡洋舰2艘，却报称“击沉航母11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或驱逐舰1艘；击伤航母8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或驱逐舰1艘、舰种不详13艘”。

1944年时的多摩号巡洋舰。由于该舰多在北方水域活动，因此采用了以白色为基调的迷彩涂装。此时前主桅结构已经复杂化，导致其排水量增至7000吨





苏里高海峡夜战中，美军巡洋舰“博伊西”号以曳光弹向日舰射击

正当丰田副武得意洋洋地认为哈尔西舰队已经被歼灭时，10月16日，一架日军侦察机却在菲律宾东方海面发现了13艘美军航母。美军的目标仍是菲律宾！10月17日晨，美军第七舰队开始在菲律宾中部莱特湾口的苏禄安岛登陆。同一天上午8时09分，联合舰队司令部下达“捷一号作战警戒”令；18日17时32分，军令部指示：“实行‘捷号作战’的方向为菲律宾方面。”

根据联合舰队8月初发布的《“捷号作战”要领》，栗田健男中将指挥的第二舰队主力（战列舰5艘、重巡洋舰10艘、轻巡洋舰2艘、驱逐舰15艘）被编为第一游击部队第一、第二部队，于10月22日上午自文莱出击，经锡布延海突入圣贝纳迪诺海峡，在夜战中捕捉消灭萨马岛以东海面的美军支援舰艇。10月25日黎明后，栗田舰队将突入莱特湾塔克洛班登陆场，全歼美军运兵船队及登陆部队。第2战队司令官西村祥治中将则指挥2艘老式战列舰山城、扶桑，航空巡洋舰最上和4艘驱逐舰，编为第一游击队第三部队，经南路于10月25日黎明突入苏里高海峡，策应主力击灭敌登陆部队。作为对一游的策应，小泽中将的机动部队将在吕宋东方海面实施佯动，牵制哈尔西的航母。

10月22日，栗田部队和西村部队先后自文莱起航，向莱特湾进发。在此之前，小泽部队也于20日离开本土，向佯动海域前进。21日，联合舰队司令部还将志摩清英中将指挥的第二游击部队转隶西南方面舰队（负责菲律宾、法属印支、马来亚和荷印方面警戒），令其前往菲律宾参与“捷一号作战”。第二游击队以第五舰队为基干编成，下辖第21战队（重巡那智、足柄）和木村昌福少将的第1水雷战队（轻巡阿武隈、驱逐舰4艘），此前尚在内海整训。台湾航空战爆发后，丰田副武一度命令该部开往台湾东方海面“扫荡剩余美舰”，但随后就发现“大捷”落空，只得令志摩继续留在台湾，这当然令自命继承父志（其父志摩清直在甲午海战中战死）、早有“见敌必战”之名的志摩清英大为失望。

23日，在抵达菲律宾的科伦港(Coron)之后，志摩从西南方面舰队司令长官三川军一处得知栗田和西村已经向莱特湾进发，立即向三川请战。耐不住志摩一再央求，三川终于批准第二游击队于24日出发，追随西村部队突入苏里高海峡。不过在得到三川的正式指令之前，性急的志摩已经于22日深夜自行出航，向苏里高海峡前进。

进入棉兰老海之后，志摩舰队以22节速度东行，跟随在西村舰队之后约60海里。24日中午，美国陆航的一架侦察机曾发现志摩，但并未实施空袭。22日晚出发之前，志摩曾向西村发电报称自己正赶来助战。从编制上说，西村的直接上级是栗田，而志摩和栗田、西村都没有隶属关系；倘若第二游击队与西村部队会合，按照日本海军的惯例，身为舰队司令官（第五舰队）的志摩可以指挥战队司令官（第2战队）西村，西村对此未必买账。在这种情况下，西村并未回应志摩的电报，而是一声不响继续前进。只是在24日下午抵达尼格罗斯岛南端时，他才向志摩通报：“第三部队将按照预定方案突入苏里高海峡，航向140度，航速18节。”25日凌晨又报称：“通过苏里高海峡，突入莱特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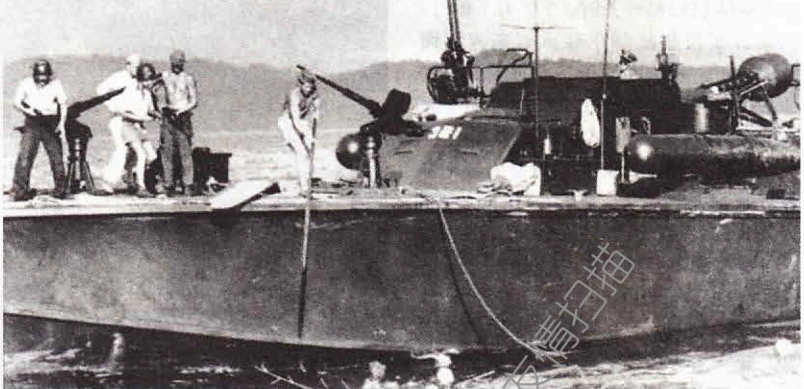
25日凌晨2时许，西村舰队排成一字纵阵，由南向北进入苏里高海峡，遭到严阵以待的美军第七舰队鱼雷艇、战列舰和巡洋舰疾风暴雨般的射击。尚在40海里外的志摩舰队先头舰观察到了炮战的火光，但对海峡内的战况一无所知。直到凌晨3时，志摩才步西村的后尘驶进海峡南口。最前方为驱逐舰曙号，潮号在其左侧警戒鱼雷艇攻击，之后是那智、足柄、阿武隈、不知火、霞排成的单纵阵。

此时，埋伏在海峡两侧的美军鱼雷快艇正在向西村舰队发射鱼雷，而志摩舰队处在急风骤雨包围之下，视线极差。3时15分，美军鱼雷快艇PT-134号发现了跟进的志摩舰队，立即射出一枚鱼雷，但没有命中；5分钟后，志摩下令加速到26节。此时，志摩接到前方的西村从山城号发来的电报：“苏里高海峡北口两侧均有敌方鱼雷艇和驱逐舰。”其实西村舰队的扶桑号已经被鱼雷重创，驱逐舰中1艘沉没、2艘重创，西村的旗舰山城号也被鱼雷击伤。不过西村对此并未通报，不明就里的志摩遂继续前进，终于触了霉头。

3时25分，阿武隈号的左舷突然传来一声爆炸。攻击来自科瓦尔中尉（I. M. Kovar）指挥的PT-137号，该艇原本是要攻击一艘驱逐舰，不料意外中彩、命中一个更大的目标。阿武隈号舰桥下方被炸出一个大洞，1号锅炉室被毁，舰首大量进水。由于爆炸的位置在7号舰员舱附近，有30人在爆炸中死亡，军舰的航速也下降到10节。为避免该舰拖累大队，志摩下令阿武隈号自行实施抢修，他本人则率其余舰只继续以28节速度北上。此时，更前方的西村舰队已经被美国战列舰的炮火所笼罩，西村本人随着山城号沉入了海底；被重创的最上号则在调头撤退时，与志摩的旗舰那智号撞到了一起，两舰均受重伤。重新评估了战场形势后，志摩在4时25分决定：“当队一击脱离战场，以图后策。”

志摩舰队撤退的同时，阿武隈号

苏里高海峡夜战翌日，美海军PT-321号鱼雷快艇捞起西村舰队的幸存者



的进水也得到了控制，航速恢复到20节。5时35分，该舰也开始调头撤退，不久就和志摩舰队主力会合。不过随后就有美军P-38战斗机飞来扫射，阿武隈号的航速再度下降到9节。考虑到天亮后美机可能追来，志摩决定让该舰单独撤退。8时30分，木村昌福也将第1水雷战队的司令旗转移到驱逐舰霞号上。

第二游击队主力撤走后，阿武隈号在驱逐舰潮号的陪伴下朝卡加延(Cagayan)撤退。当晚22时30分，两舰首先驶入棉兰老岛西南的达皮丹港(Dapitan)，由当地技术人员对阿武隈号进行抽水堵漏。次日清晨6时05分，两舰开始以16节航速朝科伦港返航，但舰队进入苏禄海之后，即遭到从比阿克岛飞来的美国陆航第五、第十三航空队陆基轰炸机的空袭。从10时06分到44分，多达44架B-24和B-25对阿武隈号发动集中攻击，10时06分，一枚227公斤炸弹直接命中该舰的3号炮塔；10时20分，又有2枚直击弹先后命中5号、6号炮塔之间，此外还有4发近失弹。阿武隈号上甲板的人员几乎全被炸死，舰桥上的指挥人员也大半负伤，军舰丧失动力、舵机失灵，全舰燃起大火。

由于阿武隈号的舰体在爆炸中出现裂缝，重油开始自甲板下溢出，后机舱和备用鱼雷库也被大火点燃。10时37分，备用鱼雷库中的4枚九三式氧气鱼雷被诱爆，阿武隈号的舰尾被炸出一个大洞，进水无法控制。11时前后，花田卓夫舰长下令全体舰员撤到尚在水面上的舰体前段，分批向潮号转移。在半个小时内，舰长以下283人转移到了潮号上，随该舰撤往马尼拉，留下阿武隈号在海上继续下沉。12时42分，该舰沉没于尼格罗斯岛西南外海，北纬9度20分、东经122度32分处，有250人在舰上战死。直到弃舰令下达后3个小时，阿武隈号的舰首还垂直地立在海面上。

小泽中将的机动部队于10月20日傍晚驶出丰后水道。这支作为诱饵的舰队拥有4艘航母和2艘航空战列舰，但全部舰载机却只有116架，由3艘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提供掩护。除去曾任联合舰队旗舰的新型轻巡洋舰大淀号外，另外两艘轻巡正是已经改为防空舰的五十铃号与同样强化了对空火力的多摩号。多摩号此时拥有5门140毫米主炮、2门127毫米高炮（双联×1）、41门25毫米机炮（三联×5，双联×4，单装×18）、7挺13.2毫米机枪和8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双联×4）；而五十铃号不仅自身拥有较强的对空火力，其指挥的第31战队还辖有4艘秋月级防空驱逐舰，专事反潜和防空"扫讨"。

小泽舰队出航后不久就被美军潜艇发现，但其距离战场尚远，并未引起哈尔西的注意。10月23日18时，舰队抵达菲律宾恩加诺角(Cape Engano)东北420海里处，开始朝诱敌待机位置前进。24日上午，驻马尼拉的日军基地航空部队向小泽通报了美军航母的位置；中午11时45分，小泽的第一攻击波58架舰载机向西南方180海里外的哈尔西舰队飞去。这些飞行员经验极为匮乏，根本不可能给美舰造成损害，小泽大张旗鼓的攻击不过是为了尽早暴露自身，减轻正在沿锡布延海东进的栗田舰队的压力。不过弄巧成拙的是，日军舰载机与驻菲律宾的岸基攻击机几乎同时到达哈尔西舰队上空，美军忙于反击，无暇向北方海面派出攻击机。下午2时过后，小泽接到栗田的电报："我舰队在锡布延海遭敌机



恩加诺角海战中被美军巡洋舰击沉的初月号。该舰牵制杜博斯达两小时之久，使得五十铃号得以逃脱。不过初月号舰员以及舰上搭载的瑞鹤号部分幸存者大半身亡，只有16人被美军救起

动部队集中攻击，损失甚大。”显然，机动部队的牵制行动没有奏效。小泽只得令第4 航空战队司令官松田千秋少将率2 艘航空战列舰和4 艘防空驱逐舰从主队分离，以22 节全速南下，指望尽快引起美国人的注意。

下午16时35分，哈尔西的一架侦察机从五十铃号后方掠过，小泽舰队终于被发现了。兴高采烈的小泽命令松田分队折返、与主队会合，准备迎接哈尔西的打击。而过于热切地希望歼灭日军航母的哈尔西果然上当，于25日凌晨率TF38 全部航母和战列舰北上，准备与小泽决战，而将无人把守的圣贝纳迪诺海峡留给了中路的栗田。小泽倒是对即将到来的屠杀心知肚明，25 日天亮后，他命令4 艘航母只留下最后18 架防空机，将全部舰只排成一前一后两个轮形防空阵，以22 节航速前进。前一个轮形阵以航母瑞鹤、瑞凤为中心，由战列舰伊势，轻巡大淀和4 艘驱逐舰提供掩护；后一个以航母千代田、千岁为中心，由战列舰日向、轻巡五十铃、多摩和2 艘驱逐舰提供掩护（另2 艘驱逐舰提前撤退）。

8时30分，第一波180架美机开始攻击日舰。第一轮形阵内的瑞凤号和瑞鹤号相继被鱼雷和炸弹重创，驱逐舰秋月号被炸沉。第二轮形阵内的千岁号先后遭7 发直击弹命中，于9时37分沉没。多摩号在8 时30 分遭到“贝劳伍德”号和“圣哈辛托”号起飞的TBM-1C 攻击机的鱼雷袭击，2 号锅炉室被一枚Mk－13 型鱼雷直接命中，开始进水减速。分队指挥官松田少将发现该舰掉队，派五十铃号前去支援。9时50 分，经过紧急修理的多摩号重新开始追赶主队。而五十铃号发现千岁号沉没的水面还漂浮着大量幸存者，决定前去施救，多摩号只得以14 节航速单独朝冲绳返航。

多摩号的航程注定危机重重——菲律宾战役开始前，为配合哈尔西对台湾和菲律宾的空中打击，洛克伍德中将也派两次海军十字勋章获得者伯纳德·克莱利中校（Bernard A. Clarey，越战末期任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率3 艘潜艇前往吕宋海峡布防，准备拦截撤退的日本舰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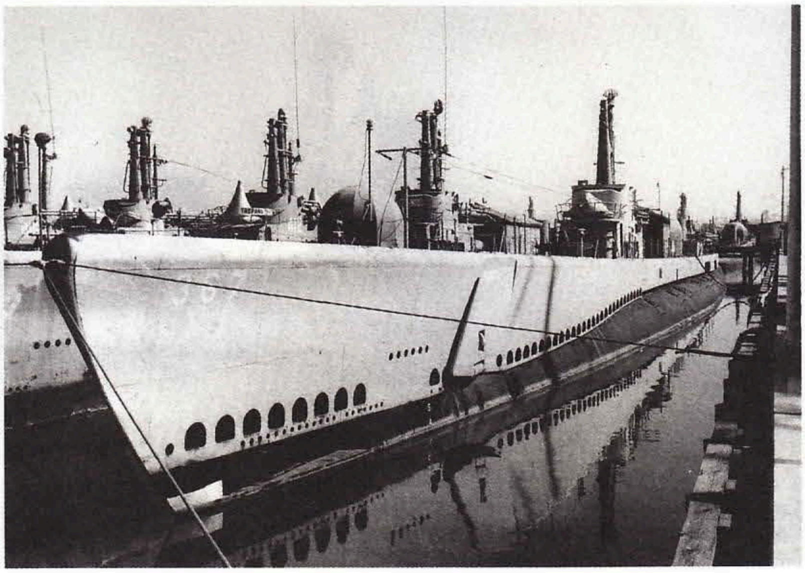
这支小狼群绰号“克莱利粉碎机”(Clarey’s Crushers)，由“马鲛鱼”号(USS Pintado，SS-387)、“叶鲹”号(USS Atule，SS-403)和“白石鲈”号(USS Jallao，SS-368)组成。其中，“白石鲈”号不仅是第一次参战，它的舰长爱森豪尔中校（Joseph B. Icenhower）也是刚刚自参谋转任作战军官，第一次率艇出海。按照此前的不成文传统，该艇应当以一艘5500 吨级轻巡“开张”。“克莱利粉碎机”于10月9 日驶离珍珠港，先向菲律宾进发，中途又转向驶往台湾以东。莱特湾海战爆发后，这里正是日舰向本土撤退的必经之路。

10月25日晚20时04分，“白石鲈”号的雷达在吕宋岛东北外海捕捉到一个模糊的回波信号。敌舰距离较远，正以16 节航速向东北方向前进。“白石鲈”号立即将敌情转知“马鲛鱼”号上的克莱利，后者下令3 艘潜艇分别向敌舰靠近，伺机进行攻击。“白石鲈”号因为最早发现目标，追的自然最快，在两小时之内就驶至距敌舰仅18000 米的位置。借着明亮的月光，爱森豪尔发现目标是一艘战列舰级别的大舰，遂下令将鱼雷定深设为4.6 米。22时42分，“白石鲈”号下潜到潜望镜深度，自11000 米距离向敌舰接近。到距离缩短到不足3700 米时，爱森豪尔重新确定对手乃是一艘三个烟囱的轻巡洋舰，并做好了战斗准备。同时，“马鲛鱼”号也在敌舰前方占领了阵位，随时准备支援。

23时01分，“白石鲈”号在1100米距离上向多摩号发射了4 枚鱼雷，但由于一具发射管前盖故障，只有3 枚鱼雷成功射出。片刻之后，传来一串沉闷的爆炸声——由于定深过大，鱼雷显然从敌舰下方漏过了。爱森豪尔注意到多摩号正在调转航向、准备实施反潜攻击，立即下令“白石鲈”号转舵，准备以尾部发射管重新瞄准。而多摩号因为行动迟缓，刚好将舰腹暴露在潜艇的后方视界内。当距离缩短到640 米时，“白石鲈”号的尾部再度射出了3 枚鱼雷，巨大的水柱和火焰立时在海面上升腾起来。

伤痕累累的多摩号被第二批3 枚鱼雷同时命中舰首、舰中和舰尾，自中部断成两截，在几分钟内就沉没了。该舰沉没的位置在北纬21 度23 分、东经127 度19 分，由于攻击发生在深夜，多摩号自山本岩多舰长以下无一幸存。“白石鲈”号和“马鲛鱼”号浮上水面，欣赏着自己的战果，直到23 时28 分才下潜离开。爱森豪尔后来形容说，沉没的巡洋舰“足有整个五角大楼那么大”。多摩号是联合舰队在1944 年因为潜艇攻击损失的第8 艘5500 吨级轻巡，也是美国潜艇击沉的第8 艘日本轻巡洋舰。

留在恩加诺角战场上的五十铃号则更为繁忙。该舰从千岁号沉没的水域捞起了480 名官兵，还击落了1 架美机。但与此同时，又有两批美机在10时和13 时左右对小泽舰队进行空袭，松田分队（第二轮形阵）中的航母千代田号被1 弹命中，全舰起火、丧失动力；小泽分队的瑞鹤号和瑞凤号因为遭受鱼雷攻击，在14时14 分和15时26 分



击沉多摩号的“白石鲈”号，属“白鱼”级，1944 年3 月在曼尼托沃造船公司下水，同年7 月竣工。二战期间该艇共执行4 次战斗巡航，击沉日军舰船2 艘、10895 吨。1946 年“白石鲈”号退役，1953 年接受“古比－2A”项目现代化改装，继续服役至1974 年，随后作为军援赠给西班牙，继续使用到1984 年

相继沉没。为了保住千代田号，12时45分，松田千秋命令五十铃号对该舰实施拖曳，将千代田号拖回冲绳，并由槇号驱逐舰提供支援。但五十铃号在准备拖曳时遭到美机空袭，舰桥和1号炮塔之间被一枚炸弹命中，扬弹机和2座25毫米三联机炮被炸毁；舵机也于14时30分左右发生故障，只能以人力操舵。此时空袭毫无停止的迹象，五十铃号和槇号都有战伤，留在丧失动力的千代田号身边无异于束手待毙。不待小泽批准，五十铃号松田源吾大佐就于15时前后率槇号向北方海域退避，准备在夜幕降临、空袭停止后再返回战场、拖曳千代田号。

五十铃号自本土出航以来仅进行过一次燃料补给，由于担心美军潜艇袭击，此次补给并未顺利完成。到25日下午，该舰的燃料已不足以完成拖曳千代田号返回冲绳的任务，因此，松田舰长在北上退避的过程中一直在寻找其他大舰，希望由其顶替拖曳任务。17时40分，该舰重新开始南下，而槇号因为燃料更加缺乏，随大淀号继续北上；18时过后，刚刚救助了瑞鹤号部分幸存者的驱逐舰初月号决定加入该舰的航程，一同南下救助千代田号。18时50分前后，正当两舰驶近千代田号瘫痪的位置、四处搜索该舰时，前方突然传来重炮的轰鸣声——美国人来了！

原来，空袭千代田号的美机在折返途中将“一艘日军航母丧失动力”的情报提供给了杜博斯少将（Laurance T. Dubose）指挥的巡洋舰特混大队TG30.3。这个大队拥有2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正以高速北上追赶日本舰队。

16时25分，杜博斯找到了瘫痪在海面上的千代田号，立即以炮火将其轰沉。而自投罗网的五十铃号和初月号对此浑然不觉，一头栽进美军的火力圈内。18时50分，美军重巡洋舰开始以203毫米主炮向日舰齐射。五十铃号因为已经拆除了140毫米主炮，根本无力还击，舰尾的九三式鱼雷也因为距离太远无法使用。松田舰长只得放弃继续寻找千代田号，火速调头北逃。

19时30分，五十铃号向小泽的代理旗舰大淀号发报：“与敌水上部队交战中。”而吨位较小的初月却独自冲向了美军编队。初月号高大的舰桥和烟囱有些类似轻巡夕张号，美舰将其误认为新型巡洋舰，因此放弃了对五十铃号的追击，集中攻击该舰。之后的两个小时里，初月号与14艘美舰展开了激烈的炮战，最终沉没。

20时35分，小泽决定调头实施夜战，以伊势、日向两艘战列舰的16门356毫米主炮支援初月号。五十铃号因为燃料不足，不再参与夜战，自行向冲绳中城湾返航。26日傍晚，以人力操舵的该舰蹒跚驶入中城湾，结束了“捷一号作战”之旅，总计有13人在战斗中死亡。而气势汹汹南下的小泽并没有找到杜博斯：后者在击沉初月号之后，于21时30分调头返航，而小泽的战列舰苦苦搜索美舰而不得，只能在23时45分重新转向北上，于27日抵达奄美大岛。

除去搏杀于莱特湾南北的3艘姊妹舰外，另一艘5500吨级轻巡鬼怒号也参加了“捷一号作战”的行动。该舰与重巡洋舰青叶号、驱逐舰浦波号同属西南方面舰队所辖的第16战队，司令官为左近允尚正少将。9月25日，第16战队被编入第一游击部队，计划与栗田舰队主力一同突入莱特湾。不过10月11日，当该战队在苏门答腊东南岸的林加水道进行训练时，鬼怒号却与旗舰青叶号意外擦碰，两舰均受轻伤。考虑到已无时间对两舰进行全面维修，就在一游主力离开林加水道的当天（18日），第16战队被调出该部编制，转而担当向莱特岛运送援兵的任务。

10月21日，第16战队驶离林加水道，前往棉兰老岛的卡加延（也就是几天后阿武隈号那次亡命航行的目的地）装运增援莱特湾的陆军。但21日黎明前，美军潜艇“鳊鱼”号（USS Bream，SS-243）射出的一枚鱼雷命中了青叶号的机舱，鬼怒号只得中止航程，将该舰拖往马尼拉附近的甲米地海军船厂进行抢修。由于青叶号无法继续战斗，左近允少将改以鬼怒号为旗舰。

24日上午，已经“缩水”到2艘军舰的第16战队率领5艘空载的运输舰离开马尼拉，驶向卡加延。这支小舰队在科雷吉多尔岛和巴丹半岛之间航行时，被美军TG38.3特混大队（位于吕



在三菱横滨造船所完成防空巡洋舰改装的五十铃号，正在东京湾公试中。摄于1944年9月14日

宋岛以东）的侦察机发现。尽管TG38.3的目标乃是正在锡布延海上前进的栗田舰队，但美机还是顺道"关照"了鬼怒号。该舰多次遭到从"列克星敦"号起飞的SB2C俯冲轰炸机和"埃塞克斯"号的F6F战斗机攻击，虽未直接中弹，但被多发近失弹，甲板人员也在F6F的扫射下伤亡惨重，战死者多达47人。25日下午16时，7艘日舰终于安全抵达卡加延。

在卡加延，日舰装载了步兵第41联队的2500名士兵，随后编为三个分队：鬼怒号和浦波号为支援队，一等运输舰（外形类似驱逐舰的高速运输舰，航速达22节）第6、第9、第10号为第一运输队，每艘搭载350名步兵；二等驱逐舰（与美军LST类似的小型坦克登陆舰，航速仅13.4节）第101、第102号为第二运输队，每艘搭载400名步兵。由于运输舰的吨位普遍较小，鬼怒号自身也搭载了347名步兵，浦波号搭载150人。为防美机空袭，运输队于25日傍晚17时30分从卡加延出发，在26日黎明前驶入莱特岛西岸的奥尔莫湾(Ormoc Bay)，仅用一个小时就卸下了所有步兵。5时过后，日舰开始自奥尔莫湾撤离，其中航速较慢的第二运输队就近驶往保和岛与尼格罗斯岛，支援队的鬼怒号、浦波号则掩护着第一运输队，以22节航速向马尼拉返航。

26日上午10时20分，日舰已经驶至帕奈岛东北的米沙鄢海（Visayan Sea），飞机引擎恐怖的轰鸣声却自后方传了过来，23架TBM-1C攻击机和29架FM-2战斗机随即出现在了望哨的视线中。这批飞机来自负责莱特湾登陆支援的第77特混舰队第4大队第2小队（TG77.4.2），即"塔菲二号"。这个小队拥有6艘护航航母和160架舰载机，此前正在协助克利夫顿·斯普拉格少将的"塔菲三号"阻击突入萨马岛海面的栗田舰队。

尽管栗田舰队对美军的威胁更为迫切，但"塔菲二号"因为位置比较靠南，尚有余力分出部分兵力追击返航中的左近允舰队。来自"纳托马湾"号(USS Natoma Bay，CVE-62)的TBM和"马库斯岛"号（USS Marcus Island，CVE-77）的FM-2以炸弹、火箭和机枪轮番对鬼怒号和浦波号进行扫射，两舰人员死伤惨重。11时30分，一架来自"马尼拉湾"号（USS Manila Bay，CVE-61）的TBM-1攻击机将一枚227公斤炸弹准确地丢到鬼怒号左舷尾部，该舰的后机舱严重受损；随后的3枚近失弹进一步加剧了伤势，该舰燃起大火、尾部下沉，左倾达5度，丧失了动力。而浦波号接连遭到近失弹和火箭攻击，于12时24分沉没。

12时过后，鬼怒号的舰尾已经完全没入水中，军官住舱和后机舱也开始进水。尽管川崎晴实舰长下令朝右舷注水，左倾还是逐步增加到12度。14时左右，水位已超过后甲板，前机舱也开始进水；到17时，左倾更增加到26度，进水蔓延到锅炉室。川崎舰长见鬼怒号已无法挽救，只得下令全员弃舰，左近允少将也将司令旗转移到第10号运输舰上，下令转移鬼怒号舰员。17时30分，鬼怒号沉没于菲律宾马斯巴特港西南，北纬11度45分、东经123度11分处，川崎晴实以下813名舰员大多被运输舰救起，跟随左近允于次日返抵马尼拉港。

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7月15日，在鬼怒号沉没后约半年，美国潜艇支援舰"雄鸡"号（USS Chanticleer，ASR-7）特地前往该舰战沉的位置，派潜水员进入沉于45米深水下的舰体，捞起了该舰的发报机和一大批文件。不过此时距日本战败只剩下一个多月，美国人已经不需要从一艘沉舰上获取多少重要情报了。

在莱特湾海战中，日军损失旧式轻巡3艘，而整个"捷一号作战"的损失，更是高达航母4艘、战列舰2艘（金刚号战列舰随后也在返航途中被潜艇击沉）、重巡洋舰6艘、轻巡洋舰4艘、驱逐舰10艘，损失飞机288架，人员伤亡超过10000人，另有10余艘舰艇不同程度受伤。但由于中路的栗田舰队在10月25日中午提前折返、中止突入莱特湾的行动，日军既未能摧毁塔克洛班登陆场，又未能达成"一击媾和"的战略目标，整个作战全盘失败。在那之后，联合舰队残存的十几艘大型舰艇因为遍体鳞伤外加燃料匮乏，悉数龟缩到本土各要港、不再出动；1941年开战时日本帝国海军"海鹫三千、艨艟八百"的胜景，至此彻底成为了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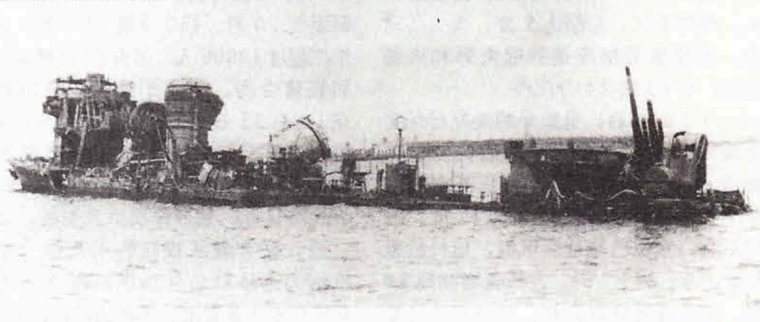
曲终舰散

第21战队所属的木曾号没有参加莱特湾海战。1944年8月到10月间，该舰在吴港担当训练、警备任务，并计划进行新型射击用电探的装舰测试。不过当"捷一号作战"发动之后，该舰也受命前往菲律宾，担当运输支援任务。木曾号当时的武备为5门140毫米主炮、2门127毫米高炮（双联×1）、38门25毫米机炮（三联×4，双联×4，单装×18）、10挺13.2毫米机枪（双联×1，单装×8）和8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双联×4），装有1部21号电探。

10月30日，木曾号与航母隼鹰号满载弹药和补给品离开佐世保，在3艘驱逐舰卯月、夕月、秋风的护航下驶往


战前在东京芝浦码头举办市民开放日活动的木曾号巡洋舰，摄于1937年5月12日

1945年3月5日（马尼拉光复次日），美军拍摄到的木曾号残骸。近处可见舰尾加装的127mm高炮





1955年12月，日本救难株式会社在马尼拉湾拆解打捞木曾号时的情景。画面右侧的半圆形浮筒是打捞工具



打捞出水的木曾号，该舰右舷有一艘起重机船。打捞时对机舱、烟道和锅炉舱作了密封防水处理。1956年1月30日，木曾号残骸被拖往马尼拉北港，在那里完成解体

文莱，为刚刚败退至此的栗田舰队提供支援。11月3日，当这支舰队行至吕宋岛博利瑙角以西140海里处时，与击沉多摩号的“克莱利粉碎机”不期而遇。克莱利中校亲自指挥“马鲛鱼”号朝隼鹰号发射了6枚鱼雷，不过发现雷迹的秋风号以自身挡住了鱼雷，该舰立即沉没，其余日舰则侥幸脱逃——不过“马鲛鱼”号最终找到了报仇的机会：12月9日，该舰在野母崎海面发现向佐世保返航的隼鹰号，立即以2枚鱼雷命中该舰右舷。隼鹰号此后直到战败都没能修复。

11月6日，隼鹰号和木曾号抵达文莱，卸下补给品后转往马尼拉。由于第1水雷战队旗舰阿武隈号已经战沉，木曾号在11月10日抵达马尼拉后即被指派为第1水雷战队旗舰，不过一直没有进行战队旗和司令部人员的转移。

莱特湾海战结束后，美国海陆军于11月10日在塔克洛班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麦克阿瑟断定日军将继续固守莱特岛，坚持要求TF38继续进行对菲律宾的空袭，直至陆军在莱特岛的机场完全建成。哈尔西虽然认为此时应立即开始对日本本土的进攻，但在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的双重压力下也只能应允。11月12日晨，TG38.1、TG38.3、TG38.4三个特混大队的航母在乌利希环礁完成了燃料补给，立即出航去空袭吕宋岛中部港口内的日军舰船。当天傍晚，这13艘浩浩荡荡的美军航母被例行侦察乌利希的日机发现，志摩中将立即下令马尼拉湾内的舰船疏散出港，他本人则计划于13日傍晚乘木曾号撤往文莱。

不过，美国人的速度要快的多。13日上午，在木曾号驶出马尼拉湾之前，从7艘航母起飞的350架飞机重点“光顾”了所有在泊的日舰。从8时整到9时23分，木曾号相继被3枚227攻击炸弹直接命中：第一弹命中舰首1号主炮之前，第二弹命中前部第3锅炉室附近、炸毁1号烟囱，第三弹将5号主炮直接炸飞，另有一弹近失。该舰燃起大火，迅速下沉。由于舰上当时还搭载了第五舰队司令部的许多随员，在大火和爆炸中，竟有多达819人死亡，仅有105人（包括舰长今村了之介大佐）跳水逃生。下午13时30分，木曾号座沉在甲米地以西7海里深的浅水中，与其同沉的还有4艘驱逐舰和7艘运输船，美机损失仅25架（尚有84架日机在地面被炸毁）。

木曾号满目疮痍的舰体此后一直留在马尼拉湾的浅水中。11月14日，另一架经过上空的美机丢下一枚60公斤小炸弹，炸坍了该舰的3号烟囱。1945年初马尼拉战役开始后，日本守军又拆卸了舰上的部分火炮，并对防水隔壁和舰体进行了爆破处理。由于独立后的菲律宾缺乏打捞大型舰船的设备与技术，木曾号的残骸及内部的弹药长期得不到清理，给航道安全造成很大隐患。直到1955年，为了表示对菲律宾右翼政权的友好，同时也显示日本政府清理战争残留物的诚意（亦有说法认为此举是为了伺机窥探战

时日军藏匿在菲律宾的黄金），日本救难株式会社主动承接了木曾号的打捞工程。日方工程人员首先拆去该舰的武器、锅炉和上层建筑，掏空舰内爆破物，随后于12月15日借助起重机船和抽水机将舰体扶正出水，在1956年1月30日拖曳到马尼拉北港就地拆解。

从恩加诺海死里逃生的五十铃号于10月29日返回吴港，修复舵机和甲板的伤损。11月14日，该舰再度前往文莱和马尼拉执行运补任务。19日，当五十铃号行至科雷吉多尔岛以西55海里时，美国潜艇“无须鳕”号（USS Hake, SS-256）自后方向其发射了6枚鱼雷。该舰尾部被一枚鱼雷直接命中，刚刚修复不久的舵机再度损坏，舵叶破损、一个推进器被炸掉，32名舰员身亡。所幸伴航的驱逐舰桃号立即投下深弹将潜艇赶走，又协助五十铃号进行紧急维修，该舰才得以缓缓驶向新加坡，于24日入坞接受第101工作部的检修。由于当地技术人员不足，12月10日，五十铃号又以人力操舵方式驶往泗水，接受第102工作部的维修。该舰更换了新的螺旋桨，整个修理直到次年4月1日才结束。

在五十铃号修复战损的几个月里，美军已经顺利收复菲律宾，开始向日本本土进军；而荷属东印度群岛既已为美军潜艇和特混舰队封锁，五十铃号也不可能再返回本土。该舰此时由第十方面舰队（由原第一、第二南遣舰队残部组成，负责菲律宾和荷印方面作战）直辖，执行一些运输和护航任务，协助陆军撤退。

1945年4月4日，即维修结束后第三天，五十铃号在水雷艇雁号和扫海艇第12号、第34号伴随下离开泗水，前往西帝汶岛的古邦港（Kupang），准备将当地守军撤退到松巴哇岛（Sumbawa）。该行动属于日军弃守帝汶、集中兵力固守巽他群岛的“二号作战”的一部分。

美军潜艇“红点鲑”号（USS Charr, SS-328）、“赤鲷”号（USS Besugo, SS-321）和“牛鼻鲼”号（USS Gabilan, SS-252）于1945年4月初进入锡里伯斯海域，在婆罗洲东岸和弗洛勒斯海一带巡弋。4月4日上午，潜艇一度发现五十铃号率领的小舰队，但由于附近巡逻机众多，编队指挥官、“红点鲑”号艇长博伊尔中校（F. D. Boyle）决定暂不攻击，静观其变。4日深夜，日舰进入连接弗洛勒斯海和巽他海峡的萨彼海峡（Sape Strait），尾随其后的“赤鲷”号以雷达建立了接触。尽管这一海峡以暗礁众多、水文环境复杂而著称，“赤鲷”号还是大胆地发射了9枚鱼雷（前6后3），击沉了扫海艇第12号。不过由于“红点鲑”号和“牛鼻鲼”号此时已经前往松巴哇岛东北海岸的比马湾（Bima Bay），没有参加追击，五十铃号和另外两舰才得以幸免。

4月6日黎明时分，日舰抵达古邦港，在两小时内完成了人员上舰作业，随即向松巴哇岛进发。当天中午，当三舰行至松巴哇岛以北时，从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飞来的皇家澳大利亚空军第18中队（实际上是荷属东印度群岛守军残部组成的荷兰人部队）10架B-25轰炸机集中攻击了五十铃号。该舰强大的防空火力这时发挥了作用：荷兰人总共投下60枚炸弹，无一命中，仅有数发近失。而五十铃号借助有效的机动和高炮齐射，一举击落3架B-25。这要算是该舰改造为防空巡洋舰以来最大的战果了。

下午15时，埋伏了一天的“红点鲑”号从潜望镜里看到了五十铃号进入比马湾的身影。该舰刚刚卸载完陆军，美国陆航第21、第24中队的39架B-24“解放者”重型轰炸机又从澳大利亚赶来空袭。五十铃号舰首右侧被一枚227公斤炸弹命中，不过并未爆炸，美机则被日本陆军战斗机击落2架。日舰在当地稍事停顿，于7日凌晨开始返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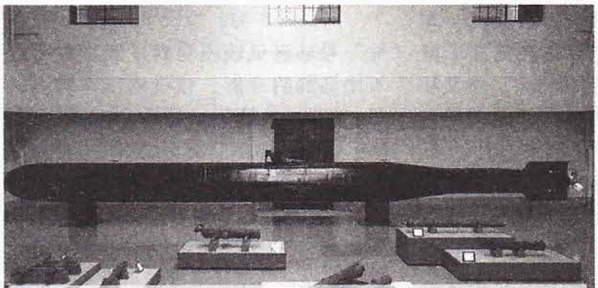
6日晚19时，“红点鲑”号浮出水面，向“牛鼻鲼”号通报了敌情，要求后者把守比马湾水道东口。7日凌晨2时55分，即五十铃号起碇后约一个半小时，“红点鲑”号的雷达再度建立接触，博伊尔又将这一位置通报给“牛鼻鲼”号。4时43分，“红点鲑”号决定自行执行攻击。不过，“牛鼻鲼”号的帕汉姆艇长（W. B. Parham）建功心切，不等命令下达就开始向日舰接近，博伊尔也乐得从善如流，由该艇先行进攻。

当地时间5时05分（东京时间6时05分），五十铃号驶至比马港西南60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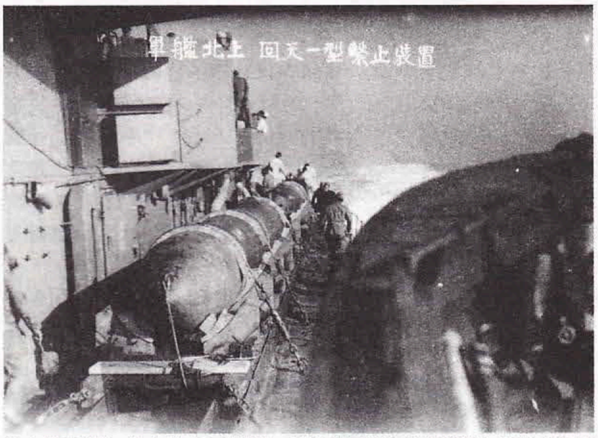


击沉五十铃号的“红点鲑”号，属“白鱼”级，1944年5月在电船公司下水，同年9月竣工。二战期间该艇仅执行过3次战斗巡航，唯一一个战果就是倒霉的五十铃号。战后该艇改为试验潜艇AGSS-328，继续服役至1969年退役


击伤五十铃号的美国潜艇“牛鼻鲼”号，属“小鲨鱼”级，1943年9月在电船公司下水，12月入役，1959年退役，翌年拆毁



陈列于靖国神社游就馆武器馆内的“回天”。这种全重8吨、长14.8米的特攻兵器实质就是在93式氧气鱼雷上安装一套操控装置，主机功率550马力，最大航速30节，鱼雷头部装有1.55吨炸药。“回天”乘员视界极其恶劣，加上操纵系统故障频发，实际战果微乎其微。到战败为止，可确信的战果不过是油轮1艘而已



北上号安装的“回天”系止装置。该舰在尾部左右两侧嵌入通往上甲板的系止轨道，轨道末段为斜坡形状，每条轨道可系留4具“回天”1型。作战时松开固定的铰链，“回天”下方的滑车顺斜坡滑下舰尾，随后“回天”凭借自身的动力下潜、驶向目标发动攻击

里处时，“牛鼻鲼”号以艇首发射管向其齐射了5枚鱼雷。其中一枚命中了该舰的左舷舰桥下部，造成大量进水。五十铃号的航速立即下降到10节，军舰出现横倾、舰首下沉。5时20分，天色开始转亮，跟进的“红点鲑”号从潜望镜中正面观察到了日舰的轮廓。军舰航速迟缓、正在原地打转，但尚无下沉迹象，另有一艘小军舰正在一旁掩护。博伊尔决定亲自上阵，给予其最后一击。

6时50分，处于潜望镜深度的“红点鲑”号捕捉到了尚在抢修中的五十铃号；7时24分，博伊尔以艇首发射管齐射了6枚鱼雷，有2枚直接命中日舰左舷后机舱附近。7时43分，日舰之前中雷的舰首折断，已无法挽救。

在“红点鲑”号对五十铃号发起进攻的最后几分钟里，正在附近巡弋的英国潜艇“火花”号（HMS Spark，P-236）也接到了通报，专门赶来支援。在美国人和英国人共同的注目下，7时46分，五十铃号向左倾覆于南纬7度38分、东经118度09分海面，有190人随舰战死。在莱特湾海战中表现出色的松田舰长和另外450名舰员跳入海中，由雁号水雷艇救起。

至此，开战时联合舰队拥有的17艘水雷战队旗舰只剩下孤家寡人的北上号了。1944年7月返回本土之后，该舰再度进入吴厂，进行高速运输舰改装。此时，军令部和潜艇部队中的一批年轻军官自行开发出了用于自杀攻击的人操鱼雷“回天”，经海军大臣批准定型装备，正在研发合适的搭载舰。而北上号的改装原本就需要对舰体结构进行变更，舰政本部权衡再三，决定直接将该舰改造成专用的“回天”搭载舰。

从1944年8月14日到1945年1月20日，北上号拆除了中部甲板、后部轮机、上层建筑和全部武器装备，舰首和舰尾分别安装1座双联装八九式127毫米高炮，中部两舷加装67门25毫米机炮（三联×12，单装×31），舰尾加装2条深弹投放轨和2部三式深弹投射机，可携带18枚深弹。舰桥和前主桅上安装的鱼雷战射控装置和6米测距仪全部拆除，改为1部22号电探和1部13号电探，2部二式哨信仪、1部九二式测的盘、1部带4.5米测距仪的九四式高射装置（高炮射控仪）。后主桅上另有1部13号电探。

改装完成后，北上号舰体中部自3号烟囱之后嵌入两条延伸至尾部的滑轨，每条轨道可以系留方式搭载4枚14.75米长的“回天”一型。为方便“回天”的装卸，后主桅下部还加装一部30吨电动起重机（这是千岁号水机母舰改造为航母时拆下的）。后机舱内的主机和2根内推进轴予以拆除，后机舱改为“回天”备件库，不过锅炉依然得到保留。经过这一番折腾，北上号的排水量增加到7009吨，编制增加到615人，主机主力锐减到35110马力，最高航速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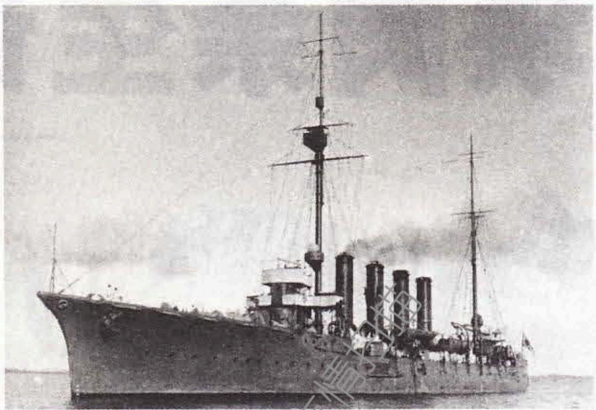


改造为“回天”搭载舰的北上号，1945年1月19日摄于佐世保湾

到了23.81节。

1945年1月20日，北上号的改造终于完成。1月21日，该舰抵达吴港，开始在大入海面进行“回天”的投放训练。战时，舰员松开固定鱼雷的铰链，安装在滑块上的“回天”沿着倾斜的滑轨入水，随后依靠自身动力驶向敌舰进行攻击。在训练娴熟的情况下，每8分钟可以释放一枚“回天”。不过由于前方视线极为恶劣，“回天”这种异想天开的武器根本不可能取得有效战果；至于北上号的训练，也不过是聊尽人事、做无用功而已。3月19日，美机对吴港进行了空袭，此后北上号转移到仓桥岛海面，使用“回天”二型继续训练。

1945年4月25日，海军军令部将残存的海军单位统一整编，设置了“海军总队司令部”，准备在本土与美军决战。5月29日，原机动部队指挥官小泽中将就任海军总司令长官。此时，日本海军的大型舰艇不是已经战沉、就是因燃料不足龟缩港内，基地航空队也在“天号航空决战”中损失殆尽。小泽可以使用的，只剩下“樱花”特攻机、“回天”人操鱼雷以及袖珍潜艇“蛟龙”、“海龙”之类的自杀兵器。不过为了采取“主动”，他将北上号和4艘防空驱逐舰、13艘旧式驱逐舰编成了“海上挺进部队”，由第31战队司令官松本毅少将统一指挥。“海上挺进部队”以濑户内海西部的祝岛为基地，每艘驱逐舰搭载“回天”1－2枚，北上号搭载8枚。美军登陆后，“挺进队”趁夜驶近登陆场，放出“回天”攻击其运输船。但即使是这么几艘小舰，也因为燃料不足无法正常训练，只好暂时系泊在吴港，让水兵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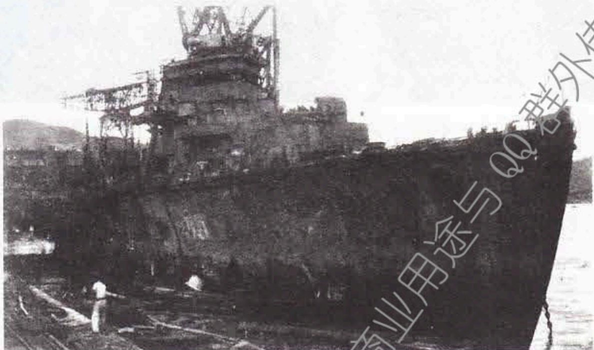


日本海军旧式轻巡洋舰平户号。下图为1947年1月时的平户号，舰体因雨水灌入而倾斜座沉。该舰于当年4月捞起拆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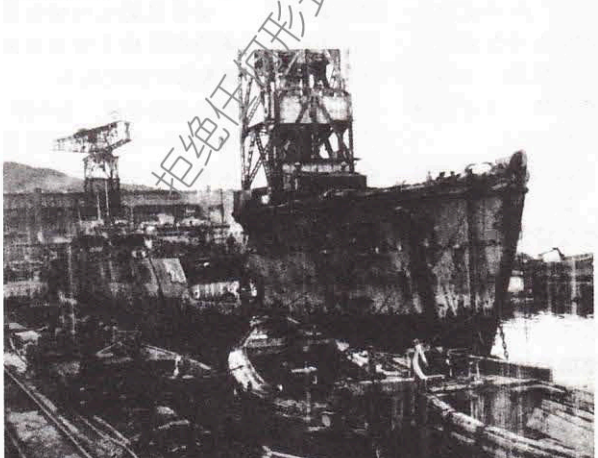


模拟操作练习。

7月24日，美军TF58特混舰队出动670架舰载机猛烈轰炸吴港。当天上午的空袭中，系留在仓桥岛西岸壁的北上号被10余枚炸弹近失，主机受震无法使用，军舰丧失动力。当天下午，该舰又被美机以机枪扫射，全舰共有32人死亡，7人重伤。该舰也在失去动力的情形下迎来了战败。当年12月，北上号被拖曳到鹿儿岛，成为运输复员日军和日侨的“特别运输舰”的维修保障母船；1946年7月，该舰又被拖到长崎，于10月1日在三菱长崎船厂开始拆解，至1947年4月1日彻底完成。



正在三菱长崎造船所岸壁进行解体作业的北上号（上图、下图），摄于1947年。本舰是日本海军14艘5500吨型轻巡洋舰中唯一残存到战后者，其解体作业于1946年10月正式开始，翌年5月结束



有两艘老巡洋舰的寿命比北上号还要长一些，它们就是日本轻巡洋舰的先驱、堪称联合舰队活化石的矢矧号和平户号。矢矧号在1940年除籍成为“废舰第12号”，成为吴海兵团的练习舰。1943年，该舰被拖曳到广岛县大竹，作为海军潜水学校的教具继续使用，1947年才在笠户解体。而平户号在1940年除籍成为“废舰第11号”，停泊在江田岛充当海军兵学校的系留练习船。1943年，该舰又被拖曳到岩国，成为海兵团宿泊舰，并在该处迎来战败。由于全舰武器、动力、装甲均被拆除，舱内水密门无法关闭，1946年，一场大雨灌进了该舰的船体，军舰倾斜座沉于港内。1947年初，平户号最终被捞起解体，部分舰体成为岩国港的防波堤。

这是一种奇妙的轮回：矢矧、平户两艘军舰曾以划时代的面貌加入联合舰队，开启了“水雷战队旗舰”的新纪元；而当17艘水雷战队旗舰随着日本帝国的衰落徐渐沉没时，又是以它们作为最后的休止符。当“废舰第11号”和“废舰第12号”的舰体最终化为钢材，当一再“变身”的北上号最终被送入长崎拆船厂，日本帝国海军的水雷战队以及旧日本海军本身，也彻底成为了历史。（全文完）

拒绝任何形式商业用途与QQ群外传播仅作个人收藏由战研

块肉余生记

○ WINDWARD

——地图上的袖珍小国与战争·欧洲篇



地图中的战争史（三）

题图：群山掩映下的瓦杜兹城堡，列支敦士登亲王的官方府邸

编者按

本文主要介绍欧洲及亚洲的五个袖珍国家——列支敦士登、摩纳哥、安道尔、锡金、不丹。这几个袖珍国家幅员过小，在一些比例尺的世界地图上甚至无法标注其名字，在国际事务中也无足轻重（列支敦士登的银行大概算是一个例外），因而绝大多数人对它们都一无所知。虽然这五个小国位于欧洲和亚洲的不同地方，但是在自然条件、历史、经济状况和国家制度方面却有许多共同之处。首先，不用说，这些国家领土都很小，人口很少，居于世界各国的末尾。其次，这五国都是山国。安道尔位于比利牛斯山脉中，列支敦士登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中，摩纳哥坐落在滨海阿尔卑斯山的余脉上，而锡金和不丹是典型的两个喜马拉雅山国。无疑，由于这几个国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以及由于所处山区的地形，而造成它们与邻国在某种程度上的隔绝，对这些国家的历史发展、经济和居民生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这五个国家都生存了好几百年。安道尔的历史始于公元805年，摩纳哥是1346年，不丹与锡金分别是1616年和1642年，而列支敦士登的建国年代是1719年。在这些古国中，现实生活的许多方面还留有旧日的痕迹，现代的形式与古老的特征同时并存。可是，生活始终在前进——在旧事物的一旁不断出现新事物的萌芽：在十一世纪的安道尔岩石教堂旁是玻璃幕墙的现代化银行大厦；在十九世纪古典主义风格的摩纳哥蒙特卡洛赌场外停着科幻式的最新型兰博基尼跑车；在列支敦士登的网络数字化博物馆里可以看到亲王家族收藏的十七世纪尼德兰名画；甚至在最偏远的山国不丹，卫星电视天线也与喇嘛庙一样举目可见……

值得注意的是，这五个袖珍国家都介于两个大国之间，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内陆国：安道尔夹在法国与西班牙之间，摩纳哥地处法国和意大利的边境地带，列支敦士登夹在瑞士和奥地利之间，而锡金与不丹夹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头号大国当中。这种地理位置对于这几个小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就欧洲的几个袖珍小国而言，也是它们迄今仍然保持国家独立的原因之一。锡金王国虽然在1975年被印度吞并，但这也不妨碍我们了解这个小国过去的历史。

有趣的是，这五个小国都是君主制国家，而且君主（包括安道尔的两位共主）长期以来一直拥有绝对的权力。这种情况直到二十世纪、甚至二十一世纪初才发生改变。最后，这五个小国几乎都是别国的保护国，在外交和国防方面都没有自主权。其中一些袖珍小国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里通过与相关宗主国签订专门条约而获得了外交方面的自主权，并成为联合国成员国。

从国土面积的角度来看，太平洋、印度洋和加勒比海的一些新兴岛国也可以算是袖珍国家，比如本刊曾经在以前的文章中介绍过的科摩罗群岛、所罗门群岛和格林纳达，但是绝大部分岛国与战争和军事相关的历史实在贫乏，所以我们计划将这些岛国的历史揉合到其他相关题材的文章中一并加以介绍。欧洲另一个袖珍国家圣马力诺的历史参见《石匠创造的自由：近世的圣马力诺与战争》（登于战争史研究第14期）。此外本文也不涉及马耳他、

新加坡、梵蒂冈、卢森堡这四个重要的袖珍国家的历史与战争史，因为这些国家与政治、军事、战争相关的历史十分丰富，均可独立成篇——可能读者会对这种说法感到惊讶，但确实如此。袖珍小国卢森堡在历史上曾经统治神圣罗马帝国达一个多世纪之久，而梵蒂冈的前身罗马教皇国更是欧洲许多场战争中的决定性力量。我们计划在后续的“近世国家与战争”系列文章中登出这些国家的相关文章，敬请读者们关注。

闪亮的岩石亲王

从奥地利前往瑞士的旅行者们乘坐维也纳至苏黎世的国际列车进入奥地利的提罗尔州境内后，会发现列车沿着阿尔卑斯山北麓向西驶去，因河像一条白色的飘带蜿蜒在铁路的左右。风景如画的村庄和建有巴洛克式教堂的小镇从车窗外一掠而过。列车驶离福拉尔贝格州的费尔德基希后，群山越来越低，逐渐伸向远方的地平线。接着，著名的莱茵河谷地展现在乘客的面前。车窗外，一座名叫“沙安森林”(Schaanwald)的小站一掠而过，于是列车就进入了列支敦士登公国境内。

这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领土面积160平方公里，人口（根据2009年的统计）35789人。它的西边和南边与瑞士的圣加仑州和格劳宾登州有41公里的边界，北边和东边则有27公里长的边界与奥地利的福拉尔贝格州接壤。这个袖珍小国夹在格劳宾登阿尔卑斯山与福拉尔贝格山（前阿尔卑斯山）这两条山脉之间，风景异常美丽。举目所见，到处是一片片高山草甸，上面开满铃兰、龙胆、高山罂粟、虎耳草、飞燕草、杜鹃花和雪绒花等色彩缤纷的野花——雪绒花是这个小公国的国花。在森林线下面是一处处山毛榉林和松林，被嫩绿的草地和林中旷地衬托着，显得十分调和。许多小溪潺潺流过，狭窄的溪底铺满了圆石和卵石，流水宛如条条白练。如画的风景和清新的空气在这里比比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许多游客喜欢到列支敦士登狩猎，结果许多珍贵动物绝迹了。但至今仍然可以在群山里和森林中见到野山羊、岩羚羊、狍、赤鹿、狐狸、沙鸡和欧洲野兔的踪影。

列支敦士登公国境内沿着莱茵河是一条三公里宽的河谷耕地，土壤是棕壤，十分肥沃，在村旁和房前屋后有一小块一小块颜色不同的庄稼地和菜地，以及果园和葡萄园。河谷两旁广阔的山坡草地上放牧着牛群，牛颈上的铃铛不时发出悦耳的响声。由于位于四周闭塞的山间盆地之中，河谷地区的气候十分温暖，这对农业特别有利。来自南方的气团在阿尔卑斯山上空失去大量水分后，很快地向谷地下降，令温度增加，湿度大大降低。这种干热的风叫做“焚风”，它对阿尔卑斯山的登山者来说是可怕的现象，但是却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特别是葡萄的栽培。无怪乎列支敦士登当地的农民说刮三天的焚风抵得上三星期的晴天。

作为列支敦士登与瑞士国境的上莱茵河在这里河面并不宽，只有50到55米，还不是海涅、贝多芬和雨果所赞美的那条美丽壮观的大河。这条河与其说把列支敦士登与欧洲其他国家隔开，还不如说把这个小国同它们联系起来。自古代起，从德意志通往意大利的商路就是从这条天然谷地经过的。

在列支敦士登考古发掘出来的东西可以证明，远在古罗马时代这里就设有边疆哨所。在公元一、二世纪，罗马帝国的几条主要大道中有一条通过这里，当时列支敦士登和构成现代瑞士东部及南部领土的大部分地区属于罗马帝国的雷蒂亚和文迪利西亚行省。这条大道起自意大利北部的梅迪奥兰努姆——即今日的米兰，向北进入阿尔卑斯山区，穿过上莱茵河谷，经库里亚和布里甘提乌姆（今瑞士的库尔和奥地利的布雷根茨）抵达博登湖，接着再往前通往中欧平原。为了保护这条大道，当时在瓦杜兹附近修建了埃申和沙隆两座军事堡垒，控制着重要路段。许多当地居民从事货物运输业，或者充当商业向导。

罗马帝国灭亡后，好几代法兰克人国王在中世纪的早期曾经征服过上莱茵河谷地，后来这些地方纳入查理大帝的帝国版图。查理曼帝国瓦解后，在德国南部和靠近阿尔卑斯山的一些地区出现了许多伯爵领地、公国和其他半独立的领地，而上莱茵河地区归士瓦本公爵统治。十三世纪时，士瓦本公爵康拉德曾经委派施伦贝格家族(Schellenberg)的骑士和领主们来保护穿越阿尔卑斯山的商路，并将博登湖以南的部分土地封赐给该家族，其中就包括现代的列支敦士登公国北半部。

为了保护这条重要的商路——它从意大利向德意志运去铜、银、香料、胡椒、南方水果和葡萄酒，从北向南运去钢铁、金银、食盐、呢绒和亚麻布——士瓦本公爵还沿着莱茵河新建了几座要塞和城堡，其中施伦贝格、瓦杜兹(Vaduz)、古腾贝格(Gutenberg)这三座城堡和本德伦附近一座有钟楼的哨所座落于列支敦士登境内。

1268年，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康拉德四世去世，士瓦本公国由德意志国王、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一世继承，他将其封给自己的儿子小鲁道夫。1313年小鲁道夫的儿子约翰去世后，士瓦本公国解体，其领土被一群小诸侯国、主教领地和修道院领地瓜分殆尽，这些土地的领主则由效忠士瓦本公爵改为直接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效忠。施伦贝格领地是这样，在它南边的瓦杜兹伯爵领地(Grafschaften Vaduz)也是如此。

瓦杜兹伯爵领地是维尔登贝格伯爵


列支敦士登与瑞士交界处的上莱茵河

领地（Grafschaften Werdenberg）的领主蒙特福特家族在1342年分家时划分出来的。1396年，德意志和波希米亚国王文策斯拉斯·冯·卢森堡颁布敕令，将施政权和司法权授予瓦杜兹伯爵领地。1416年，蒙特福德家族的瓦杜兹伯爵绝嗣，这块领地转由末代瓦杜兹伯爵的女婿、来自瑞士的布兰迪斯男爵家族继承。1434年布兰迪斯家族又购买了施伦贝格领地，构成今日列支敦士登公国领土的两部分土地从此合二为一，瓦杜兹伯爵领地被称作“Oberland”（上境领土），施伦贝格骑士领地被叫做“Unerland”（下境领土）。

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强烈地加剧了中欧地区的政治矛盾和政治纠纷，上莱茵河地区在这种纷争中蒙受了重大损失，因为冲突总是发生在当时已经形成新教的瑞士与德国南部几个天主教国家之间的边境上。1434年，瓦杜兹伯爵领地和施伦贝格领地结成防守同盟。它们为了自身的防务，不止一次地请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保护。尽管如此，这两个领地仍然多次成为激战之地，特别是在十五世纪末，瑞士同毗邻的几个南德天主教国家的争斗时期内，更是这样。

1499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哈布斯堡家族的马克西米连一世与“旧瑞士同盟”之间爆发了“士瓦本战争”。战争的直接原因是哈布斯堡家族领地奥地利与瑞士的边界争端，双方对今瑞士格劳宾登地区的穆斯泰尔山谷和翁布赖尔隘口所有权产生了争议。皇帝在与瑞士的冲突中得到了德意志南部


列支敦士登的古滕贝格城堡

诸邦的支持，后者组成“士瓦本同盟，瓦杜兹和施伦贝格两处领地都参加了这个同盟。

士瓦本同盟在1499年的古滕贝格会战中被击败，瓦杜兹与施伦贝格落入瑞士人手中。决定性的战斗是7月22日在瑞士小村多尔纳赫进行的，瑞士军队在那里打败了马克西米连本人，在9月的《巴塞尔和约》中，他被迫同意瑞士与神圣罗马帝国分离，正式承认瑞士为一个独立国家。

在1505年爆发的“阿彭策尔战争”中，“士瓦本同盟”重新用武力夺回了两个领地，并把它们归还给原来的封建主布兰迪斯家族。1510年，末代布兰迪斯男爵由于没有儿子，把瓦杜兹和施伦贝格领地卖给了苏尔茨伯爵鲁道夫五世，这个家族统治上莱茵河谷直至1613年。施伦贝格和瓦杜兹领地在这


位于下奥地利地区的列支敦士登城堡，其名字意为“闪亮的石头”

年再度易手，被奥地利福拉尔贝格地区的霍亨涅姆伯爵家族买下，并成为奥地利与瑞士之间的缓冲国。

马克西米连一世去世后，他的儿子查理五世继承了包括西班牙、奥地利、尼德兰、那不勒斯、米兰、西西里和美洲在内的广袤帝国。1556年查理退位后，西班牙、那不勒斯、尼德兰和美洲帝国由他的儿子菲利普二世继承，德意志境内的哈布斯堡领地由他的弟弟斐迪南继承，斐迪南同时被推举为神圣罗马皇帝。从那时起直至1918年奥匈帝国覆灭，瓦杜兹和施伦贝格两个领地一直受到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支系的保护。不过，在1618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中，瓦杜兹和施伦贝格先后遭到瑞典与奥地利军队的入侵。由于战争频繁，再加上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南北商路西移到大西洋沿岸，使得阿尔卑斯山商路失去作用，这两者导致上莱茵河地区的彻底衰落。

在维也纳城南边，维也纳森林（Wienerwald）的边缘，靠近下奥地利地区的玛丽亚·恩泽尔斯多夫村，有一座高大的石砌古堡，用浅色石头砌成，在雨天看上去似乎在闪闪发光。这座城堡最初修建于十二世纪，在1529年和1683年曾经两次毁于奥斯曼帝国入侵维也纳的兵火，此后沦为一片废墟，直至1884年才重建。这座城堡的名字叫“列支敦士登”（Liechtenstein），意思是“闪亮的岩石”，而从1140年起便统治着这座城堡的家族也因此被称为列支敦士登家族。

最早见诸于书面记录的列支敦士登家族始祖是1136年出现在一份文献中的雨果·冯·列支敦士登骑士。在他之

后有十几代列支敦士登族长效忠于波希米亚国王和奥地利皇帝，并且得到了丰厚的赏赐。该家族的亨利在1249年从波希米亚国王兼摩拉维亚边境伯爵奥托卡二世那里获得了米库洛夫庄园，作为其忠心服务的报偿。首代列支敦士登亲王是卡尔一世。他原本是一名在波希米亚成长和接受教育的加尔文派新教徒，在1599年三十岁时与两名兄弟一起皈依天主教，并在1607年被神圣罗马皇帝鲁道夫二世任命为宫廷总管。

1608年，鲁道夫二世与他的弟弟马蒂亚斯因为领地问题发生冲突，鲁道夫被迫将匈牙利与克罗地亚国王、摩拉维亚边境伯爵、以及奥地利大公的头衔转让给马蒂亚斯，只保留了神圣罗马皇帝和波希米亚国王的称号。由于卡尔在这场冲突中支持马蒂亚斯，因此在1608年被后者封为“Fuerst”。这是个德文单词，地位低于国王、大公和公爵，但是高于伯爵、宫廷伯爵和边境伯爵，从爵位等级来说大致等于英法等国的侯爵，在英文中一般被翻译为亲王。

顺便说一句，英文prince这个单词如今最常用的意思是“王子”，即国王之子，但在历史上来自拉丁语princeps，意思更接近于“头领”、“统治者”。拿破仑·波拿巴在十八世纪末席卷欧洲的征服战争中消灭了中欧地区残存的主教领地、伯爵领地、男爵领地、骑士领地等封建残余，在这之后，亲王国成为欧洲君主制国家中等级最低的一级，地位低于帝国、王国、大公国和公国。

鲁道夫二世皇帝曾经在1609年准许波希米亚的臣民信奉新教，为了保证其政策得到贯彻，成立了著名的武装护教团。作为其直接结果，马蒂亚斯在1611年强迫鲁道夫交出波希米亚国王的头衔，只给其留下神圣罗马皇帝的虚衔，并将其囚禁在布拉格城堡中。鲁道夫在被监禁五个月后去世，马蒂亚斯继位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此后卡尔·冯·列支敦士登亲王继续为其效力，马蒂亚斯为此在1614年将位于西里西亚地区的特罗泡公爵领地赏赐给他。

由于已经年近古稀，马蒂亚斯皇帝在1617年操纵波希米亚议会选举其堂弟、奥地利大公卡尔二世的儿子斐迪南为波希米亚国王。但是由于斐迪南是一位虔诚的耶稣会信徒，所以以图伦伯爵为首的波希米亚新教贵族不承认他的王位。1618年5月22日，在布拉格发生了著名的“抛出窗外事件”(Defenestration)，参加“护教团”的波希米亚议会代表将马蒂亚斯皇帝最信任的两个参议官抛出窗外，随后建立起义临时政府，并组建一支军队。这是席卷欧洲的“三十年战争”的开端。

马蒂亚斯在1619年3月20日驾崩，斐迪南于当年8月29日被选举为新一任皇帝，即斐迪南二世。在这之前三天，波希米亚的新教徒们选举巴拉丁伯爵斐迪南为国王，并宣布废黜斐迪南二世的波希米亚王位。1620年4月30日斐迪南二世命令巴拉丁的斐迪南退位，遭到后者拒绝，波希米亚军队随即在奥地利新教徒贵族的策应下开入下奥地利地区，这标志着“三十年战争”军事行动的正式开始。



列支敦士登亲王卡尔一世（1569—1627）

“三十年战争”之所以持续三十年之久，主要是因为它越来越多地体现了当时欧洲各国的政治斗争。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想尽可能多地控制欧洲大陆，而法国波旁王朝则力图限制哈布斯堡王朝的影响。在这场战争中站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一方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以及信仰天主教的德意志各国王、选帝侯和大主教。交战的另一方则包括信奉新教的德意志诸侯、信仰新教的丹麦和瑞典王国、以及信仰天主教的法兰西王国。随着战争的进行，同盟成员不断变化，其间发生了几次相对独立的战争，包括神圣罗马帝国同特兰西瓦尼亚的战争、西班牙同法国的战争、西班牙同荷兰的战争、瑞典同波兰的战争、以及瑞典同丹麦的战争。所有这些战争都规模庞大、残酷异常，而德意志地区成了交战的主要战场，惨遭掠夺和蹂躏，战争波及之地的生命与财产损失，其程度是自蒙古人入侵以来绝无仅有的。



←1618年5月23日发生在布拉格的赫拉恰尼城堡中的“抛出窗外事件”。这在历史上已是第二次，第一次发生在1419年，当时一群胡斯派教徒将布拉格市议会成员抛出窗外。1618年这次被新教徒贵族抛出去的是皇帝参议官维拉姆·斯拉瓦塔伯爵和雅罗斯拉夫·马丁内斯伯爵，两人都是死硬派的天主教徒。他们都坠落了20多米，落到窗下干涸护城河中的一个粪堆上，斯拉瓦塔摔断了两条腿，马丁内斯失去知觉，但都保住了性命。参议官秘书菲利普·法布里修斯也被抛出窗外，同样没有丧命，后来被斐迪南皇帝封为贵族，封号是“高空坠落男爵”(Baron von Hohenfall)

在1620年的“白山战役”中，忠于哈布斯堡王朝的一支两万人军队击败了波希米亚新教徒起义军，这支天主教联军随后占领布拉格。巴拉丁的斐迪南扔下波希米亚王位逃往荷兰，卡尔·冯·列支敦士登则奉斐迪南二世的命令在布拉格城中展开血洗，逮捕并处决了上百名波希米亚新教贵族，作为对其叛乱行为的惩罚。1622年，斐迪南任命卡尔为波希米亚的皇家总督和副王，授予其哈布斯堡王朝的最高荣誉——金羊毛骑士团勋章，并且将位于西里西亚的雅格恩多夫公爵领地(Herzogtum Jaegerndorf)、以及波希米亚大贵族们被没收的财产全都赏赐给他。

1742年，奥地利在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中战败，被迫将西里西亚地区割让给普鲁士王国，列支敦士登亲王治下的特罗泡和雅格恩多夫这两块公爵领地也遭到分割，其北半部归普鲁士，南半部仍留在奥地利，并在1751年合并为“特罗泡－雅格恩多夫公爵领地”。1867年奥地利帝国改为奥匈二元帝国后，这块领地被并入哈布斯堡皇室直辖的奥属西里西亚省，但是绝大部分土地所有权仍然留在列支敦士登家族手中，直至1945年才被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没收。至于历代列支敦士登亲王所保有的“特罗泡－雅格恩多夫公爵”头衔，则在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后就被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废黜了。虽然如今的列支敦士登亲王依然保留着这个头衔，但就像西班牙国王头衔全称（直至1931年）中的“耶路撒冷国王、撒丁国王、东印度与西印度之王、奥地利大公、米兰大公”等称号一样，只是徒有虚名罢了。

在其全盛时期，列支敦士登家族在西里西亚、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下奥地利和施蒂里亚等地区拥有99座城堡和庄园，两个公爵领地和一个伯爵领地，以及大片的封建采邑。但是这些领地都隶属于地位更高的领主（比如特罗泡公爵领地是隶属于上西里西亚公爵的），列支敦士登家族在这些土地上享有征收赋税、狩猎和独占森林等权利，但没有立法权、司法权和铸币的权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列支敦士登亲王虽然地位显赫，身兼要职，但却没有资格出席在雷根斯堡召开的帝国议会(Reichstag)——出席帝国议会的领主，无论其身份高贵如国王，还是地位卑微如修道院院长，都必须拥有直接臣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领地，而不能是其他诸侯的附庸。

卡尔一世的孙子约翰·亚当·冯·列支敦士登亲王虽然没有直接在帝国宫廷中供职，但是却以财政专家的身份充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顾问，并且为自己的家族积累了大量财富，被称为“富有王”。他是那个时期欧洲最著名的艺术家赞助人之一，大量购买鲁本斯和凡戴克等人的画作，并且在维也纳修建了一座豪华的城市宫殿，还在罗骚修建了一座避暑夏宫。

为了在帝国议会谋得一个席位，经过长时间的寻觅，约翰·亚当亲王（他正式的王号是汉斯·亚当一世）在1699年终于找到了一块合适的领地：施伦贝格领地。自从士瓦本公国在1313年解体后，这块领地和邻近的瓦杜兹伯爵领地就直接隶属于神圣罗马皇帝。霍亨涅姆家族的雅各布·汉尼拔三世在1699年同意出售施伦贝格领地，十三年后又把与其毗邻的瓦杜兹伯爵领地



列支敦士登亲王约翰·亚当（1657–1712），王号为汉斯·亚当一世

卖给了约翰·亚当亲王。

1719年1月23日，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六世颁布诏书，宣布施伦贝格－瓦杜兹领地成为列支敦士登公国(Fuerstentum Liechtenstein，其实fuerstentum更准确的翻译是“侯国”或“亲王国”)，约翰·亚当的继承人安东·弗洛里安亲王成为该国的第一任统治者。列支敦士登家族自此获得了列席神圣罗马帝国议会的资格，但讽刺的是，在之后一百二十年的时间里，安东·弗洛里安和其后的好几代列支敦士登亲王却终生从未踏上过自己那个小小公国（面积160平方公里，建国时人口六千）的土地，因为购买这片领土完全是出于在帝国中获取政治地位的需要。列支敦士登亲王们继续住在维也纳的列支敦士登宫中，有时去罗骚避暑，有时去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的领地里打猎，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



位于捷克共和国南摩拉维亚州瓦尔蒂切的瓦尔蒂切城堡。这里从十二世纪起就成为列支敦士登家族的采邑，如今该城堡及附近的小镇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虽然中欧各国的封建社会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很快衰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建立起来，但列支敦士登在立国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仍然像过去一样，是阿尔卑斯山区里一小块落后的农业地区。这和与之毗邻、有着同一关税制度的奥地利福拉尔贝格省的情况相同。

列支敦士登的居民讲德语中的阿勒曼尼方言，这和列支敦士登亲王们所讲的维也纳式德语大相径庭。在特里森村还曾经有一小群人讲法语，他们的祖先是在十八世纪时从瑞士西南部的瓦莱州迁来这里的。列支敦士登人的外貌和生活习惯与邻国瑞士和奥地利提罗尔地区的山民相差无几，男子

的穿戴也是那种细毛呢帽、短上衣和紧身裤，妇女和姑娘们穿一种深褶皱的连衣裙，戴着别致的帽子。当地传统的菜肴受瑞士影响很大，包括炖猪肉（特别是后臀尖）、熏肉、火腿、猪肉排、蔬菜、奶酪、咸肉和面包，以及红葡萄酒。几乎所有的肉菜都大量使用奶酪来调味，但是也受法国菜的影响，加入大蒜、肉桂、洋葱、白酱汁和橄榄等调料。此外还有一种列支敦士登风味小吃是用干酪做馅的小饺子，也是传自瑞士。

1789年，法国占领了上莱茵河位于瑞士那一侧的土地，列支敦士登随后向德意志南部邦国组成的“第三次士瓦本同盟”派出15名步兵和2名骑兵，投入到反法战争当中，1793年又增派了8个人。当年9月13日，在法国北部的奥内－勒－塞克，列支敦士登亲王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四儿子约翰·约瑟夫（当时是奥地利陆军上校）率领一支2000人的奥地利骑兵部队，向7000名法国步兵发起了冲锋。这是一次一边倒的屠杀，有两千多名法国士兵被砍死砍伤，2000多人和20门大炮被俘，而奥军只损失了69人。与此同时，在列支敦士登亲王领地上，所有18至50岁的男子都参加了民兵组织，以防备法国的入侵。

1796年，法国革命政府派遣大军向莱茵河谷地进军，“士瓦本同盟”被迫解散，列支敦士登亲王阿洛伊斯一世也召回了自己的远征军，退出了对法战争。而他的弟弟约翰·弗朗茨王子仍然留在奥军中服役，并参加了1794年的弗留洛斯战役、1796年的伍尔茨堡战役、1800年的霍亨林登战役和1805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约翰指挥一支4600人的骑兵纵队，虽然作战勇猛，但无法独自扭转俄奥联军在战场上的颓势。在这次战役失败后，约翰作为神圣罗马皇帝的代表与拿破仑谈判，并签订了《普雷斯堡和约》。1808年，约翰·弗朗茨晋升为奥地利陆军上将。

另一方面，1799年法国军队再次沿着莱茵河河谷深入，攻打奥地利和俄国军队。3月4日，一支规模不大的奥地利部队进驻瓦杜兹，准备迎战法军。3月6日，由马赛纳将军指挥的一支一万八千人的法军部队占领施伦贝格地区，并且开始架设大炮。3月7日清晨，奥军向法军发起进攻，但是很快转为颓势，这时忽然天降大雪，挡住了法军乘胜追击的脚步。法军俘虏了675名来不及逃走的奥地利军人。

3月22日，法军进攻菲尔德基施村，奥军派出一个燧发枪团分别进驻施伦贝格村和毛伦村，进行阻击。毛伦村的奥军坚守到下午两点，而施伦贝格的奥地利军人和民兵面临人数十倍于己的法军，以及两门大炮，开始缓慢地向福拉尔贝格地区撤退。3月23日，马赛纳将军的部队穿越列支敦士登领土进入奥地利境内，但不久即撤回到瑞士。

法兰西共和国与神圣罗马帝国在1801年2月签订的《鲁讷维尔和约》规定了法国与德意志诸邦之间的边界，法国吞并了莱茵河左岸地区，以及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公国。此外还成立了四个法国的附庸国：巴达维亚共和国（荷兰）、海尔维地亚共和国（瑞士）、内阿尔卑斯共和国（意大利北部）和利古里亚共和国（原热那亚共和国）。列支敦士登与瑞士的边界也在这部条约中得到确认。

列支敦士登亲王阿洛伊斯一世在1805年去世，由于没有儿子，因此爵位



列支敦士登亲王约瑟夫·文策尔一世（1696－1772），1712－1718、1732－1745、1748－1772在位。他第一次让位给叔叔安东·弗洛里安，第二次让位给安东的孙子约翰·内波穆克，最后由侄子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继承。约瑟夫·文策尔是一名出色的军事指挥官，曾任匈牙利王国陆军总司令，并重组了奥地利的炮兵部队

由其弟约翰·弗朗茨亲王继承。但是约翰此时正在奥地利军队中服役，于是将爵位让给了他年幼的儿子阿洛伊斯二世。列支敦士登领地于1806年7月被拿破仑列为德意志诸侯国之一，并且被勒令加入他组建的“莱茵同盟”（Rheinbund）。巴伐利亚、符滕堡、巴登、黑森等16个邦也都退出神圣罗马帝国，拒绝承认帝国的法律，并加入“莱茵同盟”。

按照“莱茵同盟”的盟约，列支敦士登亲王在战时有向同盟提供4000名士兵的义务。考虑到面积7688平方公里、人口128万的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国也只需向同盟提供4000名士兵，不能不说这对列支敦士登亲王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军事负担。



位于奥地利维也纳的列支敦士登美术博物馆，原为列支敦士登家族的宫殿



维也纳列支敦士登美术博物馆的展品：约瑟夫·文策尔在位时制造的镀金马车

1806年8月1日，拿破仑的使节在雷根斯堡向神圣罗马帝国议会宣布，他的主人已经同意成为莱茵同盟诸侯的保护人，因此不再承认神圣罗马帝国的存在了。8月6日，神圣罗马皇帝弗朗茨二世宣布解除构成神圣罗马帝国存在基础的德意志诸邦对皇帝的臣服义务，从此改以“奥地利皇帝”的名义统治哈布斯堡家族的祖传领地。通过弗朗茨二世的这一宣言，列支敦士登亲王领地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臣服地位得以解除，并由此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1809年4月到7月之间，约翰·约瑟夫亲王率领奥地利骑兵和掷弹兵部队参加了三次对法战役，包括当年7月5日至6日的瓦格拉姆会战。神圣罗马帝国末代皇帝弗朗茨二世在当年9月将他晋升为陆军元帅，并负责与拿破仑进行停战谈判。由于奥方在随后的《舒恩布伦和约》中损失甚多，因此约翰遭到指责，为此辞去了军职，隐居在维也纳的列支敦士登宫中。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战败后，莱茵同盟解散，约翰从儿子那里收回了爵位，成为列支敦士登亲王约翰一世。1815年，约翰从自己的列支敦士登领地派出了100人加入巴登大公国的军队，在滑铁卢参加了欧洲列强同拿破仑的最后一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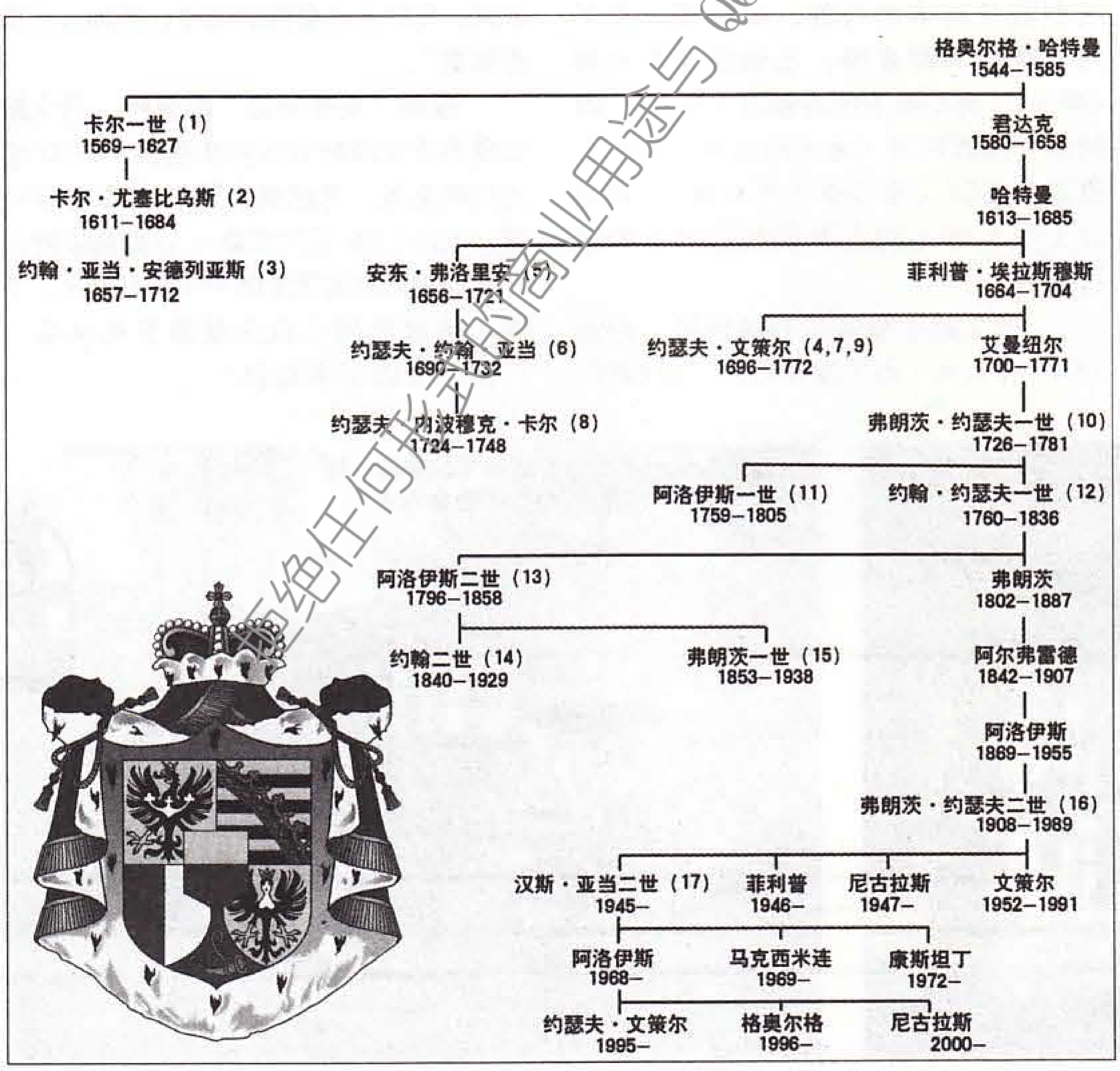
在1815年维也纳和会中，许多被消灭的德意志小邦没有复国，但由于列支敦士登亲王家族对反法战争作出的贡献，列支敦士登公国被欧洲列强正式承认为一个主权国家。在由英、俄、奥、普、法、西等欧洲列强共同签署的《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的第五十三条中，规定德意志各邦的君主——以及身兼汉诺威国王的英王、身兼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公爵的丹麦国王、身兼卢森堡大公的荷兰国王——和汉堡、不来梅、吕贝克、法兰克福这四个自由城市组成一个“永久性的邦联”，以“维持德意志外部和内部的安全，以及邦联各成员国的独立和不可侵犯”。

《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的这一条款还规定成立德意志邦联议会，会址选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市。《维也纳最后议定书》接下来规定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汉诺威等大国在邦联议会中各有一票，不伦瑞克公国和拿骚公国共享一票，梅克伦堡-什未林公国和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公国共享一票，四个城市自由邦共同拥有一票……至于列支敦士登，它与霍亨佐伦亲王领地（夹在南德的巴登大公国与符滕堡王国之间）、绍姆堡-利珀亲王领地、两个罗伊斯亲王领地、和瓦尔代克亲王领地共享一票。这样，从拿破仑战争中幸存的各德意志诸侯国组建了一个新的政治联盟，列支敦士登成为这个联盟的成员之一，并由列强承认，正式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地位。



列支敦士登亲王约翰一世（）

1817年的饥荒导致列支敦士登没有能力继续承担其对德意志邦联的军事义务，列支敦士登人要求削减军队的开支。约翰一世亲王后来把军队规模从100人缩减至80人，并且自费承担其开支。虽然列支敦士登公民仍有服兵役的义务，但约翰一世还是选择自己出钱从国外聘请雇佣兵。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形成的欧洲民族主义新思潮的压力下，约翰在1818年颁布了一部宪法，但列支敦士登仍然是一个君主专权的国家。在其余生里，约翰除了经营家族在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的大片地产外，也试图发展列支敦士登领地的经济，尤其是农业和林业。1843年列支敦士登放弃了移民限制，允许本国臣民



左为列支敦士登亲王世系图，括号内的数字为在位顺序。左下角是列支敦士登家族纹章，以及公国的国徽。左上角是西里西亚公国的鹰徽，右上角是1594年绝嗣的库恩林格伯爵家族的纹章，列支敦士登家族是其继承人。左下角的红白纹章是特罗泡公爵领地的标志，右下角的人面老鹰是里耶特贝格伯爵的纹章，列支敦士登亲王目前兼领该伯爵称号。

列支敦士登最初的国旗（1719至1852年）是上黄下红的双色旗，这是列支敦士登家族的传统纹章图案，至今列支敦士登亲王家族在庆祝活动中仍使用这种旗作为自己的标识。1852年至1921年列支敦士登改为采用左红右蓝的双色旗，这是神圣罗马帝国宫廷总管的制服颜色。1921年新宪法颁布后，列支敦士登国旗的图案改为上蓝下红，蓝色象征蓝天，红色象征山民聚会时的篝火余烬。1936年列支敦士登首次派运动员出席在柏林举行的奥运会，其间发生了将海地国旗与列支敦士登国旗弄混的外交事件（这两面国旗的图案几乎完全一样），因此列支敦士登议会于1937年通过决议，在国旗的左上角增加一顶金色的王冠，以与海地国旗区分开来。

移居出境，但离境者要将全部财产的15%抵充赋税，并失去列支敦士登的公民权。税在1848年欧洲革命风潮的压力下，列支敦士登亲王阿洛伊斯二世被迫取消了这项移民出境税，之后有三百多名列支敦士登臣民离境前往美国定居。

在1849年巴登大公国的起义当中，列支敦士登军队曾经随巴登第8军参加了镇压起义的战斗。1850年，列支敦士登采用瑞士作曲家雅克布·约瑟夫·饶赫的《德意志的莱茵河》作为国歌歌词，曲调则采用英国国歌《上帝保佑国王》的旋律。《德意志的莱茵河》作于1840年莱茵河危机期间，当时法国再次对莱茵河左岸的领土提出要求，从而激发了许多德意志作曲家的爱国主义灵感，著名的普鲁士军歌《莱茵河上的守望者》也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1963年列支敦士登删掉了五段歌词中的三段，同时删去了与“德意志”有关的几段歌词，比如把“德意志的莱茵河”改成“年轻的莱茵河”，“ 德意志祖国”也改成了“珍爱的祖国”。

1862年，列支敦士登亲王约翰二世颁布了一部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新宪法，成立由15人组成的议会（Landtag），其中3人由亲王指定，12人由年满24岁的男性臣民中选举产生。立法权归亲王和议会共同所有，但议会有否决权。1866年6月15日，普鲁士和意大利向奥地利和德意志邦联宣战，普奥战争爆发。约翰二世动员了人数仅有80人的列支敦士登军队，将其置于德意志邦联（也就是奥地利）的指挥之下，但是规定其军队“只能用来防卫提罗尔地区（当时属于奥地利）的德意志领土（抵御意大利人的进攻）”。与此同时在列支敦士登国内还留有一支20人的部队。列支敦士登由于动作迟缓而获救，当奥军在萨多瓦会战中被击溃时，那一支80人的军队还没来得及投入战斗。到7月22日普奥战争结束时，列支敦士登军队凯旋回国，在首都瓦杜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列支敦士登人骄傲地宣称：“我们派出了80人，却回来了81人！”——一位奥地利陆军驻列支敦士登分遣队的联络军官在开拔回国时选择了加入列支敦士登军队。

德意志邦联解散后，列支敦士登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必要保留军队了。1868年，约翰二世宣布列支敦士登为永久中立国，并将其小小的军队解散，以节省金钱。这个小国放弃了自己的军队，除了一支小小的警察部队外再也没有建立任何武装力量。列支敦士登向奥匈帝国寻求帮助，委托其代管自己的外交和防务事务，但是列支敦士登宪法规定一旦该国遭到入侵，年龄在60岁以下的成年男子都有义务起而保卫国家。

1852年，列支敦士登与奥地利签署关税同盟协议，不久之后又与其结成货币同盟，奥地利克朗成为列支敦士登的通用货币。1896年，列支敦士登与奥地利之间的电报线路开通。它与奥匈帝国共享一个邮政系统，使用奥地利的邮票，有时候在上面加印列支敦士登的戳记。

由于列支敦士登与奥地利的关税同盟协议规定前者每年要为两国的共同海关带来至少4万奥地利克朗的收入，因此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列支敦士登境内开始出现小规模的工业。一开始是南德林村的彩陶厂和特里森村的毛纺厂，接着又在瓦杜兹、沙安、巴尔策斯等小镇出现了钟表零件厂、皮革厂、纺织厂和锅具厂。1870年列支敦士登议会批准连接奥地利与瑞士两国的铁路从列支敦士登领土上穿过，这条铁路在列支敦士登境内最大的车站沙安（Schaan）由此成为该国的工业中心，出现了十多家工厂。沙安的一家纺织厂生产各种精致的高级亚麻桌布、餐巾、毛织品和丝织品。特里森贝格有一家工厂生产金笔和玩具，特里森的皮革工厂每年生产大量琴弦、肠衣、化妆用薄膜和奶酪酵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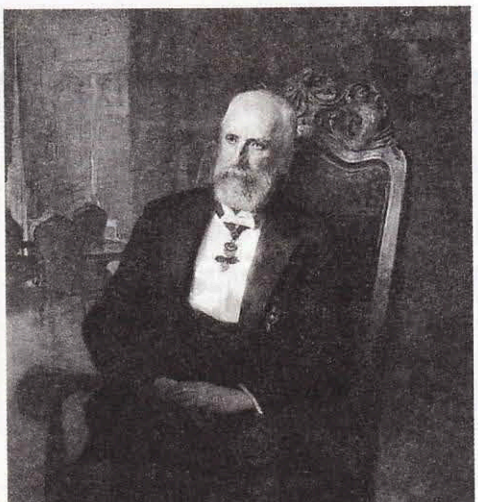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列支敦士登继续保持着中立地位，但是有16名列支敦士登人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奥匈帝国陆军，与此同时列支敦士登亲王家族也有一些成员担任过奥军的军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列支敦士登家族与奥地利军队的深厚渊源，



列支敦士登的君权标志“公爵帽”（Herzogshut），1623年由卡尔一世订购，1626年完工，1781年丢失，至今下落不明。图为1976年复制的公爵帽，由列支敦士登公民作为七十岁寿礼献给弗朗茨·约瑟夫二世。由于欧洲贵族等级制的原因，它不能被称为“王冠”



位于瓦杜兹的列支敦士登政府大厦



列支敦士登亲王约翰二世（1840–1929）

以及列支敦士登的外交与防务事务与奥地利紧密联系，因此协约国将这个小小的国家视为奥匈帝国的附庸，并准备对其加以制裁。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在实行土地改革时，将列支敦士登家族大地产收归国有，然后分配给农民，此举受到法国的支持和鼓励。列支敦士登家族原先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境内拥有总面积多达1600 平方公里——即列支敦士登公国面积的十倍——的地产，土地改革之后只剩下了4.05 万公顷，即405 平方公里。

虽然协约国没有实行更多的制裁措施，但列支敦士登家族和列支敦士登议会都从中吸取了教训，在1919 年废弃了与奥地利的关税同盟协定，改与另一个永久中立国——瑞士结成关税和货币同盟。与此同时，列支敦士登还进一步将其国防、外交与领事义务（保护本国侨民）全部委托给瑞士代理，两国组成了一个中立联盟。1924 年，列支敦士登改以瑞士法郎作为流通货币。

1928 年是约翰二世亲王登基七十周年纪念。他在位70 年零91 天，是继法王路易十四之后在位时间第二长的欧洲君主。在其一生中，约翰一共访问过列支敦士登三次，第一次是1862 年颁布新宪法，第二次是1868 年解散军队，第三次是1921 年颁布另一部新宪法、并视察修葺一新的瓦杜兹城堡——这座城堡是1905 至1912 年由约翰二世的弟弟、退休的奥匈帝国外交家弗朗茨·冯·列支敦士登（曾出任奥匈驻俄国大使）主持翻修和扩建的。

终生未婚的约翰二世在1929 年2 月11 日以89 岁高龄去世，76 岁的弗朗茨即位，成为弗朗茨一世。登基后不久，他在维也纳的列支敦士登宫娶了一位离过婚的奥地利犹太女人，伊丽莎白·冯·古特曼男爵夫人。此举的一个目的是为了改善列支敦士登的财政状况（古特曼的父亲是奥匈帝国最大的煤炭商人，为此在1878 年被奥皇封为骑士），但却受到许多具有强烈反犹主义情绪的维也纳人的侧目和抨击。

同是在1928 年，由于受到奥地利经济危机波及，列支敦士登储蓄银行宣告倒闭，列支敦士登国库也受到牵连，变得空空如也，欠下瑞士大量债务。在这场丑闻之后，列支敦士登议会通过了新的银行法，规定外国客户可以在列支敦士登开设秘密账户，希望借此吸引外国存款；与此同时，列支敦士登还在一群纽约银行家的安排下发行了国家彩票，以筹集国库资金。1931 年和1932 年，著名的德国飞艇LZ-127“齐柏林伯爵”号两次飞临列支敦士登上空，1932 年6 月的第二次飞行搭载着36 名旅客，这艘飞艇在瓦杜兹和沙安降落，以投递航空邮件。1933 年，列支敦士登组建了一支7 人的警察部队，以维持全国的治安。



位于维也纳的列支敦士登城市宫殿（Stadtpalais Liechtenstein），建于1695–1712 年，是列支敦士登家族在维也纳城内的两座宫殿之一，以及历代列支敦士登亲王直至1938 年时为止的主要住所

1938 年3 月11 日德奥合并前夕，列支敦士登总理约瑟夫·霍普前往维也纳觐见弗朗茨一世，讨论紧张的局势。3 月13 日，德国军队在奥地利人的夹道欢呼中开进了维也纳，霍普在3 月15 日启程返回瓦杜兹，弗朗茨一世也在这之后不久带着他的犹太妻子前往瓦杜兹，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以瓦杜兹城堡为正式居所的列支敦士登亲王。

3 月19 日，列支敦士登银行和列支敦士登皇家银行开始将金库内的存款和贵金属转移到瑞士。3 月30 日，弗朗茨以“年老体衰”为借口，指定31 岁的侄孙弗朗茨·约瑟夫出任国家摄政。3 月31 日，在列支敦士登国内也出现了一个亲纳粹的组织，叫“日耳曼人民运动”（Volksdeutsche Bewegung in Liechtenstein），其首领是一个叫奥托·夏德勒的家伙。该运动鼓吹列支敦士登与“大德意志”合并。弗朗茨一世妻子的犹太人身份也是他们攻击的对象。

弗朗茨一世在1938 年7 月去世，弗朗茨·约瑟夫继位成为列支敦士登亲王弗朗茨·约瑟夫二世。由于此时维也纳已经落入纳粹德国之手，因此他也像其叔祖一样以瓦杜兹城堡为居所。在有可能被德国吞并的威胁下，列支敦士登的政党同意抛弃党争，团结一致、应对危局。与此同时，弗朗茨·约瑟夫也被迫任命几名“日耳曼人民运动”成员参加内阁。这群家伙与居住在列支敦士登境内的1400 名德国公民一样成了大多数列支敦士登人的心病。不过列支敦士登毕竟是一个小国，因此在德奥合并后向柏林发去了贺电。为了阻止德奥犹太难民大量流入境内，公国在其边境上立起了栅栏，并以每份5 万瑞士法郎的价格向奥地利犹太人出售列支敦士登护照，一共出售了144 份。与此同时列支敦士登还接纳了另外400 名犹太难民入境，条件是在列支敦士登的银行里存入至少3 万瑞士法郎的存款，以免其成为列支敦士登的“经济负担”。列支敦士登边防检查站拒绝另外165 名犹太难民入境，因为这些人比较穷。到1938 年12 月1 日，列支敦士登禁止所有犹太人入境。



1931 年列支敦士登发行的“齐柏林伯爵”号飞艇纪念邮票，面值为2 瑞士法郎

1939 年3 月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残余部分后，“日耳曼人民运动”在3 月24 日发动了一次不成功的政变。他们利用维也纳男童合唱团乘车前往列支敦士登演出的机会，在边境的德国（原奥地利）一侧纠集了上百名成员，然后试图

跟在合唱团的后面向瓦杜兹进军，推翻弗朗茨·约瑟夫亲王，宣布列支敦士登并入德国。列支敦士登总理约瑟夫·霍普闻讯后紧急致电纳粹德国福拉尔贝格地区长官鲁道夫·考普夫和德国布雷根茨边境警察哨所所长约瑟夫·施雷德，要求德方关闭边境，不允许这帮乌合之众入境，列支敦士登议会主席安东·弗洛默尔特则迅速请求瑞士边防军调集兵力，协助防守边境。瑞士联邦经济部长赫尔曼·奥尔布雷赫特用罕见的强硬语气宣布对列支敦士登的入侵等同于对瑞士的入侵，而任何国家“如果要袭击或侵犯瑞士的领土或中立，那它就要面对一场战争”。这一强硬声明最终让德国的爪牙止步于瓦杜兹城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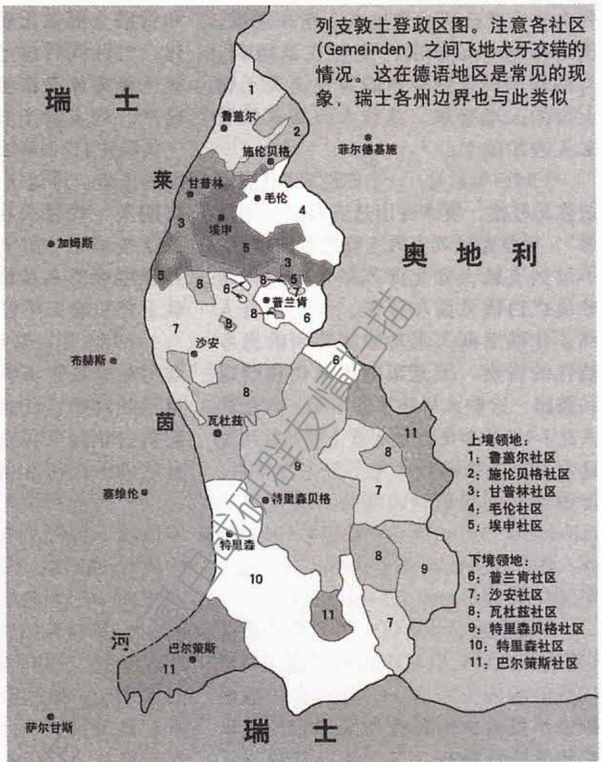
由于列支敦士登这个小国实在无足轻重，同时希特勒也不愿为了这么个小问题恶化与瑞士的关系，他们还需要瑞士的军事工业产品，以及瑞士的金融服务，所以列支敦士登这一次又得以免遭灭国之灾。在1939年5月举行的公民投票中，有95%以上的投票者支持列支敦士登保持独立，反对并入德国。5月29日那天，成千名列支敦士登人涌到瓦杜兹城堡外，向弗朗茨·约瑟夫亲王宣誓效忠。不过，有几十名亲纳粹的列支敦士登人在夺权失败后参加了德国军队。至少有一位列支敦士登家族的贵族，即出生于1896年的阿洛伊斯·格奥尔格·冯·祖·列支敦士登亲王，在二战中服役于德国军队。这位亲王在1943年2月19日战死于俄罗斯的布佐夫卡。

在二战期间，每年一到4月20日和8月15日，弗朗茨·约瑟夫二世与希特勒都要互发贺电，祝贺对方的生日。根据世界犹太人大会的调查，从1941年到1945年，在弗朗茨·约瑟夫二世知情的情况下，列支敦士登家族在其位于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几座农业庄园使用过犹太劳工。这些劳工是用低廉的价格从维也纳附近的施特劳斯霍夫集中营的党卫军管理当局那里“雇佣”来的。与此同时，弗朗茨·约瑟夫还在战争期间从德国和瑞士的中间人手里购买了270件家具、大量古董和艺术品，以及数座工厂，这些都是被强制出售的犹太人财产。战争结束后，弗朗茨·约瑟夫二世不得不向那些提出起诉的幸存犹太工厂主作出赔偿。

有一种说法称，1941年5月，根据一名占星师的建议，



1939年5月29日，列支敦士登民众聚集在瓦杜兹城堡前，向弗朗茨·约瑟夫二世大公宣誓效忠



列支敦士登政区图。注意各社区(Gemeinden)之间飞地犬牙交错的情况。这在德语地区是常见的现象，瑞士各州边界也与此类似

希特勒曾要求国防军总参谋部制订占领列支敦士登的“提尔行动”(Operation Tyr)，兵力包括第1、4、5、6山地师和第188后备山地师。龙德施泰德和第5山地师司令林格尔对这个计划提出了抗议，令希特勒大发雷霆。只是由于不久之后林格尔在入侵克里特岛的战役中功勋卓著，才免于解职处分。但实际上这个所谓“提尔行动”是一位美国军事架空历史爱好者在1999年撰写的一篇用于取乐的虚构文章，实际上希特勒或者国防军参谋部真地愚蠢到要动用5个山地师(10万人)的兵力入侵列支敦士登的话，相当于每个列支敦士登成年人要分配到10名德国山地步兵，其中大部分士兵将不得不在山上安营扎寨。最有趣的是，这个虚构的“提尔行动”竟然被历史作家迈克尔·夏普写入了他的著作《第5山地步兵师：希特勒的山地战专家》。

1945年4月，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在一份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披露了瑞士银行协助纳粹德国转移黄金的问题，其中一些纳粹黄金被存放在列支敦士登的银行里。当年5月，维希法国总理皮埃尔·赖伐尔在亡命徒中，曾经在奥地利与列支敦士登的边境小村菲尔德基施的旅馆里住了八天。列支敦士登首相弗朗茨·约瑟夫·霍普亲自前往边境，婉言拒绝这位臭名昭著的法国通敌者拒绝入境。苏军占领维也纳后，列支敦士登家族一些有几百年历史的文件和档案被NKVD人员没收，运往莫斯科。1997年俄罗斯政府归还了其中一部分档案，用来交换“索科洛夫笔记”。后者是白俄军官尼古拉·索科洛夫在1919年为高尔察克政府调查沙皇一家被害案件时所作的笔记，列支敦士登亲王汉斯·亚当二世在战后索斯比公司的一次拍卖中买下了这个笔记本。

1945年5月2日，一队“俄罗斯解放军”士兵、白俄哥萨克及其家属冲破边境栅栏，从奥地利进入列支敦士登境内。他们为了逃避苏军的追捕，向列支敦士登政府提出政治避难请求。这批人中包括462名男人、30名妇女和2名儿童，

列支敦士登政府允许这些人前来避难，但是拒绝一位战前一直住在奥地利、与纳粹当局有过合作的罗曼诺夫王朝大公的入境请求，这位大公后来带着家人逃往瑞士。

1945年8月，一个苏联军事代表团前往瓦杜兹，要求交出这五百名“通敌者”，但是遭到列支敦士登当局的拒绝。不过列支敦士登允许苏联代表们与这些流亡白俄见面和谈话。大约两百人经不住俄罗斯人那种根深蒂固的思乡情怀的折磨，同意跟随苏军代表团返回俄国，这些人从此下落不明。其他的人在1947年离开列支敦士登前往阿根廷定居。他们的后人为了纪念这件事，出资在靠近奥地利边境的后施伦贝格(Hinterschellenberg)修建了一座纪念碑。法国还为此拍摄了一部电影，名字叫《Vent d' est》(东风)。

列支敦士登是仅有的几个不承认《慕尼黑协定》以及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欧洲国家之一，并且在二战中始终承认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为其合法政权，甚至还向其提供过财政援助。但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在1945年5月至10月之间签署了七项惩罚德意志族和马扎尔族的严厉法令，宣布这两个民族的原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为“国家敌人”，剥夺其公民权并驱逐出境，同时没收其全部财产。

1945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的几所地方法院裁定，由于弗朗茨·约瑟夫二世及其家族具有德意志族血统，因此根据二战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法律，列支敦士登家族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境内的所有田产、林地、庄园、城堡和宫殿全部被无偿没收，并实行国有化。与此同时波兰政府也没收了列支敦士登家族在西里西亚地区的所有不动产。列支敦士登家族二战后在东欧一共损失了22座城堡、宫殿和4万多公顷的土地。不过万幸的是，二战当中，弗朗茨·约瑟夫在苏联红军到来之前从这些城堡中好歹救出了两千多张世界瑰宝级的名贵油画，将其运到列支敦士登和瑞士保管。

1946年，瑞士代表本国和列支敦士登与美国签署《华盛顿协议》，交出原属于纳粹德国的投资、以及德国从欧洲被占领国家掠夺的黄金。由于战后全欧洲的经济和贸易陷入萧条，再加上大片领地被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没收，因此列支敦士登王室面临严峻的财政困境，国家也再次濒临破产。弗朗茨·约瑟夫二世亲王试图通过出售家族所拥有的艺术珍品的办法来缓解财政危机，美国国家美术馆于1967年购得的达芬奇名画《吉内薇拉·德·班琪》就是列支敦士登家族出售的艺术品珍藏之一。不过，列支敦士登毕竟没有收到战火的破坏，因此在美国实行马歇尔援助计划之后不久就和其他西欧国家一样重新恢复了繁荣。到1949年，由于工业飞速发展，列支敦士登出现了电力不足的局面，于是在扎米纳河谷修建了该国的第二座水电站（第一座是1927年修建的），同时还从奥地利的菲尔德基施发电站购买电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士的厄利孔·布尔勒军火公司在列支敦士登的埃申村设立了冲压件厂，装备着最新式的机床，生产各种高质量的机床零件、销钉、螺栓和炮弹引信。1946年在巴尔策斯建立的机器制造厂生产各种精密量具、真空蒸馏设备、烘干和浸渍设备、以及显微镜、高反射镜、反光玻璃、干扰过滤器和热过滤器。在瓦杜兹有两家精密仪表厂，生产自动控制测量仪和各种精密量具和测微量具。1946年在毛伦村设立的孔廷计算器工厂生产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230克重的小型计算器，驰名国外。



列支敦士登亲王弗朗茨·约瑟夫二世（1906–1989）

二战结束后，在瓦杜兹、沙安和巴尔策斯还出现了一些作坊式的小工厂，以外包形式生产航空、钟表和光学工业的精密零件，以及雷达和导弹装置的零件。这些小厂的产品虽然不是完整的机器，但价值很高。在米伦霍夫小镇上有一家油漆厂，生产高质量的清漆和汽车油漆；瓦杜兹附近的一家只有五十多名工人的假牙厂每年生产六千多万颗磨料假牙，出口到许多大洲。此外在列支敦士登国内还有一些小规模的罐头厂、啤酒厂和干酪厂。

虽然列支敦士登亲王曾经是欧洲数一数二的大地主，但在列支敦士登公国境内却不存在大地产，只有很少的人拥有四五公顷的份地。在这种地产制上发展起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比如果蔬业、养蜂业、葡萄酒酿造业，尤其是畜牧业。由于畜牧产品的出口受到瑞士的剧烈竞争，因此列支敦士登以出口活牲畜为主，特别是纯种瑞士牛。种畜通常喂养到一岁就出口，如果不这么做的话，那么将由于草地不足而无法饲养所有的牲畜。由于列支敦士登农民在培育幼畜方面非常出色，所以邻国瑞士和奥地利的农民也把幼畜交给他们饲养到一定的年龄，这也使列支敦士登的农民获得一笔不小的收入。至于谷物农业，列支敦士登境内

瓦杜兹城堡远眺。它始建于十二世纪，最初只是一座12×13米的塔楼，后来历经扩建，1712年与瓦杜兹伯爵领地一道被列支敦士登亲王买下。1905–1920年进行扩建，增添现代化居住设施，目前为列支敦士登王室私产和家族主要居所，其内藏有2000多幅名贵油画和4000多件艺术珍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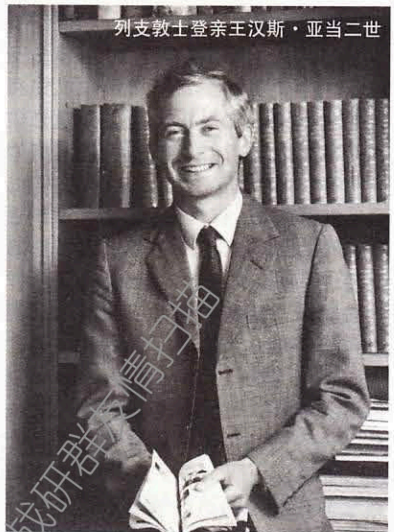


种植的大多是作饲料用的玉米，这种作物单位面积收益最大。列支敦士登本国居民所需的粮食是需要进口的。此外，列支敦士登面积虽小，可旅游业规模也很可观，在风景优美的山区开辟了多处高山疗养地，几乎可以与离此不远的瑞士格劳宾登州疗养胜地达沃斯相媲美。

列支敦士登从1921年起开始发行自己的邮票，到后来竟然成为一个轻易地为国家获得巨大利润的产业。列支敦士登的邮票是专为世界各国集邮者发行的，其图案最初是历代亲王的肖像、城堡、宫殿和宗教圣物等等；在三十年代发行了多套公国的风景邮票，包括瓦卢纳谷地、马尔邦谷地、扎米纳谷地和它们周围的山景，以及疗养地、居民点、古堡、古寨的景致。二战后发行的列支敦士登山民服装邮票和狩猎邮票饶有趣味，但最受集邮家欢迎的是二战后发行的列支敦士登美术博物馆（坐落在奥地利维也纳）收藏的世界名画作品的邮票。发行邮票的收入在列支敦士登政府岁入中所占的比例，在五十年代曾一度高达三分之一，如今也占到15%之多。

列支敦士登的银行业对其经济起着特殊的作用，其活动远远超出这个小国的范围。由于这里有一个比较安宁的环境，特别是由于公国的资本税和所得税税率都很低，再加上有利的关税制度能够令投资者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许多外国大企业和厂商都在列支敦士登注册，成立“离岸公司”，并且把资本存放在这里。到二十世纪末，列支敦士登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注册公司数比人口数还要多的国家之一，此外还有17家银行、3家金融公司和71家投资公司，此外还有270家信托公司和81家律师事务所。

1984年8月26日，七十八岁高龄的弗朗茨·约瑟夫二世正式逊位。这位当了四十六年太平天子的亲王印证了苏东坡那句诗是不全面的：不须生儿愚且鲁，亦可无风无浪做公卿。逊位仪式是在瓦杜兹城堡的饭厅里举行的，这里可以容纳欧洲各国蜂拥而来的电视台记者。弗朗茨·约瑟夫退位后搬到维也纳的列支敦士登宫中居住，在管理家族艺术品和古代武器珍藏的同时养养花，种种草，看书旅行。老亲王有一个宏伟的环球旅行计划，包括中国和肯尼亚。他逊位后还开始动笔写两本书，一本关于瑞典，另一本是关于中国的。不过，这些计划都没有完成，弗朗茨·约瑟夫二世于1989年在瑞士格拉布斯的自家别墅中安然辞世。


列支敦士登亲王汉斯·亚当二世

继位的汉斯·亚当二世也证实自己并非白吃面包的君主：列支敦士登的妇女直到1984年夏天才拥有选举权，这是汉斯·亚当从中奔走的结果。他也是一等一的金融理财高手，从1970年开始就出任家族庞大财产的掌管人，并且直接掌管列支敦士登银行集团（LGT Banking Group），其业绩昭著，连精通银行业的瑞士人也不由得敬他七分。

列支敦士登是一个风景美丽的日耳曼小山国，其宫廷也不像天气阴沉的英国那样专门产生仪态死板、规矩十足的贵族风尚礼仪。人们在瓦杜兹的街上经常可以看见汉斯·亚当亲王和妻子去购物，或者带着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开着路虎越野车去滑雪。新亲王一家住在瓦杜兹城堡的东翼，三个王子和一个公主小时候经常骑儿童自行车穿插于宫廊禁苑之中。在城堡东翼起居室中，一张价值连城的伦勃朗油画下放着一台彩色电视，给人以时代倒错的幻觉。

2003年，列支敦士登经过全民公决批准了新宪法。这部宪法扩大了君主的权力，包括可以否决法律、任免总理和部长、以及禁止在列支敦士登发起实行共和制的全民公决，因此受到了欧盟的批评。不过汉斯·亚当二世威胁说，如果新宪法得不到批准的话，他就迁往奥地利居住，并带走列支敦士登家族的财产。最后新宪法以64%的支持比例获得通过。

2004年，汉斯·亚当二世即将年满60岁，他按照父亲留下来的传统，任命36岁的儿子阿洛伊斯为列支敦士登摄政，他自己则转为专心照料列支敦士登银行集团和列支敦士登博物馆的事务。根据统计，列支敦士登家族的财产约值40亿欧元，而汉斯·亚当亲王本人拥有的LGT集团股份价值高达86亿美元。

列支敦士登在1990年加入联合国。按照瑞士联邦与列支敦士登在1919年签订的协议，中国与瑞士在1950年建交时便同时与列支敦士登建立了外交关系。目前中国驻列支敦士登总领事由


列支敦士登与瑞士的边境，自瑞士一侧拍摄


列支敦士登首都街景：瓦杜兹市奥勒大街

驻瑞士苏黎世总领事兼任。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列支敦士登从一个贫穷的、常受洪水和饥馑袭扰的山国逐渐发展成和瑞士一样繁荣富裕的国家。在2009年，列支敦士登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3.44万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摩纳哥。虽然这个小小山国的人民爱好和平与安静的生活，但是事实证明，当他们不得不作战的时候，这些列支敦士登的山民们也可以变得非常勇敢。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无论这片夹在群山之间的莱茵河谷地什么时候遭到入侵，其居民都以民兵的身份同入侵者作战。如今在每年的11月11日，列支敦士登全国都会举行纪念活动，悼念在过去的一切战争中失去生命的所有列支敦士登士兵。

附录1：施瓦岑贝格亲王家族

在中欧有一个贵族世家，其背景与列支敦士登家族极为相似，在某些时候甚至更加显赫，但由于没有购买直辖领地而没有成为主权国家的统治者。这个家族就是在欧洲近代军事史上赫赫有名的施瓦岑贝格家族(Schwarzenberg，意为“黑山”，捷克语为Scaecenberka)。它也是得名自一座城堡，即巴伐利亚北部弗兰肯地区的施瓦岑贝格城堡。这个家族的族长厄尔青格六世在十五世纪初获得“施瓦岑贝格男爵”的头衔，并且在波希米亚王国获得了一些采邑封地。1599年，阿道夫·冯·施瓦岑贝格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晋升为伯爵，1670年约翰·阿道夫一世被晋升为亲王。

施瓦岑贝格家族名人辈出。约翰·冯·施瓦岑贝格在担任班贝格城大法官时，曾经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保护人；亚当·冯·施瓦岑贝格充当过勃兰登堡选帝侯的顾问。施瓦岑贝格亲王约翰一世的小儿子卡尔·菲利普在反法战争中名噪一时，最终晋升为奥地利陆军元帅，并且在1813年率领24万人的波希米亚军队，参加了德累斯顿战役和著名的莱比锡“民族会战”。1814年3月20日，他在奥布河畔阿尔西打败了法军的进攻，同普军统帅布吕歇尔元帅一道挥师向西进军，于3月30日打到巴黎城下，拿破仑在4月6日被废黜，并流放到厄尔巴岛。

施瓦岑贝格家族在这之后分为两支，长系继承了施瓦岑贝格亲王的爵位和克罗姆洛夫公爵领地，幼支（即卡尔·菲利普那一支）继承了苏尔茨伯爵的头衔和克莱特高伯爵领地。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后，施瓦岑贝格家族选择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并居住在布拉格。虽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实行土地改革，并废黜一切贵族头衔，但施瓦岑贝格家族一直对新国家保持着忠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长支的阿道夫·冯·施瓦岑贝格亲王与捷克首任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成为私人朋友，并且设法在土地改革中为家族保留了9万公顷的土地和森林地产。

纳粹势力在德国兴起后，施瓦岑贝格家族表现出勇敢的反纳粹精神。1937



奥地利陆军元帅卡尔·菲利普·冯·施瓦岑贝格亲王（1771–1820）

年，阿道夫亲王邀请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前往家族府邸克罗姆洛夫城堡，捐给他100万捷克克朗，作为增强国防、抵抗德国威胁的献金。德奥合并后，阿道夫亲王下令在维也纳的施瓦岑贝格宫上升起黑旗以示悼念。

1939年德国吞并捷克后，阿道夫亲王任命堂弟海因里希为自己的继承人，随后经意大利和瑞士前往美国政治避难。由于阿道夫在美国时仍然向捷克流亡政府提供资助，因此纳粹当局在1940年8月宣布没收第三帝国境内所有属于施瓦岑贝格家族的财产，海因里希亲王也被盖世太保逮捕，关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1945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签署法令对德意志族和马扎尔族实行集体报复时，施瓦岑贝格家族的财产也被没收。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临时国家委员会在1946年承认阿道夫·施瓦岑贝格亲王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捷克爱国者和反法西斯战士，因此推翻了原有的法院判决，宣布归还施瓦岑贝格家族的财产，并向其偿付10万捷克克朗的补偿金。不过，当时担任捷克总理的共产党人哥特瓦尔德一直在抵制这道命令，施瓦岑贝格家族财产最终在1948年捷共夺权后被无偿没收。

由于阿道夫亲王的继承人海因里希亲王也没有子女，于是将幼支的卡尔



左图：施瓦岑贝格家族的主要居所——位于捷克克罗姆洛夫（Czeky Krumlov）的克罗姆洛夫城堡，始建于1240年，1717年由于原主人绝嗣而被施瓦岑贝格家族继承。它是捷克境内第二大城堡，规模仅次于布拉格的赫拉德欣城，拥有自己的大教堂和剧院。1940年城堡被盖世太保没收，1945年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再次充公。如今为世界文化遗产

六世亲王的长子收为养子，即卡尔七世，施瓦岑贝格家族的长幼两支从此合二为一。卡尔七世1937年出生于布拉格，1948年捷共夺权时随全家移居到奥地利。1984至1991年期间，卡尔亲王担任国际赫尔辛基人权理事会主席，与捷克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是好友。哈维尔在1990年成为捷克总统后，卡尔亲王应邀担任他的私人顾问，并在2007至2009年和2010年两度出任捷克外交部长。

比利牛斯山的磐石

安道尔公国——正式的名字是安道尔谷地及领地——掩藏在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比利牛斯山脉中部的一个美丽的大盆地里，四周为雄伟而荒芜的高山所环绕。安道尔在这种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已经生存了十二个世纪之久。

安道尔的面积是467.6平方公里，大于欧洲另外三个袖珍国家圣马力诺、列支敦士登和摩纳哥的总和，但直到五十年代末为止，其人口还少于上述任何一个国家。安道尔在1959年时的人口只有5660人，而当时列支敦士登的人口是13760人，摩纳哥的常住人口超过两万，圣马力诺也有14500人。不过，如今安道尔的人口已经达到了84000人，超过了另外三个小国。

安道尔位于比利牛斯山的南坡，三条山脉自东北向西南夹着两个贯穿安道尔全境的大谷地，一条十分完备的公路也沿着这个方向横贯全境，从法国通往西班牙。安道尔北与法国的阿里埃日省和东比利牛斯省接壤，南与西班牙的莱里达省毗邻，当地人口大多是加泰罗尼亚人，他们的祖先是古时候来开垦瓦利拉河、奥迪诺河及其支流谷地的农民。安道尔人讲加泰罗尼亚语，但法语和西班牙语也被承认为官方语言。

安道尔人温厚好客，勤劳刻苦，勇敢坚强。许多世纪以来，山区困苦的生活迫使他们为生存而奋斗，在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依靠畜牧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在安道尔人的生活习惯中，特别是在那些偏僻的山村里，直到现在还残存着封建时代的痕迹。居民们的性格显得孤僻和沉默，这与黑山或保加利亚的山民非常相似。

安道尔男子的传统服饰是皮上衣、紧身裤、高筒靴和贝雷帽，束红色宽腰带。妇女的日常衣着和邻近的西班牙农妇差不多，寡妇也要终身穿黑色的衣服以示对亡夫的哀悼。这些山民衣着朴素，膳食简单，日常伙食通常只有肉汤或橄榄油菜汤配面包、土豆烧羊肉或荤油焖土豆，以及咖啡。安道尔人大量饮用家酿葡萄酒，或从法国和西班牙走私来的廉价葡萄酒。他们饮酒时用一种特殊的名为“波罗”的细长颈玻璃瓶，脖子一歪，酒就流入口中。

安道尔山区生活的清贫还体现在人口上。几个世纪以来，安道尔的人口一直维持在四五千人的水平上。经常性的、有规律的人口外流几乎全部抵消了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大部分安道尔移民前往西班牙，主要是居住在加泰罗尼亚大区的首府巴塞罗那，那儿有一个规模颇大的安道尔侨民社团。另外一些安道尔人则移居法国。安道尔本国的人口只是在二战之后才开始快速增长，特别是从1957年到1983年这段时间，每年的人口增长率都在10%以上。在全部人口中，土生土长的安道尔人约占33%，西班牙移民后代占23%，葡萄牙移民后代占21%，法国移民后代占17%。根据传统的安道尔法律，要取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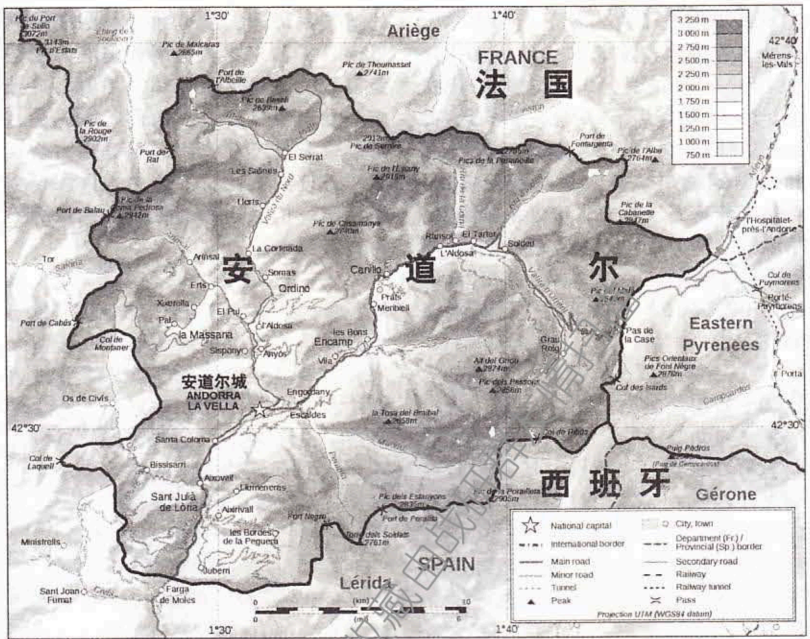


卡尔·约翰内斯·内波穆克·约瑟夫·诺伯特·弗里德里希·安东尼乌斯·符拉迪斯拉夫·梅纳斯·冯·施瓦岑贝格亲王（1937–），施瓦岑贝格家族族长。1948年随家人逃离捷克，获得瑞士国籍。1984–1991任赫尔辛基国际人权理事会主席，1990年重获捷克国籍，2007–2009、2010任捷克外交部长，2009年任欧盟理事会主席

维也纳的施瓦岑贝格宫（Palais Schwarzenberg），建于1697–1728年，坐落于维也纳第三区，与抗法名将欧根亲王的贝尔维德雷宫毗邻，两座宫殿的设计师同为约翰·冯·希尔德布兰特，并由意大利建筑大师安东·马提涅利督建。宫殿大厅里有高高的穹顶，下垂璀璨夺目的精美大吊灯。宫殿南边的后院是施瓦岑贝格公园，里面有林间小径、喷泉池塘。卡尔七世1979年从长系那里继承了这座宫殿之后，为开辟财源，将宫殿的一部分改为高级餐馆和顶级豪华旅馆，瑞士驻奥地利大使馆也坐落于宫殿的一个侧翼内。卡尔亲王还将宫殿前面的空地改成了收费停车场。施瓦岑贝格宫正面（北边）是施瓦岑贝格广场，维也纳环城路从那里穿过。广场中央有卡尔·菲利普亲王的骑马塑像和一座壮观的大喷泉，喷泉的北边是苏军占领维也纳时期修建的红军解放纪念碑



该国的国籍，必须在这里居住三代以上。安道尔全国81%以上的人口集中在七个城市化的村镇中，其首都安道尔城（Andorra la Vella）的人口为24600人。安道尔的其余四十多个居民点只是一些小山村，通常只有五到七户人家，再就是零星散处各地的单独农舍。



安道尔的历史虽然悠久，但也可以说是平淡无奇。这里最早的居民是长颅的巴斯克人，他们是克罗马农人的直系后代，也是欧洲最古老的民族。印欧民族在新石器时代的入侵将这些巴斯克人驱逐到比利牛斯山脉中。接踵而来的是伊比尔人和凯尔特人，但他们大多把安道尔作为进入伊比利亚半岛的踏脚石，翻过峰峦重叠、直插云天的安瓦利拉山口和卡萨山口，然后扬长南下。在这之后，安道尔的山谷又目睹了腓尼基人、希腊人、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的征服大军南下或者北上。在罗马时期，安道尔属于塔拉戈纳省。

阿兰人，苏埃弗人，汪达尔人，一股又一股日耳曼蛮族利用西罗马皇帝霍诺里乌斯的混乱统治，在406年越过莱茵河，渗入高卢。然后他们翻越比利牛斯山，劫掠西班牙。西哥特人在把罗马城洗劫一空后，也向迁都于拉文纳的霍诺里乌斯皇帝提议为他“收复”西班牙。不到两年的光景，已遭日耳曼人多次洗掠的西班牙再次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作为报答，西哥特人获得了统治比利牛斯山北边的阿基坦的权利。但是这些西哥特人挟其强大兵力，终于凌驾于其罗马主人之上。他们肆无忌惮地扩张其占有的领土，最终统治了卢瓦尔河与比利牛斯山之间的整个高卢，然后利用苏埃弗人在西班牙地区作乱的机会翻越比利牛斯山，征服了塔拉戈纳省、新迦太基省、贝蒂卡的大部分、新旧两个卡斯蒂里亚、阿拉贡和莱昂省，并把阿兰人和汪达尔人驱逐到北非。与此同时，日耳曼蛮族首领奥多瓦克在476年把最后一个西罗马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拉下了宝座，西罗马帝国彻底灭亡了，安道尔和西班牙的其他罗马省份一样成为西哥特人王国的领土。

公元506年，西哥特王阿拉里克二世在试图建立一个以图卢兹城为中心的高卢帝国时被法兰克王克洛维击败。意大利的东哥特国王提奥多里克二世大帝把阿拉里克二世年幼的儿子阿马拉里克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这样，西哥特王国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领土被并入法兰克王国，而坐落在山脉南麓的安道尔却仍然处在西哥特王朝的统治之下。那些身材高大、肤色白皙、金色头发扎成辫子的西哥特日耳曼蛮族与当地的西班牙－罗马人通婚，逐渐出现了现代的西班牙民族，包括加泰罗尼亚人（阿拉贡人，安道尔人也属于其中的一支）、西班牙人（莱昂人和卡斯蒂里亚人）和葡萄牙人。


安道尔的奥迪诺山谷

公元711年，从北非渡海前来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统称为摩尔人）跨过从前希腊人称为“赫克勒斯之柱”的海峡，踏上了直布罗陀山岩，在这里建立了桥头堡。接着他们从这里冲向阿尔黑西拉斯和加的斯，以这两个港口为踏板侵入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占领了西班牙和葡萄牙，随后不久又征服了安道尔。

712年，穆斯林军队又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西哥特人统治的阿基坦公国。据说这支伊斯兰远征军的本意是想要经过西班牙、法兰克和日耳曼，绕到君士坦丁堡的背后，攻下这座城市，并最终把地中海变成“伊斯兰的海”。在这一远大目标的激励下，伊斯兰军队于719年占领了纳博纳，725年攻克卡尔卡松，726年进抵勃艮第地区，并向北渗入孚日山脉（法属阿尔萨斯的西界）。

但是，穆斯林的进一步进攻很快就被击退。公元732年，摩尔人在普瓦蒂埃战役中被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所率领的军队打败，接着被驱逐出

比利牛斯山区。

751 年，查理·马特的儿子“矮子”丕平废黜了年幼无能的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自立为法兰克国王，从而开创了加罗林王朝。不久之后，教皇斯蒂芬二世又为他重新加冕，并赋予其“罗马副执政”的头衔（心怀感激的丕平把意大利中部的一大片领土献给罗马教皇，从而导致欧洲最小的袖珍国家梵蒂冈的前身——教皇国的诞生）。768 年丕平去世，继承者为他的两个儿子，查理和卡洛曼。不久卡洛曼也死了，查理遂成为法兰克王国的唯一统治者，即受到后世尊敬的查理曼大帝。

查理曼的梦想是把所有西方民族都包罗在一个巨大的基督教帝国之中。他在一生中都致力于完成这个使命。778 年，查理曼率军南下，攻打西班牙。当时曾经有一支由马克·阿利莫加贝尔（Marc Almugaver）率领的游击队在山谷里活动。这支五千人的游击队引导法兰克军队穿过丰塔连特山口，出其不意地进入安道尔谷地，彻底击败了摩尔人的军队。不过，在这场战役的最后发生了一场灾难：在隆塞斯瓦列斯山口，信奉基督教的巴斯克人与穆斯林联手伏击了法兰克军队的后卫，查理曼大帝的侄子罗兰战死（这导致了法兰西古代著名史诗《罗兰之歌》的诞生）。

在查理曼建立的法兰克大帝国中，安道尔被并入西班牙边防区（Marca Hispanica）。这个边防区由一系列缓冲国组成，夹在法兰克帝国与摩尔人的伊斯兰教西班牙之间，包括巴塞罗那、巴斯克、潘普洛纳、鲁西永、赫罗纳等十六个伯国，安道尔谷地属于乌赫尔伯国。805 年，查理曼大帝的儿子“虔诚者”路易为了酬谢安道尔谷地的居民对其父亲的帮助，颁布了一份《自由敕书》(Carta de Fundacio d' Andorra)，授予瓦利拉河谷和奥迪诺河谷这两个谷地的牧民村社以独立的权利，这一年便成为安道尔的建国年。这份敕书现在依然存在，被锁在安道尔全国最安全的保险库中，鲜少拿出来向世人展示。不过据看到过这份文件的研究学者说，这份写在羊皮纸上的敕令很可能是十二世纪安道尔人自己伪造的赝品。

安道尔的国家档案援引民间传说称，在敕书中，路易用圣经中的名字“隐多耳”(Endor，源自圣经《撒母耳记》中隐多珥女巫的典故）来称呼这个地区，稍加变音，就成了这个国家的国名“安道尔”。但实际上安道尔这个名字更有可能来自巴斯克语的andurrial一词，意思是“石楠丛生的荒地”。

查理曼大帝死后，法兰克帝国迅速衰落，“虔诚者”路易并不是一个能干的军人和统治者，因此北欧海盗的侵袭日益猖獗。当路易还活着的时候，其儿子们就忙于内战，竭尽全力争夺帝位继承权；等他一死，内战马上更为激烈。两个小儿子“日耳曼”路易和“秃头”查理联合起来，同哥哥罗泰尔进行了一场血腥的内战。通过后来的《凡尔登和约》，问题暂时得到解决。罗泰尔保留“罗马人的皇帝”的尊号，兼意大利、勃艮第和洛林的统治者；查理得到西法兰克，即今日的法国；路易得到日耳曼，即今日德国西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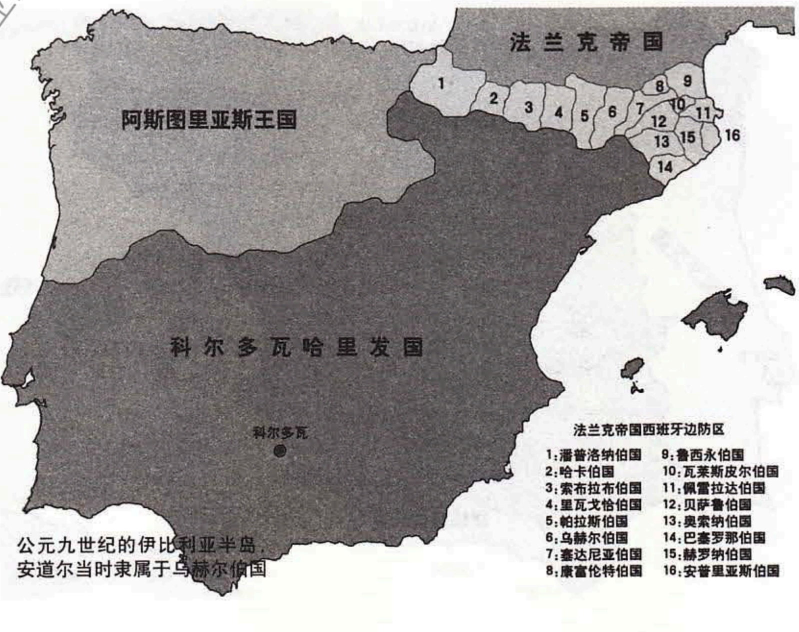
在这样一场混乱的局面中，旧西班牙防区的秩序也土崩瓦解。根据839年的文献《乌赫尔教堂落成纪要》，西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将安道尔谷地赐予乌赫尔伯爵苏尼弗雷德一世。1133 年，苏尼弗雷德的后裔埃尔门格尔六世伯爵又把这处谷地永久地“赠送”给了乌赫尔地方主教。不过，来自加泰罗尼亚的骑士阿诺德·德·卡波特置乌赫尔地方主教于不顾，在安道尔山谷强占了大片领地。1159 年，乌赫尔主教与阿诺德签订条约，阿诺德承认安道尔的宗主权属于乌赫尔主教，但有权在这里修建堡垒据点。他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对安道尔的事实统治。

1185 年，德·卡波特家族把安道尔的实际控制权转让给另一个加泰罗尼亚贵族，卡斯特利布罗家族。1208 年，该家族的女继承人埃尔梅森达·德·卡斯特利布罗嫁给比利牛斯山北麓富瓦（Foix）伯国的统治者罗热尔-贝纳德二世，从而将安道尔的统治权作为嫁妆一同带了过去。

在十三世纪的大部分年岁里，富瓦伯爵和乌赫尔主教之间为了争夺安道尔的控制权，经常发生流血冲突。1278 年9 月，在阿拉贡王国国王佩德罗三世面前，双方签署了划分在安道尔的势力范围的条约，即《纳贡协议书》(Pareage)。按照协议，富瓦伯爵取得安道尔谷地的世俗统治权，而乌赫尔主教获得宗教统治权——事实上主教的权力远远超出这个范围。双方都有权任命自己的驻安道尔的代表。安道尔居民要向双方缴纳贡金（Questia）。

由于安道尔谷地十分贫穷，因此采用实物纳贡的形式，每年轮流向其中一名领主进贡4 条火腿、40 条面包（或者折成6 块干酪和12 只母鸡，视当年小麦收成而定）、以及一些葡萄酒——在葡萄歉收的年份也可用两条火腿代替。这笔贡金在1984-1985 年的时候分别相当于960 法国法郎（当时合130 美元）和460 西班牙比塞塔（2.5 美元）。直到1993年安道尔加入联合国时，其议会才通过了新宪法，废除了延续七个多世纪的贡金制度。

阿拉贡王国在1396 年和1512 年曾两次吞并安道尔，但是不久之后都将其复国。1464 年，纳瓦拉女王莱奥诺拉嫁给富瓦伯爵加斯东四世，两人对纳



公元九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安道尔当时隶属于乌赫尔伯国

瓦拉王国实行共治。他们的孙子弗朗西斯继位成为纳瓦拉国王和富瓦伯爵后，安道尔的世俗宗主权转移到纳瓦拉国王手中。

纳瓦拉是横跨比利牛斯山南北的一个古老王国，其古代居民瓦斯孔人是现代巴斯克人和法国加斯科涅人的祖先，他们曾经在778年击败查理曼大帝的军队。810年，伊尼戈·阿里斯塔称王，建立了纳瓦拉王国。1000−1035年纳瓦拉国王桑乔三世在位时期，曾经对整个基督教西班牙建立了短暂的统治权，但他死后半岛又告分裂。1076−1134年，纳瓦拉曾处于阿拉贡王国的统治之下，后来又独立出去，接着在1234年又因为国王亨利一世（恩里克一世）的独生女胡安娜嫁给法国国王腓力一世而成为法国的属地。此后纳瓦拉国王一直由法国国王兼任，直至1328年法王路易十世的女儿胡安娜重新成为独立的纳瓦拉王国女王。

1483年，弗朗西斯的妹妹卡特琳继位成为纳瓦拉女王和安道尔女领主，翌年她嫁给了法国贵族让·德·阿尔布雷。两人有一个儿子，即纳瓦拉国王亨利二世。亨利娶了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姐姐玛格丽特·德·瓦卢瓦，两人的独生女让娜与法国贵族旺多姆公爵安多万·德·波旁结婚，生下一个儿子，即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法国波旁王朝始祖亨利四世。

法国瓦卢瓦王朝国王亨利二世于1559年在一场骑士比武中被长矛刺穿眼睛而死。他的三个最年长的儿子依次登基，成为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二世、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这三个儿子健康状况都不佳，精神状态也令人担忧。弗朗索瓦二世登基一年后就死了，当时只有16岁；查理九世在位14年，活了24岁，也只有一个私生子。亨利三世在1574年即位前曾被波兰贵族会议选为波兰国王，还曾追求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甚至得到了后者的订婚戒指，但二人始终没有成婚。他后来与洛林公国的露易丝公主结婚，也没有孩子。1584年亨利二世的幼子安茹公爵弗朗索瓦去世，而亨利三世健康不好，已不可能再有后嗣，瓦卢瓦王朝绝嗣已经成为既成事实。按照法兰西王位继承规则，继承权将上溯至弗朗索瓦一世的姐姐玛格丽特，接着又延续到她的外孙子、纳瓦拉国王亨利·德·波旁身上。

为了巩固亨利·德·波旁的王位继承权，他的母亲让娜在1572年前往巴黎，与亨利二世的遗孀、法国王太后凯瑟琳·德·美第奇提婚，让亨利迎娶法王查理九世的妹妹玛格丽特。婚事商议成功后，让娜忽然发烧身亡，传说是被美第奇太后下令毒死的。当年8月，亨利带着亲随前往巴黎成婚。他本人是新教徒，同时也是法国新教徒的领袖。8月24日晚上，以敲钟为号，全巴黎城的天主教徒对新教徒发起大屠杀，史称“圣巴托罗缪之夜”。亨利本人由于答应皈依天主教而保住了性命。1589年，法国瓦卢瓦王朝末代国王亨利三世遇刺身亡，亨利·德·波旁继位，成为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法国和纳瓦拉王位再次合二为一，安道尔的世俗宗主权也转到法国国王（兼纳瓦拉国王和富瓦伯爵）手中。



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1553−1610)，兼领旺多姆公爵、富瓦伯爵、贝阿恩子爵、安道尔领主等19个法国和纳瓦拉领主头衔。他是法国波旁王朝的开山鼻祖，其对法国王位的继承权来自外祖母玛格丽特，此外他的曾祖父波旁公爵安托万是卡佩王朝国王路易九世的远支后代，因此波旁家族可以算是卡佩王朝后裔。正因为如此，法国大革命当中将被废黜的路易十六称为“路易·卡佩公民”

由于多代王室近亲通婚的缘故，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末代国王卡洛斯二世身患多种疾病，尽管结婚多次，但仍然没有后嗣。他的姐姐嫁给了神圣罗马皇帝、奥地利的利奥波德一世，姑姑则嫁给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除此之外，路易十四和利奥波德的外祖父都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在西班牙宫廷中亲法派势力的影响下，卡洛斯在临终遗嘱中把路易十四的孙子、安茹公爵菲利普立为自己的继承人，从而引发了1701−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法国与西班牙和巴伐利亚结成同盟，与神圣罗马帝国、英国、荷兰、普鲁士、葡萄牙和萨伏伊公国作战。安道尔尽管被夹在法国与西班牙同盟中间，而且两国都是其共同宗主，但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阿拉贡王国的继承者加泰罗尼亚地区在这场战争中支持反法同盟一方，而安道尔人从种族上来说都是加泰罗尼亚人。在战争结束后，安道尔也因其中立而获救，避免了被法国或西班牙吞并的命运。



1400年时的伊比利亚半岛

法国大革命在摧毁了本国的封建制度之后，也放弃了法兰西和纳瓦拉国王兼富瓦伯爵对安道尔谷地的封建权力。1793年，法国政府宣布拒收安道尔

缴纳的贡品。这导致乌赫尔主教成为山谷居民独一无二的主子。安道尔人不堪凌虐，在1806年拿破仑·波拿巴登基成为法国皇帝之后向其发去请愿书，要求法国重新恢复对安道尔的共管权。拿破仑在1806年3月27日同意了这一请求，在确认安道尔自由生存权利的同时恢复了两国的传统关系。不同的是，安道尔的世俗统治权过去归属于富瓦伯爵这一爵位的拥有者，无论该人是兼任纳瓦拉国王还是兼任法兰西国王；如今这一统治权则归于法国的国家元首，从而跳过了安道尔谷地对富瓦伯国的附庸关系。1812年拿破仑吞并了加泰罗尼亚地区，将其划分为四个行政区，安道尔也被并入其中的塞格雷区。1814年拿破仑退位后，维也纳和会重新恢复了安道尔的独立。

在十九世纪中，随着德意志和意大利完成统一，欧洲的袖珍小国逐一凋零，只有像安道尔、摩纳哥、列支敦士登这样夹在几个大国之间的小国还勉强保持了独立地位。1837年，安道尔迎来了它有史以来的第一位游客，法国作家米歇尔·谢瓦利埃。1848年，在巴黎的歌剧院中上演了一出名为《安道尔的山谷》的歌剧，这个被世人遗忘在角落里的袖珍小国开始慢慢变得知名起来。到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大部分西欧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游客怀着猎奇的心态前来探访安道尔山谷的幽寂古迹和中古民俗。

由于被闭锁在偏僻山区中，偏离商路，再加上自然条件恶劣，因此直到十九世纪末为止，安道尔的人口必须维持在三千人上下的水平。安道尔按照行政区划分为七个村社，其中安道尔城、恩坎普、圣朱利亚德洛里亚和埃斯卡雷德四个区是分布在南半部的"下游区"，这四个村社开垦得最好，在经济上最为重要，村民子女成年后可以留在家里继承家业；另三个区是分布在北半部的"上游区"，包括马赛纳、奥迪诺和加尼洛。由于当地土壤贫瘠，生活困苦，这三个区山民们的孩子在成年后通常离开父母，离开安道尔山谷，前往法国或西班牙自谋生路。

在安道尔不存在私人拥有的土地、牧场或森林。所有的耕地、草场、牧场、森林、矿藏或是直接归国家所有，或归村社公有，而村社则把份地和牧场分给公民个人使用。这也是必须限制人口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到夏天，牧民们就把成批的羊群赶到高山牧场，并在那里度过整个夏天，直到寒季来临。他们就在高山牧场上剪毛、挤奶，并把羊奶加工成奶油和干酪。安道尔的养牛业占次要地位，不同于具有类似自



安道尔境内建于十二世纪的圣若望·德·卡塞勒教堂



西班牙乌赫尔大教堂，也是乌赫尔主教官邸

然条件的列支敦士登。在几条河谷中比较平坦的地方可以看到小块的耕地，种着小麦、黑麦、燕麦、黑麦、玉米、马铃薯和蔬菜等作物，还有大量耕地种植着烟草。法国和西班牙在十九世纪实行烟草专卖制度后，烟草种植成了安道尔的一种重要行业，并成为国家极为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在其国内有一个非官方的制烟企业业主协会，向农民收购烟草，在当地的烟厂加工，然后走私出境，外销到两个邻国。在安道尔，这种走私被认为是正式的"过境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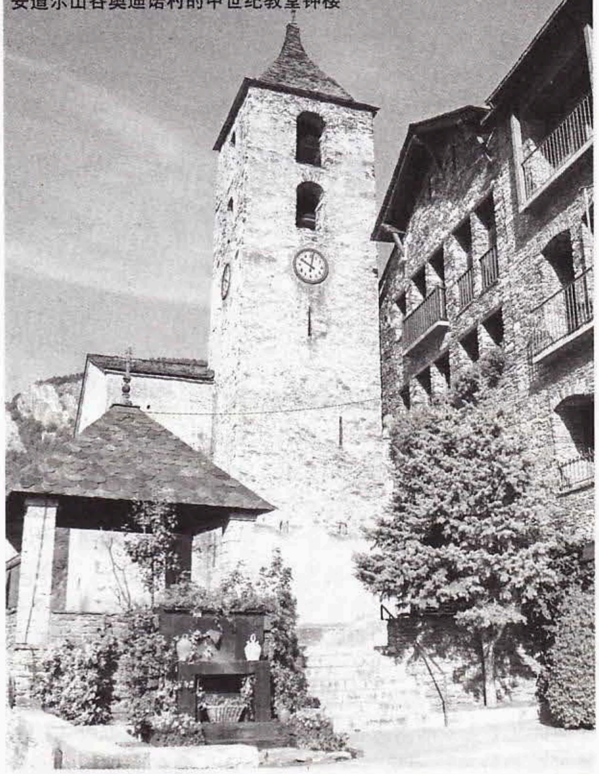
安道尔人生活困苦，单靠农牧和狩猎无法谋生，这就迫使他们从事走私活动达几百年之久。在这里，走私并不认为是可耻的行为，相反却被认为是一种勇敢和豪迈的体面行为，并成为许多人的正式职业。安道尔政府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压力下曾经多次发布命令，禁止"过境贸易"，然而这些命令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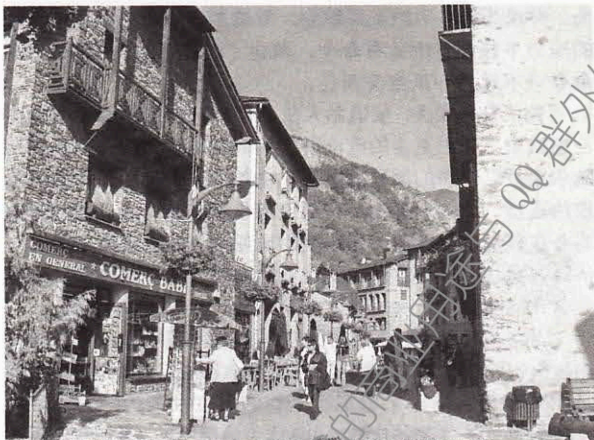
为了发展经济，安道尔人在1842年计划在恩坎普村修建一座赌场，吸引更多的欧洲游客前来游玩，但这个提议被乌赫尔主教以宗教的原因否决了。主教的这纸禁令受到法国政府的支持，因为后者也不希望安道尔发展赌博业，因为法国本身在其西南靠近西班牙边境的比亚里茨城也有豪华的海水浴场和赌场，吸引欧洲上流社会的光顾，法皇拿破仑三世就经常来这里避暑。安道尔的赌场会与其形成竞争关系。

为了报复乌赫尔主教的禁令，安道尔人从1842年起停止向这位领主纳贡。1867年，在法皇拿破仑三世的调停下，安道尔代表与乌赫尔主教签署了新的宗主权条约《Nova Reforma》，主教的传统权力被大大地削弱了，此后仅限于掌管安道尔的教会事务。1868年安道尔公布宪法，首次召开了议会，即安道尔全国代表会议。根据宪法，安道尔是一个公国（更确切地说是与摩纳哥和列支敦士登一样的亲王国），但是就实质而言，安道尔是一个在法国和西班牙共同保护下的共和国。公国的最高权力——共主权属于西班牙乌赫尔地方主教和法兰西国家元首，在1870年以前是法皇拿破仑三世，1871年以后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总统。根据1882年的法安条约，法国东比利牛斯省省长代表法国总统行使这一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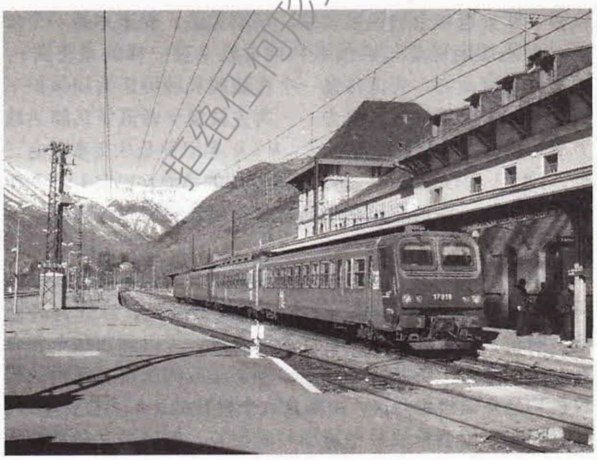
法国和西班牙的共主职权是由两国在安道尔的代表——行政长官们直接行使的。行政长官权力很大，掌管对外政策、财政、邮政和警察，有立法动议权，可以颁布法令和命令。他们还是上诉法院和民事、刑事法庭的法官。国内的代议机构是全国代表会议，由来自六个村社的24名议员组成，任期四年。议会从议员中选出一名议长，他同时又是总检察

安道尔山谷奥迪诺村的中世纪教堂钟楼





奥迪诺街景，这里如今是安道尔最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



长。议会每年向法国东比利牛斯省长和西班牙乌赫尔主教推荐六名议员，由省长和主教从中选出两人担任行政长官。

安道尔的这部宪法还沿用中世纪的古老原则，规定只有家庭的家长才有选举权。此外公国没有军队，只有少数几名维持社会秩序的警察。安道尔居民有权携带武器，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动员民众担负警卫勤务。最后，1868 年宪法还规定了安道尔的国旗图案，即蓝黄红三色旗。蓝红两色以及竖条构图均来自法国国旗，而黄红两色是西班牙国旗的图案。

进入二十世纪后，安道尔的面貌开始发生改变。1913 年，连通安道尔与西班牙的一条可以通行汽车的公路建成通车。翌年安道尔首次拥有了自己的国歌《查理曼大帝》。翻越比利牛斯山主峰通往法国的汽车公路也在这一年开工，但是由于所经路段地形险峻，因此这条公路直到 1933 年才开通。

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1933 年4 月8 日，一群安道尔年轻人冲入国民代表会议会场，抗议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借给安道尔政府、用来开办赌场的 16000 比塞塔先进被挪用。其结果是国民代表会议被迫承认年满 25 岁的男子都普遍获得选举权，此外居民获得了使用村社土地、草场、森林和水源的某些便利。除此之外，安道尔护照和汽车驾照上的国名都被改成了"安道尔共和国"。当年6 月，法国和西班牙驻安道尔代表对此提出抗议，并要求解散议会，重新进行选举。安道尔议会拒绝了解散命令，此举导致法国对安道尔实行经济封锁。

8 月18 日，法国为了恢复总统对安道尔的共主权，派出 60 名宪兵占领了这个小国，逮捕了6 名议员、36 名警察和6 名政府官员，并且扶植了一名行政专员，直接代表法国总统对安道尔实行统治。安道尔议会议长和副议长流亡到巴塞罗那，随后向国际联盟提出控告。8 月到10 月间，安道尔发生了多次反对法国占领的国民风潮，被称为"安道尔革命"。10 月，在西班牙的抗议下，法国宪兵部队被迫从安道尔境内撤出。作为交换条件，安道尔议会在1934 年6 月取消国名中的"共和国"字号，重新改为"安道尔谷地及领地"。

1934 年7 月，安道尔发生了另一起有名的"非常事件"。一名38 岁的白俄冒险家鲍里斯 · 米哈伊洛维奇 · 斯科瑟廖夫（Boris Skossyref）趁安道尔国内局势不稳之机，试图攫取政权。这位鲍里斯一世1896 年出生于立陶宛的维尔纽斯，1917 年革命后一度为日本军事使团充当过翻译，1919 年逃往欧洲，曾因为伪造支票而在英国受审。在这之后他继续在英国、荷兰等国游荡，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国际骗子，还为波兰、捷克和法国的军事情报机关工作过。1931 年鲍里斯娶了一位比他大10 岁的法国富孀，在把她的财产骗到手后将其抛弃，与一个名叫波莉 · 哈德的英国少女同居，并以"鲍里斯 · 斯科瑟廖夫－马弗罗索夫男爵"的头衔招摇撞骗。1934 年5 月他被西班牙马略卡岛当局驱逐出境后，带着情妇和一位美国妇女前往安道尔。后者名叫弗洛伦丝 · 马尔蒙，是一位美国亿万富翁的离婚妻子。

鲍里斯熟悉安道尔的历史和共主谱系，事先得到安道尔国内外一些有势力的人物的支持，并在安道尔议会中网罗了一伙同谋者。鲍里斯向安道尔议会解释说，法国奥尔良王朝

左图：安道尔境内没有铁路，但在离其边境两公里的法国小镇拉图尔 · 德 · 卡洛尔有一座火车站，从这里可以通往法国西南部城市图卢兹，并与法国的TGV 高速铁路网相连。从安道尔城至巴塞罗那及图卢兹的长途汽车分别经CG1 号和CG2 号国际公路前往西班牙和法国，此外在安道尔境内还有三座商用直升机机场

继承人让·德·奥尔良（吉斯公爵）不仅是法兰西王位的合法所有人，也是纳瓦拉国王、富瓦伯爵、贝阿恩子爵的法定继承人，因此安道尔的宗主权应当属于吉斯公爵，而非当时的法国总统阿尔贝·勒布伦。鲍里斯向安道尔议会展示了一份吉斯公爵签发的“授权书”（当然是伪造的），任命他为“安道尔摄政者”。鲍里斯还向安道尔议会议长皮雷·托雷斯许诺说，他有一个宏伟的经济发展规划，可以通过马尔蒙夫人在美国亿万富翁当中的社交关系，为安道尔带来大量外国投资，并且将安道尔改为避税天堂，从而改善该国的经济条件，条件是让他成为安道尔的君主。

7月6日，鲍里斯宣布自己为“鲍里斯一世，安道尔谷地亲王，奥兰治伯爵，斯科瑟廖夫男爵，安道尔君主和信仰的保卫者”，安道尔议会在翌日以23：1的投票结果对此加以承认。也许是这次骗局出人意料地顺手，令鲍里斯有些飘飘然了。他对安道尔人民发表宣言，发布解散议会的命令，并任免官员。7月12日，他竟然给西班牙的乌赫尔主教发去一封信，宣布废黜后者对安道尔的宗主权，从而将这场可怜的、经不起推敲的骗局展现在世人面前。7月19日，乌赫尔主教向安道尔派去一支西班牙国民卫队，逮捕了鲍里斯一世陛下，这段堪称冒险故事的历史只持续了一个星期就宣告结束。

西班牙人先是把鲍里斯关在巴塞罗那的监狱里，随后转往马德里。当年11月，鲍里斯被西班牙当局驱逐出境，他拿着荷兰护照前往葡萄牙。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这位冒险家看到有机可乘，再次试图前往西班牙，于1937年初在法国边境上被捕。这一次他被关的时间可就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被转入法国的韦尔内军事监狱。

鲍里斯·斯科瑟廖夫在1941年之后的下落是一个谜。有资料说鲍里斯在1942年被德国人释放，调往东线充当俄语翻译，战后在德国苏占区被捕，判处25年徒刑，后来因为是荷兰公民而在1956年被提前释放。也有资料说鲍里斯1944年病死于法国南部的佩皮尼昂集中营；还有资料称他并没有病死，而是被美军解放，1946年在柏林法占区被法国当局再次逮捕，关入西德科布伦茨的法国军事监狱，罪名是与德军合作，他最终在1989年去世。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安道尔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的经济在这之前严重依赖于西班牙，而在这之后转向了法国。安道尔山民从法国向西班牙走私各种禁运物资，与此同时还在安道尔山谷中修建了第一条滑雪索道，以吸引来自法国的滑雪爱好者。

1936年9月，一伙来自巴塞罗那的西班牙共和国无政府主义煽动者进入安道尔，并发起政治运动，试图废黜安道尔议会，在当地建立无政府主义者政权。安道尔议会向法国政府提出紧急求援，法国在9月29日派出宪兵部队，驱逐了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随后关闭了安道尔边境。当年冬天，一支法国山地部队进驻安道尔境内。他们执行的并不是占领任务，而是由于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正常邮路中断而执行邮件投递任务的滑雪部队。

进入1937年之后，大批西班牙共和派难民涌入安道尔境内，并经这里前往法国。在比利牛斯山封山季节，这些人无法翻越山脉，便只能住在当地。有一段时间安道尔境内的难民数比本国公民还要多。当年10月，安道尔议会成员在一座有300名共和派难民的难民营中调查袭击事件时，遭到边境那一边西班牙国民军分子的枪击。1938年4月，法国政府向安道尔增派100名宪兵，协助疏散滞留在那里的一万多名西班牙难民。法国士兵用滑雪板翻越比利牛斯山，给难民们带去食物和药品。1939年8月，西班牙共和军的最后一批部队通过安道尔境内撤往法国。

建于1508年的“山谷大厦”（Casa de la Vall），一度是政府、议会、法庭、监狱和旅馆的集合体，现在为安道尔议会所使用



冒险家鲍里斯·斯科瑟廖夫



1914年8月3日，德国向法国宣战。由于这一年正是安道尔向法国的纳贡年，依据1898年法安条约，安道尔自动卷入对德国的战争。但是这个国家当时全国的兵力只有10名民兵，而且在执行仪仗和礼仪任务的场合才召集起来。除了手中的长矛外，他们配备的唯一武器是胸前的徽章，上面写着“不得犯我”的格言。安道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丝毫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1919年6月，协约国签署对德国的凡尔赛和约，这一年恰好是安道尔向西班牙乌赫尔主教纳贡的年份，因此这个公国的名字在凡尔赛和约中被遗漏了，之后也没人想起来。所以呢，从法理上讲，安道尔此后仍然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

1939年9月3日法国对德国宣战时，安道尔成为唯一一个理论上同时参加着两场世界大战的国家，一场是与德意志帝国及其继承者——魏玛共和国及第三帝国——进行的一战，另一场是与第三帝国进行的二战。不过，由于

当年是安道尔对西班牙的纳贡年，再加上安道尔本身是附庸国，没有作为国家最高主权之一的宣战权，所以从法理上讲安道尔并没有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年9月25日，安道尔代表在柏林与德国签署条约，结束两国自1914年起的战争状态。

1940年法国投降后，第三共和国灭亡。亨利·贝当元帅在矿泉疗养胜地维希城组建了“法兰西国”政权，并于9月24日宣布继承第三共和国总统对安道尔的共主权。1942年11月德军进占法国南部“自由区”之后，一小支德军山地部队深入比利牛斯山脉，前进到靠近安道尔边境的卡萨山口地区。他们迷了路，想沿着山谷继续前进，但是在安道尔边境上遭到西班牙乌赫尔主教组建的一支地方民防部队的阻拦。

许多人对二战期间德军竟然没有入侵安道尔这个唾手可得的目标感到疑惑不解。其实即使是像纳粹德国这种野蛮强横、侵略成性的法西斯强权，要想入侵另一个国家，至少也需要地缘地理、经济、甚或种族上的利益或理由来作为动机，而安道尔与这些理由均不沾边。纳粹德国没有入侵安道尔的动机，这与法国和西班牙在数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没有吞并这个蕞尔小国的理由恐怕是一样的：安道尔在二战当中的人口大约是5500人，居住在五百平方公里的贫瘠石头土地上，依靠山羊和土豆为生，主要的经济来源依靠在法国和西班牙的走私活动。吞并这片弹丸之地对希特勒既没有经济上的利益，也不可能换来军事上的好处，因为安道尔边界的那一边是相对友好的佛朗哥西班牙法西斯政权，而对安道尔享有共主权的两位领主之一是西班牙的主教，入侵安道尔要冒得罪西班牙的风险。

纳粹德国没有入侵安道尔的另一个原因是地理和地形上的因素。从法国境内前往安道尔需要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只有一条1933年通车的山路，崎岖不平且难于补给，用两三门迫击炮便可完全加以封锁。而德军绕道西班牙进攻安道尔更是不可能的：如果佛朗哥这么轻易地便同意德国军队过境的话，那么对地中海和北非战局至关重要的直布罗陀要塞恐怕早就被德国军队拿下来了。

1944年6月2日，戴高乐将他的法兰西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法国临时政府。6月6日，盟军在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登陆，随后盟军又于8月15日发动了在法国南部登陆的“龙骑兵”战役。希特勒下令德军死守法国西部的港口要塞，比如洛里昂、布雷斯特、圣纳泽尔和拉罗舍尔等地，卢瓦尔河流域以南的德军则处于被截断退路的状态，一有机会就找盟军部队投降。

1944年11月，法兰西临时政府主席戴高乐宣布重建法国对安道尔的共主权，他本人成为安道尔领主。戴高乐还下令向安道尔山谷派去一支部队，以整顿秩序、取缔走私活动。驻扎在安道尔边界附近的一小股德军山地部队为了躲避法军追剿而进入安道尔境内，试图前往西班牙，但他们一进入安道尔境内就放下武器请求拘留。历史在这里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一战当中的安道尔是德国的交战国，却没有看到一名德军士兵；二战中的安道尔是个中立国，德军却进入了它的领土。



安道尔国徽。左上角是乌赫尔主教冠冕，右上角的黄底三道红杠是富瓦伯国的纹章，左下角黄底四道红杠是阿拉贡王国纹章，如今也是加泰罗尼亚地区标志（威武的五道杠它木有啊），右下角的两头红牛是贝阿恩子国的纹章。底下的拉丁文意为“团结就是力量”

二战后的安道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时也出现在法国的中南部、西班牙、意大利和巴尔干地区。欧洲从总体上来说变得富裕了，城市和村镇以惊人的速度拓展，人口在战后的头20年里增加了一倍以上。甚至在最偏远的贫穷地区也很难再看到农民身穿传统服装，农民们从乡下搬走，送他们的孩子去上学。受到二战刚结束后从美国传来的消费主义观念的影响，这些保守的欧洲人发展出消费和休闲的概念，赚取足够的钱之后就去黑海、爱琴海、亚得里亚海、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去度假。安道尔在二战后不失时机地发展起以滑雪为主的旅游业，在那条穿越其领土的柏油马路上甚至出现了交通拥堵问题。在安瓦利拉山口，有一个法国高山俱乐部专门为登山队员和滑雪队员修建了招待所和训练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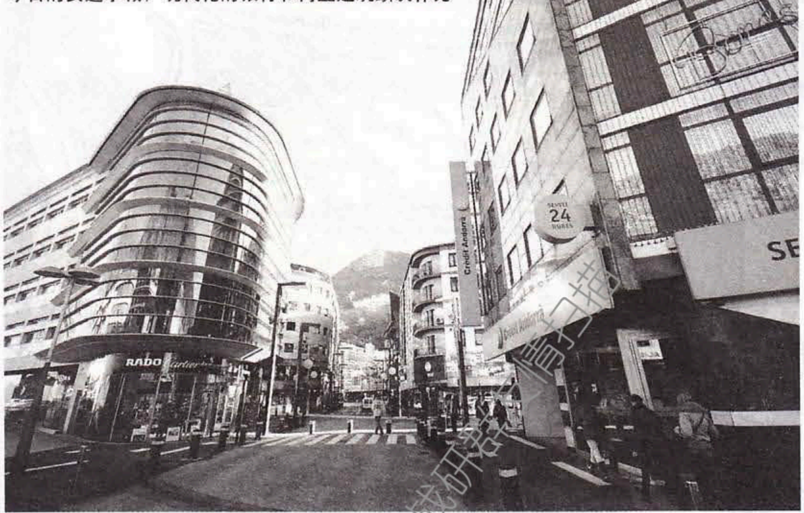
安道尔的人口在1964年首次突破1万人大关，达到10800人。那年前往安道尔的旅游者已经超过50万人次。除此之外，安道尔还利用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关税差额，继续大搞特搞“过境贸易”，从中取利。建于1939年的安道尔电台给国家带来不小的收入，这座功率60千瓦的电台能够对法国南部、意大利西部和西班牙进行广播。安道尔矿藏丰富，地下的铁矿层在几个世纪前就开始开采。在恩坎普村社发现过银矿和铅矿，国内许多地方都有建筑用的板岩露出地面。安道尔还发现过玛

安道尔与法国交界处的一处滑雪度假地。这也是两国边界地区的典型地形，二战中德军如果占领安道尔，将在这种山区中寸步难行



瑙、碧玉、金绿宝石矿和彩石矿。安道尔还有许多矿泉和硫磺温泉，有些泉水的温度达65摄氏度，因此修建了许多矿泉疗养院。如今安道尔每年80%的收入来自旅游业，拥有270家旅馆和400多家餐馆，每年平均接待900万名外国游客。这个小小山国的人均GDP在2008年时竟高达34240美元，居全世界第28位（按照购买力换算的话是44900美元，居世界第九）。

1993年3月14日，安道尔全民公决通过了新宪法，宣布安道尔谷地及领地成为一个独立、法治、民主和社会福利的主权国家。法国总统和乌赫尔主教继续担任安道尔的两领主，国家的最高主权则属于安道尔人民。法国与西班牙在6月3日承认安道尔为主权国家，并与其建立外交关系；7月28日，安道尔加入联合国。中国在1994年与安道尔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由驻西班牙大使兼任驻安道尔大使。由于对外关系侧重于邻国、欧盟与美国，再加上人口和外交经费的关系，安道尔、摩纳哥、列支敦士登，以及圣马力诺（1971年与中国建交，1991年升格为大使级）这四个欧洲袖珍小国派往中国的大使都是非常驻的，只有在出席特殊活动，比如递交国书或参加奥运会和世博会开幕式时，才前往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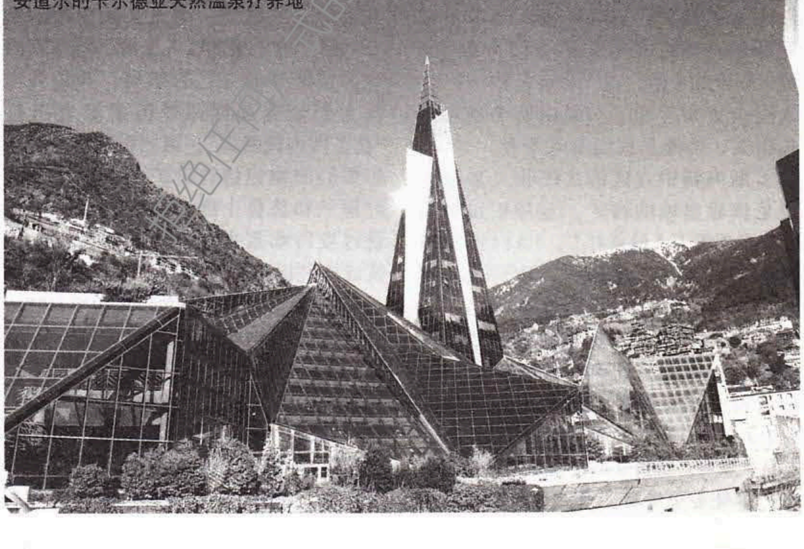


今日的安道尔城，现代化的银行和商业建筑鳞次栉比

附录2：莫雷斯内特中立区

莫雷斯内特（Moresnet，法语发音是莫雷内）是夹在荷兰、比利时与德国之间的一块面积极小的中立领土，只有3.5平方公里。在1815年到1915年之间的这一个世纪里，它是欧洲仅有的一块主权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中立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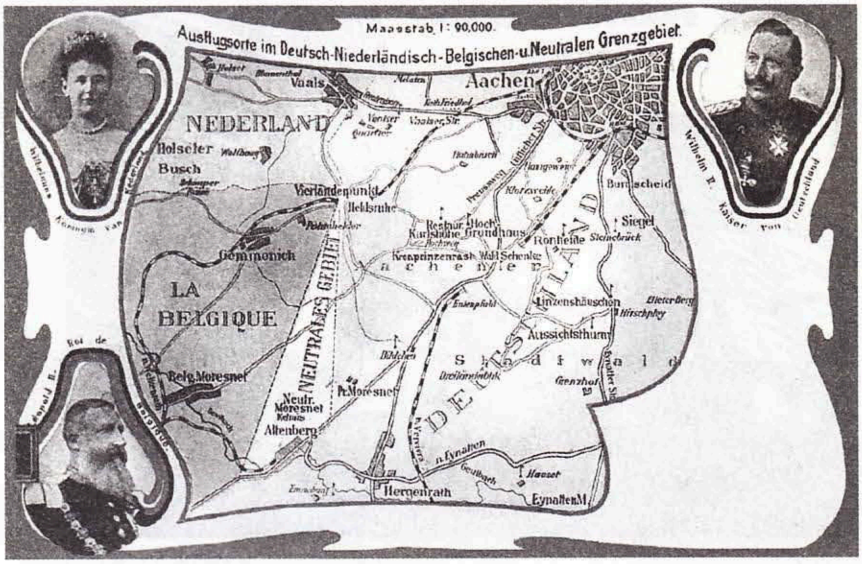
1814年拿破仑退位、欧洲反法战争结束之后，复辟的法国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八派遣代表，与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特使签订了《巴黎和约》，规定法国基本上恢复1792年1月1日时的边界，并且重建独立的荷兰王国和瑞士联邦。接着列强的代表齐聚维也纳，准备对欧洲领土进行进一步划分。这时突然发生了拿破仑自流放地厄尔巴岛反攻大陆的事件。这位皇帝复辟的百日王朝在滑铁卢战役中被粉碎，随后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典八国君主的代表又于1815年签署了《维也纳和会最后议定书》。在这份文件中，列强规定了萨克森王国、汉诺威王国、尼德兰王国（即荷兰，其领土包括今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瑞士联邦和撒丁王国的边界。


安道尔的卡尔德亚天然温泉疗养地

维也纳最后议定书的第25条详细划定了普鲁士王国在莱茵河左岸的国界，其北段沿用了原普鲁士王国克莱夫省与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旧国界。从这里再往南，新国界将过去隶属于奥地利皇帝的林堡公国一分为二，位于最东边的圣维特、欧本、马尔梅迪、克罗隆堡、施莱登五个县并入普鲁士，公国的剩余部分并入荷兰。至于林堡公国的原主人奥地利，虽然放弃了这一块领土，但在意大利北部得到了威尼斯和伦巴底地区作为补偿。

普鲁士与荷兰的国界划分在莫雷斯内特地区（Moresnet）遇到了麻烦。这个地区在过去也属于林堡公国，位于欧本县与维尔维埃县的交界处。由于在这里发现了一座重要的锌矿，因此普鲁士和荷兰都想把这块地区划给自己——在当时的欧洲，只有英国的布里斯托尔拥有另一座天然锌矿。经过反复争论和讨价还价，荷兰与普鲁士的代表于1816年6月在亚琛达成协议，将莫雷斯内特地区划分为三个部分。莫雷斯内特村归荷兰所有，划入列日省；普鲁士莫雷斯内特村（一战后改名为新莫雷斯内特）归普鲁士的莱茵省；锌矿本身以及矿工聚集的科尔米斯村（Kelmis）成为一个中立地区，既不属于荷兰、也不属于普鲁士，但由双方派出官员进行联合管理。此外两国都不准在中立区驻军。莫雷斯内特中立区的形状大致是一个锐角三角形，底边是从亚琛到列日的公路，矿区就位于路北，紧挨着公路。三角形的另外两条边是直线，向北延伸，直至荷普边境上的瓦尔斯贝格（Vaalserbe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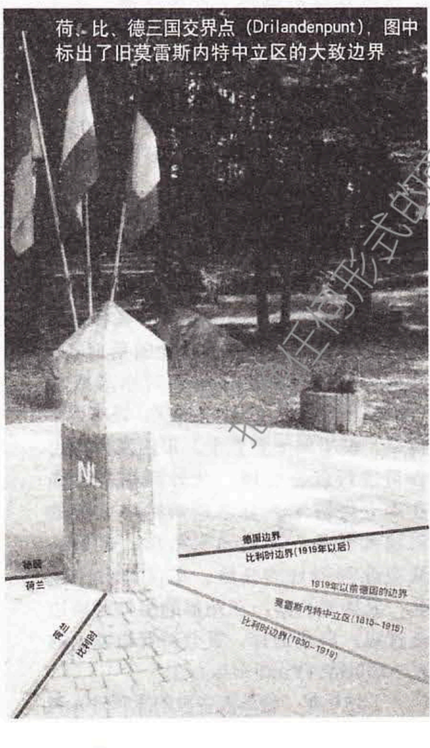
1830年，信奉天主教的比利时人利





左图是1900年时发行的一张明信片，上面绘有莫雷斯内特中立区的地图。右上角的大城市是德国的亚琛。左上为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头像，左下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右上为德皇威廉二世。上图为莫雷斯内特中立区试发行的邮票，图案为比利时狮和普鲁士鹰

用庆祝国王威廉一世生日的机会发动骚乱，反对信奉新教的荷兰国王的统治。暴动的发起者主要是城市贫民和失业者，他们当时正经受着工业革命初期最残酷的压榨。这些人在布鲁塞尔抢劫食品店，冲击仓库和工厂。在外省也发生了骚动。到当年11月，比利时举行了国民会议代表的选举，随后在11月18日宣布比利时独立，并且决定荷兰的奥兰治王族永远不得继承比利时的王位。由于比利时的独立相当于在维也纳和会体系上打开一个口子，因此英、法、普等列强在伦敦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比利时独立问题。最后达成的决议是承认比利时的独立，比利时在领土上对荷兰作出让步，列强对比利时给予国际保护。



荷、比、德三国交界点（Drilandenpunt），图中标出了旧莫雷斯内特中立区的大致边界

比利时与荷兰的新国界由法国进行仲裁，最后由1843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得到确定。由于法国代表接受荷兰方面的贿赂，因此这条边界对比利时很不利。它把比利时林堡省位于马斯河以东的部分割让给荷兰，把半个卢森堡省割让给卢森堡大公国，与此同时荷兰还得到了斯海尔德河入海口南岸的土地，掐住了比利时第一大港安特卫普的咽喉。

荷兰与比利时新边界的最东端是瓦尔斯堡格，这也恰好是莫雷斯内特中立区的最北端。由于位于国界以南，因此中立区的共管方改为比利时与普鲁士，但是荷兰也从未正式退出莫雷斯内特管理委员会。最初莫雷斯内特中立区由比利时和普鲁士国王派遣皇家专员进行管辖，但后来在1859年取得了更大程度的自治，由一名市长和一个10人委员会来管理，市长由两名皇家专员指派，当地居民没有选举权。

莫雷斯内特中立区的居民收入来源主要是依靠当地的锌矿。这座矿山吸引了许多邻国工人前来打工。1815年时莫雷斯内特的人口为256人，1858年增至2275人，1914年上升至4668人。

作为一个中立区，莫雷斯内特享有一些好处，比如从比利时和普鲁士进口的货物全都免关税，较低的地方税收（中立区政府每年的财政预算固定为2735法郎。法国法郎是中立区的法定货币，但普鲁士塔勒、荷兰盾和比利时法郎也在这里流通），以及相对邻国来说较低的物价。与此同时，中立区的居民也免除了兵役义务。不过比利时从1854年起开始征召莫雷斯内特打工的比利时工人服兵役，普鲁士在1874年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在这之后，只有土生土长的莫雷斯内特本地人才得以免除兵役。如果他们愿意服兵役的话，可以自由选择服比利时或普鲁士的兵役，此外还可以依照其意愿选择由哪一国的法院进行司法管辖。但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莫雷斯内特人除非选择在邻国归化入籍，否则是既没有护照也没有国籍的。

像安道尔一样，莫雷斯内特的许多政府服务——比如邮政——是由比利时和普鲁士共同分担的。1885年当锌矿资源枯竭之后，莫雷斯内特人开始讨论将中立区建成一个更具独立性的袖珍小国。为了增加收入来源，莫雷斯内特人尝试开办自己的邮局、并像列支敦士登公国那样向外国集邮者出售“莫雷斯内特邮票”。第一批莫雷斯内特邮票的图案包括锌矿矿山、以及比利时狮子和普鲁士鹰合璧的图案。但是通过发行邮票来获取收入的尝试很快就被比利时方面阻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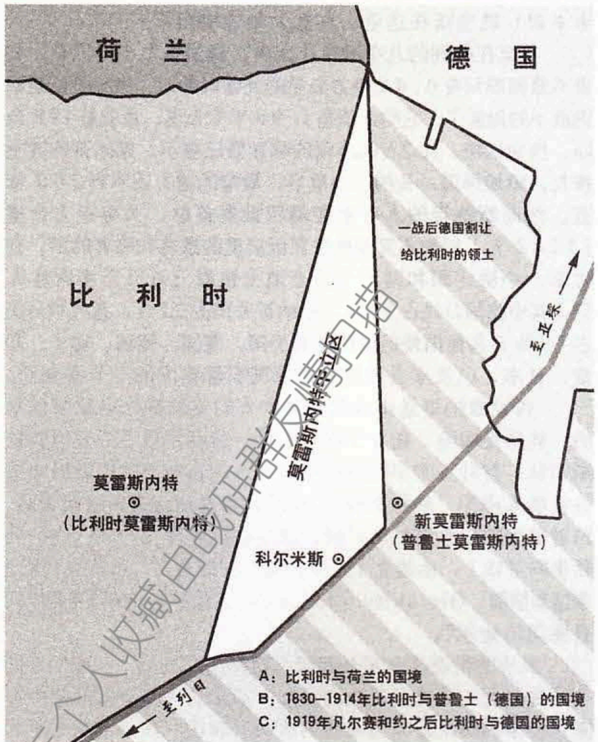
1903年比利时关闭境内所有赌场后，莫雷斯内特人在中立区境内开办了一座新赌场。赌场的规矩很严，禁止本地人入内，同时禁止20名以上的赌客同时赌博。但是这一尝试也由于普鲁士国王兼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威胁而告终结。威廉说，如果莫雷斯内特人不

关闭赌场的话，他就跟比利时国王一道把中立区瓜分掉，或者干脆将其整个儿割让给比利时，以终结其赌博业。

1908 年，一名研究世界语的德国人威廉·莫雷博士提出了一个新颖的建议：把莫雷斯内特中立区建成世界上第一个以世界语[注]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国名叫 Amikejo，意思是“友爱之地”。1908 年 8 月召开的世界语大会还宣布莫雷斯内特为世界语社团的首都。但是这个中立区存在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1914 年 8 月 4 日，德国入侵比利时，其大军沿着亚琛至列日公路扬长而过，将莫雷斯纳特中立区丢在后面。1915 年，德皇威廉二世宣布中立区并入普鲁士的莱茵省。

1918 年 11 月 11 日德国与法国签署的停战协议书规定德军自法国、比利时、卢森堡、阿尔萨斯和洛林、以及莫雷斯内特中立区撤出。在 1919 年凡尔赛和约的第 32 条和 33 条中，协约国规定德国“承认比国在所争议之莫雷斯纳特中立区享有全部完全主权”，并且放弃亚琛－列日公路以西的“普鲁士莫雷斯纳特领土”上所有的权利以及所有权。与此同时，凡尔赛和约的第 34 条与第 27 条还将中立区以东原属普鲁士的欧本、马尔梅迪两地割让给比利时，从而使得中立区成为比利时的内地领土。

1940 年德国再次入侵比利时后，重新吞并了欧本－马尔梅迪地区，以及原莫雷斯纳特中立区，但比利时在 1944 年被盟军解放后又收回了这一地区。如今莫雷斯纳特属于比利时的德语自治区的一部分，但是昔日普鲁士王国和比利时王国在其边界上树立的 60 多根界桩中，有 50 多根至今依然立在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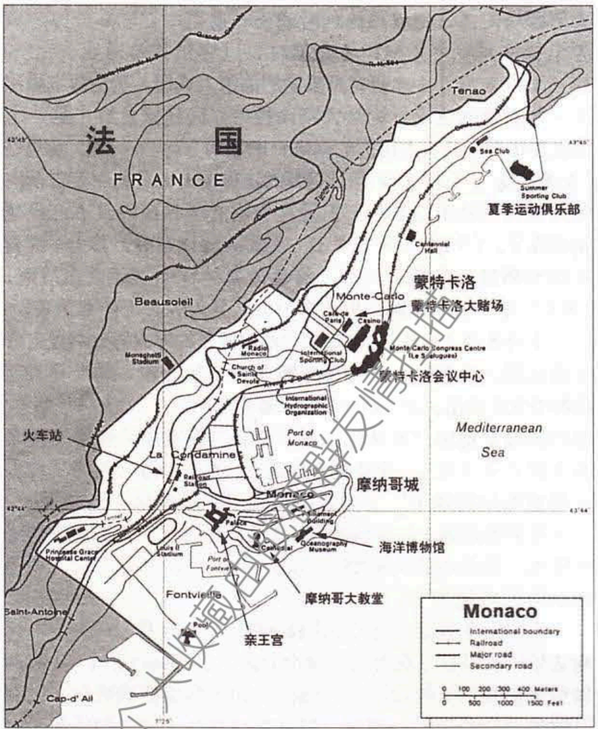

莫雷斯内特博物馆

“摩纳哥公国有限公司”

西阿尔卑斯山脉在法国南部那宽阔的、陡然弯曲成弧形的一段，几乎一直伸展到地中海海边，在山与海之间只留下一条狭长的地带。这里就是著名的里维埃拉海岸，或称“蓝色海岸”。阿尔卑斯山的三重支脉挡住了从大西洋刮来的冷风，只有“密斯脱拉”西北风偶尔越过群山吹来，可是这种风是干燥而温暖的。因此蓝色海岸成为欧洲大陆上气候最好的地方之一，夏天有轻微的海风驱散暑气，冬天也几乎没有严寒，雪、雾和风暴也是极为罕见的，一年中有三百多天是晴天。山坡上覆盖着常绿的棕榈、大戟、冬青等树木，以及薰衣草、野黄连和迷迭香，山脚下多种多样的亚热带植物姹紫嫣红，争奇斗艳。摩纳哥公国（不好意思，其实也是一个

【注】世界语是由出生在俄属波兰的犹太医生路德维希·拉扎鲁斯·柴门霍夫在1887 年创立的语言，其用意是方便操不同语言的各国人民进行共同交流。世界语的词汇来源以英、法、德、波、拉丁等语言为主，语法极其简单，方便易学。如今全世界有100 多万人使用世界语，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的母语就是世界语。由于柴门霍夫是犹太人，因此世界语使用者在纳粹德国受到迫害；由于许多世界语使用者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佛朗哥法西斯政权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也对世界语加以迫害。苏联最初是支持世界语的，十月革命后最早的布尔什维克陆海军人民委员尼古拉·克雷连科便是世界语拥护者，他在十月革命中佩戴的世界语绿色五角星标识后来被红军创建人托洛茨基采用，改为红星，并成为红军的标志。但是斯大林上台后也对世界语采取迫害政策，1938 年枪毙了克雷连科，并污蔑世界语是“内奸语言”，其研究者和使用者惨遭流放和屠杀。


今日的科尔米斯村



亲王国）就坐落在这里，离意大利边境很近。

甚至在欧洲的几个袖珍小国中，摩纳哥也小得出奇。如果不算面积只有0.44平方公里的梵蒂冈的话，摩纳哥就是欧洲最小的国家了。它的面积是1.98平方公里，也就是198公顷。换句话说，比260公顷的颐和园还要小。摩纳哥的国土狭长，紧挨海边，长约三公里半，最窄的地方还不到200米宽。然而摩纳哥的人口密度却居世界首位，为每平方公里15142人。假如不算那些住在饭店里的游客和赌客的话，在这么一小块比颐和园还小的土地上住着三万五千多常住人口，其中法国公民占28%，摩纳哥公民占21%，意大利公民占19%，其他国籍的侨民还有美国、英国、德国、瑞士、印度、日本，以及来自俄罗斯和海湾石油富国的王公富豪们。

传说摩纳哥是由古代半神半人的英雄赫拉克利斯创建的。他历经艰险，建立了许多功勋，包括用双手分开阿特拉斯山脉，打开直布罗陀海峡——有名的直布罗陀巨岩因此被古希腊人称作"赫拉克利斯之柱"。当他从西班牙返回希腊、路过美丽的里维埃拉海岸时，决定在这里休息一下。在一处断崖的平顶上，他建立了一座神庙，并命名为"赫拉克利斯·摩诺基俄斯"（Herakles Monokios），意思是"赫拉克利斯独自隐居的处所"。

真实的情况是，在公元前十世纪至九世纪，在摩纳哥的原址曾经有一个腓尼基人的堡垒。后来这些从遥远的地中海东岸前来的腓尼基人为希腊的移民所取代。在公元前七至六世纪，摩纳哥是希腊在地中海的一个殖民地。定居在这里的是来自小亚细亚的弗凯亚（Phocaea）希腊人。除了摩纳哥之外，他们还在蓝色海岸地区建立了马赛利亚（今法国马赛）、尼凯亚（尼斯）、安提波里斯（昂蒂布）等殖民城市。

又过了四百年，罗马军队在高卢战争结束后来到了摩纳哥，这里被并入外阿尔卑斯高卢省。罗马诗人维吉尔曾经在诗歌中描述"那悬崖上的要塞，海滨的摩诺凯乌斯"。在靠近摩纳哥边界的法国城镇居尔比，至今仍可以看到奥古斯都皇帝时代的建筑物废墟。

光阴荏苒，东哥特人赶走了罗马人，拜占庭人赶走了东哥特人，伦巴底人赶走了拜占庭人，法兰克人赶走了伦巴底人。阿拉伯人赶走了法兰克人，热那亚人又赶走了阿拉伯人。119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给予热那亚城邦以自治权。1215年6月10日，一伙热那亚皇帝党（Ghibellines）士兵在一个雇佣兵队长的带领下，开始在摩纳哥悬崖上修建一座城堡。这一天被视为现代摩纳哥的开端。在中世纪意大利教皇党（Guelphs）与皇帝党的内战中，摩纳哥城堡成为皇帝党的一个重要前哨基地。

所谓"教皇党"又译作"归尔甫党"，以德意志的韦尔夫家族命名（该家族直至1918年仍是德国萨克森王国的国王，以及萨克森－图林根诸邦的君主。英国汉诺威王朝从乔治一世至维多利亚女王的列位君主，其家族姓氏也是韦尔夫）。这个家族在十二世纪末与长期把持神圣罗马帝国帝位的霍亨斯陶芬家族争夺皇位而产生冲突。罗马教皇支持韦尔夫家族；意大利北部那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共和国，比如佛罗伦萨、波伦亚、米兰、威尼斯和热那亚，基本上都属于教皇党的势力范围。它们力图摆脱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与代表大封建主利益的皇帝党（吉伯林党）及其支持者比萨、锡耶纳等城市共和国相抗争。著名的佛罗伦萨诗人但丁也是归尔甫党成员。

在热那亚共和国中有一个名叫奥托·卡内拉的执政官，他在1133年上任，是教皇党成员。其儿子格里马尔多·卡内拉参加过十字军东征，是一名勇武的军人，子女众多。格里马尔多的子孙大多从事商业活动，其足迹远至黑海和北海，这个家族的姓氏也逐渐从卡内拉改成了格里马尔蒂。

1271年热那亚共和国发生政治变动，身为教皇党领袖的格里马尔蒂家

座落于"赫拉克利斯之岩"上的摩纳哥城堡和摩纳哥城，摄于1890年



族被驱逐出共和国，前往法国东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居住。他们曾经与那不勒斯国王查理结盟，以图用武力返回热那亚，但是在教皇的仲裁下被迫接受和解。1297年，家族首领弗朗西斯科·格里马尔蒂带着堂弟兰尼埃·格里马尔蒂和一群壮汉，化妆成方济会修士，攻下了效忠于皇帝党的摩纳哥城堡。

弗朗西斯科死后，格里马尔蒂家族首领与摩纳哥城堡领主的地位传给兰尼埃，后者曾率领格里马尔蒂家族的舰队为法王腓力五世服务，并被封为法国海军元帅。

十四世纪，来自西班牙阿拉贡王国的加泰罗尼亚武装商人对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和热那亚共和国领地发起一系列袭击，威尼斯共和国也加入到这个联盟中来。普罗旺斯地区属于那不勒斯王国，而格里马尔蒂家族为那不勒斯国王效忠。1353年，80艘威尼斯和加泰罗尼亚战舰在撒丁岛附近与兰尼埃一世指挥的60艘战舰相遇，后者在海战中惨败，只有19艘战舰侥幸脱逃。

在共同敌人的威胁下，格里马尔蒂家族被迫与热那亚共和国和解。1342年，热那亚承认兰尼埃一世的儿子夏尔一世为“摩纳哥领主”，摩纳哥成为热那亚保护下的小领地。隶属于格里马尔蒂家族领地除了摩纳哥城堡外，还包括1346年获得的芒东城（Menton）和1355年获得的罗克布伦城(Roquebrune)。

热那亚在十五世纪末由于与威尼斯的常年战争而逐渐衰败，阿拉贡王国取代它成为里维埃拉地区的主宰者，随后又被十八世纪兴起的撒丁王国取代。格里马尔蒂家族在法国、撒丁王国、萨伏伊公国、热那亚共和国以及西班牙王国的国际争斗中时刻见机行事，以保住自己的领地。在格里马尔蒂家族的请求下，西班牙在1524年向摩纳哥城堡派去一个分队驻军，此后西班牙取代热那亚成为摩纳哥的保护国，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当法国有继西班牙之后冉冉上升为欧洲霸主的趋势后，格里马尔蒂亲王奥诺雷二世在1641年与法国首相黎塞留主教签订盟约，并用武力驱逐了西班牙驻军。此后奥诺雷陆续在法国境内获得了瓦朗坦公爵领地（多菲内省）、卡拉德斯伯爵领地（奥弗涅省）、波约侯爵领地（普罗旺斯省）和瓦尔德泰尔亲王领地。

奥诺雷三世死后，其孙子路易一世继位。这是摩纳哥历史上最挥霍无度的君主。他利用来自法国领地的收入翻修了中古时代留下来的摩纳哥城堡，将其扩建成一座豪华的宫殿，外观模仿壮丽的枫丹白露城堡。1677年路易一世访问英国时，向英王查理二世的情妇奥当丝·曼奇尼赠送了一批贵重的礼物，从而讨取了英王的欢心。在不久之后爆发的英荷战争中，他亲自指挥一支摩纳哥骑兵部队，在弗兰德斯和弗朗什－孔泰地区同荷兰人作战。

路易一世的军事生涯引起了法王路易十四的注意和赞赏。他任命路易为法国驻罗马教廷大使，并授予他一份重要的外交使命：敦促教皇支持法国来继承即将绝嗣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王位。这是一份花费浩繁的工作，路易一世不得不卖掉了他祖父的大部分艺术品收藏来支持自己在罗马的外交生活。

1789年8月4日，格里马尔蒂家族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在法国的所有领地。摩纳哥亲王奥诺雷三世当时居住在巴黎，他曾经多方奔走，试图保住格里马尔蒂家族在法国的领地，但是徒劳无功，因为连法国本国的国王和王后都被国民会议置于软禁状态下，后者根本没有兴趣照顾一位外国君主的利益。奥诺雷三世原寄希望于米拉波伯爵建立的那个君主立宪政体能够发回贵族财产，但是这一希望随着路易十六出逃未遂和法国废黜君主制而化为泡影。奥诺雷三世于1793年9月20日被投入法国监狱。由于革命法庭没有发现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儿有什么“反革命劣迹”，因此在一年后获释，在1795年



上图为摩纳哥王宫门口的弗朗西斯科·格里马尔蒂塑像。这位摩纳哥公国的始祖身穿僧侣长袍，手正伸向腰中的利剑。下图为摩纳哥的国徽，中间的红白格子图案是格里马尔蒂家族的纹章，两旁的持剑僧侣象征弗朗西斯科夺占摩纳哥城堡的功绩。下面的拉丁字意为“上帝佑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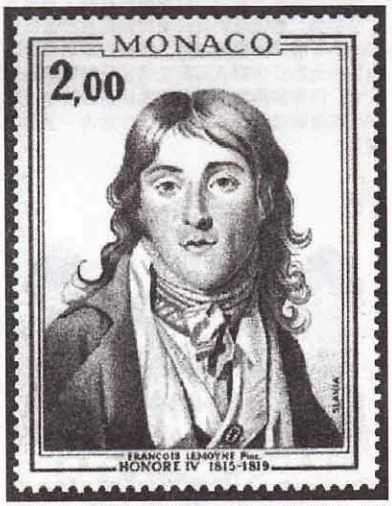




始建于1191年的摩纳哥王宫，最初为热那亚共和国的一座城堡。17世纪上半叶奥诺雷二世在位时期，将这座军事要塞性质的城堡扩建为宫殿，并购来提香、丢勒、拉斐尔、鲁本斯和米开朗琪罗的多件艺术珍品，此后数代摩纳哥亲王还修建了仿照凡尔赛宫镜厅的“镜廊”、以及“红厅”等豪华厅堂。1767年，英王乔治三世的弟弟约克公爵爱德华在乘船前往热那亚途中因病登上摩纳哥海岸，死在这座宫中，他去世的房间被命名为“约克大厅”



奥诺雷三世（1720–1795）。他从母亲露易丝公主那里那里继承了摩纳哥亲王的头衔。在其在位的60年时间里，他只去过摩纳哥两次，其余时间一直住在巴黎和凡尔赛。1745年，奥诺雷曾随法王路易十五一道参加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的方特诺瓦战役，翌年又率领摩纳哥骑兵部队参加了奥属尼德兰地区的劳库战役



摩纳哥公国发行的邮票，图案为奥诺雷四世亲王（1758–1819）的头像

死于穷困潦倒。

1793年1月19日，摩纳哥、芒东和罗克布伦三地的居民发动起义，宣布废黜奥诺雷三世的统治权，并成为“自由城”。2月15日，摩纳哥亲王领地被并入法国的滨海阿尔卑斯省，领地上所有的臣民都成为法兰西公民，摩纳哥也改名为“赫拉克利斯堡”。格里马尔蒂家族在法国的所有土地、不动产和财富全都被法国政府没收。坐落在赫拉克利斯岩上的摩纳哥亲王宫殿成为伤兵医院，宫殿里的家具和藏画全都被法国政府拍卖。

格里马尔蒂家族的大多数成员都在雅各宾党专政的革命恐怖岁月中幸免于难，但是摩纳哥公主弗朗索瓦丝－特蕾莎却在1794年被押上断头台，死时只有27岁。她是奥诺雷三世亲王的次子约瑟夫·格里马尔蒂的妻子，出自法国贵族名门——舒瓦瑟尔侯爵家族。约瑟夫·格里马尔蒂和许多法国贵族一道参加了由孔代亲王组织的保皇派军队，而弗朗索瓦丝由于不放心留在法国国内的子女而化妆潜回巴黎，她被人发现并告发，随后遭逮捕，并以“大贵族”和“反革命罪犯的家属”的双重罪名被判处死刑。这个不幸的女人在行刑前谎称怀孕，但是被医生的检查否定。她临刑前给检察官留下一封信，说“公民，我没有怀孕。我现在告诉你了，正式将此事通知你。我绝非怕死，也不是为了逃避死亡而撒谎，这会弄脏我的嘴。我仅想多赢得一天时间，以便能自己剪下头发，而不要让刽子手来剪。这是我给孩子留下的唯一遗赠，至少这遗赠必须是纯洁的。”

最离奇的是，当弗朗索瓦丝公主和同一批去赴死的44名犯人从巴黎的圣拉萨尔监狱拉出来，押上囚车，送往“革命广场”（即协和广场）去斩首时，判他们死刑的那个机构已经不存在了。这一天是1794年7月26日，共和历热月9日，“热月政变”发生的日子。当天中午，在国民公会的会议上，曾被国民公会尊称为“廉洁公”的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和他的走狗圣茹斯特受到攻击，议员们以人民和自由的名义要求这位嗜血暴君下台。下午5点，罗伯斯庇尔被国民议会下令逮捕，而押送摩纳哥公主和其他“反革命犯”——既有贵族和富孀，也有士兵、作家、骗子、农妇和洗衣女工——的囚车前往刑场的时间却是五点过后。街道上的围观民众向押车的刽子手发出呼吁，请他们作出慈悲之举，“发发善心吧！不要使用断头铡了！”刽子手们也一言不发，一动不动，这预示着如果有人动手解救犯人，他们不会做丝毫抵抗。可惜的是语言没有转变为行动，同情心也就逐渐枯萎了，囚车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下一直来到了断头台下，摩纳哥公主和其他受难人一道踉踉跄跄地走上了断头台。

当天晚上，当国民公会派巴拉斯将军率领卫队前往罗伯斯庇尔一干人的囚禁地巴黎市政厅时，“廉洁公”试图举枪自杀，但没成功，只是打碎了自己的下颚。国民公会的议员们闻讯来到现场，哈哈大笑着问道：“陛下痛苦吗？”第二天天亮之后，医生们为罗伯斯庇尔做了不妨碍砍头的包扎，然后把他用担架送上了断头台。当天傍晚六点半，在成千上万围观的巴黎市民的狂喜欢呼和唾弃声中，暴君人头落下，可怕的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从此宣告结束。

1796年，拿破仑·波拿巴曾率大军通过摩纳哥的阿尔卑斯山悬崖，前往意大利。在格里马尔蒂家族的姻亲、法



巴黎的马提尼翁宫。这座宫殿原本属于法国贵族托里尼伯爵雅克·德·马提尼翁。在法王路易十四的安排下，他在1731年迎娶摩纳哥亲王的独生女露易丝，并改姓格里马尔蒂（相当于入赘），从而为摩纳哥亲王家族延续了香火。其府邸马提尼翁宫至1793年为止一直是摩纳哥亲王在巴黎的居所。1802年奥诺雷四世将其卖掉，1808年被塔列朗亲王买下，1811年塔列朗又以124万法郎的价格将其卖给拿破仑·波拿巴，波旁王朝复辟后被路易十八接管。路易十八用它同“弑君犯”奥尔良公爵菲利普的妹妹交换了爱丽舍宫。此后马提尼翁宫几次变换主人，一战爆发时属于奥匈皇帝所有，旋即被法国政府没收。一战结束后，法国政府在在1935年将其改建为总理府，并沿用至今

国外交老狐狸塔列朗亲王的安排下，根据1814年的巴黎和约，摩纳哥重新恢复了名义上的独立，并受同样复辟的撒丁王国的保护。奥诺雷四世在1815年3月从流亡地返回摩纳哥，但一抵达即被逮捕：他回家的时机选得太不巧了，正赶上从厄尔巴岛反攻大陆的拿破仑在法国南部登陆。直到这位皇帝在滑铁卢战败，摩纳哥亲王一家才终于安归原位。

奥诺雷四世的大儿子奥诺雷五世在1841年去世，其弟弟坦克雷德·弗洛勒斯坦·格里马尔蒂继位。这位亲王之前从未想到过自己能登基，他热爱戏剧，是法兰西戏剧院的一名演员。不幸的是，弗洛勒斯坦在即位之后也缺乏管理国家的兴趣，把大小政务悉数交给妻子——也是一名演员——来打理。

在1848年欧洲革命风潮中，摩纳哥也受到了冲击。由于征收柠檬出口税的缘故，芒东城和罗克布伦城的居民发动起义，弗洛勒斯坦一世被逮捕，并投入监狱。这两座城市随后宣布自己为自由城邦，并与意大利的烧炭党人联合。1850年两城的居民转为向撒丁王国的统治者萨伏伊王室效忠，并成为撒丁王国的保护地。撒丁向这两座城市派出行政官员，但两地名义上的主权仍属于摩纳哥亲王。

1859年3月，撒丁王国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支持下向奥地利宣战，从而开始了意大利统一的进程。法国和撒丁联军在拿破仑三世的亲自率领下，在5月30日的帕莱斯特罗战役中击败奥军，随后进入奥地利统治下的伦巴底地区作战。当年7月11日，奥地利与法国达成协议，将伦巴底地区的绝大部分并入撒丁王国。按照此前达成的协议，法国从撒丁王国那里获得了萨伏伊地区和尼斯地区，作为报偿。芒东和罗克布伦随后举行全民公决，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并入法国的决议。

1861年2月2日，摩纳哥亲王夏尔三世正式将他对芒东和罗克布伦那已经不复存在的“所有权”以400万法郎的价格卖给了拿破仑三世。同时法国承诺保证摩纳哥的独立地位。失去这两个城市后，摩纳哥的领土从二十平方公里缩小到现有的面积，人口也从两万五千锐减到一千二百。与之相应的是摩纳哥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渔业和水果出口业——也锐减，这个小小的公国不得不在别的方面寻求生路。

1861年，一个名叫弗朗索瓦·布朗的赌场老板来到了摩纳哥，用130万法郎的价格从公国政府手里买下了赌场的专营权。其实早在十年前就有一个法国人曾获准在当地开办赌场，不过它很快就关闭了，原因是交通不便。当时从尼斯经过摩纳哥通往意大利里维埃拉的铁路还没有修建。赌客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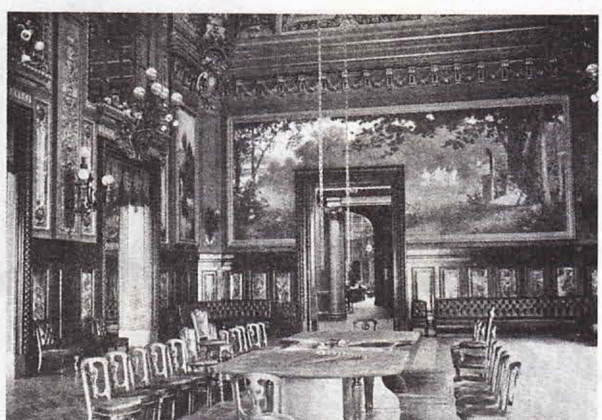
少，而且临近开有赌场的疗养胜地尼斯又是一个强大的竞争者。1856年另一个法国人接管了倒闭的赌场，可是他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弗朗索瓦·布朗比前两个人幸运，他在法国波尔多、巴黎、卢森堡，以及德国的矿泉疗养胜地巴德洪堡都开办过赌场，对经营赌博业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正是从这时起，摩纳哥才在赌博业方面享有“声望”而为人所共知。弗朗索瓦和弟弟莫里斯利用在巴德洪堡开赌场时捞来的百万钱财，在一个只有一片乱石堆和两条供羊群走的小路的地方修建了旅馆和饭店，开辟了花园和街心花圃，栽上了美丽的亚热带花草树木，还盖起了一座建筑精美、陈设豪华的“大赌场”（Le Grand Casino）。布朗用夏尔三世的意大利文名字“卡洛”将这个地方命名为蒙特卡洛（Monte Carlo），这里过去的名字叫“盗贼窝”（Les Spelegures）。

当时欧洲各国都禁止轮盘赌这种赤裸裸的赌钱方式（但是不反对纸牌这种“绅士”的赌博方式），因此蒙特卡洛大赌场的轮盘赌在那时几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就在这时，从法国马赛到意大利热那亚的铁路沿着滨海阿尔卑斯山的陡坡修通了，于是轮盘赌的嗜好者蜂拥而来。到十九世纪末，蒙特卡洛大赌场每年的收入超过4000万法郎。这座赌场的业主是“海水浴场公司”（Societe des Bains de M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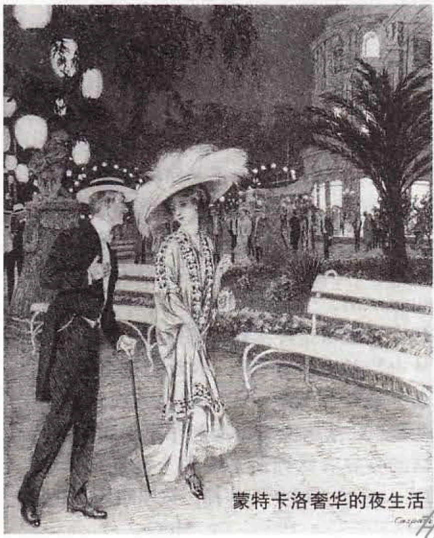
除了蒙特卡洛大赌场外，“海水浴场公司”在摩纳哥还拥有“巴黎咖啡馆”赌场、“蒙特卡洛湾”赌场、“蒙特卡洛体育俱乐部”赌场、“太阳”赌场，以及以奢华的“巴黎大





蒙特卡洛大赌场，右图为赌场豪华的内景


十九世纪末蒙特卡洛大赌场内的赌博场景


蒙特卡洛奢华的夜生活

饭店”为首的一系列旅馆、地产和其他一些服务业。“海水浴场公司”的很大一部分股票掌握在梵蒂冈的手中，其向摩纳哥政府交纳的高额赋税中有很大一部分作为格里马尔蒂家族的王室用度，以及摩纳哥政府的经费。摩纳哥也由于赌博业的兴起而人口猛增，1870年它只有1500人，但到1890年就猛增至15000人。

在蒙特卡洛赌场的大股东中，除了罗马教廷外，有一个被世人称为“死亡商人”的传奇人物，名叫巴西尔·扎哈罗夫。他出身于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扎卡里亚家族，这个家族在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爆发、土耳其人对散居在各地的希腊族展开屠杀时，逃到了俄国的敖德萨，并且把家族姓氏俄国化了。巴西尔·扎哈罗夫年轻时以在君士坦丁堡的大巴扎兑换货币为生，但很快发现做军火掮客更加有利可图。他首先为瑞典的诺登菲尔特公司代理火炮和机枪，随后又成为美国马克沁公司和法国什耐德公司的代理人。由于其出色的能力，扎哈罗夫受到英国军火巨商维克斯公司的注意，并帮助其赢得了在黑海建立尼古拉耶夫造船厂的合同。到后来，除了拥有维克斯公司的股份外，扎哈罗夫还握有奥匈帝国斯科达兵工厂、德国克虏伯康采恩和蒂森钢铁公司、英国波斯石油公司和白头鱼雷公司的巨额股份，最终成了亿万富翁。他在晚年选择了气候温暖的摩纳哥作为自己的居所，购入大量“海水浴场公司”的股票，一直到死都住在蒙特卡洛。

1889－1922年在位的摩纳哥亲王阿尔贝一世是一个享有卓著声望的航海爱好者。他年轻时曾在西班牙海军中服役，普法战争中又加入了法国海军，并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对海洋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把赌场特许状带来的大笔收入用于海洋考察和科学研究。从1885年起的三十七年间，在阿尔贝一世的主持下，摩纳哥帆船“燕子”号和“艾丽莎一世”号对地中海和从赤道到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大西洋北半部进行了长期的考察，特别是对墨西哥湾暖流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1906年，在阿尔贝一世资助下，巴黎索邦大学创办了海洋研究所。为了收藏和展示在海洋考察中收集到的资料和海洋动植物标本，阿尔贝一世还在1910年创立了著名的摩纳哥海洋博物馆。这是一座漂亮的白色大楼，坐落在摩纳哥城濒海的断崖上，巧妙而和谐地嵌在大岩石之间，仿佛是从突兀的灰色岩石中长出来的一样。除了担负博物馆职能外，它还是世界闻名的研究海洋学的学术机构，以及国际水文地理学会总部所在地。五十多个国际海图组织的成员国在那里合作印发上万张全球海图，供航海使用。

有趣的是，摩纳哥海洋博物馆还是属于法国的一块飞地：为了保护博物馆免遭外国人或不肖子孙的破坏，阿尔贝在临终时把博物馆赠给法兰西科学院，从此这座博物馆处于法国政府保护之下。著名的法国航海探险家雅克·库斯托船长从1957年起担任这座博物馆的馆长。

阿尔贝一世在1911年颁布宪法，摩纳哥从此成为君主立宪国家。他还是一名和平主义者，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一个月，欧洲风紧云急的时刻，阿尔贝曾经利用自己作为德意志黑鹰骑士团成员的身份，向德皇威廉二世发去多份电报，呼吁他保持和平。摩纳哥在一战当中宣布中立，但是向协约国士兵提供了医院和疗养地，一些摩纳哥人也参加法国军队同德国人作战，比如阿尔贝一世的独生子路易亲王。

1918年摩纳哥发生了继承人危机。自从兰尼埃一世成为摩纳哥领主之后，格里马尔蒂家族的这一支曾经有两次发生过男性继承人绝嗣的情况。第一次是1457－1458年在位的克劳黛女领主，在其父亲的安排下，她嫁给了格里马尔蒂家族热那亚分支的远方表兄兰贝托，后者在与其结婚后取代妻子成


今日的蒙特卡洛大赌场外观。其设计师是著名的巴黎歌剧院设计师加尼埃，因此这座赌场的外观和室内装潢与巴黎歌剧院一样，属于富丽堂皇、追求奢华的新古典主义“第二帝国风格”

为摩纳哥领主。第二次是1731年在位的露易丝公主，她嫁给了法国贵族托里尼伯爵雅克·德·马提尼翁，这桩婚事受到法王路易十四的支持。雅克与露易丝结婚后改姓格里马尔蒂，并即位成为摩纳哥亲王雅克一世。他在位两年，随后将摩纳哥亲王的位子传给儿子奥诺雷三世，本人迁往繁华热闹的法国政治中枢——凡尔赛宫居住。雅克一世在巴黎城内的居所马提尼翁宫(Hotel Matignon)如今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理官邸。

1918年，摩纳哥第三次出现了男性继承人无后的局面。此时摩纳哥王位已经三代单传，阿尔贝一世只有一个儿子路易，当时已经48岁，但仍然是单身，没有结婚也没有订婚，只有一个私生女。王位的下一个继承人只好上溯至弗洛勒斯坦一世。他有一儿一女，儿子就是阿尔贝一世的父亲夏尔三世。女儿名叫弗洛勒斯汀，嫁给了德国的乌尔拉赫公爵威廉一世，两人的儿子威廉在1918年一度被立陶宛议会选为国王明道加斯二世[注]。与此同时，这位小威廉由于血缘关系——相当于阿尔贝一世的姨表兄弟——还是摩纳哥王位的推定继承人。

当时法国与德国还处于战争状态，自然不能容忍在其南边出现一位德意志血统的摩纳哥君主。更何况格里马尔蒂家族在法国内地还拥有许多领地、产业和投资，一旦路易去世，这些也势必落入威廉的手中。1918年7月17日，法国政府强迫阿尔贝一世在一份不平等条约上签字，条约规定摩纳哥在“完全尊重法国的政治、经济、航海和军事利益的前提下”行使主权。法国指导摩纳哥的外交，保护摩纳哥领土不受侵犯，并且有权批准或否决摩纳哥亲王继承人的人选。一旦摩纳哥君主出现君主空缺的状况，摩纳哥就将自动成为法国的保护国，并纳入法国司法管辖之内。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没有君主即没有主权”。不过另一方面它也规定了法国不能吞并摩纳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这个袖珍小国的独立。

路易年轻时在法国驻阿尔及利亚军队中服役，他与其团长的女儿有一个私生女，叫夏洛特·卢维。1900年路易承认夏洛特是自己的女儿，1911年阿尔贝一世承认夏洛特是格里马尔蒂家族的成员，并将其身份合法化。在和法国人签订条约之后，摩纳哥国民议会通过了另一部法律，规定君主有权在本国或外国收养子女、并作为自己的合法继承人，其地位与君主的合法婚生子女无异。根据这项法律，夏洛特获得摩纳哥王位继承人的身份和“瓦朗坦女公爵”头衔。她在1922年嫁给法国贵族皮埃尔·德·波利尼亚克伯爵，后者也像当年的雅克一世一样改姓格里马尔蒂。两人育有一个儿子，即后来的摩纳哥亲王兰尼埃三世。

定居在蒙特卡洛的军火巨头巴西尔·扎哈罗夫与法国总理克莱蒙梭和阿尔贝一世都有良好的私交，在他的劝说下，法国在1919年《凡尔赛和约》的“杂项”部分中加入了一个与摩纳哥有关的专门条款，即第436条。它规定“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于1918年7月17日与摩纳哥亲王殿下为确定两国关系所签订之条约，由（凡尔赛和约）各签约

【注】苏俄在《布勒斯特和约》中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割让给德国，随后在这些地方相继成立了芬兰王国、立陶宛王国和“波罗的海联合公国”（版图包括今日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都是德意志帝国的附庸国，其君主也从德国诸侯中选定。德国战败后，这几个附庸国才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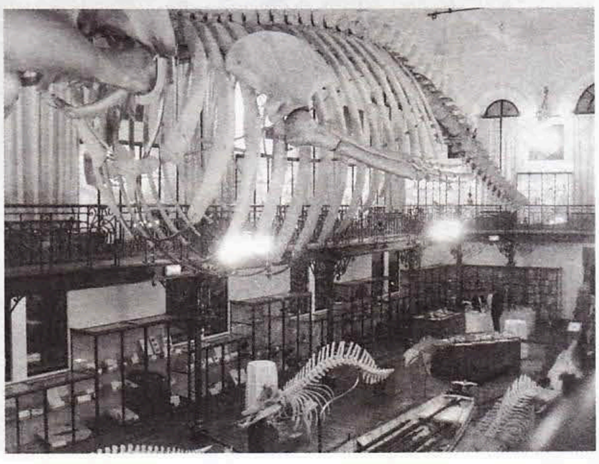


摩纳哥亲王阿尔贝一世（1848–1922），享有卓越声望的海洋学家。1922年在巴黎去世



摩纳哥亲王路易二世（1870–1949），年幼时父母分居，被送入法国圣西尔军校，后在法国外籍军团和阿尔及利亚殖民地部队中服役。1922年继位后创办了摩纳哥足球俱乐部和摩纳哥汽车大奖赛





坐落在海边峭壁上的摩纳哥海洋博物馆。右为博物馆内展出的海洋生物标本，可见一具抹香鲸骨骼和一具虎鲸骨骼。除了这个海洋动物陈列厅外，博物馆内还有自然海洋地理和器具陈列厅、海洋物理和海洋化学陈列厅、实用海洋学陈列厅，以及位于底层的水族馆

国承认查照备案。”

摩纳哥在二三十年代恢复了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并进一步成为欧美富豪和赌徒的流连之地，在赫拉克利斯港中，王公富豪的巨型游艇和帆船争奇斗艳；在蒙特卡洛大赌场，印度土邦主与德国工业家一掷千金。1929 年摩纳哥举办了首届汽车拉力大奖赛。1931 年，法国总理莱翁·勃鲁姆的弟弟热内·勃鲁姆开办了摩纳哥芭蕾舞剧院。他在1941 年被纳粹逮捕，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中。

1939 年二战爆发后，摩纳哥依然宣布中立。路易二世与自己在法国军队中的老上司菲利普·贝当私交甚密，法国投降后，摩纳哥承认维希政权。根据1940 年6 月22 日意大利与法国签订的停战协议，意大利军队在法国投降后进驻了法属里维埃拉地区，占领了芒东、罗克布伦、尼斯、戛纳等城市，但是直到1942 年11 月，即德军占领法国南部自由区后，才出兵占领摩纳哥。意军解散了摩纳哥国民议会，扶植起一个亲法西斯的傀儡政府，并宣布摩纳哥人是意大利人的直系后代。

1943 年9 月意大利退出战争后，德军开入法国南部原意大利占领区，同时也开进摩纳哥，并开始搜捕城中的犹太人。在路易二世的授意下，摩纳哥警察经常冒着巨大的风险，在盖世太保到来之前抢先通知受害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1944 年8 月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后，于9 月8 日解放了摩纳哥，这一天正好是德国占领一周年纪念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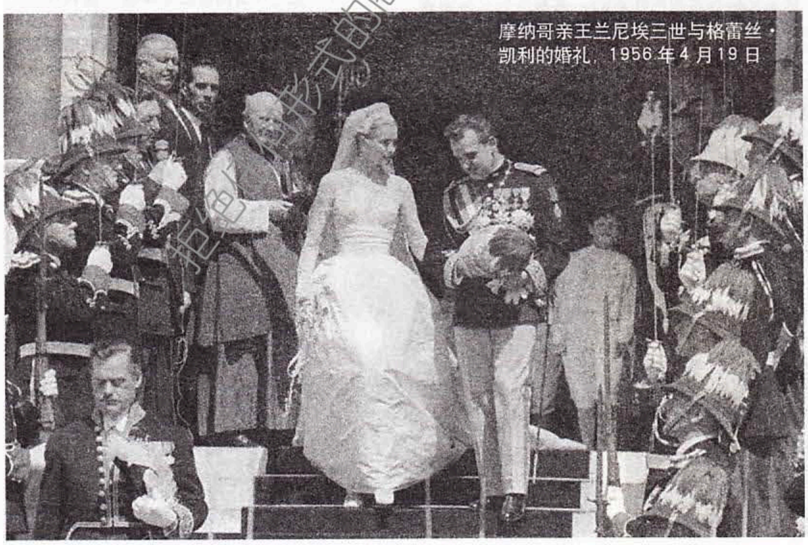
1949 年5 月，路易二世在摩纳哥王宫中去世。由于夏洛特已经在1944 年将继承权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因此兰尼埃继位成为摩纳哥亲王。他在1944 年9 月参加了自由法国军队，并成为一名炮兵中尉，曾在阿尔萨斯地区同德军作战。这位年轻的亲王当时是欧洲最抢手的单身汉之一，他的单身生活一直持续到1956 年，那一年他与美国女影星格蕾丝·凯利结婚，轰动一时，被欧美媒体吹捧为“世纪婚礼”。

格蕾丝的祖父是1867 年前往美国的爱尔兰移民，其父亲以七千美元赌本起家，发展到拥有一个庞大的砖瓦业王国，并成为费城上流社会的名门。格蕾丝·凯利小时候就有演戏天份，在1948 年十九岁时为了避免父母安排的婚事而离家出走，在纽约踏入影视界。她凭借希区柯克导演的《电话情杀案》和《后窗》这两部惊悚片而名噪一时。1955 年春天，格蕾丝·凯利与美国男星加利·格兰特前往法国里维埃拉，拍摄希区柯克的另一部影片《捉贼记》，在当年的戛纳电影节上与兰尼埃亲王相识。

1956 年，在兰尼埃亲王的旋风式攻势下，格蕾丝·凯利在她事业的巅峰时期突然宣布退出影坛。当年4 月4 日，在纽约84 号码头，格蕾丝一家与亲朋好友、卷毛狗、仆人和80 多箱行李在400 多名随行美国记者的簇拥下登上“宪法”号邮轮，前往摩纳哥。4 月18 日和19 日，格蕾丝与兰尼埃亲王成婚先后举行了民事和宗教婚礼，从此嫁入摩纳哥王室。在两人的婚礼上，加利·格兰特对格蕾丝开玩笑说：“我们来到里维埃拉，本来是要拍《捉贼记》的，可是看看你现在捉到了一个什么！”不过认真研究起来的话，应该算是兰尼埃亲王捉到格蕾丝王妃才是：他在前一



路易二世的私生女夏洛特（1898–1977）。她在儿子兰尼埃年满21 岁时宣布把摩纳哥王位继承权转让给后者，但保留“摩纳哥女亲王”和“瓦朗坦女公爵”的封号。夏洛特后来隐居巴黎，与其情人、法国最著名的珠宝窃贼“戛纳的热内”（热内·吉里尔）同居



摩纳哥亲王兰尼埃三世与格蕾丝·凯利的婚礼，1956 年4 月19 日

年刚挨到一次金融投机惨败，急需钱用。而将会继承三千万美元的格蕾丝，其父亲虽然是全美最大砖厂的董事长，但毕竟出身只是砖瓦匠，岂能抵抗“王妃”这一迷人的头衔？其实亲王本人是个风流种子，这桩婚事的主要目的是钱财。根据事先商量好的安排，格蕾丝的父亲约翰·凯利在婚前要送给女婿200 万美元的“嫁妆”。

格蕾丝·凯利嫁到赌国后，对王室贵族头衔素来眼红的美国人对她捧足了场，美国财团热心投资，摩纳哥赌博业顿时起死回生，世界各地阔佬纷纷涌至，普通游客也慕名而来。这个才两万多人的地中海小国逐渐出现了机械、电子、制药、纺织、制鞋等工业，股票交易所与摩天大楼也像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来了。六十年代初，美国驻法国尼斯副领事马丁·达尔当上了兰尼埃三世的财政和经济顾问，这个有美国银行资本做背景的人物一手创办了“摩纳哥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协助外国人在赌国建立企业——这个小国的外资企业是免缴直接税的。可是，当“摩纳哥有限公司”捞得风生水起之时，其大主人法国却大为恼怒。法国财政部警告那些应缴税而未缴的企业；法国厂商埋怨摩纳哥的免税工业产品抢走了法国重税商品的市场。两国后来闹到翻脸的地步，法国甚至威胁要截断摩纳哥的电力和煤气供应。兰尼埃最后不得不屈服，解散了“摩纳哥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遣走了达尔。

格蕾丝与兰尼埃婚后育有一子儿女，儿子阿尔贝二世在2005 年老父去世后成为摩纳哥亲王。长女卡洛琳婚姻不顺，两次离婚之后在1999 年嫁给德国

汉诺威亲王恩斯特·奥古斯特五世。幼女斯蒂芬妮更是个麻烦篓子，她母亲管她叫“野丫头”。1982年9月13日，她在同母亲从法国开车返回摩纳哥途中出了车祸，格蕾丝王妃遇难。其实这位王妃生前过得并不幸福，她与美国歌星平·克罗斯比是老情人，而风流成性的兰尼埃亲王不满妻子婚后的冷若冰霜，也在外金屋藏娇。

1979年，一位名叫彼得·埃文斯的英国作家创作了一本小说，名叫《皇家头衔》，对摩纳哥进行了赤裸裸的影射。小说虚构了地中海上一个叫圣撒拉丁的小岛国，其统治者菲利普亲王手无实权，完全受当地赌场老板的控制。小说的女主角乔治安娜·甘普王妃是个籍籍无名又野心勃勃的女演员，完全影射格蕾丝王妃。小说中的其他人物还包括王子的密友、一个政治野心很大的神父；掌握圣撒拉丁岛实权的赌场老板，手下养有一群美女间谍，包括皇家专机的空姐。亲王和王妃各有情人，其间又穿插有凶险特务、政治阴谋、惊险故事和爱情描写……格蕾丝王妃对这部小说大为光火，在遇车祸去世前正要对其作者提起法律诉讼。

1993年，摩纳哥加入了联合国，成为其第183个成员国。2002年摩纳哥修改了与法国的条约，再次确认两国之间的“传统特殊友好关系”，同时授予摩纳哥更多的主权和权力。2005年摩纳哥又与法国签订新条约，两国的关系实现了重大突破，摩纳哥获得了自行任命包括国务大臣在内的所有政府成员的权力，并且可以在无需征得法国同意的情况下自主地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与摩洛哥在1995年建立领事关系，2006年升格为大使级，中国驻摩洛哥大使由驻法大使兼任。


摩纳哥鸟瞰。右边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游艇港——赫拉克利斯港，左边靠近港口的这条公路是摩纳哥汽车拉力大奖赛的赛道之一

附录3：“西兰公国”

在英国泰晤士河河口的北岸，接近埃塞克斯郡与萨福克郡交界的地方，有一座钢质的海上平台。它离萨福克郡海岸有8英里远、离埃塞克斯郡海岸6英里远。这座平台上飘着一面奇特的旗帜，左边一半是红色的三角形，右边是白色斜条和一块面积比较小的黑色三角形。

这就是“西兰公国”(Principality of Sealand)，一个由私人建立、但没有任何国家加以承认的“私人国家”。它露出海面的“领土面积”大约为550平方米，常住人口很少超过5个人。没什么人把“西兰公国”的主权和合法性当作严肃的事情来看待，不过在国际法的应用领域，人们有时候仍然把它当作一个有趣的个案来加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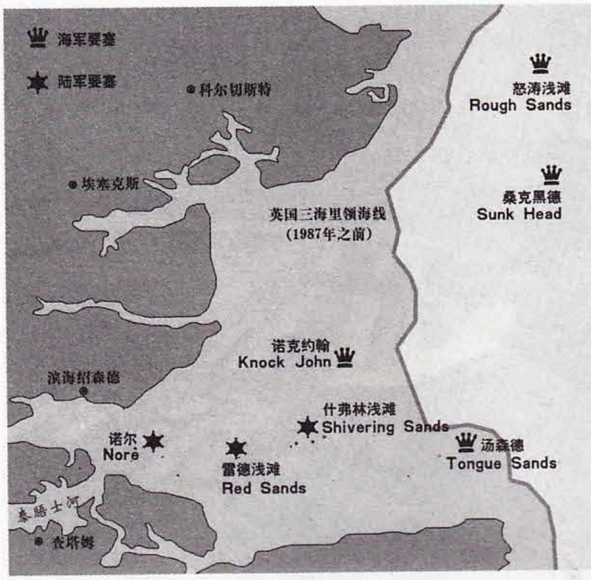
“西兰公国”所占据的那个平台，其正式名字叫“英王陛下之要塞怒涛堡”(His Majesty's Fort Roughs)，是二战期间英国实施的“默恩塞尔海上堡垒”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以平台的设计师、出生于印度的工程师盖伊·默恩塞尔命名。当时英国陆军和海军为了拦截德国轰炸机沿着泰晤士河这一容易辨认的地标去轰炸伦敦和其他城市，在泰晤士河口布置了海上防空要塞，上面驻有高炮部队。这些防空炮台的另一个作用是驱赶试图在海上空投水雷的德国飞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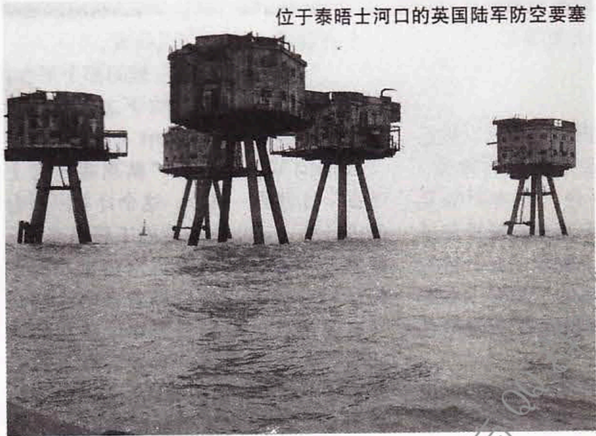
“默恩塞尔海上堡垒”分为海军要塞和陆军要塞两种，海军要塞顾名思义由英国皇家海军派人管理并操作。它是一条用混凝土建造的巨大驳船，长51.2米，宽26.8米。驳船上面有两根空心圆柱，里面是中空的，分为七层，内有仓库和人员宿舍。圆柱上面顶着一个平台，平台上面有两门3.75英寸高射炮和两门40毫米博福斯高炮，雷达、通讯和指挥设施，以及数台柴油发电机。平台上还有通往海面的楼梯，以及吊车和救生艇。驳船和平台都在干船坞里建造，然后组装到一起，用拖船拖到泰晤士河口的预定位置，然后打开通海阀，令其平稳座沉在北海海床平坦的沙洲上。

沉在泰晤士河口的四座海军要塞分别是代号U1的怒涛堡、桑克海德堡（U2 Sunk Head)、汤森德堡（U3 Tongue Sands）和诺克约翰堡（U4 Knock John)。怒涛堡建于1942年，在1943年



西兰公国 鸟瞰




位于泰晤士河口的英国陆军防空要塞

2月11日沉入泰晤士河口的怒涛沙洲（Rough Sands）。当时英国仍在沿用传统的三海里领海线，因此怒涛堡沉没的位置在当时属于公海。在战时，平台上的英国海军人员大约为150人到30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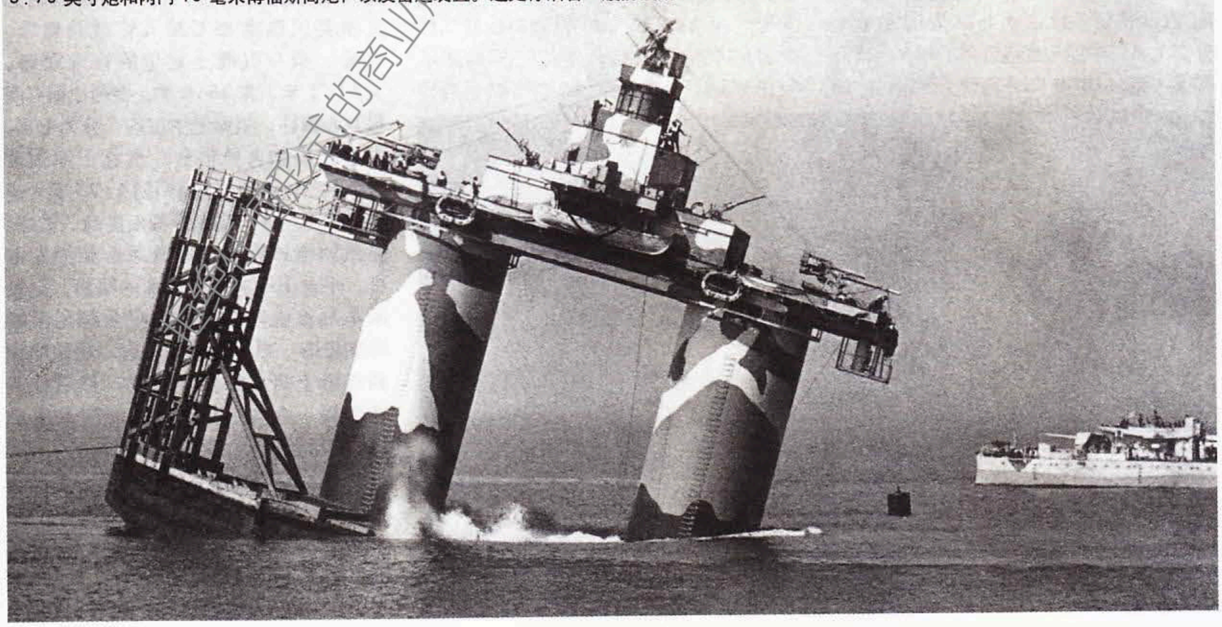
其他三座海军要塞的形状与怒涛堡完全一样，而陆军要塞的形状就很奇特了：它们由四根支柱支撑，上面是一个方形盒子一样的堡垒，看上去就像威尔斯的科幻小说《世界之战》中描述的火星人死光机器“Tripod”。每一处陆军要塞由七个这样的东西组成，其中五座是高炮炮台（一共有4门3.75英寸炮和2门40毫米博福斯炮），一座是指挥中心，还有一座离得较远的是探照灯平台。各个平台之间有栈道相连。英国陆军在泰晤士河口地区设置了三座炮台，在英格兰北部的默西河口也设置了三座。在战争期间，泰晤士河口的三座陆军要塞击落过22架德军飞机和30枚V－1飞弹

二战结束后，海军人员撤出了怒涛堡，此后这座海上要塞和其他几座类似的要塞一样，曾经多次变更用途，包括充当雾天时警告货船不要偏离航线的信号塔。1956年，怒涛堡的常驻人员全部撤离，这座要塞随后从皇家海军现役中退役，处于遗弃和荒废状态。

1967年，两名海盗电台（无照广播的非法电台）的操作员，44岁的英国陆军退役少校帕迪·贝茨（Paddy Roy Bates）和罗南·奥拉希利（Ronan O’Rahilly）登上了怒涛堡。在这之前一年，他们曾经占领了同样被遗弃的诺克约翰堡，并用上面被遗弃的一座美国空军军用电台来进行广播，包括娱乐和商业节目。由于没有电台执照，贝茨在1966年底被英国政府指控违反1949年无线电广播法，并罚款100英镑。贝茨随后带着他自己的“埃塞克斯电台”与奥拉希利的“卡洛琳电台”成员，来到了位于英国领海之外的怒涛堡。

1967年8月14日，英国通过了新的海上无线电广播条令，禁止海盗电台从海上构造物中播放节目。贝茨在十九天之后，即9月2日，宣布怒涛堡“独立”，成为“西兰公国”（Sealand 意为海中陆地），他自己成为“西兰亲王罗伊一世”。这时奥

1943年2月11日，“怒涛堡”防空要塞沉入浅滩的情景。左侧可见原本位于水下的混凝土驳船结构，上面的钢架是结构加强用的。平台的这一边吊着一艘救生艇，平台上可见两门3.75英寸炮和两门40毫米博福斯高炮，以及雷达装置。远处停泊着一艘防空舰



拉希利也带着他的手下乘船赶到怒涛堡，但在试图攻占这座海上平台时被贝茨和他的手下用燃烧瓶和猎枪击退。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闻讯赶来，命令贝茨等人退出怒涛堡，但也遭到燃烧瓶的袭击。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士兵伤亡，此后英国军方没有再尝试用武力夺回怒涛堡。

1968 年，一群英国海上维修工人为了修理导航浮标而进入“西兰公国领海”，帕迪 · 贝茨和他的儿子迈克尔用猎枪向这些工人乘坐的船只开火。由于两人仍是英国公民，因此受到英国法庭的传唤。不过，英国的海事法庭在1968 年11月宣布，由于怒涛堡位于英国的三海里领海线之外，也就是说位于公海之上，因此海事法庭根据所属权规则，对于发生在此地的刑事和民事案件没有司法管辖权。贝茨将此判决视为英国对“西兰公国”事实上的承认。在这之后不久，英国皇家海军派出工兵炸毁了同样位于英国三海里领海线之外的桑克海德堡，以免它被其他的“建国大业”爱好者非法占据（剩余的几座海上平台都位于三海里领海线之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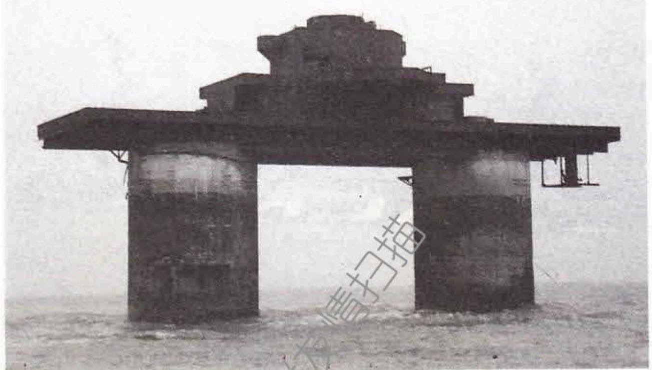
1975 年，一个叫戈特弗雷德 · 亚历山大 · 阿亨巴赫的德国人带着一伙德国和荷兰随从来到“西兰公国”，提出一个宏伟的经济计划，把这座海上平台改建为一座豪华赌场外加旅馆。贝茨被阿亨巴赫说得有些心动，于是将其任命为西兰的“终身首相”。与此同时贝茨还颁布了一部“宪法”，制订了“国旗”、“国歌”《E Mare Libertas》（拉丁文，意为“来自大海的自由”），还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西兰元”，并与美元固定在1：1 的汇率上。贝茨家族还向一些喜欢猎奇或试图浑水摸鱼的外国人发行了“西兰公国护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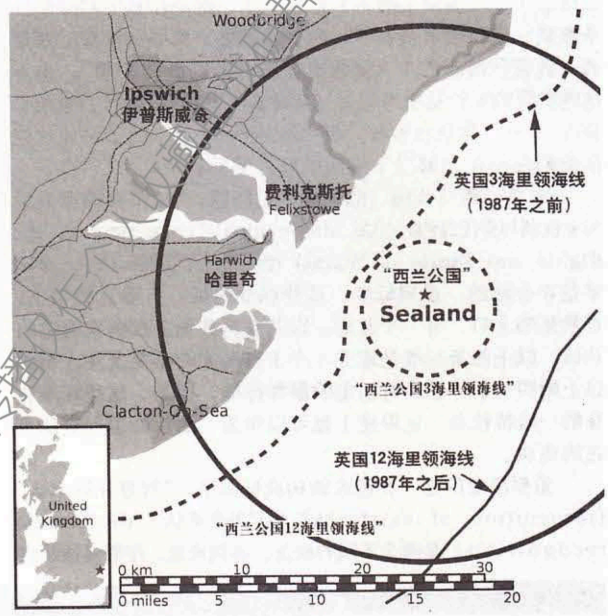
1978 年8 月，贝茨带着妻子琼 · 贝茨“王妃”前往奥地利萨尔茨堡参加一次商业会谈，阿亨巴赫趁其离开怒涛堡的机会带着手下奇袭怒涛堡，俘虏了“王储”迈克尔 · 贝茨。这位德国教授接着宣布说，由于贝茨试图将怒涛堡出售给外国经济机构，违反了“西兰公国宪法”，因此被废黜。贝茨闻讯后立即也招募了一伙武装分子，乘直升机对怒涛堡实行机降突击，收复了“国土”，并将阿亨巴赫一伙作为战犯关押起来。不久之后，贝茨宣布按照日内瓦公约的内容，释放荷兰籍“战俘”。而阿亨巴赫本人和另一名西德公民拥有西兰护照，因此还被指控犯有“叛国罪”。阿亨巴赫被判处“终生监禁”，关入怒涛堡的囚室，另一名西德人被处以75000 马克的罚金。

为了寻求释放阿亨巴赫——他是联邦德国公民，握有西德护照——西德驻伦敦大使馆的一名领事官员来到怒涛堡，与贝茨进行谈判。贝茨将这次谈判视为西德对“西兰公国”的“外交承认”，龙颜大悦之余宣布对阿亨巴赫实行“特赦”。阿亨巴赫回到西德后成立了“西兰公国流亡政府”，并自认为“国家元首”枢密院议长。1989 年，当阿亨巴赫因健康原因“辞职”后，“经济合作大臣”约翰内斯 · 赛格尔接任“首相兼枢密院议长”的头衔，并宣布他才是西兰公国的正统统治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家在西班牙的注册公司一直在大量制造和出售“西兰公国护照”，买主大多是东欧和香港的黑社会成员。这家公司长期以来与塞格尔的“流亡政府”一

位于泰晤士河口的诺克约翰堡，它是贝茨占据的第一座海上平台









右图是西兰公国发行的“西兰元”硬币，右上为1994 年发行的“上帝保佑美国海豹突击队”0.5 元包银镍币，右下为1972 年的“琼王妃”头像10 元银币。西兰公国还在1994 年发行过“虎鲸”主题的系列金银币、铜币和镍币。这些硬币不能作为法币流通，但其中的金银币是用高纯度贵金属铸造的，因此有收藏价值



“西兰公国”的两名管理人员。“贝茨亲王”一家住在英国，很少来到平台上视察

直在进行着合作。虽然贝茨家族并不承认这些护照的“合法性”，但是买家还是趋之若鹜。这些护照中的不少买主甚至牵涉进了一些国际上的著名犯罪案件，例如在意大利时装巨子詹尼·范思哲遇刺案中，凶手安德鲁·库纳南作案后藏身的一艘豪华游艇的主人就握有“西兰公国外交护照”。由于这些护照的发行量相当庞大（估计在15万张左右），贝茨家族在1997年宣布所有“西兰公国护照”均为无效证件，包括他们自己在之前三十年间所发行的旧护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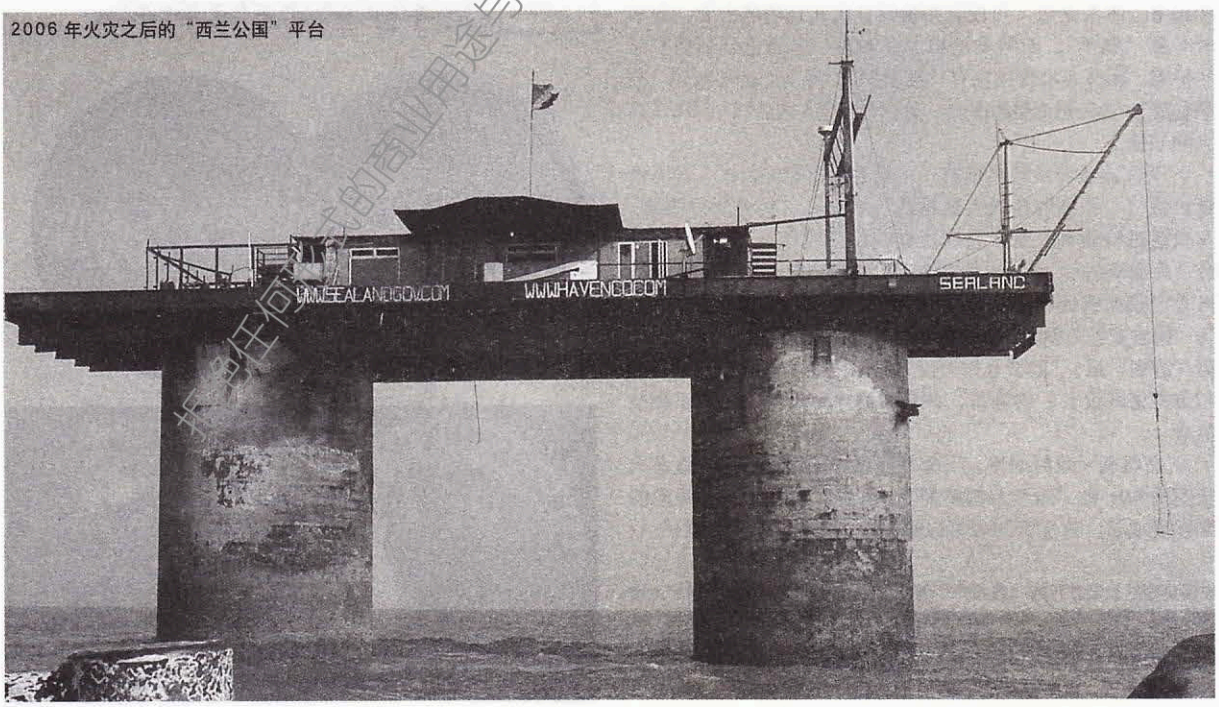
有关“西兰公国”的国际地位问题，《蒙得维的亚关于国家权利与责任公约》(the 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 详细规定了在国际法中一个国家是否合法的一系列标准。这些标准包括：有确定的领土、有常住的人口、有一个政府、以及获得其他主权国家对它的承认。以上四条标准是建立一个主权国家的必要条件。虽然以上的四个条件都没有固定的解释标准，但是，这些标准自身的一般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作为“西兰公国”合法存在的理由。

需要注意的是，在国家的构成标准中，“对存在的承认”(recognition of existence) 与“外交承认”(diplomatic recognition)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举例来说，尽管英国政府与卡扎菲的“大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也就是说没有外交承认，但是它对“利比亚是一个主权国家”这一点的承认是没有疑义的，英国政府会在必要的时候要采取特殊措施保护在利比亚的侨民，同时也不承认任何其他国家对利比亚的领土拥有主权。

根据1982年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个人工岛屿既不能在建造完后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存在，也不能成为一个国家的领土，或者是作为计算某国的专属经济区或领海的延伸基点。不过，由于怒涛塔不是一个人工岛，而是一艘沉船，所以这些条款并不能适用。不过，作为物主的英国政府（因为英国政府是其建造者，且拥有怒涛塔下面的大陆架的主权）有权将它拆除。虽然英国政府曾多次重申对怒涛塔的主权，但从1968年之后一直没有用武力夺回这座海上平台。根据已满保密期后公开的英国内阁文件显示，英国政府曾多次制订用武力夺回怒涛堡的计划，但最后都因出于避免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人员伤亡、以及在英国国内法上可能带来麻烦的考虑，而没有批准这一计划。

1987年，英国将其领海线范围由3海里扩充至12海里，“西兰公国”也在1990年针锋相对地把自己的“领海”扩展到12海里，并向进入其“近海”的英国军方舰船开枪射击。2000年，“摄政王”迈克尔·贝茨在怒涛堡上成立了一个名叫“避风港公司”的互联网企业，主要从事互联网数据和主机托管业务。由于英国拒绝提供电缆连通，因此“避风港公司”只能通过卫星数据传输的方式提供服务。贝茨家族成员目前都保持英国公民的身份，在海外旅行时使用英国护照，并且住在英国本土，怒涛堡上只有一些保安人员居住。2006年，怒涛堡上由于柴油发电机失灵而诱发大火，住在堡内的一名保安受伤，“西兰公国”也在这场火灾中严重受损。“摄政王”迈克尔·贝茨在火灾后试图进入塔中，并将其修复。但是在2007年，贝茨家族在《泰晤士报》上登出了广告，愿意以6500万英镑的价格出售整个“国家”，不过至今仍无人问津。

（待续）



2006年火灾之后的“西兰公国”平台

○ 沧海

口袋里的战争

——秘鲁－厄瓜多尔边境冲突始末



1941年7月5日，天气晴好。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刚刚结束三天紧张兮兮的工作——日本政府在7月2日扔出了一份新的国策纲要，宣称要“坚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在和总统以及国务院的下属们反复研究过日本人的意图之后，身体不佳的国务卿疲倦了。7月5日这个周六的上午，他没有到办公室，而是径直去了波托马克河对岸的度假别墅。但还没到午餐时间，西半球事务助理国务卿就把电话打到了别墅：

“13000名装备坦克和火炮的秘鲁军队在今天清晨攻入了厄瓜多尔的奥罗省，正在节节推进！”

对美国人和一切关注拉美问题的国际评论家来说，秘鲁和厄瓜多尔会在1941年开战实在是个意外。自从学生领袖出身的曼努埃尔·普拉多总统在1939年取代了肥头大耳的军事独裁者贝纳维德斯将军，秘鲁这个“贵族共和国”就处在了难得的政治安定期。普拉多借助增加工资和食品补贴稳住左翼的阿普拉党，又凭借和寡头集团的密切关系加快了经济发展，毫无穷兵黩武的嘴脸。而厄瓜多尔更是以政治风气自由、民权组织发达而著称，还是拉美最早给予妇女完全选举权的国家之一，与美国关系密切。

两个国家突然开战，是否与秘鲁军队里的亲轴心国势力有关？抑或德国人居心叵测地挑起争端，好让阿根廷、智利这几个亲德大国进行干涉，重新划分南美洲的版图？赫尔马上就紧张起来了。

发生在1941年7月的这场秘厄战争，可算是标准的拉美“口袋风暴”：全部军事行动在三个星期内就告结束，随后因为美国的介入，两个国家签署划界协定，就此息兵止戈。边界的细微变化和战事成败带来的影响，也很快为1942年1月召开的里约热内卢会议所冲淡，两国一致同意与轴心国断绝外交关系，接受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这场小小战争的起源，却可追溯到拉美国家独立之初，追溯到秘鲁及厄瓜多尔两国政治和经济的演化，甚至归结到哈布斯堡西班牙对南美的统治政策。而潜藏的毒液掩埋的如此之深，以至于到二战结束后半个世纪，秘鲁和厄瓜多尔又一次在争议地区发生冲突，动用苏－22和“幼狮”战斗机在塞内帕河谷上空大打出手……

“南美解放者”的狂想

1826年6月22日，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秘鲁共和国、中美联合省和墨西哥合众国这四个新独立的“西班牙语美洲”(Hispanoamerica)国家派出的代表齐聚巴拿马城，召开美洲大陆会议。会上，南美独立运动的灵魂人物、“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又一次提出了建立“真正的兄弟民族同盟”的主张。

18世纪末期，波旁王朝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殖民地处于一种极其怪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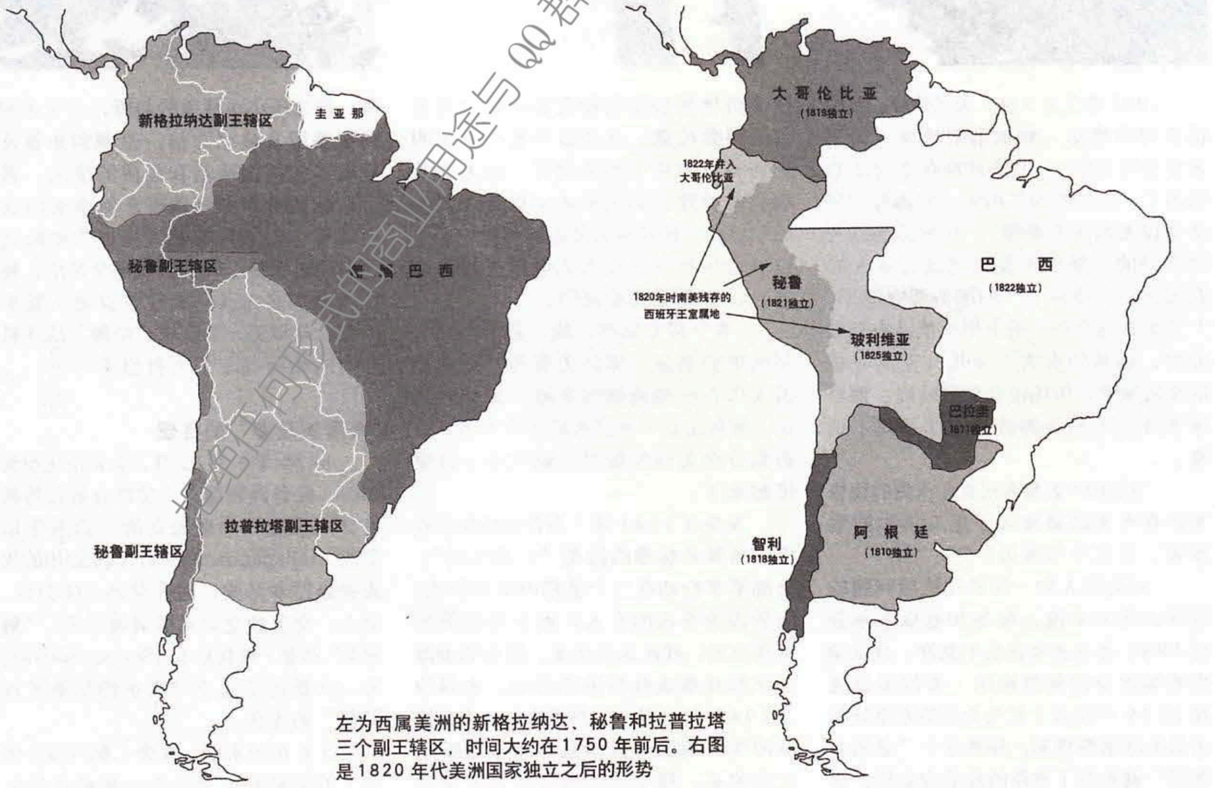
美洲独立时的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1808年和1814–1833年在位

的状态：作为宗主国的西班牙由于错过了由农业中心向工商业中心转化的最佳时机，在经济特别是工业生产总量上反而落在了殖民地后面。它在美洲的四大总督辖区——新西班牙（Nueva Espana）、新格拉纳达（Nueva Granada）、秘鲁（Peru）、拉普拉塔（Rio de la Plata）主要自英国和美国输入工业品，同时将白银、工矿原料和农产品输往欧洲；在这些原料和贸易品中，主要的进口国和消费国也是英国、尼德兰之类先进国家。至于这些殖民地的宗主——老大帝国西班牙本身，按照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说法，仅仅是从美洲攫取“足够的财富，以阻挡早该实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方面的改革压力”。

在美洲的四大总督辖区里，西班牙人实施的是副王制（Viceroyalty）。秘鲁、新墨西哥、新格拉纳达和拉普拉塔的四位副王由马德里的西印度事务院委任，分别坐镇新西班牙、波哥大、利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统一管辖任所内一切军民政事务。总督辖区内的各大城市设有检审法院（地方议会），检审法官的推举权和主要行政机关都掌握在克里奥尔人（Criollo，土生白人，也泛指一切有西班牙血统而出生在殖民地的白人和混血儿）寡头集团手中。这些寡头经营地产、采矿和外贸，又与检审法官和总督的亲随关系密切，实际上变成了独立的利益集团。

在18世纪后半叶，西班牙波旁王朝曾三番五次希望强化在美洲的中央集权，甚至不惜废除了臭名昭著的摊派劳役制，以取悦印第安人和混血人种，但仍不能破除克里奥尔人寡头集团的统治地位。这些经济寡头又与遭受王室敌视的美洲耶稣会士（耶稣会因为独占不动产和法律豁免方面的特权，在18世纪末受到西班牙波旁王朝的严厉打击）和主要也由克里奥尔人组成的殖民地民兵勾结起来，图谋反对“半岛人”——来自西班牙的新移民和由宗主国委任的军政、民政长官。1804年之后，由于西班牙与法国联合反英，伦敦也暗中支持克里奥尔人的密谋。小皮特首相表示：英国不打算吞并西属美洲的一寸土地，只希望这些反西班牙力量在独立后能拥护自由贸易。

1808年，拿破仑罢黜了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另立自己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为王，伊比利亚半岛陷入混战。1808年9月，西班牙本土各省的抵抗者组建了一个“中央洪达”（洪达即西班牙语Junta的音译，意为“委员会”），次年1月，他们以波旁王室的名义发布法令，宣布“美洲不是殖民地，而是西班牙君主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希望动员美洲各省加入反法斗争；作为交换，中央洪达同意剥夺国王的贸易独占权，由美洲各省派代表到马德里，以平等投票的方式参与国家治理。拿破仑也派出代表前往美洲。但在四大总督辖区的克里奥尔人看来，美洲的臣服关系仅仅是针对西班牙国王本人的，国王既已被废黜，美洲与西班牙当然也就不存在其他关联。不过他们



左为西属美洲的新格拉纳达、秘鲁和拉普拉塔三个副王辖区，时间大约在1750年前后。右图是1820年代美洲国家独立之后的形势

富于政治斗争经验，首先以“兴兵抗法”的名义建立各省洪达，随后反戈一击，举起“要么是斐迪南，要么谁都不睬”的大旗。

1810年5月25日，拉普拉塔总督辖区检审法院推翻了西班牙副王的统治，将权力移交给克里奥尔人控制的三人委员会。随后，在秘鲁总督辖区内的圣地亚哥又成立了一个智利洪达。新格拉纳达（含委内瑞拉都督辖区）东部七省于当年7月5日独立，成立了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新西班牙城（墨西哥）则于9月由印第安人和土生耶稣会士率先揭竿而起，开始了独立战争。

与四大副王各自为政的情况相仿，西属美洲的独立战争也是在中美洲、南美北部和南美中部分别进行的。新西班牙（墨西哥）的斗争相对独立，1810年的印第安人和教士起义在两年内即被镇压下去，不过南部另一位军事领袖莫雷洛斯在1813年底宣布墨西哥城独立，建立一个总统制共和国，继续斗争了两年。

此后爱国军继续在墨西哥蜂起，而西班牙本土也在1820年爆发自由派革命，墨西哥的“半岛人”在惊慌中，决定把政权移交给受克里奥尔人、教士和民兵支持的伊图维德将军(Agustin de Iturbide，他是个出生在墨西哥的第一代克里奥尔人，祖先是西班牙贵族)。1822年，伊图维德自称“墨西哥皇帝阿古斯汀一世”（Agustin I），建立了墨西哥第一帝国。这个帝国随后就按照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旧版图，合并了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等新独立的中美洲省份。

不过伊图维德帝制自为引起了国内自由派领袖的反对，墨西哥再度爆发内战，第一帝国在1823年初就破产了。借着这个机会，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五个中美洲行省再度宣布独立，成立了新的联邦制国家“中美洲联合省”，至1838年解体。

在南美洲北部的新格拉纳达，人称“先行者”的克里奥尔人领袖弗兰西斯科·德·米兰达（Francisco de Miranda）于1811年7月就任委内瑞拉共和国民兵总指挥。这个共和国通过了一部宪法，宣布废除封建徭役、贵族爵位和教会特权，禁止贩奴，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在权利上与白种人平等。但共和国首都加拉加斯在1812年3月被一场里氏7.7级的强烈地震完全摧毁，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在四个月之后就被西班牙人镇压了。

米兰达多年的战友玻利瓦尔认为米兰达应当对战事失利负责，于是将他关入监狱，后来又变相地把米兰达丢给了西班牙人，使其在1816年死于狱中。而玻利瓦尔这个富于资财、还在欧洲亲眼目睹过拿破仑的赫赫战功的克里奥尔人大地主，就成了委内瑞拉革命唯一的领导者。他撤退到西部的哥伦比亚，在那里成立了一支新的军队，于1813年8月收复了加拉加斯，成立了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并被推举为最高执政。

在治国和军事才能方面，玻利瓦尔并不比他的老师米兰达高明。作为典型的克里奥尔人寡头，他在上台后首先强化沿海地区的经济地位，并尝试扩大和英国的贸易；当居住在加拉加斯东南方雅诺斯草原上的混血种牧民抗拒共和国的经济压榨时，玻利瓦尔就以“坚壁清野”的残酷手段进行镇压。于是，牧民们很快投向了退到卡贝略港的西班牙军一方，并开始向加拉加斯进攻。双方的手段都极其残忍：雅诺斯人在攻占加拉加斯附近的奥库马雷镇之后，将大部分居民斩首示众；而玻利瓦尔立即处死加拉加斯的所有西班牙战俘和囚犯作为报复。

不出半年时间，到1814年7月，玻利瓦尔的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也被西班牙人和雅诺斯人联合摧毁，他只好再度逃往哥伦比亚。这个时候，这位“解放者”所崇拜的拿破仑也在遥远的欧洲被击败了。斐迪南七世在马德里恢复了帝位，随后就派出舰队前往南美增援，独立的前景更加灰暗。

不过，作为克里奥尔人寡头集团的代表，玻利瓦尔比任何人都清楚南美独立运动的性质：和那些真心热爱自由，或者仅仅是受了法国革命三色旗感召的热血青年不同，南美的独立运动本质上是克里奥尔人要求重新分配社会资源、根据经济力量重构上层建筑的斗争，它的民族主义性质较弱，而地方自治色彩更重。只要克里奥尔人强势的经济地位不被摧毁，独立的根基就依然存在。

当然，也因为这个原因，南美独立战争有时更像一场内战：克里奥尔人和西班牙人作战，克里奥尔人中的分离派又与保王党作战（后者的规模比北美独立战争中的美国保王党要强大的多），梅斯蒂索人（欧洲人和印第安



自称为墨西哥皇帝的奥古斯丁·伊图维德(1783—1824)



委内瑞拉革命领袖弗兰西斯科·德·米兰达(1750—1816)的胸像



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秘鲁国父

人的混血种）与克里奥尔人一起对印第安人作战。在十五年时间里，除去中美洲和巴拉圭以外的西属美洲大部分地区都被夷为废墟，殖民地时代留下的最后一点点繁荣在战争中完全被摧毁。

在这样的时代大潮冲刷下，新格拉纳达副王辖区的直接继承者——“大哥伦比亚共和国”也并不是什么桃源乐土。自1810年以来，新格拉纳达人最主要的精力放在了起草宪法上，不仅每一个省都制订了一部以上的宪法，就连普通的州也有名目不同的宪章和刑事法典。有鉴于此，1816年，玻利瓦尔前往海地，得到割据该国南部的混血人将军佩蒂翁的帮助，第二次重建了委内瑞拉爱国军。同年11月，爱国军在委内瑞拉东海岸登陆，在奥里诺科河上的安格斯图拉（Angostura）建立了新的临时政府，即委内瑞拉第三共和国。

这一回，玻利瓦尔的做法有计划的多：他许诺凡参与爱国军者均可在战后分得土地，将过去处在中立地位的混血人拉到自己一边；同时又利用拿破仑战争新结束、欧洲遍地失业士兵的现状，征募了6000多名苏格兰和爱尔兰雇佣兵。为了排除异己，在玻利瓦尔出走海地期间坚持委内瑞拉游击作战的皮亚尔将军也被他枪毙了。

1819年5月，玻利瓦尔效仿他的偶像拿破仑，率领2500名爱国军翻越安第斯山，开始重新征服哥伦比亚。8月7日，他在波哥大附近的博亚卡桥击败西班牙军队，随之攻克波哥大。同年12月，在从太平洋到奥里诺科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建立了新的“哥伦比亚共和国”，疆域包括西班牙时代的新格拉纳达行省和委内瑞拉都督区，玻利瓦尔被选为共和国总统兼最高统帅，麾下拥有20000名全副武装的爱国军。

1821年6月，哥伦比亚军队攻入加拉加斯，克复委内瑞拉全境；1822年5月22–24日，玻利瓦尔的爱将苏克雷在厄瓜多尔的皮钦查火山地区阻击了从秘鲁赶来的西班牙军队，打开了通往基多的门户。1822年6月29日，厄瓜多尔也被强行并入哥伦比亚。至此，玻利瓦尔终于建成了他理想中的、疆域和过去的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相当的“大哥伦比亚”（Gran Colombia），开始以副王的姿态发号施令。

在南部的拉普拉塔总督辖区，出生在乌拉圭、崇信君主主义的克里奥尔人何塞·德·圣马丁（Jose de San Martin）在1813年挫败了西班牙人经秘鲁向布宜诺斯艾利斯进攻的阴谋，巩固了拉普拉塔地区的爱国者政权。1816年7月，在图库曼（Tucman）召开的拉普拉塔联合省制宪会议正式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当时，与联合省控制区毗邻的东岸省（今天的乌拉圭）和西北方的智利、秘鲁还在西班牙势力的控制下，圣马丁考虑到东岸省有英国和葡萄牙势力插手，情况较为复杂，而秘鲁总督辖区已经有贝尔纳多·奥伊金斯（Bernardo O' Higgins，他是1796–1801年任秘鲁副王的西班牙贵族、奥索尔诺侯爵安布罗西奥·奥伊金



1820年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地图。当时该国分为委内瑞拉、昆迪纳马尔卡和基多三个省，分别相当于后来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共和国。1824年大哥伦比亚调整区划，将全国分为北方、中部和南方三个地区、12个省，今日厄瓜多尔共和国包括瓜亚基尔、赤道（厄瓜多尔）和阿苏艾三个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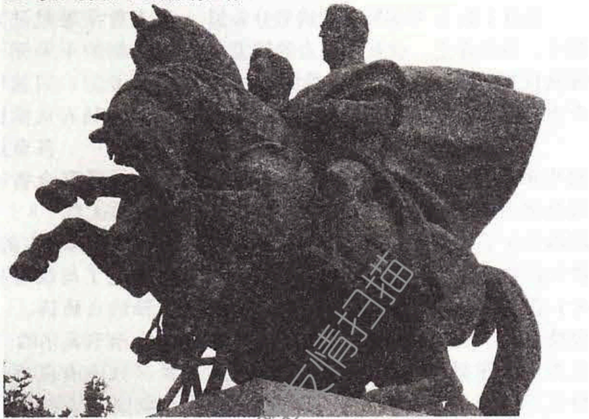
斯的私生子）领导的智利抵抗力量，于是决定向秘鲁进军。

1817年2月12日，圣马丁也率领5200名“安第斯军”翻越安第斯山隘，在查卡布科镇附近击败西班牙军队，随后解放智利全境。1818年2月，奥伊金斯宣布智利独立。随后，英国人科克伦勋爵为智利爱国者组建了一支舰队，封锁了秘鲁最重要的港口卡亚俄（Call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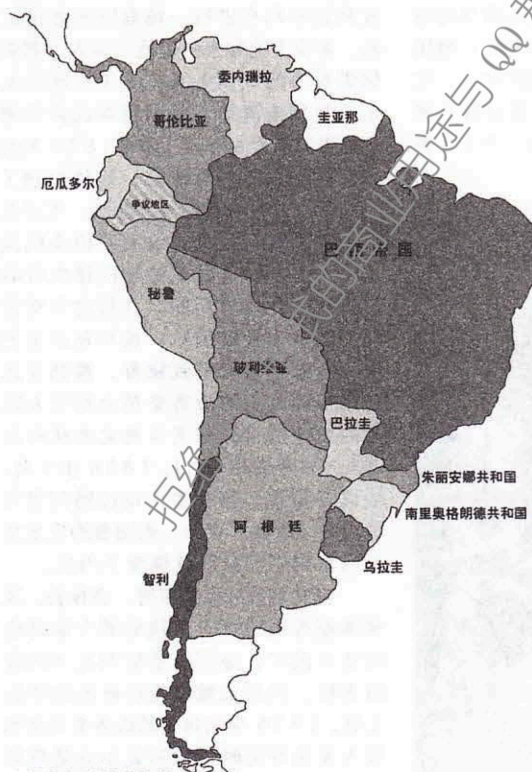
1820年8月底，科克伦的舰队运载4400名智利步兵和1600名水兵在利马以南的皮斯科登陆；次年7月6日，远征军攻入利马，至9月控制卡亚俄。秘鲁的克里奥尔人马上就给圣马丁奉上了“护国公”（Protector del Peru）和“秘鲁的解放者”的头衔。

到这时为止，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军和当地保王党武装主要盘踞在大哥伦比亚与拉普拉塔之间的上秘鲁地区，而玻利瓦尔和圣马丁南北相望的局面又决定了两人必须在未来的政治和军事方略上达成一致。为此，两人于1822年7月26日到27日在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Guayaquil）秘密会谈。

由于圣马丁没有留下任何关于会议的记录，而玻利瓦尔的回忆也是语焉不详，这次会议的内容至今讳莫如深。但可以推断的是，野心勃勃的玻利瓦尔提出了主要依靠“大哥伦比亚”军队南下秘鲁的主张，他认为单凭拉普拉塔联合省的力量不足以完成最后的决战，要求圣马丁居于从属地位。而圣马丁这位君主制爱好者此时受到秘鲁克里奥尔人集团的拥护，正准备在秘鲁称帝。他还设想将来要把智利、秘鲁和拉普拉塔联合省合并为“南美联邦”，实行君主立宪制，由欧洲某个古老王室的旁支来担当皇帝。这一设想当然为玻利瓦尔所反对。不过更重要的是，圣马丁是依靠奥伊金斯的智利部队和科克伦的舰队才攻克秘鲁的，后两人既不喜欢他的君主制思想，又拒绝让智利和秘鲁合并，科克伦还因为经济上的矛盾提前返回了英国。圣马丁此时身患严重的胃病，疲惫不堪，一番争执之后，他深感建立南美联邦、实行君主制的理想已无法实现，遂决定出走。


圣马丁与奥伊金斯并肩塑像


位于瓜亚基尔的玻利瓦尔－圣马丁会议纪念碑



1839年时的南美洲

会议结束后，圣马丁立即辞去秘鲁“护国公”一致，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随后经那里去欧洲隐居。而玻利瓦尔则成为了南北两支力量众望所归和不可替代的领袖。1823年9月1日，他在利马就任秘鲁“护国公”，次年8月6日在胡宁击败沿海的西班牙军主力。1824年12月9日，苏克雷（Antonio Jose de Sucre）率领大哥伦比亚、秘鲁、智利和拉普拉塔省联军3000人在秘鲁中南部的阿亚库乔（Ayacucho）高原击败9000名西班牙军队，上秘鲁的解放大业最终完成。1825年1月25日，上秘鲁地区宣布独立，以玻利瓦尔的名字命名为玻利维亚（Bolivia），玻利瓦尔还出任首任总统。到1826年1月，随着最后一批西班牙军队撤出卡亚俄港，南美独立战争正式宣告结束。

1826年夏天巴拿马会议召开时，玻利瓦尔正处在他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他是大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三个国家事实上的独裁者，在西属美洲拥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北美十三州建立统一国家的先例，也让不少克里奥尔人想入非非：南美洲拥有丰富的矿藏和良好的自然环境，居民受西班牙统治多年，在语言、宗教和习俗上颇有共同点，假如能成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必然能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玻利瓦尔在会前鼓吹的“美洲国家永久联合”，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不过他也考虑到了各地区独立历

程不同的特点，拿出了一个替代方案——根据1810年实际占领线划分各国领土。简而言之，就是按过去的四大总督辖区版图划分国界，以最终形成几个面积较大的地区强国。

问题在于，美洲四大副王辖区虽然历来处在同一个宗主国管辖下，但与马德里保持的是纵向联系，彼此之间则很少贸易往来。各辖区的种族、经济和社会差异也很大：新西班牙（墨西哥）在1814年拥有612万人口，无论经济总量、人均收入还是对外贸易额，在四大副王辖区中都遥遥领先，但该辖区总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却是印第安人（占60%，克里奥尔人仅占18%）。而秘鲁副王辖区虽然也有为数众多的印第安人和混血种族，但他们偏居在安第斯山背后，把政治和经济领导权让给了居住在以利马为中心的沿海地带的克里奥尔人。至于拉普拉塔副王辖区（阿根廷），其绝大部分人口来自意大利、英国移民及其与当地人的混血后裔。

不同种族和经济集团间的冲突，原本就是西班牙美洲独立战争的诱因，现在，克里奥尔人好不容易取得了支配地位，又怎愿意轻易放弃优势、再去和其他人种妥协？更何况，在一个几乎为战争摧毁的南美洲，像墨西哥、智利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根本不可能主动去和凋敝的秘鲁、玻利维亚相联合，以损害自己的经济优势。

另一方面，从独立战争的过程看，各副王辖区之间和它们内部相互敌视的风气远远超过团结的意愿。哥伦比亚人曾经屠戮过委内瑞拉人；倾向于联邦制的中美洲五国曾被强行并入墨西哥帝国；同属秘鲁总督辖区的秘鲁人和智利人从闹独立的第一天起就互相砍杀……甚至连圣马丁竭力维护的拉普拉塔联合省也不是铁板一块，巴拉圭地区自1811年起就脱离了联合省，位于其北方的玻利维亚也在1825年拒绝了与联合省合并的主张，而是选择独自建国。

玻利瓦尔的“兄弟同盟”最终在巴拿马城没有获得任何积极的响应。四个新国家虽然草签了一项《团结、联合和永久同盟条约》，宣称要建立军事同盟和仲裁机制，并以常设机构来维持四国联盟，但除大哥伦比亚以外，另外三个国家的国会都没有批准这项条约。与之相反，已有的南美新兴独立国家还在不断的分裂和弱化：1828年乌拉圭河东岸地区脱离拉普拉塔联合省独立；1830年大哥伦比亚解体，分裂为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三个国家；1838年中美联合省瓦解，分裂为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五个独立的国家……

“鸟粪共和国”

在玻利瓦尔和圣马丁的戎马传奇中，秘鲁是一个相当尴尬的角色：殖民地时代，利马乃是秘鲁副王的驻地，比起智利、玻利维亚等边远省份得到更多优惠；但在独立战争期间，夹在大哥伦比亚和拉普拉塔联合省之间的秘鲁却是最后获得解放的，与智利、大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都存在矛盾。由于圣马丁取消了印第安人的纳贡义务，这个马马虎虎的新国家在1822年欠债高达2600万比索，每年还要支出500万比索用于行政开销，而其中的48%是用在军费上的。


位于秘鲁利马的“毕萨罗宫”。这里曾是47位秘鲁副王的官邸，秘鲁独立后改为总统府

秘鲁仅有的经济来源是出口白银（1825年时占出口总额的90%）和开采鸟粪——几千年来，无数海鸟在海岸线附近的岩石和沿海岛屿上积留了大量富含氮和磷的粪便，这些鸟粪可以被制成肥料，政府就靠开发和出口鸟粪清偿独立战争期间欠下的内外债务，垄断鸟粪贸易特许权的商人则形成了一个寡头集团，在政治上拥有巨大的话语权。

不过到19世纪中叶为止，鸟粪出口的收入还是微乎其微。秘鲁第一任财政部长伊波利托·乌纳努埃在1822年上任，他回忆说：“当我就职时，国库是空的。距首都30里格之内的耕地一片荒芜。……由于捐税繁多，人民的经济资源已被吸干。他们由于完全被包围，已处于饥饿之中。举目四望，除了不幸与荒凉之外，看不见任何东西。”

在这种背景下，秘鲁的“护国公”玻利瓦尔却在进行一场危险的政治试验。本质上他和圣马丁是一类人，都崇信强有力的专制主义，只不过玻利瓦尔头脑较为清楚，知道需要以共和制的外壳遮蔽个人野心。早在1825年就任玻利维亚首任总统时，他就炮制了一部宪法，宣布总统为终身制，现任总统有权指定继任者；议会不由全民投票产生，负责监督宪法和法律执行的监察官也是终身任职。在指定苏克雷继任玻利维亚总统后，玻利瓦尔又把玻利维亚宪法移植到秘鲁，推翻了此前由秘鲁本地的政务委员会和军人颁布的旧宪法（这部宪法规定总统和副总统每四年直选一次）。1826年9月，他离开秘鲁，前往委内瑞拉继续进行危险的“立宪”实验，而秘鲁的克里奥尔人军阀之间立即就爆发了内战。

南美解放战争结束时，在秘鲁、玻利维亚等国的领土上残留着大量哥伦比亚爱国军，他们既是玻利瓦尔的政治支柱，也是他赖以进行政治改革的工具。1826年初秘鲁的政务委员会和军人发生冲突时，玻利瓦尔正是靠哥伦比亚军队镇压了不安定分子，强行

移植玻利维亚宪法。哥伦比亚军队北归之后，继任总统的安德烈斯·德·圣克鲁斯将军（Andres de Santa Cruz）马上废除了宪法，开始强化自己的地位。

圣克鲁斯将军是个梅斯蒂索人，很晚才投入圣马丁麾下，但因为足智多谋，是玻利瓦尔最信任的部下之一。圣克鲁斯野心勃勃，受到另一个大军阀、秘鲁克里奥尔人拉马尔（Jose de La Mar）的嫉妒。1827年8月，拉马尔当选为新总统，他马上把圣克鲁斯打发到智利去当大使。不过后者听说玻利维亚也发生了政变，赶紧前去掺和，在短短一年之内居然变成了玻利维亚的新总统！

玻利维亚的乱局和秘鲁很相似：玻利瓦尔北归后（他回到哥伦比亚后也为政争困扰，被迫辞职流亡，1830年底病死，大哥伦比亚旋即解体），他扶植的总统苏克雷不受当地人欢迎，留在玻国境内的哥伦比亚军队也发生兵变。圣克鲁斯和他的党羽加马拉将军（Agustin Gamarra）先后驱逐了苏克雷和哥伦比亚人，把自己扶上了独裁者的位置。

1831年，圣克鲁斯颁行了一部新宪法，同意将相当一部分权力让渡给土生寡头集团操纵的“国务会议”，从而取得了玻利维亚种植园主和军人的支持。不过，圣克鲁斯的目标当然不只是当一方霸主，他要利用秘鲁军人和商业寡头集团之间的矛盾，重新在利马掌权。至于利马的秘鲁人，他们在1836年之前的十年中已经换了8个总统，只有一位干完了任期。

1835年，圣克鲁斯借秘鲁内战之机卷土重来，率玻利维亚军队征服秘鲁全境，成立了秘鲁－玻利维亚邦联，自任“护国公”。这个邦联由玻利维亚、南秘鲁和北秘鲁三个行政区组成。南秘鲁的利益集团和玻利维亚在历史上有商业联系，对利马控制国家感到不满，积极支持圣克鲁斯。北秘鲁人则对圣克鲁斯允许南部省份自成一个行政区感到不满，而玻利维亚人对邦联依然以利马为首都始终满腹牢骚。不过更要命的是，圣克鲁斯其人根本就是个“没有玻利瓦尔的玻利瓦尔主义者”，他也很想恢复秘鲁总督辖区的旧版图，把智利也吞并进邦联。所以到1836年7月，他就派一支小舰队前往智利的安库德，准备扶植一个伪政权来对抗圣地亚哥。

智利原本就担心秘－玻联邦可能建立地区霸权，安库德登陆被击退后，智利总统波塔莱斯马上派海军上将布兰科·恩卡拉达（Manuel Blanco Encalada）率舰队驶往卡亚俄港，掳走了秘鲁的大部分军舰。布兰科·恩卡拉达以之为要挟，要求圣克鲁斯解散邦联、缩减军队，并承认秘鲁拖欠智利的债务，后者的回应是策动智利迈普省的叛乱者暗杀了波塔莱斯。战争已不可避免，布兰科·恩卡拉达再度向卡亚俄港进发，揭开了第一次南美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战争爆发之初，智利凭借海军优势将秘鲁舰队封锁在卡亚俄港内；与此同时，一支智利陆军在秘鲁海岸登陆，占领了利马。不过圣克鲁斯以全民皆兵政策实施反攻，数量上不占优的智利人被迫放弃利马，并一度解除对卡亚俄港的封锁，这为邦联军提供了喘息之机。战争持续了两年又四个月，秘鲁人不仅抵挡住智利的攻势，还击败了从阿根廷入侵的罗萨斯将军的干涉军。不过双拳难敌四手，在加马拉等老战友叛逃到智利之后，1839年1月，英国人辛普森指挥的智利舰队在卡斯马湾击败了圣克鲁斯从欧洲买来的新军舰；几天后，智利陆军也在荣加伊（Yungay）击败邦联陆军，圣克鲁斯被迫出走。短命的秘鲁－玻利维亚邦联三年而亡，而秘鲁随后又恢复了军阀混战的局面。

1844年7月，拉蒙·卡斯蒂里亚将军（Ramon Castilla）成为内战的胜利者，开始了他对秘鲁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统治。这位将军是个印欧混血的梅斯蒂索人，对个人权利和议会比较尊重，也不太感冒穷兵黩武的行为。



何塞·德·拉马尔（1778–1830），1827–1829任秘鲁总统。有趣的是，他出生于今日厄瓜多尔共和国境内的昆卡



安德列·德·圣克鲁斯将军（1792–1865），1827年任秘鲁总统，1829–1839年任玻利维亚总统，1836–1839年为秘鲁－玻利维亚联邦的元首——“最高护国公”



1870年时的利马军火库广场。从墨西哥到秘鲁，西班牙殖民时期修建的大城市中心都有一个“军火库广场”和一个“市长广场”，很多城市里两者合一。广场周围布置有总督府邸、大教堂和兵营等最重要的建筑

他的运气相当不错：从1850年代起，英国和普鲁士因为推行农业现代化，对肥料的需求激增，刺激了鸟粪出口。从1830年代末到1879年之间的“鸟粪时代”里，秘鲁共出口鸟粪1080余万吨，总收入近1亿英镑。

由于鸟粪资源归国家所有，秘鲁政府对鸟粪的开采实行承销制，将开采和销售权承包给外国或本国商人，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收入。1840－1880年，利马政府从鸟粪贸易中得到了约60%的收入，其中一半以上用来扩充文官人数和推动军队职业化。1851年，秘鲁建成了由利马到卡亚俄的拉美大陆第一条铁路。转到私人手中的资金则刺激了金融资本的形成，1860年代，秘鲁出现了普罗登西亚银行、秘鲁银行、利马银行、抵押信贷银行等金融机构，中部和北部沿海的大庄园也得到了扩大。

不过，秘鲁虽然在经济上开始出现欣欣向荣的苗头，但在国际事务上依然处于瘪三的地位。1863年，西班牙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填补财政赤字，出兵占领了秘鲁最重要的鸟粪开采地和运输港口钦查群岛（Chincha Islands）。当时的秘鲁总统佩赛特因为力主妥协，被激进军人领袖普拉多上校（Mariano Ignacio Prado）赶下了台。后者与玻利维亚、智利和厄瓜多尔结成联盟，公开对西班牙宣战。

1866年5月2日，西班牙舰队炮轰卡亚俄，但遭到了炮台的还击，伤亡近100人，只得匆匆撤退，结束了这次钦查群岛战争。秘鲁人赢得了面子，但国家财政已经破产。与英国资本有着密切联系，由商人、金融家和地主组成的新兴寡头集团趁机站出来反对持续了三十多年的军人专政。1871年，这个寡头集团组建了秘鲁第一个现代政党——文官主义党，并在次年将其党魁、经济学家曼努埃尔·帕尔多（Manuel Pardo）推上了总统宝座。

和之前当政的军阀相比，帕尔多在调和族群矛盾、平息黩武主义方面并没有什么高招，他的办法是纯粹技术性的——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铁路网，把沿海的港口和原料产地连接起来。北部铁路为运输棉花和食糖服务，中部铁路为运输银和铜服务，南部铁路为运输羊毛服务。这样一来，不仅国内市场可以运转周全，吸引外国投资和开发的筹码也会大大增加，胜过“鸟粪时代”单一的经济结构。不过秘鲁根本没有任何资本用于铁路建设，就连日常开支也是靠把鸟粪贸易权抵押给法国人、获得贷款来维持的。于是，帕尔多的计划实施了不到三年，利马的外债就增加到了3500万英镑，法国银行拒绝提供贷款，伦敦的银行家也不愿施舍。1876年，秘鲁政府在十年内第二次宣布财政破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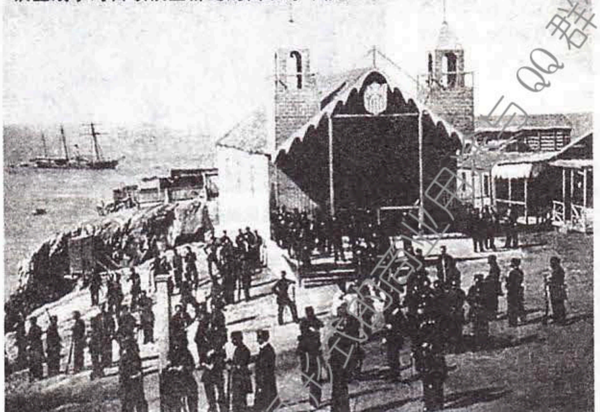
为了填补财政赤字，帕尔多决定大力开发位于南部塔拉帕卡省境内的硝石资源，以这种利润率更高的工业原料代替鸟粪作为主要的出口货物。但塔拉帕卡省处在干旱的阿塔卡马沙漠之中，和智利、玻利维亚都有接壤。智利拥有强大的军队，又得到英国公司的资助，强迫玻利维亚这个弱国在1866年签署了一项条约，割让其南纬25度以南的土地，并共同开发南纬23度到25度之间的硝石资源。而穷疯了的秘鲁人恰好在这个时候掺和进去，在1873年和玻利维亚缔结了军事同盟。两个穷国决定在硝石价格上形成一致，共同挤占智利在国际硝石市场上的份额；并且一旦智利对其中任何一国采取报复，另一国就要以全部海陆军进攻智利。

这个荒唐的条约马上带来了恶果——1878年底，玻利维亚政府在秘鲁怂恿下，单方面决定对阿塔卡马一家智利矿业公司加税。1879年2月，智利总统平托下令占领玻利维亚最大的港口安托法加斯塔。秘鲁政府虚与委蛇地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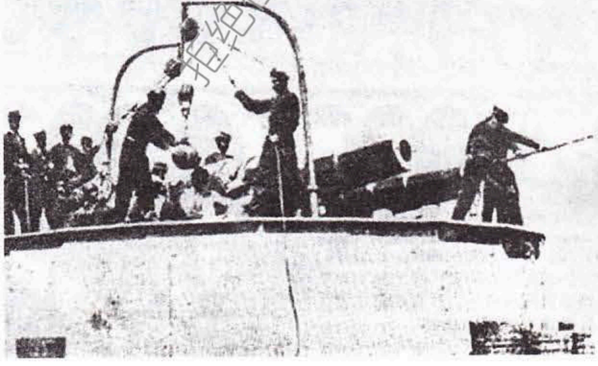
钦查群岛的鸟粪（Guano）矿山



钦查战争时占领钦查群岛的西班牙军队



钦查战争时秘鲁利马外港卡亚俄的一座炮台



了一次“调停”，随后也加入战争。第二次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战争前夜的秘鲁正处在大动荡的边缘。因为试图削减军费和公务员的开支，文官主义党的首领帕尔多总统已经在1876年被暗杀了。钦查群岛战争时的军人集团领袖普拉多当了三年总统，战争一爆发就跑到欧洲，丢下烂摊子不管。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德·彼罗拉（Nicolas de Pierola，此人是个圣克鲁斯式的阴谋家，普拉多也是由他推上台的）只好发动政变，清洗普拉多的党羽，节衣缩食继续作战。

战争头一年，由海军上校格劳（Miiguel Grau）指挥的秘鲁铁甲舰“胡阿斯卡”号曾骁勇一时，在伊基克港击沉智利军舰“埃斯美拉达”号，不过智利舰队在1879年10月8日把该舰堵在了安加莫斯角，“胡阿斯卡”号遭到重创后被俘，格劳战死。11月2日，智利舰队在伊基克附近登陆，很快在塔克纳战胜了秘玻联军，把整个塔拉帕卡省都占领了。

1880年6月16日，智利人在付出惨重的伤亡后攻占了秘鲁的阿里卡港（Arica），歼灭了秘鲁海军大部分残余舰艇。战争进行到这个份上，“鸟粪共和国”根本就没有打赢的可能性了，但秘鲁的军人集团仍在鼓噪，并拒绝美国调停。于是，智利人决定把战火蔓延到利马。他们派林奇海军上校率领3000名士兵进攻秘鲁北部海岸，仿照美国内战中谢尔曼肆虐南方各州的做法，烧杀抢掠、搜刮金银，焚毁卡亚俄和帕塔之间所有的货栈，向商人收取保护费，使秘鲁人苦不堪言。

1881年1月14日，26000名智利远征军对利马发起总攻，在第二天占领了全城。彼罗拉政权差不多马上就倒台了，秘鲁全国的所有重要港口都被智利占领，智利人还成立了军管会来搜刮“鸟粪共和国”残余的一点点金银。最后，倒霉的伊格莱西亚将军（Miguel Iglesias）只好站出来代理秘鲁总统，和智利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安孔条约。

第二次太平洋战争毁掉了秘鲁在“鸟粪时代”积累的绝大多数财富。由于塔拉帕卡省被割让给智利，塔克纳和阿里卡港也被智利人占领（依条约应在十年后由该地区公民跳票决定归属，实际直到1929年才进行，秘鲁收回了塔克纳），秘鲁已经无法继续开采硝石矿。而大部分鸟粪的开采专营权早在二十年前就抵押给法国德雷福斯银行了。

在这种情况下，秘鲁人只能听凭外国债权人对其进行财政重组。持有2.7亿美元秘鲁政府债券的英国、法国和荷兰公司在伦敦成立了一个“秘鲁公司”，利马政府把全国铁路66年的经营权转交给该公司，同时允许其每年专营200万吨鸟粪的出口；秘鲁公司还获得了喀喀尔湖商业运输的专营权。与此同时，在文官主义党的支持下，彼罗拉在1895年重新当选总统。

在这之后的25年里，秘鲁迎来了号称“贵族共和国”时期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时代。此时欧美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重建中的秘鲁成为一个特具吸引力的投资场所。到1928年为止，英国在秘鲁的投资达到1.31亿美元，美国的私人投资总额则由1897年的700万美元激增到1919年的1.1亿美元。而文官主义党鼓励外资开发秘鲁的铜矿、银矿和橡胶工业，使秘鲁实际上成为“秘鲁公务员照料的外国殖民地”。内陆的甘蔗和棉花种植园仍保留在秘鲁人手中，这些甘蔗和棉花种植园主同城市富商、大地产主、律师、医生、大学教授（这些人是文官主义党的核心成员）构成全国拥有投票权的3%人口基数，共同把持着这个脆弱的“贵族共和国”。

波旁王朝的遗产

与永远寡头林立的秘鲁相比，厄瓜多尔的民主化倾向要浓厚的多。从


马里亚诺·普拉多将军（1826—1901），1865年发动政变后出任秘鲁总统


尼古拉·德·彼罗拉（1839—1913），1879—1881、1895—1899两度任秘鲁总统

原秘鲁海军铁甲舰“胡阿斯卡”号，1879年被智利海军俘获，1897年退役，1917—1930年改为智利第一艘潜艇供应舰，1934年再度退役。1950年改装回1878年的状态，成为海上博物馆，被智利列为历史文化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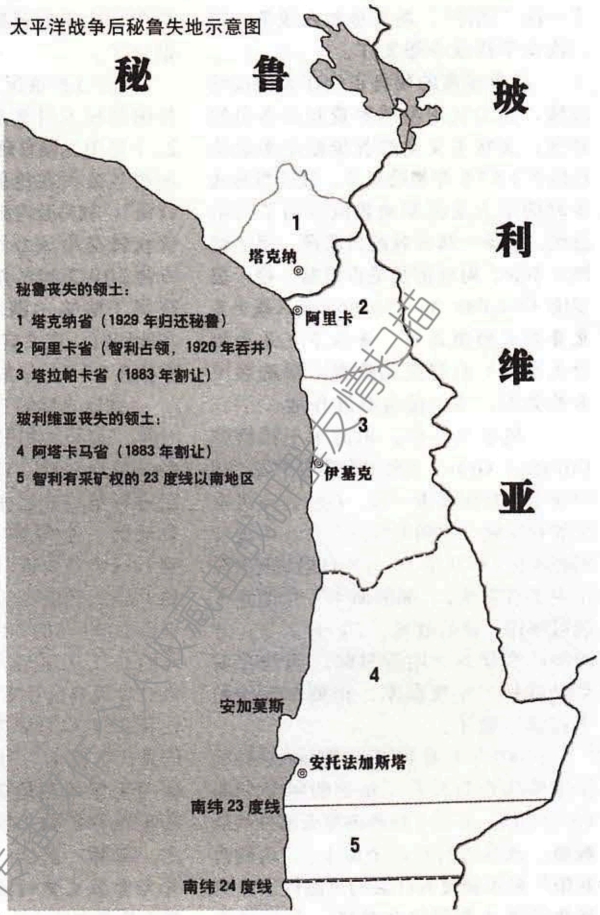
大哥伦比亚独立出来之后，这个多山的小国一度为军事独裁者加西亚·莫雷诺所统治（1860－1875年），不过到1875年之后，以瓜亚基尔为中心的自由派集团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占据了上风，厄瓜多尔在教育、经济开发和城市化方面都有了显着的进步。美国和英国也乐于在它的香蕉、蔗糖、棉花种植园和油田上投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厄瓜多尔已成为西班牙语美洲最稳定的政治力量之一。

秘鲁与厄瓜多尔之间的领土纠葛，可以一直追溯到殖民地时代。虽说西班牙的四大总督辖区制度远较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管制要严格，不过还是留出了弹性空间，即检审法院法官辖区（Royal Audiences）。这个“检审法院”不仅是一个司法机关，还负有咨询和管理政府的权力，可以对包括副王在内的全部官员进行审查考核。副王需要在许多行政和司法事务上征求法官的意见，而当副王离开首府时，检审法院大法官通常会代行副王之职。

到16世纪中叶后，波旁王朝干脆在总督辖区内设置独立的检审法院法官辖区，法官的职位可以靠购买委任状或世袭方式得到。这些次等辖区虽然没有军队，但拥有独立的行政和司法权，其长官不由副王任免，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仅在1564到1606年之间，秘鲁总督辖区内就新辟了6个检审法院法官辖区，包括波哥大、利马、基多、智利这样的大城市或地区。

1717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决定在原秘鲁和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部分领土上建立一个新的总督辖区，即新格拉纳达，以波哥大为首府。原属秘鲁总督区的巴拿马、基多两个检审法院法官辖区和委内瑞拉都督辖区被划到新格拉纳达，但新格拉纳达和秘鲁之间的东段边界线始终未确定。1740年，王室曾颁布法令划定基多法官辖区与秘鲁之间的边界，但这个文件延续了伊比利亚半岛人得过且过的风格，简单地宣称“两处的边界起自太平洋海岸的通贝斯，沿安第斯山脉直达南纬6度30分附近的马腊尼翁河（Maranon，秘鲁人称亚马逊河自主流上游到伊基托斯的一段为马腊尼翁河，自伊基托斯到太平洋为亚马逊河）”，起点和终点之间的具体边界线是一片糊涂。

太平洋战争后秘鲁失地示意图





1500年时的秘鲁副王辖区示意图，当时该辖区囊括了中美洲地峡以南的整个西属南美洲

更糟糕的是，到了19世纪头十年，为了协调殖民地官员之间的矛盾，波旁王室开始以频繁的小动作调整各大总督辖区之间的职权，比如在1802年曾把基多法官辖区内的迈纳斯和另一个小城市分离出来，转由秘鲁副王辖制，成立一个新的都督辖区（与法官辖区不同，都督辖区是由副王直接控制的）；1803年，又把新格拉纳达总督区所辖瓜亚基尔省的军政事务权转交给秘鲁副王。到了独立战争期间，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同一个省区内可能既有爱国军委任的行政长官，又有西班牙检审法官和副王的人马。虽然玻利瓦尔在巴拿马会议上建议按1810年实控线划分新国家的边界，但因为各国皆未批准该条约，仍是一笔糊涂账。

事实上，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玻利瓦尔本人在筹建大哥伦比亚时，就肆无忌惮地运用了国际法上的先占原则（Utis Posedetis）。1822年7月6日，他派莫斯克拉为代表，和秘鲁代表莫恩提古图在利马签署了大哥伦比亚与秘鲁之间第一个边界条约，两国约定结成反西班牙同盟，秘鲁承认包括瓜亚基尔省在内的整个新格拉纳达地区为大哥伦比亚的一部分，哥伦比亚承认原秘鲁总督辖区全境为秘鲁共和国的一部分。

莫恩提古图最初反对这一方案，他认为，既然瓜亚基尔的管辖权在独立战争爆发前的1803年已经移交给了秘鲁副王，那么该省如今就应当为秘鲁所有。不过在1822年时，大哥伦比亚及其领导人玻利瓦尔在西班牙语美洲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更何况，秘鲁国土上还有大批未及撤出的哥伦比亚军队。最终，莫恩提古图在莫斯克拉半胁迫、半劝诱的“开导”下，勉强签下了条约。



92 页大哥伦比亚地图中厄瓜多尔地区的放大，粗线为其边界

与玻利瓦尔关系密切的圣克鲁斯出走玻利维亚之后，秘鲁的拉马尔总统马上决定以武力“收复”瓜亚基尔省。1828年6月3日，秘鲁军队入侵大哥伦比亚南部，占领了洛哈省（Loja）全部和瓜亚斯省的一部分。玻利瓦尔随即以苏克雷为大哥伦比亚陆军总指挥，于1829年2月27日在塔尔基（Tarqui）击败了拉马尔。

由于双方都面临财政破产的窘境，无力再战，苏克雷于塔尔基战役结束后第二天就和拉马尔达成了口头协议：大哥伦比亚和秘鲁之间的边界以独立前的秘鲁总督辖区边界为准，秘鲁放弃吞并瓜亚基尔省和阿苏艾省的企图。1829年9月，大哥伦比亚联邦中央政府又和厄瓜多尔政府重申了莫恩提古图－莫斯克拉条约以及苏克雷－拉马尔协议的原则，以保障厄瓜多尔的领土权益。

1830年7月，大哥伦比亚联邦宣告解体，厄瓜多尔成为独立国家。在此之前，大哥伦比亚政府也就厄瓜多尔边界问题再度与秘鲁修约，将苏克雷－拉马尔协议对两国边界的划分确定下来。两国约定：过去存在争议的东段边界（从安第斯山脉到巴西边境）以马腊尼翁河作为地标加以确认，两国分居该河一侧；西段边界（从安第斯山脉到大西洋）则以马卡拉和通贝斯河为界。因为双方签约代表分别是佩德蒙特（秘鲁）和莫斯克拉（大哥伦比亚），这一协议也称为佩德蒙特－莫斯克拉条约。

厄瓜多尔独立后，其领导人即以佩德蒙特－莫斯克拉条约作为划分边界的依据。不过秘鲁人一直对条约的内容存在质疑，他们认为厄瓜多尔出示的文本是伪造的，签字那天佩德蒙特根本不在现场，两国的国会也都没有批准这个条约。最重要的是，佩德蒙特－莫斯克拉条约的签字时间是1830


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国家大教堂。基多的历史城区是美洲保存最好、最完整的中世纪古城区，1978 年与波兰的克拉科夫老城一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奥古斯托·莱基吉亚（1863–1932），1908–1912和1919–1930年两任秘鲁总统

年8月11日，那时大哥伦比亚联邦已经解体一个月了，所以文件根本没有法律效力。所以从1841年起，两国就围绕通贝斯、迈纳斯等边境城镇的管辖权展开争执。

1853年3月10日，秘鲁宣布成立独立的洛雷托军事总督辖区（后为洛雷托省），将两国东段边界的争议地区全部囊括在内。1859年，秘鲁的卡斯蒂利亚总统见厄瓜多尔爆发内战，决定夺取瓜亚基尔的木材和造船厂。不过秘鲁海军虽然封锁了瓜亚基尔港，却在巴西的武装调停下，被迫撤回国内。在此之后，秘鲁海军就在洛雷托省的伊基托斯港驻扎了炮舰，随时准备对厄瓜多尔人进行威慑。

在这之后，暂时的平静持续了三十多年，两国虽然屡次达成协议，但也只是一次次推迟最终划界的时间，到了1903年，秘厄两国又在纳波河上爆发冲突。直到1924年，才确定由国际仲裁来决定划界问题。

1936年，秘鲁与厄瓜多尔最终确认以马腊尼翁河实际控制线作为两国东段的最终边界。厄瓜多尔人放弃索回19世纪被秘鲁逐渐蚕食和吞并的领土，以换取秘鲁放弃对瓜亚基尔省的野心。不过两国西段边界从未得到类似的划分，秘鲁人也拒绝承诺不再对马腊尼翁河对岸的厄瓜多尔领土提出要求——对军事明显占优的秘鲁人来说，许诺是无意义的。厄瓜多尔自知人口和军力都不如穷兵黩武的秘鲁，大多数时候总是忍气吞声，这使得秘鲁人日渐得寸进尺。

同样，秘鲁与哥伦比亚之间也存在领土纠葛，这同样是源于殖民地时代基多检审法院院长辖区的未定边界。不过哥伦比亚在国土面积和军力上都强过厄瓜多尔，加上巴西、智利等国都不希望秘鲁坐大，两国政府同意以谈判方式达成划界协议。1922年3月，为了开发伊基托斯港的交通和种植园资源，秘鲁的莱吉亚政府与哥伦比亚达成边界划分最终协定，即萨洛蒙－洛萨诺条约。两国约定以普图马约河（Putumayo River）为边界，河对岸过去由秘鲁控制的几块领土转交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则将普图马约河以南过去存在争议的几小块领土交给了秘鲁。

试水莱蒂西亚

1919年，平民出身的奥古斯托·莱吉亚（Augusto Leguia）以改革的许诺骗取了民众的选票，当选为秘鲁总统。莱吉亚属于秘鲁传统的寡头势力中最落后、最腐朽的那一派，既不打算延续“贵族共和国”时代的代议制民主和基本的社会保障，又不会真正放权于民，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的经济政策一方面鼓励外国投资，一方面依靠举借外债来增加公共支出，加深了国家对出口的依赖。而他的寡头做派和黩武路线，在国内引发了“阿普拉”运动（APRA，“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缩写）和秘鲁共产党领导的工运浪潮。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秘鲁的经济急剧恶化，莱吉亚的独裁统治以无法继续。年轻军官桑切斯·塞罗上校（Luis Miguel Sanchez Cerro）趁机发动政变，把莱吉亚赶下了台。这时，秘鲁共产党认为革命时机已经到来，试图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因此于1930年10月发动了全国性的暴动和示威游行，被塞罗镇压下去，秘鲁的共产主义运动从此转入地下。而“阿普拉”运动的领导者阿亚试图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1931年，他从国外归来，与塞罗竞选总统。利马的寡头集团经过左右权衡，认为阿普拉当选造成的威胁更大，于是公然舞弊，使塞罗获得了51%的选票，而阿亚只得35%。“阿普拉”运动随后也开始以暴力方式和征服对抗，于1932年7月遭到弹压。塞罗自此也成为了独裁者。

尽管以流血行动镇压了两派最大的反对党，塞罗在国内的地位并不稳


桑切斯·塞罗（1889–1933）

固。他不属于“贵族共和国”集团或莱吉亚余党的任何一方，在军中的势力也不够稳固。为了缓解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并且在军队中树立威信，他想到了与哥伦比亚毗邻的莱蒂西亚地区（Leticia）。

莱蒂西亚－特拉佩齐地区是一块面积1万平方公里的梯形地带，北临普图马约河，南濒亚马逊河。根据1922年的萨洛蒙－洛萨诺条约，这一地区应当由秘鲁转交给哥伦比亚，秘鲁在1928年3月还与哥伦比亚交换了条约批准书。

莱蒂西亚地区完全没有开发，荒无人烟，但它能给哥伦比亚提供通往亚马逊河主航道的入口，具有潜在经济价值。而秘鲁位于安第斯山脉东侧、以马腊尼翁河（亚马逊河）为生命线的洛雷托省同样倚重莱蒂西亚的交通功用。该省的省会伊基托斯港离莱蒂西亚上游只有320公里，与利马当局十分不睦，洛雷托省的民众也对萨洛蒙－洛萨诺条约不满。

1932年9月，趁利马爆发工人大罢工之际，洛雷托省的秘鲁人组织了一支地方武装，赶走莱蒂西亚的哥伦比亚官员，自行占领了该地区。塞罗政府先是暧昧地表示，哥伦比亚人可以派边防军自行收复这一地区，但当哥伦比亚人真的出兵之后，塞罗却声称，利马不能让“出于爱国动机而犯下错误的人民”遭受屠戮。他建议秘鲁和哥伦比亚举行谈判，但在达成协定之前，莱蒂西亚的现状应予以维持。哥伦比亚

人当然不会同意，不过并没有进行挑衅。

莱蒂西亚地区不仅关涉哥伦比亚和秘鲁的利益，而且毗邻巴西边境，巴西人对这出闹剧相当揪心。作为调停者，他们在当年12月提出了一项通情达理的建议：秘鲁人应将莱蒂西亚交给巴西部队，后者则在几天之后再把它归还给合法的地主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接受了这个方案，而秘鲁依旧喋喋不休。它的军队不仅在靠近莱蒂西亚的地方修筑壕沟自卫，而且在北方很远的普图马约河畔的塔拉帕卡省也建筑了防御阵地。

在此期间，秘鲁的态度变得愈来愈强硬。1933年2月14日，秘鲁航空团（CAP，1950年改为秘鲁空军）的沃特O2U“海盗”式战斗机从洛雷托的基地起飞，对莱蒂西亚河上的哥伦比亚巡逻艇进行轰炸。作为报复，2月15日，哥伦比亚人炮击并占领了普图马约河畔的塔拉帕卡，但莱蒂西亚仍在秘鲁人手里。两国的战争狂热日渐高涨，2月15日，两国正式断交，秘鲁开始征召年轻人服役，并拔出大量贷款到欧洲购买武器。2月19日，哥伦比亚驻秘鲁公使馆被暴徒劫掠，这显然又是出自秘鲁政府的授意。

在日内瓦，国际联盟行政院也提出了调停案：秘鲁人把莱蒂西亚交给国联的一个委员会，委员会将管理这个地区一整年，由一支国际部队（主要由哥伦比亚人组成）维持秩序。一年期满后，如果当事国家仍不能达成协议，委员会就把莱蒂西亚交还给哥伦比亚。秘鲁再度拒绝了调停。于是在3月13日，国联行政院作出了对莱蒂西亚的裁决：秘鲁应撤退一切部队，并撤回对非法占据哥伦比亚领土的洛雷托省民众的支持。秘鲁再度投下反对票，遭到了国联的谴责。

此后的几个星期里，事态越来越恶化：普图马约河上的哥伦比亚船只接二连三地遭到秘鲁的炮击和轰炸，哥伦比亚人则在河对岸的吉皮要塞登陆，赶跑了当地的秘鲁巡逻队。塞罗经过考虑，决定派巡洋舰“格劳海军上将”号带着3艘排水量600吨的R级潜艇，通过巴拿马运河进入大西洋，准备从那里驶入亚马逊河口，然后溯航至上游，与伊基托斯的秘鲁部队会师。这支舰队在荷属安的列斯的库拉索港补充油水的信息传到哥伦比亚后，对方立即从英国购买2艘已经完工的驱逐舰，准备在途中对秘鲁舰队加以拦截。

国联顾问委员会眼看亚马逊河上的冲突即将白热化，为此在4月8日召开紧急会议，要求秘鲁舰队沿途所经的各大港口所有国不得给予援助。不过秘鲁人的动作显然快得多，在特立尼达收到国联的决议之前，“格劳海军上将”号已经在当地补充了淡水和燃料，并驶往亚马逊河。国联阻止战争的努力完全化为泡影。最后还是塞罗岌岌可危的政治地位避免了战争进一步恶化——4月30日，这位穷兵黩武的独裁者遭到文官主义党收买的刺客暗杀，当场毙命，

秘鲁新总统贝纳维德斯宣布秘鲁将接受它先前拒绝的仲裁。1934年5月24日，秘鲁和哥伦比亚代表在日内瓦签署了解决莱蒂西亚争端的正式协定，双方重申萨洛蒙－洛萨诺条约继续有效，莱蒂西亚地区将非军事化，并且保障两国船只在普图马约河和亚马逊河上的自由航行权。又过了一个月，国联委员会代表抵达当地，开始为期一年的托管，最终将其交还给哥伦比亚。1935年9月底，持续了三年的莱蒂西亚争端以和平告终。

对秘鲁人来说，莱蒂西亚的“试水”证明了两件事：倘


1932年莱蒂西亚争端中，哥伦比亚炮兵在对秘鲁目标开火


莱蒂西亚争端中的哥伦比亚部队


今日哥伦比亚境内的莱蒂西亚纪念碑


莱蒂西亚争端中试图前往亚马逊河的秘鲁海军巡洋舰“格劳海军上将”号

若利马当真打算发动对外战争，国际舆论和国联在事实上并无阻拦之力；但这场战争倘若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难免在内部引发政争。倘若能将寡头集团的利益和民族主义的野心结合起来，辅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扩张主义的前景是可以期待的。这无疑为下一场边界战争埋下了伏笔。



秘鲁总统奥斯卡·贝纳维德斯（前排右一）

寒冬里的热战

塞罗被暗杀之后，肥胖的奥斯卡·贝纳维德斯将军（Oscar Benavides）被利马的寡头集团选为新独裁者。为避免前车之鉴，他把精力放在了全国公路建设和吸引外资上，对向外扩张兴趣不大。1936年，贝纳维德斯政府与厄瓜多尔签署了一个新的划界协议，双方同意搁置关于秘鲁－大哥伦比亚历史边界的争议，以1936年时的实际控制线作为划分边界的标准。不过到了1938年，两国的边界居民和巡防队又开始习惯性摩擦了。

在这一阶段，厄瓜多尔的实际统治者是代总统、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阿尔贝托·恩里克斯将军（Alberto Enriquez Gallo），这位将军不同于南美常见的军事独裁者，是一个思想激进、拥护劳工维权的左翼分子。尽管恩里克斯从1938年8月起就不再担任总统，但他指使工会和教师联合会在基多举行游行，高呼“打倒秘鲁！厄瓜多尔万岁！”的口号。秘鲁外长孔查不为所动，他认为秘鲁正处在经济发展的繁盛期，没有必要打一场前途未必的战争。不过，为了回应厄瓜多尔增加边境驻军的异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秘鲁也开始在马腊尼翁河沿岸构筑阵地。

1939年12月8日，出身政治世家、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的银行家曼努埃尔·普拉多（Manuel Prado Ugarteche）成为了秘鲁新总统。这一阶段，轴心国集团与英法的战争已经在欧洲开始。在贝纳维德斯时代，秘鲁一度与法西斯意大利打得火热，陆军中有意大利派出的军事顾问团，意大利和德国的武器装备也被卖到秘鲁。如今国际局势有变，兴奋的秘鲁军官团也开始蠢蠢欲动，准备趁机对厄瓜多尔动武。而普拉多是个出了名的自由主义者，与美国政府关系亲近，自然不愿在这个时候节外生枝。不过欧洲战争的爆发大大影响了秘鲁的海外市场，秘鲁只能依靠和智利、阿根廷、巴西等国的贸易来填补缺口。普拉多考虑到军人势力在秘鲁政治中的影响力，认为倘若不顺从军官团的主张，可能导致政变，所以在1940年12月，他批准以一场速战速决的小规模战争结束秘厄两国的边界争端。

秘鲁陆军很快组建了“北方派遣军”（Agrupamiento del Norte），准备工作就绪后，1941年1月11日，利马宣称厄瓜多尔军队已经侵入本国的扎鲁米拉省（Zarumilla）。就像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一样，关于这一导火索事件，秘厄双方的资料大相径庭：秘鲁人的说法是厄瓜多尔军队潜入了扎鲁米拉省，袭击了奎布拉达·塞卡（Quebrada Seca，意为“干涸的荒原”）地区的秘鲁哨所；厄瓜多尔人则声称秘鲁蓄谋已久，多次袭击边境地带的厄国巡逻队。无论如何，战事已不可避免。赫尔在1941年7月5日白天接到秘鲁入侵的警报时，“北方派遣军”对厄瓜多尔的全面入侵已经开始了。

秘鲁空军在1941年冲突时装备的北美NA－50战斗机，美国陆军航空队军用编号为P－64





秘鲁是南美最早建立伞兵部队的国家之一，并在1941年战争中实施了拉丁美洲国家的空降作战。图为秘鲁伞兵登上意制卡普罗尼Ca.111运输机的情景

秘鲁的北方派遣军人数在11500人到13000人之间，总指挥为乌雷塔将军（Eloy Ureta），下辖第1、第8轻步兵师，1个突击营和1个山地师。其中，第1轻步兵师拥有3个步兵营、1个炮兵营（8门105mm榴弹炮）、1个工兵连和1个防空支队。第8轻步兵师拥有1个步兵营、1个炮兵营（8门105mm榴弹炮）和1个工兵连，原属该师的第33步兵营被单独划出来，编成“钦奇佩”突击营；另有1个山地师在东北战场提供策应。此外，总指挥部还直辖有第5、第7两个骑兵团，第6炮兵营（8门105mm榴弹炮）和一个坦克支队，拥有12辆捷克制造的LTP轻型坦克——著名的38（t）坦克的出口型。

相比之下，厄瓜多尔人的战备就

寒酸的多了。在7月5日和6日两天，驻守在秘厄边境奥罗省（El Oro，意为“黄金”）的厄瓜多尔边防军（总指挥为奥乔亚中校）只有不到3个营。其中，扎鲁米拉河沿岸部署有“卡扬贝”营（Cayambe）和“基督山”营（Montecristi），前者包括2名校官、22名尉官和490名士兵，后者包括1名校官、11名尉官和253名士兵，总数还不到800人。部署在第一线之后的预备队更是寒酸，包括500名武装警察、93名义勇军和72名指挥、后勤人员。其武装主要是7.92mm毛瑟步枪，另有少量捷克造ZB-26轻机枪和2挺一战时代的维克斯重机枪。考虑到秘鲁人的兵力差不多是厄国多尔人的10倍之多，火力更是远远过之，厄瓜多尔人主动挑起冲突的实在微乎其微。

按照秘鲁战史的记载，7月5日清晨，一股厄瓜多尔边防军从扎鲁米拉河畔华奎拉斯镇（Huaquillas）的哨所出发，越境侵入秘鲁的阿瓜斯韦德镇（Aguas Verdes）。驻守该处的秘鲁边防军为自卫起见，被迫开枪还击。厄瓜多尔军人很快增加到200人，秘鲁人的警察哨所被摧毁，不得不向北方派遣军司令部求救。“钦奇佩”突击营随后派一个连开到阿瓜斯，把厄瓜多尔军队赶过了扎鲁米拉河，并沿河与对方互射。

厄瓜多尔人的记录则更加详细一些。当时的奥罗省驻军总指挥罗德里格兹上校（Luis A. Rodriguez）宣称，厄方巡逻队在7月5日发现一些秘鲁平民在警察保护下越过边境，企图在厄瓜多尔一侧建立定居点。秘鲁警察一发现巡逻队就开枪射击，打死了1名厄瓜多尔士兵。双方随即隔扎鲁米拉河两岸互射，其间，厄方曾派出两名军官前往阿瓜斯韦德镇寻找秘鲁指挥官，使徒进行谈判，但为对方拒绝。冲突只得继续进行下去。

7月6日上午，秘鲁航空团的美制NA-50战斗机（北美P-64的出口型，即著名的T-6“得克萨斯人”教练机的武装型号）携带轻型炸弹攻击了扎鲁米拉河对岸的厄军阵地，华奎拉斯、阿雷尼拉斯、圣罗萨、马查拉等边境市镇也遭到了O2U“海盗”的轰炸。由于厄瓜多尔人连一门高射炮都没有，秘鲁飞机如入无人之境。而厄国仅有的3架柯蒂斯-莱特CW-19R“麻雀”战斗机和3架意大利制造的Ro-37双座侦察机却因为保养不善，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没有出动。同一天，秘鲁北方派遣军也利用浮桥和舟艇开始渡河，他们很快逐退了扎鲁米拉的厄军，侵入奥罗省。

秘鲁的LTP坦克在战斗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这批坦克是捷克在1938年被德国吞并前卖给秘鲁的，与欧洲一线陆军的装甲兵实力相当，而厄瓜多尔人就像1939年的波兰人一样，只能以骑兵抵挡坦克的冲锋。7月27日，秘鲁人还派出伞兵占领了厄军把守的玻利瓦尔港（Puerto Bolivar），这是美洲第一个运用空降兵的战例。

秘厄两国在海上的冲突规模也相当大。厄瓜多尔海军当时只有3艘老式的内河炮舰，最大的“阿尔法罗总统”号排水量869吨，1917年完工于英国，没有任何防护；300吨的炮舰“卡尔德隆”号原是一艘拖船，1884年完工于格拉斯哥，航速只有8节，已经是厄瓜多尔海军舰况最好的主力舰了。而秘鲁的2艘“格劳海军上将”级巡洋舰（“博洛涅西上校”号和“格劳海军上将”号）是1905年在英国维克斯公司订购的小型巡洋舰，标准排水量3200吨，航速24节，安装2门6英寸主炮和4门3英寸速射炮，并且经过现代化改装。他们还有2艘驱逐舰“比拉尔海军上将”号、“古

1941 年冲突中的秘鲁陆军LTP轻型坦克





1941 年冲突中的秘鲁士兵。当时秘鲁军队的钢盔和黄色咔叽布军服都采用法式装备

CENTRO DE ESTUDIOS HISTORICOS DEL EJERCI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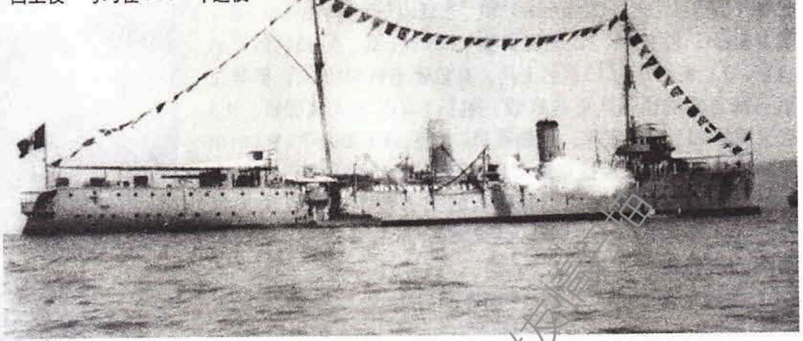
Soldados del heroico Batallón "CAYAMBE"; de izquierda a derecha: Miguel Justicia, el "mono" Arcos, Augusto Maruri y Napoleón Vargas.

厄瓜多尔陆军“卡扬贝”营的四名年轻士兵。厄军当时采用意式装备，军服颜色也类似于法西斯意大利的灰绿色。下图为秘鲁军队在厄瓜多尔哨所缴获的对方国旗



伊塞海军上将”号和4艘潜艇R－1、R－2、R－3、R－4。7月6日战争一爆发，两艘秘鲁巡洋舰马上炮击了厄瓜多尔的海岸目标，并封锁了瓜亚基尔港。“博洛涅西上校”号和“比拉尔海军上将”号还承担了向前线运兵的任务。

7月25日，“比拉尔海军上将”号在汉贝里水道（Channel of Jambeli）与厄瓜多尔的“卡尔德隆”号迎面遭遇，两舰同时开火。“卡尔德隆”号以76mm前主炮对敌舰猛烈射击，不过无一命中；秘鲁人的射术同样不精，只有赶来助战的战斗机对厄瓜多尔军舰的舱面人员造成了一定伤亡。此战之后，秘鲁把“博洛涅西上校”号、“古斯海军上将”号以及2艘潜艇调到汉贝里水道实施警戒，很有草木皆兵的意味。



秘鲁海军“格劳海军上将”号巡洋舰，1905年订购于英国维克斯－亚罗公司，1907年竣工服役。排水量3200吨，搭载2门152mm炮和4门76mm速射炮。1923–1924年改为燃油锅炉，1934–1935年在英国亚罗船厂彻底更换锅炉系统，航速增至23.5节。该舰与同级舰“博洛涅西上校”号均在1958年退役

7月31日，厄瓜多尔主动提出停火。此时奥罗省的战事已成定局，厄军除了以游击战稍微挫败秘鲁人的锋芒外，几乎无计可施。除了占领奥罗省全境外，秘鲁坦克已经开进洛哈省的几个镇，并且夺取了此前悬而未决的马腊尼翁河沿岸大部分争议领土。秘鲁方面拒绝了第一次停火请求，于是战事继续扩大。尽管人数不足、装备简陋，厄瓜多尔人还是竭尽所能地在马腊尼翁河沿岸发动反击。

8月2日，装备8挺机枪的100多名秘鲁军人在圣地亚哥河附近包围了一个10人厄瓜多尔哨所。厄军指挥官、刚满20岁的奥尔蒂斯准尉拒不投降，率部下战斗至死，令敌人大为惊讶。1943年，秘鲁方面出于敬意，同意将奥尔蒂斯等人的遗体和军旗送回基多，他后来被视为厄瓜多尔的民族英雄。

不过一两个人的英勇举动根本无法改变战场大势，厄瓜多尔精明的总统卡洛斯·阿罗约·德尔里奥（Carlos Arroyo del Rio）很清楚：倘若秘鲁人继续拒绝停战请求，厄瓜多尔全国势必一败涂地、玉石俱焚。

使厄瓜多尔人绝境逢生的，乃是美国人。

在秘厄边界战争爆发后5个月，日本空袭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对美国来说，它既要在欧洲支援英国的抵抗，又要在太平洋地区抵挡日本的锋芒，无论如何也要确保南美后院不至于起火。所以在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赫尔就援引1940年哈瓦那会议通过的“美洲国家防御合作互助宣言”，建议在巴西举行第三届美洲各共和国外长协商会议，获得各国一致首肯。1942年1月15日，会议在里约热内卢开幕。代替赫尔担任代表团团长的副国务卿威尔斯在第一天就指出，鉴于轴心国这一邪恶势力已是人类共同之敌，各国应采取一切措施协同合作，抵御轴心国的侵略。



秘鲁海军“古伊塞海军上将”号驱逐舰，原为帝俄海军“伊兹亚斯拉夫”级驱逐舰“奥特罗伊尔”号，建于1915年，排水量1350吨，航速33节，搭载5门100mm炮、2挺机枪、9具457mm鱼雷发射管和80枚水雷。1918年被英国海军俘虏，翌年转交给爱沙尼亚海军，改名“伦努克”号。1933年出售给秘鲁，1954年退役解体。秘鲁海军另一艘驱逐舰“比拉尔海军上将”号也是1933年从爱沙尼亚购买的，原为帝俄“奥尔菲”级驱逐舰“一级上尉米克鲁察·米哈伊”号

会议开幕后，威尔斯与秘鲁、厄瓜多尔两国的外长分别进行了会晤，明确表示：为了美洲的区域稳定，特别是防止阿根廷、智利这两个亲轴心国的大国公开倒向希特勒，秘厄两国应尽快停止冲突。两国外长的反应都相当狡猾：秘鲁要求美国提供军事援助，以“加强反对轴心国入侵的力量”，厄瓜多尔则要求美国介入奥罗省的战事，督促秘鲁方面撤军。威尔斯既不愿作出过多承诺，又希望战事尽快消弭，只能提出一个折衷方案：首先由美国与拉美国家达成一个针对轴心国问题的总议定书，随后秘厄两国根据总议定书的精神进行细节的商谈，智利、巴西、阿根廷作为保证方。

1942年1月28日，美国与包括秘鲁、厄过多尔、阿根廷、巴西、智利在内的20个拉丁美洲国家签署了一份弹性很大的最后议定书。议定书宣布，由于日本正在进攻一个美洲国家，而德国、意大利已经向该国宣战，特建议美洲各共和国根据各自的法律程序，按照各自在大陆当前冲突中的地位和所处的环境，同轴心国断绝外交关系。之后两天，秘鲁和厄瓜多尔分别和轴心国断交，两国之间的谈判随即开始。

1月29日，秘鲁和厄瓜多尔匆匆签署了《和平、友好和边界议定书》，即习称的“里约议定书”。根据该协定，厄瓜多尔丧失了在战争中已经被侵占的奥罗省大部分和东部马腊尼翁河流域的部分领土，总面积达17.5万平方公里，马腊尼翁河航道的共同管理权也

必须由秘鲁独占。协议签署后，秘鲁开始自争议领土之外的其余厄瓜多尔地界上撤军。不过，最大的受益者依然不是秘鲁人——从厄瓜多尔割占来的奥罗省土地后来大部分被利马政府租借给了美孚石油公司。

风云再起

1950 年，即里约热内卢协议签署后第八年，厄瓜多尔率先宣布该条约无效，理由是协议是在秘鲁军队撤出厄瓜多尔领土之前签署的，因而是不公平的。两国的边境线再度紧张起来。在孔多雷山区（Condor mountain）长达78 公里的边境线两端，双方军队又开始修筑要塞。厄瓜多尔人把前哨据点建在孔多雷山脉的制高点，而秘鲁人则在塞内帕河谷（Cenepa River Valley）安营扎寨。尽管局势紧张，但双方都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和平一直持续到1981 年。

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里，秘鲁空军发展为拉丁美洲国家规模最强大、最有战斗力的空中力量之一。它在五十年代率先以相当便宜的价格从美国进口了12 架F－86“超级佩刀”，以及12架F－80“流星”战斗机，这24架飞机被编为两个中队，组成第12 战斗机大队，驻扎在拉斯帕尔马斯空军基地。接着秘鲁又进口了18 架道格拉斯B－26“入侵者”轰炸机，编为第21 轰炸机中队。

接下来秘鲁又在1956 年从英国购买了16 架亨特F.Mk,52 喷气式战斗机。这是英国军火出口商的胜利，因为当时美国在朝鲜战争后有大批剩余飞机需要处理，它卖给南美国家的飞机价格及零备件、服务等都要便宜得多。不独如此，秘鲁接下来又从英国购买了8 架“堪培拉”轰炸机，组成第22 轰炸机中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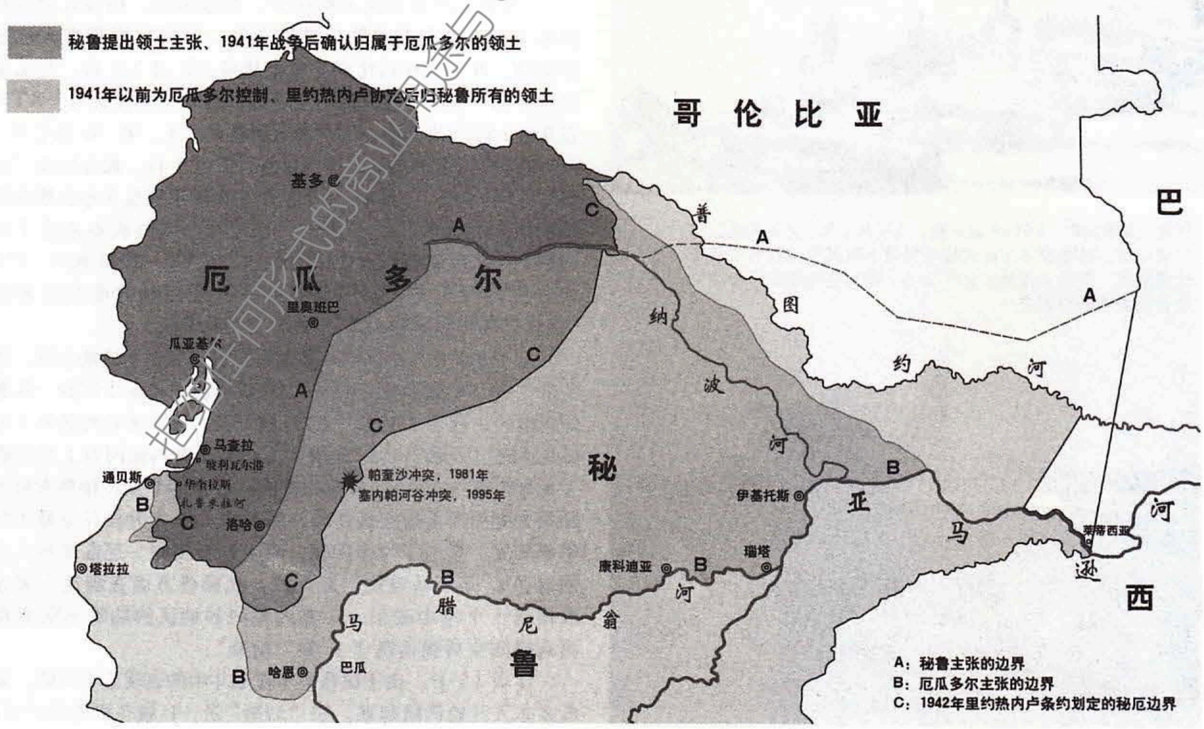
秘鲁空军下一步大规模现代化换装发生在1965 年，当时向英国订购了8 架“堪培拉”，替换掉第21 中队的B－26 飞机；随后在1968 年又订购了6 架。

秘鲁空军的另一个大手笔是在1968 年从法国订购16 架“幻影”－5 战斗机，取代老式的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秘鲁空军也从而成为南美第一个、拉丁美洲第二个（仅次于古巴）装备超音速战斗机的空军力量。

在七十年代中期，秘鲁试图将其F－86 战斗机全部升级换代。此时美国对西方国家秘密施加压力，要求其不要向拉丁美洲出售最先进的战斗机，以迫使这些国家订购美国飞机。但秘鲁另辟蹊径，转而向苏联发出了订单。1974 年，秘鲁与苏联签署协议，订购32 架苏－20M 单座攻击机和2 架苏－22U 双座攻击机，总价值2.5 亿美元。第一批苏制飞机在1977 年交货，编为第111 中队。1980 年秘鲁又补充订购了16 架苏－22M，编为第411 中队。与此同时秘鲁还从苏联购买了一批S－125“涅瓦”地空导弹、以及R－3 和R－13 空空导弹。

苏－20 和苏－22 的最大软肋是杭城问题，八十年代初秘鲁在法国的帮助下给其中一些飞机加装了副油箱，与此同时将“幻影”－5 战斗机的电子系统和导弹进行升级换代。但是由于福克兰战争爆发，秘鲁支持阿根廷，而法国站在英国一方，这项工作被耽搁下来。福克兰战争结束后，秘鲁空军的10 架“幻影”－5 被出售给阿根廷。此后苏联试图以极其便宜的价格向其出售米格－23，美国也试图卖给秘鲁F－16 战斗机，但秘鲁最终在1985 年选择从法国购买12 架最新式的“幻影”－2000 战斗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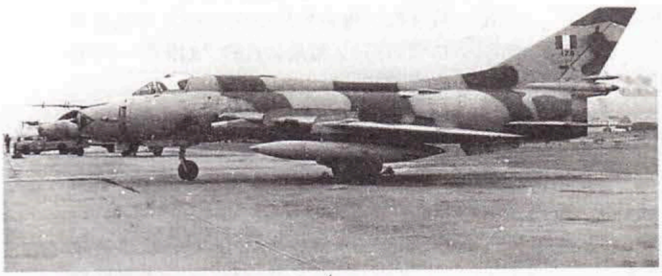
创建于1920 年的厄瓜多尔空军从五十年代起开始装备首批喷气式飞机——12 架英国格洛斯特“流星”FR Mk9 战斗机和6 架“堪培拉”轰炸机。由于这一缘故，美国在卖给厄瓜多尔12 架F－80 战斗机之后，一直拒绝协助其空军升级换代。1972 年厄瓜多尔从英国购买了18 架BAC“打击大师”攻击机，随后又从美国购买了12 架塞斯纳A－37 教练／攻击机。七十年代末厄瓜多尔空军升级换代时，本想从以色列采购“幼狮”C2 战斗机，但当时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实行J79 发动机禁





1981 年秘鲁总统费尔南多·特里视察秘军在帕奎沙冲突中缴获的厄瓜多尔军事装备

秘鲁空军的苏－22M－3K 战斗机





塞内帕冲突当中，秘鲁空军的 A－37 教练／攻击机在执行战斗巡逻准备

秘鲁空军的幻影－2000P 战斗机。由于八十年代严重的通胀和经济危机，秘鲁空军的新式战斗机疏于对其导弹和电子系统升级换代，而且大多处于封存状态，这也是其在塞内帕冲突中首战失利的原因之一



运，因此最终还是选择了法国的“幻影”F1，一共18 架。八十年代这些飞机在以色列的帮助下进行了升级。厄瓜多尔还是“美洲虎”战斗轰炸机的首批订户之一，从1977 年到1991 年一共获得了10 架单座型和2 架双座型“美洲虎”，取代了原有的“堪培拉”轰炸机。最后，由于秘鲁从苏联采购飞机，美国在1981 年允许以色列向厄瓜多尔出口12 架“幼狮”战斗机

从七十年代末石油危机开始，秘鲁的经济陷入混乱状态，到1980 年代初，其年通胀率竟然高达2000%。厄瓜多尔也面临经济衰败，但没有秘鲁这么严重。1981 年有传闻说在孔多雷山脉－塞内帕河谷地区发现了金矿和铀矿，秘厄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立时升温。1981 年1 月，一支秘鲁巡逻队发现厄瓜多尔军队在孔多雷山脉南侧修建了一个名叫帕奎沙（Paquisha）的哨所，立即指责厄瓜多尔侵占秘鲁领土；而厄瓜多尔在孔多雷山北侧恰好还有一个同名的哨所也叫帕奎沙，基多政府遂玩弄起文字游戏，企图瞒天过海。秘鲁人当然不服气，立即出动苏制苏－22M 战斗轰炸机和法制“幻影”5P 战斗轰炸机对帕奎沙进行轰炸。随后，秘鲁陆军航空兵的苏制米－8TV 直升机搭载空降兵发起了突击，以极小的伤亡为代价夺取了帕奎沙哨所。不过秘鲁政府还没有准备好发动全面战争，所以在帕奎沙地区的冲突结束之后，两国恢复了谈判，达成了一个暂时协定。

帕奎沙战争结束后，秘厄两国军队继续在孔多雷山脉从查莫拉到圣地亚哥河之间76 公里的边境线上修建军事设施，双方的岗哨距离非常接近，小规模冲突时有发生。1995 年1 月9 日，4 名秘鲁巡逻兵在塞内帕河源头地区被厄瓜多尔边防军抓获，厄瓜多尔人指责对方蓄意侵入本国领土；而秘鲁人在两天后再度派巡逻队进入该地区，双方展开激烈交火，但没有人员伤亡。大感不满的利马政府随即集结主要病理，在1 月26 日深夜对塞内帕河谷地区发动进攻，打死30 多名厄瓜多尔士兵，点燃了塞内帕战争的导火索。

塞内帕河谷地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秘鲁人和厄瓜多尔人都无法向前线输出足够力量，只能以军用直升机进行空投。冲突很快转化成了空中战争。1 月29 日，厄瓜多尔军队用“吹管”式肩操防空导弹击落了1 架秘鲁米－8TV 直升机，随后几天中，又有数架秘鲁米－8、米－6 和CH－47 直升机被击落击伤。作为报复，2 月9 日，秘鲁出动“幻影”－5P 和苏－22M 战斗轰炸机轰炸了厄瓜多尔在康果斯的哨所。当天晚上，秘鲁的“堪培拉”轰炸机也攻击了塞内帕河谷的厄军阵地。10 日清晨，秘鲁的苏－22M 和A－37B 攻击机再度攻击了塞内帕河谷，厄瓜多尔方面则宣布用“吹管”和防空高炮击落2 架米－8 直升机。

2 月10 日下午，厄瓜多尔空军也出现在了战场上空，他们的2 架“幻影”F－1JA 战斗机拦截了秘鲁空军的一队轰炸机群，击落了2 架苏－22。同一天，厄瓜多尔的另外2 架以色列制“幼狮”C－2 战斗轰炸机在塞内帕河谷上空拦截了秘鲁空军一支A－37 攻击机编队，击落1 架。秘鲁人则不顾损失继续对前线空投补给，不过米－8 直升机在高原上故障率频发，造成了诸多问题。到11 日夜间，厄瓜多尔人又击落了1 架“堪培拉”轰炸机，而秘鲁方面直到这一天才取得第一个空中战果——塞内帕河谷地区的陆军部队宣称用肩操防空导弹击落了1 架“幼狮”。

2 月12 日，由于秘鲁空军在战斗中的表现乏善可陈，厄瓜多尔人开始活跃起来。在“幻影”F－1 战斗机的掩护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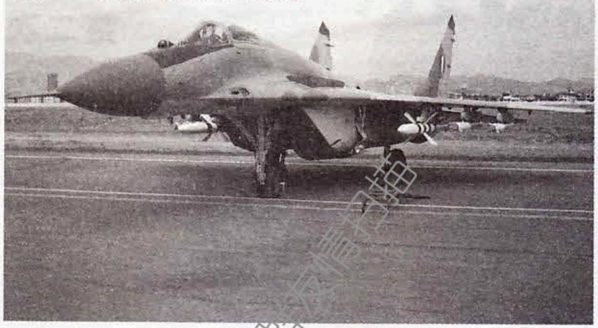
他们也开始出动AT－33攻击机（由教练机改装）轰炸秘鲁哨所。两天之后，一架AT－33在秘鲁人控制的提温扎哨所（Tiwinza）上空被肩操防空导弹击伤，不过还是挣扎着飞回了基地。

2月17日，在联合国的调停下，双方开始停火，战斗基本结束。不过到2月22日，输得不服气的秘鲁人派CH－47和贝尔－212直升机运输一支突击队降落到已经被厄方控制的提温扎哨所附近，双方再度展开交火，不过厄瓜多尔人还是保住了到手的战果。这一天在秘鲁战史上被称为“黑色星期三”，也是塞内帕河谷战争期间最后一次正面冲突。

整个战争期间，秘鲁损失至少2架苏－22，1架“堪培拉”，至少1架A－37B和大批直升机，陆军和空军总的伤亡在500人左右；而厄瓜多尔承认损失1架“小羚羊”直升机，另有数架“幼狮”和AT－33受伤，陆军死38人、伤89人。秘鲁空军的法制“幻影”2000战斗机由于系统复杂、保养不力，在战争期间从未成功出动。利马方面对这一状况十分不满，在塞内帕河谷的战火平息之后，他们转而开始向白俄罗斯和俄国斯采购战斗机。今天，秘鲁空军的主力已经改为米格－29战斗机和苏－25攻击机，这可算是塞内帕战争的一项意外遗产。

1998年10月26日，秘鲁和厄瓜多尔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伊塔马拉蒂宫三层大厅签署了象征永久和平的《巴西利亚总统条约》，双方签字代表分别是时任秘鲁总统的阿尔韦托·藤森和厄瓜多尔总统马瓦德。巴西总统卡多佐、阿根廷总统梅内姆、智利总统弗雷、美国总统特使麦克拉蒂、西班牙国王和王后，以及教皇的代表作为保证方参加了仪式。双方承诺结束一个多世纪的冲突和领土争端，化干戈为玉帛。不过时至今日，关于双方在塞内帕河谷地区发生冲突的消息依然时有浮现。而更重要的是，经历了将近二百年边界冲突和扩张的历程之后，今天的秘鲁依然是世界银行划定的“下中等收入国家”之一，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及巴西和智利的一半，全国49％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且还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正的国家之一。这不是扩张的“成果”，但或许是战争的主因。WHS

塞内帕冲突结束后，秘鲁空军在1996年从白俄罗斯购买了16架米格－29C和2架米格－29UB战斗机，以及R－73空空导弹。当时俄罗斯米格设计局开出的价格是每架2400万美元，但白俄罗斯的报价仅为每架1100－1400万美元。与此同时秘鲁空军的苏－20和苏－22也进行了火控和导弹升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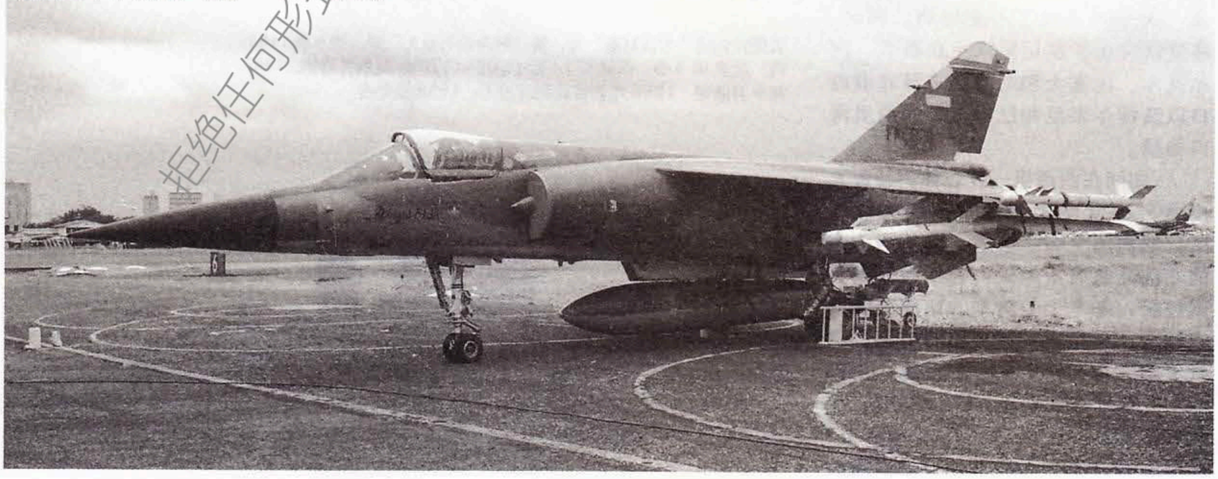
厄瓜多尔空军的英制BAC“打击大师”攻击机



厄瓜多尔空军的以色列“幼狮”C2战斗机



厄瓜多尔空军的法制“幻影”F－1JA战斗机



最危险的海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海军水雷作战（五）



“雪崩”和“砾石”

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从西西里岛向北一直延伸至阳光明媚的意大利海岸。在那里，座落着萨勒诺港和安齐奥港（Port Anzio），从巴勒莫至萨勒诺不到200海里。但是，当入侵部队于1943年9月渡海向萨勒诺航进时，那200海里竟是那样漫长和危险。

在萨勒诺对意大利的入侵——“雪崩战役”（Operation Avalanche）于7月26日批准。同一天，美国第8集团军接到命令，要它渡过墨西拿海峡，以便把德军从萨勒诺吸引开。美国第8集团军于9月3日——即意大利投降那一天——采取了上述行动。那时，各登陆突击护航运输队正在奥兰、阿尔及尔、比塞大和的黎波里等非洲港口以及特尔米尼和巴勒莫等西西里港口集结。

如同在西西里一样，休伊特海军中将再次受命指挥海军西部特混编队。它由两个编队组成：以英国为主的北部登陆突击编队，包括有一些美国舰艇；基本上是美军的南部登陆突击编队，包括有一些英国的单位。这两支编队均充分地配有扫雷舰：南部编队配有美国海军的9艘扫雷舰和16艘辅助摩托扫雷艇；北部编队配有13艘英国扫雷舰和7艘美国辅助摩托扫雷艇。

萨勒诺海岸布有水雷，这是勿庸置疑的（*这只是在登陆日程表确定之后才得知的*），这意味着要减缓他们的登陆速度，以便给扫雷舰充分时间清扫通向海滩的水道。

萨勒诺登陆的总计划要求于9月8日夜晚进行一次登陆突击扫雷，在五个地方突破敌人的水雷区，清扫出通往各个登陆海滩的入侵线路。敌人水雷线的其余部分则将保留下来，作为反潜障碍，而登陆突击扫雷后的清扫工作将清扫水雷区的里面和外面的所有其他水域。南部编队的扫雷舰按照计划完成了任务；而北部编队的扫雷舰忘记了留下一部分水雷用来反潜的计划，把所有水雷都扫除了，因而极大地增加了以后的反潜巡逻负担。当时美国海军的三个布雷老手——“基库克”号、“塞勒姆”号和“韦豪肯”号——正在北非待机，满载着水雷，准备在萨勒诺滩头布设雷区，但是这一活动被取消了。

9月8日夜，在夜色的掩护下，北部登陆突击编队开赴萨勒诺和塞尔河之间的U滩、S滩和R滩。23时30分，扫雷舰群徐徐开进，并放下扫雷具。这个扫雷舰群包括有英舰“阿扣特”号（HMS Acute）、“卡德默斯”号（HMS Cadmus）、“斯尔斯”号（HMS

英国扫雷舰“卡德默斯”号，属“阿尔及利亚人”级，排水量1162吨，航速16.5节，搭载1门4英寸炮和4门20mm厄利孔高炮。1942年5月服役，1950年卖给比利时海军，1959年退役



Circe)、“弗莱”号（HMS Fly)、“罗赛思”号（布标舰）和充任浅水扫雷舰的摩托艇ML-121和ML-126号；它们在S滩和R滩清扫出11个水雷。在它们的左边，美国海军小队（包括辅助摩托扫雷艇YMS-3、YMS-13、YMS-15、YMS-20、YMS-21、YMS-28和YMS-78号）与英国第13总队（包括英舰“布里克斯汉姆”号、“比尤德”号、“克莱克顿”号、“波尔罗姆”号、“莱尔”号和“斯托诺威”号）一起活动。它们清扫了一条通至U滩的水道，遇到一些炮击和轰炸，扫除水雷9个。

再向北，英舰“大青花鱼”号（HMS Albacore）和“睦提恩”号（HMS Mutine）扫清了一条通向韦特里的航道。9月9日拂晓之后，英舰“埃斯皮格尔”号（HMS Espiegle）和“费利克斯托”号（HMS Felixstowe）加入了它们的行列。那一天，英国扫雷舰清扫了135个水雷。接下来这些扫雷舰于9月18日驶入那不勒斯湾，并从布设在卡普里岛附近的一个水雷区清扫出124个水雷。美国的辅助摩托扫雷艇在其扫雷工作结束之后，开始担负通常的护航、警戒、巡逻和施放烟幕的任务。英国第13总队于9月13日清扫了一条通向萨勒诺的水道，从而完成了在萨勒诺的清扫工作，共扫除36个水雷。它们随后驶赴那不勒斯湾，在这里又清除出272个水雷。

在塞尔河以南，南部登陆突击编队通往指定海滩的航道由阿尔弗雷德·理查兹海军中校指挥的一个扫雷舰群负责清扫。第一扫雷舰小队——“领水员”号（USS Pilot)、“优势”号（USS Prevail)、“预知者”号（USS Seer)、“技艺”号（USS Skill)、“速度”号（USS Speed)、“沉着”号（USS

英国扫雷舰“费利克斯托”号，属“班戈”级，排水量656吨，航速16.5节，搭载1门3英寸炮和1座四联12.7mm机枪。1941年7月服役，1943年12月18日在萨勒诺海滩触雷沉没



Steady)、“支持”号（USS Sustain）和“象征”号（USS Symbol）——于9月8日19时05分开始扫雷，它们从100寻等深线向海滩方向清扫一条水道，跟在后面的是NSF-1护航运输队。随后开来的是第2扫雷舰小队——“努力”号（USS Strive）和辅助摩托扫雷艇YMS-37、YMS-55、YMS-62、YMS-64、YMS-69、YMS-82、YMS-207、YMS-208、YMS-226和YMS-227号，跟在第2扫雷舰小队后面的是FSS-2X护航运输队。22时32分，AM型扫雷舰开始清扫运输舰停泊区时，扫雷索突然断裂，幸好这里没有布雷。

到9月9日3时30分攻击发起的时刻，当扫雷舰准备清扫塞尔河附近的火力支援区时，只有“领航员”号和“支持”号能够担任清扫工作。一小时之后，“优势”号加入了它们的行列。这三艘扫雷舰在两次清扫中清除15个水雷；与此同时，其他AM型扫雷舰修整了它们断裂的扫雷索，其中有一艘扫雷舰意外地扫掉一个水雷。在萨勒诺，由奥诺帕莎式扫雷具所造成的困难证实了小型扫雷索很快会因过度使用而损坏，而且经受不住在突击扫雷活动中的航速。在美国还储备有少量供快速扫雷舰使用的较大型的扫雷索，正在向东赶运。这些AM型扫雷舰到11月份都获得了至少两条质量好的新扫雷索。



“支持”号扫雷舰（AM-119），属“海鸦”级，建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1942年11月9日服役，1946年退役，1952年再次服役，两年后退役，1959年出售给挪威海军

在AM型扫雷舰清扫了火力支援区以后，英国驱逐舰“布里斯托尔”号（HMS Bristol）要求引导它穿过水雷区，到火力支援区去。在理查兹海军中校能够集中他的扫雷舰来承担这一工作之前，他又奉命将现有的全部扫雷艇派往南部入侵水道，因为那里的辅助摩托扫雷艇正在遇到麻烦。这样，只留下了“领水员”号暂时未放出扫雷具，前去护送“布里斯托耳”号。当时非常急需火力支援舰艇，而且马上就要航渡。往返航行花费了两个小时，当“领水员”号出海后，又被驱逐舰“伍尔西”号揪住不放，只好再去第二次。两舰都在水中发现了水雷，但均未扫到。“领水员”号又回来一次，发现美国巡洋舰“费城”号正在等待领航。到中午，“领水员”号终于驶至海上，放出扫雷具，在此以后八次通过水雷线，均未用扫雷具。

第2扫雷舰小队——“努力”号和辅助摩托扫雷艇——开辟了一条通往艾格罗波里海滩的登陆突击用的航道，突击登陆艇尾随其后。到4时15分，它们通过这条航道进行了一次往返航行，这条航道上密布着水雷，在第一次航行中就发现了17个。到中午时，小队完成了当天的第五次往返航行；辅助摩托扫雷艇扫出水雷52个，但它们大部分丢失了扫雷具。由于得

在萨勒诺登陆战中触雷沉没的“技艺”号扫雷舰（AM-115），建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美国造船公司。图为其下水时的情景



到了理查兹海军中校派出的AM型扫雷舰的协助，随后又进行了四次航行。航道于18时13分扫清出来，4艘依然可以从事清扫工作的辅助摩托扫雷艇引导着运输舰前赴预先清扫过的内停泊区。

萨勒诺滩头的扫雷工作受到了无数游弋在四周的舰艇的妨碍，在天黑时更是如此——清扫出的水雷飘浮在水面上，而其他水雷尚待清扫，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当AM型扫雷舰正在进行下午的扫雷工作时，英舰“阿伯克隆比”号驶入南部水雷区，随即触雷受伤，跛行返回了巴勒莫。

在登陆后最初几小时内的一次空袭中，拖船“瑙塞特”号被炸起火。“意图”号不小心把它拖进一个水雷区，“瑙塞特”号在这里触雷，十秒钟内就沉没了，113名舰员中59名死亡。“纳拉甘西特”号在“瑙塞特”号被炸时救起了它的部分舰员，然后驶来救起了“意图”号的某些舰员，这些舰员是在使“瑙塞特”号沉没的那次爆炸中被抛出舰外的。

漂浮起来的水雷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大威胁。坦克登陆舰LST-386号在接近美国地段的U滩时，撞上一个漂浮起来的水雷，伤亡43人。当日10时10分，“勒德洛”号正护送一批坦克登陆舰前往海滩，但因漂浮起来的水雷而受阻。几个小艇也因此而延迟，一艘车辆人员登陆艇（LCVP）撞上一个漂浮起来的水雷而沉没。

萨勒诺登陆的突击阶段于9月11日结束。这一天，意大利舰队向盟国投降了。扫雷舰放弃了扫雷工作，回来担负护航和巡逻任务。辅助摩托扫雷艇开始探索非触发水雷，在水雷幕巡逻，以使迷途的舰船驶离水雷区，并搜索敌人潜艇。

在萨勒诺战役中损失的唯一水雷舰艇是“技艺”号，它于9月25日被鱼雷击中。当时它正在萨勒诺湾巡逻，当其位于利考萨角和卡普里岛之间的中途时，两声爆炸把军舰炸开。被炸断的舰首来了个底朝天，在十分钟之内沉没。舰的后半部分继续燃烧、爆炸，约20分钟内沉没。103名舰员中死71人，其余32人全都负伤。

萨勒诺战役于10月11日正式宣布结束，大部分水雷舰艇驶离，去执行其他任务，少数辅助摩托扫雷艇进行了一些清扫，于四天之后驶赴突尼斯的比塞大港。下一个大的进攻活动正在筹划之中，而水雷舰艇不久将再次向北航行，开赴安齐奥。



美军安齐奥登陆的场面

在西西里、萨勒诺和安齐奥这些重要的战役之间，有些扫雷舰正设法去撒丁岛周围和卡利亚里湾（Cagliari Gulf）内扫雷。这里位于交火的战区之外，因此在这次战争的主要史料中没有提及。但是，在那里扫除的水雷同其他任何地力的水雷一样危险。

盟国需要撒丁岛上的飞机场，而卡利亚里港对意大利的经济是重要的，因此，对盟国的战争力量来说，它作为撒丁岛低级煤的一个航运点也是重要的。开放撒丁岛的最初步骤是由一支小型的海军分遣队进行的，该分遣队乘坐坦克登陆艇LCT-198号，在辅助摩托扫雷艇YMS-34号的护送下于9月30日前往卡利亚里。数日之后，YMS-16、YMS-18、YMS-63和YMS-208号也抵达那里。少数几个水雷爆炸了，所有的扫雷具都被炸坏。于是，YMS-63和YMS-208号带来了一些扫雷具。最初阶段的清扫工作于11月8日结束，扫除98个锚雷。扫雷舰艇于1944年返回，扫除水雷总数达137个。这个数字此1944年在安齐奥扫除的水雷多得多。

安齐奥。这里有明亮的白色沙滩，远处是在松树掩映中的粉泥拉毛别墅。从尼禄皇帝时代起，这里就是一处著名的海滨旅游胜地。

1944年1月22日，一大片人群聚集在了海滩上，安齐奥人在本地的海滩上从未见过如此多的人。这些来者不是来游泳或搞海滩聚会的，而是搭

乘着一支庞大的登陆舰队，从那不勒斯开来。这支舰队正停在安齐奥海滩外，从巡洋舰至扫雷舰，一共有250艘军舰，上面搭载着美国陆军第4军和英国陆军第1步兵师的战斗部队，共有50000人抵达这里的海滩。

这就是“鹅卵石行动”(Operation Shingle)，它的目的是对位于盟军战线和罗马之间的德国部队右翼发起侧翼攻击。到这个战役结束时，登陆部队有5000人死亡，20艘舰艇沉入海底。那些幸存者一提起“安齐奥”的名字，都会不寒而栗。

第81特混编队参加了“鹅卵石行动”，它分两个部分：P特混编队，大部分是英国人，前赴安齐奥以北的海滩；X特混编队，主要是美国人，前往安齐奥以南靠近尼图诺海岸的海滩。荷兰、希腊、波兰以及自由法国的舰艇也参加了这次战役。P特混编队包括15艘英国扫雷舰和4艘美国扫雷舰，随同X特混编队的则是理查兹海军中校的扫雷舰群：8艘AM型扫雷舰，14艘辅助摩托扫雷艇和猎潜艇。另有两艘AM型扫雷舰“沉着”号和“支持”号，配属给护卫舰群。

在P海滩（英军登陆地）附近，扫雷舰于1月21日19时开始工作。第1扫雷舰小队——英舰“阿扣特”号、“大青花鱼”号、“卡德默斯”号、“斯尔斯”号、“埃斯皮格尔”号、“弗莱”号、“睦提恩”号以及摩托艇ML-338号和ML-359号——开始清扫一条通往海滩的长达5海里的入侵航道；第2


YMS-29号摩托扫雷艇，1942年建于纽约长岛格林波特建筑公司，排水量270吨，航速15节，搭载1门76mm高平两用炮、2门20mm高炮。1944年转让给自由法国海军，改名“茉莉”号，1949年出售给法国，1963年退役

和第3扫雷舰小队将予以加宽。第二扫雷舰小队包括英舰“比尤德”号、“林纳尔多”号、“罗赛思”号、“沃特威奇”号及摩托艇ML-134、ML-565号，第3扫雷舰小队包括美国的辅助摩托扫雷艇YMS-13、YMS-27、YMS-28和YMS-78号。

由于几个原因，扫雷活动没有获得应有的成功。有的扫雷舰没参加过预演性扫雷，而且英国扫雷舰总队指挥官对其总队不熟悉。摩托艇航速太慢，第2扫雷舰小队在黑暗中找不到第1扫雷舰小队，向扫雷舰拥挤而来的登陆艇迫使扫雷舰在所负责清扫的地段上造成漏扫的空隙。当辅助摩托扫雷艇抵达清扫的登陆突击航道的尽头时，它们不干了，走开了，并锚泊至天亮。

截至那时为止，扫雷部队已经发现了敌人的一个锚雷区，它位于清扫过的航道以北，在预定的1海里宽、15海里长的火力支援区的向海一侧。英舰“帕洛马雷斯”号于1月22日清晨在那里触雷，拖至那不勒斯修理。辅助摩托扫雷艇YMS-13、YMS-27、YMS-28和YMS-78号于黎明后开始清扫火力支援区，一直继续到次日全天，它们不断地遭受敌岸上火力的骚扰。没有发现水雷。在整个P地区，英国扫雷舰仅清扫出5个德国水雷。然而，如同在萨勒诺一样，已知布有水雷的大片地区仅被标记出来不加清扫，以作为对付德国潜艇的屏障。

配属给X特混编队的美国扫雷舰于1月21日清晨驶离那不勒斯，当天18时35分在X海滩附近开始投放扫雷具。约一小时之后，第1扫雷舰小队——“灵巧”号(USS Dextrous)、“领水员”号、“先锋”号(USS Pioneer)、“凶兆”号(USS Portent)、“摇摆”号(USS Sway)和“象征”号——开始清扫一条通向尼图诺的、长达6海里的入侵航道。“努力”号和“优势”号每隔一海里的间隔布放一个灯光浮

“灵巧”号扫雷舰(AM-341)，属“海鸦”级，排水量890吨，航速18节，搭载1门76mm炮、2门40mm炮和2门20mm炮，以及两座深水炸弹发射器，乘员100人。1943年建于亚拉巴马州奇克索的海湾造船公司，1946年退役封存。1950年重新服役，1955年改为舰队扫雷舰(MSF-341)，1967年出售给韩国，改名“巨济”号



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

标，把清扫过的航道两边标记出来（英国人是在其清扫过的航道中心进行标记，这种标记法易使舰艇走错路。不过，无论哪一种方法都不十分令人满意，因为锚的重量不足以使浮标保持原位）。跟随其后的就是第2扫雷舰小队，在左侧，它包括“努力”号、辅助摩托扫雷艇YMS-3、YMS-29、YMS-30、YMS-34、YMS-36、YMS-43和YMS-226号及猎潜艇SC-770号；第3扫雷舰小队，在右侧，它包括“优势”号、辅助摩托扫雷艇YMS-58、YMS-62、YMS-69、YMS-82、YMS-207和YMS-208号。这三个扫雷舰小队不久就分离开，去执行各自的任务，清扫小艇航路和运输舰停泊区。滩头附近的主要登陆突击区被清扫出来，宽4海里，向海伸展达9海里。它们还沿海岸10海里清扫出一条宽2000码的狭窄的火力支援区，以便与英国已经清扫出的19海里长的地区衔接起来。

与往常一样，扫雷舰所遇到的困难并非经常是由水雷引起的。由于登陆突击扫雷的急迫性，计划好的程序表被打乱了，扫雷舰群相互纠缠在一起，突击登陆艇穿过扫雷舰向海滩急驶。“领水员”号与“比斯开恩”号巡洋舰相距太近，致使这艘扫雷舰的破雷卫撞上了巡洋舰的舰首。德国岸炮连炮火的闪光数次照明了水雷舰艇，这些炮火是超越水雷舰艇的顶部射击较大目标的。美国基准舰和控制舰艇的灯光也照明了这些水雷舰艇。扫雷具不顶用，往往断掉。开始扫雷时，没有充足的扫雷具，载有备件的舰艇与其他舰艇又不在一起，所短缺的东西有些是用法国的装备加以弥补，其余的则由从法国人那里借来的德国制品进行弥补。

辅助摩托扫雷艇没有雷达，依赖较大的AM型扫雷舰进行导航。只有YMS-226号有一个回音测深仪（这种便当的小设备用于通常在浅水航行的小艇上）。通信联络也受到妨害，因为有些辅助摩托扫雷艇没有无线电话机，而且关于水雷区的先期情报也搞得不太好。尽管一切如此，扫雷舰仍通宵达旦地工作，未出事故。在1月22日的最初几小时内，它们工作的成效开始显露出来——那些德国水雷飘浮着露出水面。仅“摇摆”号就于拂晓后击沉了其中的11个水雷。

在安齐奥的第一个早晨，风平浪静，微风轻拂，一缕烟雾垂挂在海滩的上空。8时05分，敌人进行了第一次空袭。巡洋舰和驱逐舰沿海岸奔波往返，逐个地摧毁岸上的目标，各种类型的登陆艇沿海滩群集。在“棺材角”——登陆突击区在这里凸入托雷奥斯特罗角附近的一个已知的敌人水雷区——“凶兆”号就位，以警告其他舰艇离开这个危险区。10时，一个水雷在它的舰尾下面爆炸，掀起一个高达150英尺的水柱。后甲板向上翘曲，一个舱口盖迸向空中，主机从底座上摔入舰的内底。“凶兆”号沉没了。

敌人的空中活动在1月22日并不厉害，而在后来却变得猛烈起来。1月24日，德国人进行了五次性质不同的攻击，最后一次是由Me-310和Ju-88飞机实施的一次集中的扫射和轰炸攻击。一个炸弹在离“优势”号右舷25英尺处爆炸了，该舰严重受震，伤11人，2人被抛出舰外，“摇摆”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他们捞了上来。两小时以后，“梅奥”号驱逐舰在奥斯特罗附近触雷。它的舰尾灌满了水，于是抛锚以免漂进水雷区，后由英舰“昌盛”号拖至那不勒斯。“梅奥”号有6人死亡，1人失踪，24人受伤。

1月25日，情况十分严重，一天发生了八次空袭。但扫雷舰仍放下扫雷索，清扫了19个水雷。到这时，YMS-30号丢失了全部扫雷具，改为水雷处理舰，击毁漂浮的水雷。16时31分，YMS-30号以2.5节的速度飘流着，到入了清扫过的航道外面。在这里，发生了骇人的爆炸，烟火弥漫。YMS-30号被炸成碎片，又从空中掉下来，落到水里。YMS-30号的乘员有17人死亡或失踪，15人幸存——幸亏他们戴了钢盔，穿了救生衣。

情况更严重的是，1月25日夜间起了大风。次日早晨，海滩上零乱地散布着一些登陆艇和浮桥码头。辅助摩托扫雷艇下了锚，安然渡过了这次大风的危险。英国坦克登陆舰LST-422号也下了锚，它装载着弹药

在安齐奥海滩触雷的“梅奥”号驱逐舰（DD—422）



安齐奥滩头的英国海军坦克登陆舰LST—422号，1944年1月25日因风暴脱锚而在安齐奥海滩触雷沉没



和化学物品，拖着锚漂至“棺材角”，于早晨5时20分触雷并开始燃烧。狂暴的大火把舰员和乘员赶到海里，救援的舰艇从四面八方赶来。这时风速达到30节，波涛汹涌，雨雪骤急，对救援造成了困难。步兵登陆艇LCI(L)-32号20分钟以后靠近现场，也触雷爆炸，三分钟之内沉没。“领水员”号、“努力”号和10艘辅助摩托扫雷艇锚泊在两艘负伤舰艇的下风处，在尔后的四个小时内从冰冷的海水里救捞人员——140人幸存，71人死亡。



在安齐奥海滩被水雷炸沉的“弯曲”号扫雷舰（AM-121）

1月31日安齐奥突击阶段结束以前，在最后的一次广泛扫雷活动中，“领水员”号以及辅助摩托扫雷艇YMS-34、YMS-36、YMS-43、YMS-58、YMS-69和YMS-83号于1月29日从安齐奥灯塔向北清扫了一条火力支援区航道，一直到距台伯河口10海里以内的地方。德国的岸炮连以密集的炮火向扫雷舰射击，但是，敌人遭到了“勒德罗”号及英舰“狄多”号和“忠实”号的还击。扫雷舰以其3英寸的“豆子炮”向德国的88毫米火炮开火；由于相距太远，没有造成任何损伤。

美国的大部分扫雷舰于1月31日从安齐奥撤走，它们从82平方海里的水域中清扫出34个水雷。沿海岸的扫雷工作一直持续到1944年8月5日为止，这些扫雷活动是在英国海军少将莫尔斯爵士（意大利西海岸的盟国海军指挥官）的监督下进行的。在安齐奥地区，平均保持有2艘AM型扫雷舰和6艘辅助摩托扫雷艇，另有3艘英国扫雷舰；这些舰只经常轮换。AM型扫雷舰于白天用奥诺帕莎式扫雷具清扫主要的舰艇航道，并于夜间巡逻。辅助摩托扫雷艇则为进出港口的护航运输队进行清扫、检查锚地和火力支援区，以及在夜间空袭时施放烟幕。

盟军怀疑德国人从这次登陆行动一开始起就空投了非触发水雷。2月18日，首次扫出一个音响水雷，后来又陆续扫除了几个。敌人于4月14日夜间进行了一次集中的空中布雷；一支早晨进港的护航运输队未遭损伤地爆破9个水雷，扫雷舰于当天在这条航道上清扫出34个水雷。“努力”号和“弯曲”号于6月上旬扫除了两个非触发水雷，这是在安齐奥地区最后的一次清扫。

到这时，盟军结束了安齐奥战役，已进入了罗马。参加意大利战役的舰队接下来将跨越两大洋，驶向以后的、更激烈的战斗——夸贾林、埃尼威托克、新几内亚和诺曼底。随同它们前往太平洋的有扫雷舰队。但是，对于扫雷舰来说，在安齐奥的战争并没有结束。在从登陆到最后向内陆推进的整个阶段中，扫雷舰一直在继续进行清扫，因为水雷依然存在；水雷战将一直进行到最后一个水雷爆炸为止。在安齐奥沉没的第一艘舰艇是扫雷舰，而在那里沉没的最后一艘舰艇，也还是扫雷舰。

安齐奥的最后一个水雷于7月9日爆炸。当时，“预知者”号和“弯曲”号在一条开拓好的航道外面估计没有水雷的地方进行探索性扫雷。13时，一个触发式锚雷在“弯曲”号的舰尾下面爆炸，这一爆炸把一个清扫浮标从船尾越过前桅顶端抛至前甲板，轮机舱和其他的舱室开始进水。爆炸后七分钟，舰员弃船。在15分钟内，“弯曲”号沉没。

“弯曲”号沉没的那一天，战争仍以许多方式和在许多地方进行着。美国潜艇“鹦鹉螺”号在菲律宾民都洛附近的潘丹岛将人员和补给品卸上陆。美国海军陆战队清除了塞班岛上日军的最后反抗。在诺曼底，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

在南十字星座下

太平洋的西部，有无数岛屿从亚洲延伸到澳大利亚。那里伏卧着东印度群岛、香料群岛（现称马鲁古群岛）和金龙国土（指菲律宾群岛——译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里被称为西南太平洋战区。

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水雷战在西南太平洋战区从未中断过。1941年7月15日，美国亚洲舰队的水雷舰艇在扼守马尼拉湾入口的科雷吉多尔岛布设了第一批水雷。1945年7月29日，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卡塔林纳”式飞机在苏门达腊投下了最后一批水雷。在太平洋的水雷作战中，美国报失的第一艘水面舰艇是扫雷舰“鹭鸶”号，它在1941年12月10日被日机炸沉于甲米地。损失的最后一艘水面舰艇是辅助扫雷艇YMS-84号，它在婆罗州巴厘巴板附近被水雷炸沉。



美国海军“云雀”号扫雷舰（AM-21），1944年改为舰队拖船AT-168，随后又改为舰队拖航油船ATO-168。1947年退役

太平洋战争开始时，美国海军在菲律宾群岛有6艘扫雷舰，到科雷吉多尔岛陷落时已有4艘沉没。“鹭鸶”号（USS Bittern）是第一艘损失的美国扫雷舰，它在日本人发动第一次空袭时被烧毁，后来舰体在1942年4月8日沉没。

1941年12月11日，扫雷舰“云雀”号（USS Lark）和“北美夜鹰”号（USS Whippoorwill）离开马尼拉，开赴爪哇，与荷兰海军水雷部队共同作战，直到1942年的3月。在爪哇海战和巽他海峡海战（3月1日）之后，盟军对日军的抵抗停止，这些扫雷舰开往澳大利亚。3月初，它们到达弗里曼特尔，并向美国西南太平洋海军司令报到，这支海军兵力，经过几度易名，于1943年2月19日最后定名为第7舰队。

留在菲律宾群岛的扫雷舰“鹌鹑”号（USS Quail）、“唐纳雀”号（USS Tanager）和“燕雀”号（USS Finch），在几乎每日都有敌机空袭的情况下，忙于清扫马尼拉及其附近水域，护卫美国潜艇通过水雷区。然而，不管美国水面舰艇做了什么事情，日本在菲律宾的第一个回合将要取胜。

4月11日，日本轰炸机炸中了锚泊在卡巴洛岛附近的“燕雀”号。“鹌鹑”号命中3枚炸弹，但它还坚持战斗了一段时间。同日，潜艇母舰“坎纳珀斯”号在马里韦莱斯河附近被炸沉。4月29日，“鹌鹑”号和“唐纳雀”号清扫出一条水上跑道，供从澳大利亚达尔文飞来的两架“卡塔林纳”飞机使用，这两架水上飞机是来撤退陆军护士和麦克阿瑟的一些参谋人员的。5月3日“枪鱼”号潜艇从外海通过水雷区，接走另外27名人员——这是日军占领菲律宾前最后撤出的一批人员。

在“枪鱼”号离去的第二天，甲米地半岛的日军重炮射中了“唐纳雀”号，该舰着火、爆炸并沉没，菲律宾的美国海军濒于毁灭。5月5日，日机炸中旧炮舰“棉兰老”号和潜艇救护舰“鸽”号。两艘拖轮“吉纳西”号和“瓦加”号被炸沉。5月6日，老旧的江河炮舰“瓦胡”号和“吕宋”号及最后一艘扫雷舰“鹌鹑”号被炸沉，美军向日军投降。


“唐纳雀”号扫雷舰（AM-5）


“鹌鹑”号扫雷舰（AM-15）


“北美夜鹰”号扫雷舰（AM-35）


“燕雀”号扫雷舰（AM-9）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云雀”号和“北美夜鹰”号组成了西南太平洋地区水雷部队的全部兵力，不久随同潜艇母舰“霍兰”号开往西澳大利亚的阿尔巴尼港，在那里展开并建立基地设施，供应穿插马来群岛进行战斗巡逻的潜艇。除执行正常扫雷和反潜任务外，这些扫雷舰每天早晨在口外几海里处，与每一舰巡逻潜艇会合，并护送潜艇进港。

“云雀”号和“北美夜鹰”号在阿尔巴尼港渡过了南半球的整个冬季。阿尔巴尼基地于1942年10月关闭后，它们转往弗里曼特尔海军基地。在这里继续担任反潜巡逻、护航和扫雷任务，直到1944年3月被重新分类为舰队拖船时为止。

那时，西南太平洋舰队改称为第7舰队，扫雷任务转变给第7登陆艇部队。后者由海军少将丹·巴比指挥。为了进行菲律宾的大反攻，新的辅助摩托扫雷艇YMS派到澳大利亚。这个返回菲律宾的远征，已于1943年9月从新几内亚莱城开始，在那里辅助摩托扫雷艇YMS-11号、49号、50号、51号和70号，在澳大利亚皇家陆军第4师（16600名官兵）前面进行扫雷。在莱城和马尼拉之间的岛屿上有着更多的日军，因此这次返回去的远征将要很长的时间。

远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前，从新加坡到新西兰的太平洋水域就潜伏着不少水雷。最初布设的水雷是荷兰人和英国人布设于荷属东印度群岛与香港附近的，属于防御性质。攻势水雷是德国的袭击商船1940年下半年在新西兰、塔斯马尼亚和澳大利亚附近开始布放的，并继续到1941年底，当时日本潜艇在澳大利亚的某些港口外面布了雷。第一艘沉没的是新西兰皇家扫雷舰“普里里”号，它于1941

拒绝任何商业用途 收藏战研群友情扫描

年5月14日在新西兰的奥克兰附近清扫德军所布水雷时被炸沉。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海军驻亚洲舰队的“鸟”级扫雷舰兼任布雷任务，在西南太平洋仅仅使用水面舰艇布设的雷区。这些雷区封锁了马尼拉湾。一个是从科雷吉多尔向南延伸到卡拉堡岛，第二个从卡拉堡岛南延伸到大陆，第三个从拉蒙哈向西北延伸到克奇诺斯角。另一个布设于苏必克湾的入口。后来作了增补布设，在美军舰队离开奥兰加坡时“罗彻斯特”号在水道内被炸沉。

美国陆军首先在科雷吉多尔岛周围布设了水雷，巧合的是，第一个被炸沉的是菲律宾货船“科雷吉多尔”号。1941年12月7日之后，美国陆军布设了控制水雷，于夜间与敌人接触时引爆。这一情报也曾通知过“科雷吉多尔”号船长如何航过水雷区。12月17日，这艘1800吨的商船装载几百名菲律宾人在夜间出航，船厂违背通知试图通过水雷区，触雷后几乎立即下沉，死亡500名乘客。

美军在太平洋的第二次布雷，也是美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次布雷，其位置在萨摩亚群岛的土土伊拉岛南部海面。美国海军从1899年起，就在那里的帕果帕果建立了一个小型基地。“鸟”级扫雷舰“鱼狗”号于1941年12月在法果索角和泰伊马浅滩附近布设82个水雷。

1942年3月，“甘布尔”号和“拉姆齐”号从珍珠港开来，在土土伊拉岛附近又布设6个水雷区，总计布雷400个。战争并未波及萨摩亚，水雷布设后从未受到搅扰，即使在1942年9月，美船“威斯康星”号从水雷区中间航过，也未受伤。从1943年10月22日起，到1944年1月8日止，萨摩亚的水雷由辅助摩托扫雷艇YMS-183号扫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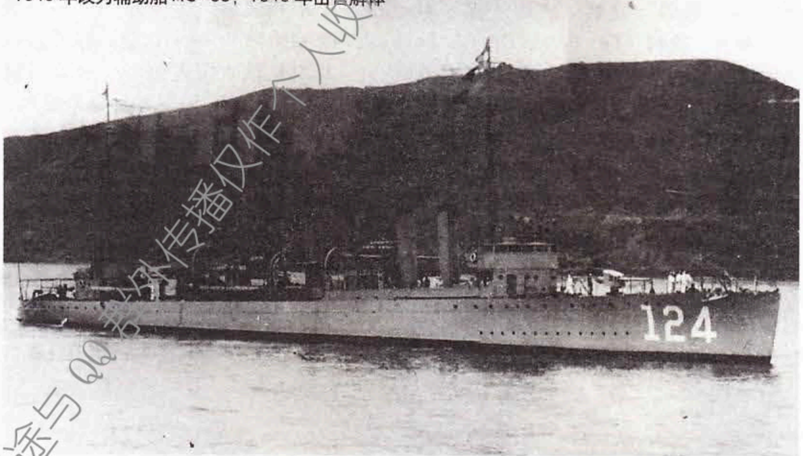
“甘布尔”号、“拉姆齐”号和“鱼狗”号在完成土土伊拉布雷任务后，向西南航行600海里，到达斐济群岛，于1942年4月在斐济布设26个水雷区，共843个水雷。其中“鱼狗”号仅在马洛拉水道布设一个水雷区；“甘布尔”号与4月15日被派去执行另外的任务，因此是由“拉姆齐”号完成大部分布雷任务的。1943年1月，“蒙哥马利”号和“特蕾西”号在斐济附近增布了水雷，使水雷数量达到1436个。这些水雷区没有炸沉敌舰，也未伤及友舰，于1944年8-10月扫除。

“拉姆齐”号从斐济向西航到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埃法特岛，于1942年5月到6月初，在那里与“蒙哥马利”号合同布设厂7个水雷区，共368个水雷。其中某些水雷区于1943年末，由辅助摩托扫雷艇YMS-242号和96号扫除。翁代因湾的水雷区，于1944年2月14日由“西卡尔德”号和“甘布尔”号在“蒙纳德诺克”号协助下，重新布设。这是“蒙纳德诺克”号最后一次布雷，此后它改成了浮动扫雷站。虽然通过埃法特水雷区附近的往返交通比萨摩亚和斐济要多，但舰船都能避开水雷，安全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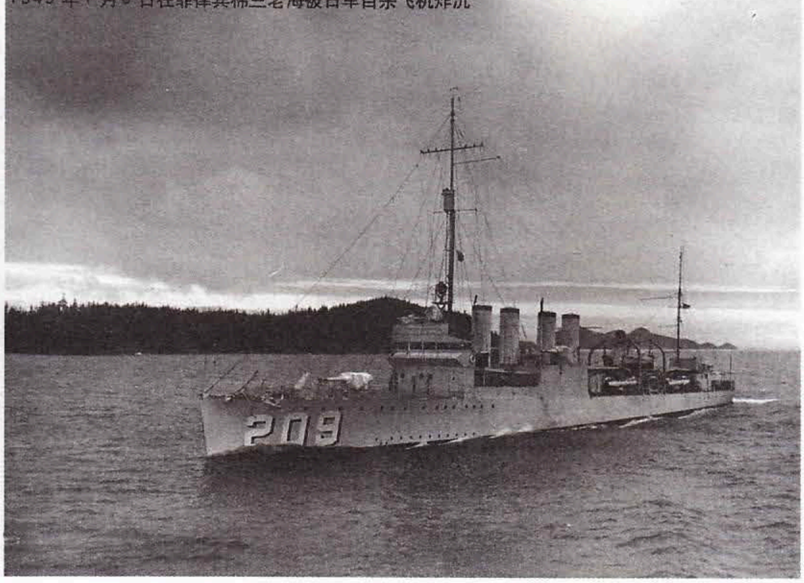
在执行了埃法特任务之后，“蒙哥马利”号开往汤加群岛，6月10日，围绕汤加塔布岛布设551个水雷。去汤加塔布的舰船极少，但该处对鲸鱼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在“蒙哥马利”号离开后的日子里，雷区经常有爆炸声，原来是鲸鱼同水雷争夺通航权。被炸死的鲸鱼常常漂入港内，使汤加塔布人喧嚣一时。1943年元旦，生活变得更有色彩，因为一次飓风吹过汤加，鲸鱼群扫掉了第3个水雷区。这个雷区中的其余水雷于1944年由扫雷舰员用50英尺摩托艇扫除——浅水和珊瑚礁使得大型扫雷舰清扫困难，而且会损坏扫雷具。

摩托艇也曾用于所罗门群岛以东各岛屿的最后布雷。水雷是由美海军最大、最新和唯一正规的布雷舰“恐怖”号（USS Terror，CM-5）从珍

“拉姆齐”号快速扫雷舰（DM-16），原为“威克斯”级驱逐舰DD-124，1945年改为辅助船AG-98，1946年出售解体



“朗”号快速扫雷舰（DMS-12），原为“克莱姆森”级驱逐舰DD-209号，1945年1月6日在菲律宾棉兰老海被日军自杀飞机炸沉



珠港运来的。“恐怖”号乘大西洋和地中海战斗的空隙，于1943年10月8日通过巴拿马运河，在珍珠港装载了第一批水雷，开向南太平洋和埃利斯群岛，后者位于斐济和吉尔伯特两群岛之间。“恐怖”号和它的同族舰只在开赴冲绳的最后战斗途中，曾在埃利斯群岛的富纳富提岛、吉尔伯特群岛的马京岛、马绍尔群岛的夸贾林和西加罗林群岛的乌利西岛布设了水雷。

从11月12日开始，在富纳富提岛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布雷。这是一个相当愉快的任务。在太平洋的晴空之下，清洁的珊瑚礁隐隐发白，风和日丽，海岛飞翔在弯躬着的棕榈上空，宝石般的海鱼穿游于礁湖碧波之中。“恐怖”号布下151个水雷。富纳富提岛水雷区如用当地地名命名，将比它的实际名字更有风韵：提·阿富亚·萨里·提·爱维·克姆·克姆·提·布卡·维利·维利（Te Afua Sari，Te Ave Kum kum，Te Buka Villi Vil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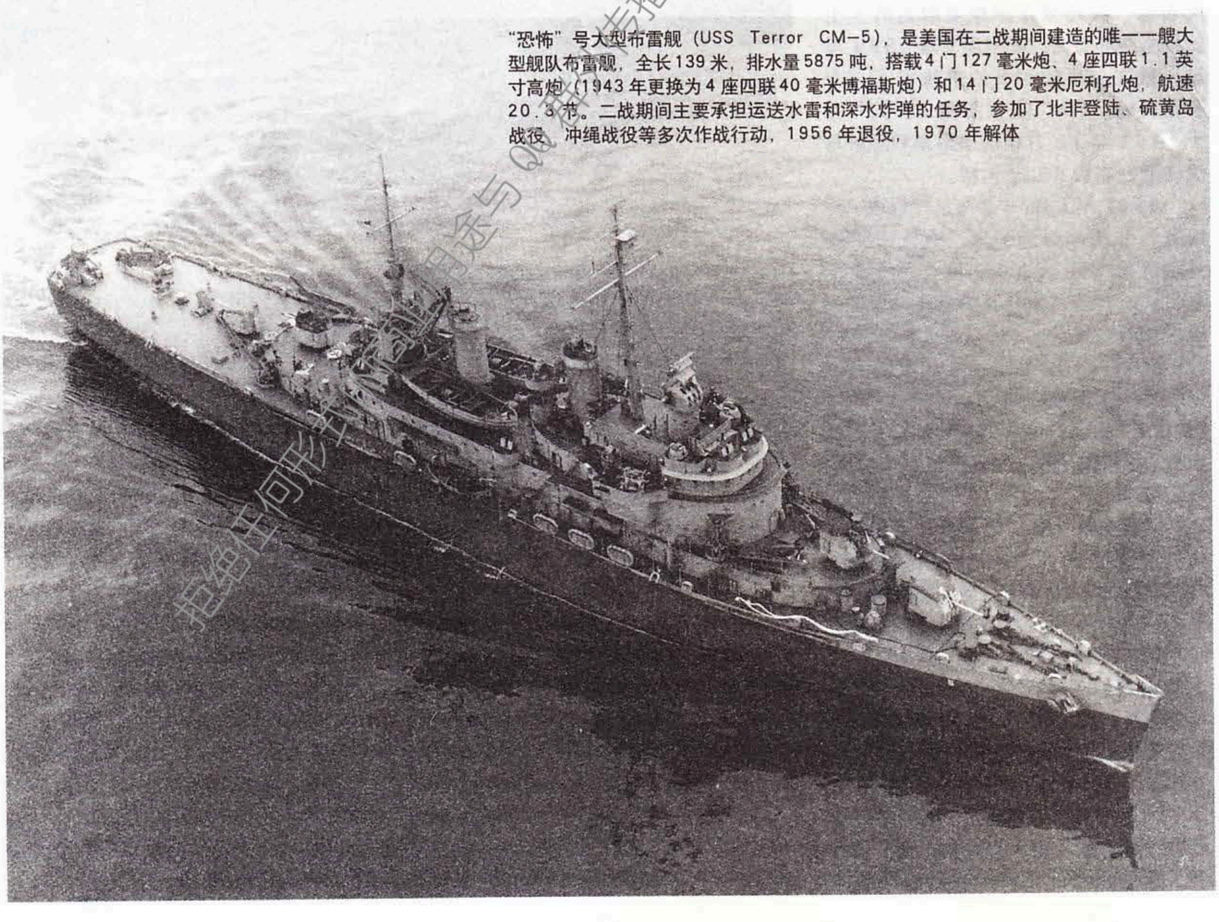
直到美海军工兵修建大队于1942年10月到达之前，富纳富提海滩从无船只驶过，日军也从未到过这里。“恐怖”号开始在富纳富提岛布雷的第二天，美国航空母舰飞机开始轰炸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恐怖”号完成布雷的次日，美军在吉尔伯特群岛的塔拉瓦和马金岛登陆。

1943年1月4日，3艘扫雷艇从美国本土横越太平洋，到达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它们是辅助摩托扫雷艇YMS-9号、49号和50号，它们是这一类舰艇到达太平洋南部的第一批。很久以来，驻泊于澳洲西岸的“云雀”号和“北美夜鹰”号已有些同伴，现又有更多的YMS辅助摩托扫雷艇正驶向那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又命令24艘去西南太平洋舰队。这些扫雷舰编入第78特混编队，即西南太平洋舰队的护航水雷部队，它于1943年3月8日编成。它们虽然编成4个大队，但很少以大队行动。

1943年2月19日，西南太平洋美海军全部在阿瑟·卡本德海军中将领导下改编为第7舰队；登陆舰艇部队——其中包括水雷舰艇——改编成第7登陆舰艇部队，由海军少将丹尼尔·巴比统帅。这样累赘的番号对扫雷舰艇来说是太烦琐了，很快就改成“第7舰队扫雷队”。

就是这支“第7舰队扫雷队”在1943年9月4-12日参加了新几内亚莱城的登陆作战，辅助摩托扫雷艇YMS-11号、49号、50号、51号和70号在供应梯队向目标航行途中，担任了护航。新几内亚战役中的扫雷作业不过是探测性的扫雷，预期日军没有在那里布雷，但在预定的登陆区出现扫雷舰艇，肯定预告敌军将要登陆。通常辅助摩托扫雷艇YMS在登陆兵上陆的早晨进入，在火力支援舰群展开射击前几分钟放下扫雷具，向登陆区开进扫雷。登陆计划并未规定将水雷完全扫除和毁掉，允许冒一定舰船损失的危险，以保持突然性。

莱城的安全登陆既未扫雷，又无报失，第7舰队扫雷队转入下一任务。12月份，在俾斯麦群岛的新不列颠曾经参与两次登陆战斗，12月15日，美国陆军第112加强骑兵团战斗队进行了“副产品”作战，在阿拉维登陆；12月26日，美第1陆战师在格洛斯特角登陆，进行了“反手”作战。担任护航和上陆前扫雷任务的仍是辅助摩托扫雷艇YMS-11号、49号、50号、51号、70号，再加上YMS-52号。扫雷



“恐怖”号大型布雷舰（USS Terror CM-5），是美国在二战期间建造的唯一一艘大型舰队布雷舰，全长139米，排水量5875吨，搭载4门127毫米炮、4座四联1.1英寸高炮（1943年更换为4座四联40毫米博福斯炮）和14门20毫米厄利孔炮，航速20.3节。二战期间主要承担运送水雷和深水炸弹的任务，参加了北非登陆、硫黄岛战役、冲绳战役等多次作战行动，1956年退役，1970年解体

"霍维"号快速扫雷舰（DMS-11），原为1918年建造的"克莱姆森"级驱逐舰DD-208号，排水量1190吨，航速35节，改装为扫雷舰后的武备为1门76mm炮、4门20mm炮、2座深弹发射装置。1945年1月7日在菲律宾棉兰老海被日军自杀飞机炸沉



艇YMS-50号因在阿拉维受日军近失炸弹炸伤，没有参加第二个上陆战斗，去澳大利亚修理。

在12月的前两周，第7舰队扫雷队的其他扫雷舰，忙于清扫澳大利亚布在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的水雷。那里曾布过250个水雷，其中第一批是在1941年8月15日由澳大利亚布雷舰"邦盖端"号布设的，清扫则由美扫雷艇YMS-8号、46号和48号在澳大利亚扫雷舰"卡通巴"号协助下进行。这些扫雷舰未能将水雷全部扫除；11月4日，日军在新爱尔兰附近扫出一个水雷，但在扫雷中炸毁了2000吨的测量舰"筑紫"号。

即使在强击登陆战斗中，所扫起的水雷并非都是敌人的水雷，事实上，在反攻加罗林群岛和菲律宾群岛之前，美海军扫起的日本水雷少于200个，由澳大利亚和美国水面舰艇和飞机布设的盟军水雷远远多于这个数字，例如1944年2月29日，第7登陆舰艇部队在阿德米勒尔提群岛的洛斯内格罗斯登陆中，清扫通向锡阿德勒尔港的航道时，就需要通过1943年5月27-30日澳大利亚用"卡塔林纳"飞机布设的一个．磁性水雷区。

那时，快速扫雷舰"汉密尔顿"号和"朗"号系借自第3舰队。扫雷舰曾两次试图进港，两次都被日军岸炮击退。第3次于3月8-9日，扫起11个水雷，并标出一条入港的安全航道。4月份，辅助摩托扫雷艇YMS-8、46、10、47、48和51号清扫了全港。

在阿德米勒尔提群岛扫雷的全部扫雷舰，加上"霍维"号和"佩里"号，又参加了在荷兰地亚的登陆，这是当时西南太平洋战区最大的海军战役，使用了215艘舰船和登陆舰艇。扫雷舰艇分属于3个登陆突击群，分别于4月22日在艾泰帕、享博尔特湾和塔纳莫拉湾登陆。虽然全战役美军伤亡超过1200名，扫雷舰却安全度过而无损伤，同样没有扫出水雷。

在其他地区的战斗中也都使用了水雷和水雷舰艇。1944年4月23日，1950吨的日本驱逐舰"天雾"号在望加锡海峡被水雷炸沉，该水雷系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卡塔林纳"布设的美国水雷。4天之后，在冲绳岛附近，美潜艇"大比目鱼"号击沉日军布雷舰"鸥"号。在第7舰队扫雷队再次进入摩罗泰扫雷之前，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水雷和扫雷舰曾为美国海军战史增添了几页内容。在诺曼底，盟军于6月6日开始横越英吉利海峡，在渡海后的头三天内就有24艘美军舰船被德国水雷炸沉。8月15日，另一支盟军舰队于德国南部登陆，德军水雷在两天内再次炸沉9艘舰船。在太平洋中部，美国特混编队猛扫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小笠原群岛，途中曾偶然遇到一艘日军4400吨级布雷舰"津轻"号，潜艇"飞鱼"号于1944年6月29日在马鲁古海将其击伤，使之退出战争。同日，在罗得岛新港附近的安静海面，近海扫雷舰"英勇"号与一艘友军护卫舰碰撞沉没，7名舰员随同溺死。在苏拉威西附近，美潜艇"小梭鱼"号于8月29日击沉日军"第28号扫海艇"，两天后在吕宋海峡，"海狮"号潜艇击沉了日军布雷舰"白鹰"号。

美国舰队从新几内亚出发向西北推进、最终到达菲律宾群岛之前，摩罗泰岛是它们必经的最后一站。该岛地面不大，但岸基战斗机可从摩罗泰起飞到达莱特，而莱特则是下次战役的目标。1944年9月15日，海军少将巴比的第77特混编队开始运送陆军第11军的士兵在摩罗泰登陆；同日，陆战第1师在帛琉群岛的佩利琉登陆。在佩利琉，扫雷舰和水雷舰和水雷都曾遇到困难。辅助摩托扫雷艇YMS-8号、47号、51号和334号照例在基拉港进行了登陆前的扫雷，在支援舰群和强击登陆舰群前方进行了战术扫雷，之后在运输舰停泊区作了校查扫雷，未遇抵抗，也无损伤。此后，扫雷舰开回1148海里外的阿德米勒尔提群岛的马努斯岛。那里许多舰船群集于锡阿德勒尔港，等待"反攻菲律宾群岛"的战斗信号。

1944年10月10日晨，韦恩·劳德中校领导的一支相当大的扫雷舰队从马努斯岛的海鹰港启航，它包括7艘驱逐扫雷舰（DMS），10艘扫雷舰(AM)，22艘辅助摩托扫雷艇（YMS），2艘驱逐布雷舰（DM）和1艘快速运输舰（APD），后者带有4艘装备"奥诺帕莎"扫雷具的人员登陆侦察艇（LCPR）。当日上午，这些扫雷舰艇编

成航行队形，向西北航进，返回到这些舰只和人员从来见到过的7000多个神秘岛屿——菲律宾群岛。数百艘的舰艇全部横越西太平洋，向绿色的莱特岛集聚。菲律宾有日本陆军部队26万人，由“马来之虎”山下大将指挥。

10月15日，扫雷舰向莱特岛航进途中，在帛琉群岛附近补充了油料。入夜后天气转坏，暴雨降低了视距，强风巨浪冲击着这些YMS扫雷艇。无线电、雷达、电罗经和机械遭到吹袭。经过一天两夜的奋斗，它们没有沉没，于10月16日到达莱特湾口，虽然瘸拐漏水，但已备妥在黎明进行扫雷。扫雷在近似台风的条件下开始，在猛烈的大雨里，舰艇相互不能看见彼此，扫雷具拖放于高山似的恶浪汹涌之中，10月17日下午，辅助摩托扫雷艇YMS-70号严重漏水沉没。

美军在菲律宾最初的登陆是10月17日陆军在苏禄群岛和迪纳加特岛的上陆战斗。快速运输舰的前方有驱逐扫雷舰“霍维”号（USS Hovey）、“钱德勒”号（USS Chandler）、“朗”号（USS Long）、“汉密尔顿”号（USS Hamilton）、“帕尔默”号（USS Palmer）和“骚萨德”号（USS Southard）进行扫雷。布雷舰“布里斯”号（USS Breese）和“普雷布尔”号（USS Preble）随行担任灭雷任务，但未发现水雷。扫雷旗舰“霍维”号是从1942年5月菲律宾群岛被日军占领后，进入该群岛的第一艘盟军水面舰艇。

美军主要登陆方向是位于侯蒙洪岛和迪纳加特岛之间的15海里宽的莱特湾，由“热情”号（USS Zeal）、“象征”号（USS Token）、“骚乱”号（USS Tumult）、“速度”号（USS Velocity）、“侦察兵”号（USS Scout）、“必需”号（USS Requisite）、“追踪”号（USS Pursuit）、“复仇”号（USS Revenge）、“圣人”（USS Sage）号和“哨兵”号（USS Sentry）等扫雷舰清扫。预计那里有日军水雷，扫雷舰也找到了水雷。“哨兵”号在其扫雷具尚未全部展开之前，就扫到一排4个触发水雷。在10月17日入夜前，已扫出一条安全航道。次日，美陆军在侯蒙洪岛登陆。10月20日，“闲逛”号（USS Saunter）、“致敬”号（USS Salute）和“混战”号（USS Scrimmage）加入扫雷；到10月23日，美国海军已经扫清了莱特湾里的水雷区，共扫起水雷306个。驱逐舰“罗斯”号在迪纳加特岛东岸航行时，引爆了一个水雷，该舰受伤但未沉没。

在莱特湾，辅助摩托扫雷艇清扫了指定的区段，快速运输舰“桑兹”号使用人员登陆艇LCPR清扫了沿登陆场5寻等深线以内的水域，未发现水雷。10月19日夜间宣布：莱特湾已无水雷，并为次日的主要登陆扫清了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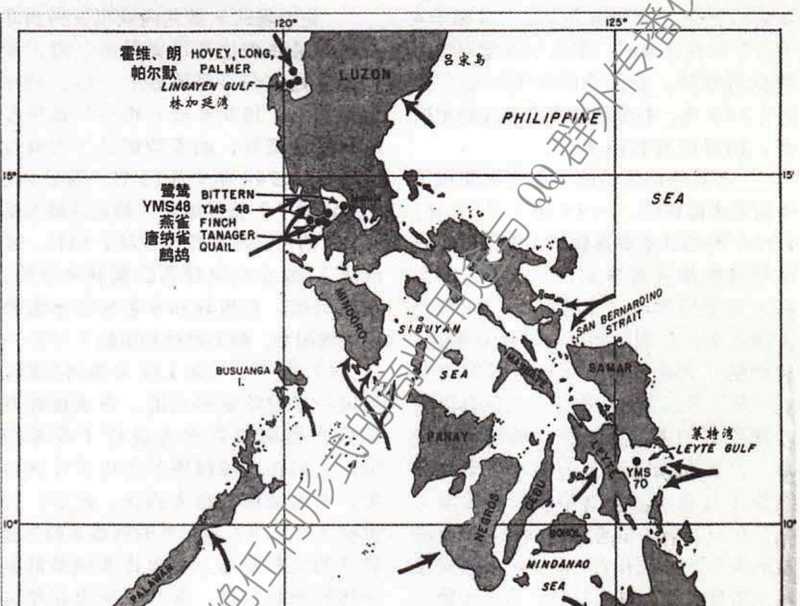
在10月下旬，第7舰队在第3舰队支援下，将麦克阿瑟将军的陆军运送到莱特湾，因而菲律宾的军事人员又增加了164000人。在三天里，日美海军在莱特湾进行了激烈的战斗，27艘日舰和7艘美舰沉没。在整个的10天里，扫雷舰面临恶劣的天气、危险的水区和冒着日军的炮火、空袭，进行了扫雷。

10月23日，驱逐扫雷舰离开莱特地区。4天之后，YMS扫雷艇开赴马努斯，AM扫雷舰仍留在莱特湾，忙于扫雷、反潜、巡逻和救生。11月27日和12月4日，“复仇”号和“追踪”号两次清扫莱特岛以西海面，这是第一批冒险进入日军控制水域的美军舰只，为驱逐舰夜间攻击奥莫克湾内的日军舰船清扫航道。

美国海军于1944年12月7日返回奥莫克湾，照例扫雷舰领先。强击登陆前的扫雷由“追踪”号、“必需”号、“圣人”号、“致敬”号、“侦察兵”号、“混战”号、“哨兵”号和“凯旋”号扫雷舰进行。12月6日晨，扫雷舰绕莱特岛之南航行，为强击登陆船扫出一条5000码宽的航道，未发现水雷。12月7日，美军第77师的两个团战斗队登陆。

当美军在莱特岛上清扫战场（日军有组织的抵抗于12月20日停止），而日军在奥莫克清点他们的损失（估计85架飞机）时，美军通过菲律宾群岛从莱特湾向西、开赴250海里外的民都洛。第7舰队海军少将斯特鲁布尔指挥的有关各单位于12月12日从莱特的圣佩德罗湾出航，计划于12月15日登陆。

12月14日，美军第3舰队的母舰飞机开始轰炸日军在吕宋的各空军基地。美军扫雷部队由9艘AM扫雷舰、7艘辅助摩托扫雷艇，以及载有人员



菲律宾群岛水雷战示意图，圆点为沉没的扫雷舰艇

登陆侦察艇（LCPR）的“布鲁克斯”号编成，计划于12月14日在登陆突击群之前进行扫雷，在班乃岛和民都洛岛之间的库龙东水道扫出一条安全航道；之后，于14日夜间清扫出登陆场的接近航道。

扫雷以楔形队进行，傍晚，AM扫雷舰已在库龙东水道扫出一条6000码宽的航道。午夜后不久，扫雷舰分编数组，开始清扫指定的登陆水域。扫雷舰在夜间向潘杜鲁坎湾前进中扫雷。辅助摩托扫雷艇YMS－315号、219号、329号、339号、481号也于早上加入清扫潘杜鲁坎湾。

随着美军登陆的向前进展，日本空军活动也大为增加。坦克登陆舰LST－472和738号受伤，随后由美军自沉。去炸“致敬”号的自杀飞机认错了目标，尽管这时该舰正忙于扫雷。AM扫雷舰在整个登陆水域没有扫出水雷。它们完成扫雷任务后，标志出一些暗礁和浅滩，并标出了进入曼加因湾的航道。

12月15日约19时，AM扫雷舰开始返回莱特湾。在黄昏开始时，“闲逛”号躲避日机轰炸、机动过速而触礁，“侦察兵”号将它拖出，但因螺旋桨受伤而速度降低，当其他扫雷舰继续扫雷时，这两舰则留于民都洛。次日傍晚，扫雷舰引导一个后续补给船队进入民都洛，最后，在12月17日5时0分开始返航莱特湾。

莱特岛、奥莫克、民都洛。在1944年到1945年，美国的第3和第7舰队往返巡弋于这些地区；而在三年前，日本侵略军正是从这里横扫菲律宾群岛的。

奥莫克、民都洛、林加延。1945年初，美军舰船从西太平洋各处指向吕宋西岸和林加延湾。在菲律宾战役的高潮和太平洋战争的最大战役中，美军舰船从新几内亚的艾泰帕和桑赛帕，阿德米勒尔提群岛的马努斯，加罗林群岛的帛琉驶来，共计850艘。

林加延湾是吕宋岛上少数适合登陆的地区之一，预期日军已布满水雷。在扫雷舰清扫之前，没有任何舰队敢于冒险进入这样的水域，“步兵迈克1号”战役用了很多扫雷舰，总计65艘，它们于1月2日从莱特岛的圣佩德罗湾启航，扫雷舰群包括43艘辅助摩托扫雷艇，10艘AM扫雷舰，10艘驱逐扫雷舰（DMS），均系扫雷舰类型，另加2艘驱逐布雷舰，1艘快速运雷舰，2艘澳大利亚护卫舰“盖斯科因”号和“沃里哥”号，和旧式布雷舰“蒙纳德诺克”号。这些扫雷舰艇在林加延湾遇到多次战斗——不是由于水雷，因为水雷是不经常反击的；而是由于自杀飞机。仅在战役的前六天，自杀飞机炸伤美舰30艘。第一艘被炸沉的是扫雷舰，最后一艘也是扫雷舰。美军在战斗中仅击沉1艘日舰，而这艘舰仍然是扫雷舰。

林加延扫雷作战于1945年1月6日开始。扫雷舰冒着自杀飞机的攻击，用炮火打出一条路来。这已经是老一套了——在它们战斗着通过棉兰老海、苏禄海，进入东中国海。1月6日日出时分，扫雷舰进入指定清扫水区。林加延的扫雷计划包括清扫全部港湾水域，计500平方海里，一股用驱逐扫雷舰和AM扫雷舰清扫锚雷；清扫20噚以内的所有水区的非触发水雷，则用辅助摩托扫雷艇。

驱逐扫雷舰“霍普金斯”号、“骚萨德”号、“钱德勒”号，“霍维”号、“朗”号、“汉密尔顿”号、“霍华德”号、“帕尔默”号、“霍根”号和“多尔西”号于9时30分放下扫雷具，开始为炮火准备舰群的战列舰和巡洋舰清扫进入航道。这天日本自杀飞机轰炸了扫雷舰队，“朗”号被炸沉。



莱特湾战役期间，丹尼尔·巴比少将（左）与金凯德中将研究扫雷计划

1月6日下午，战列舰、巡洋舰通过驱逐扫雷舰清扫的航道，开入林加延湾，它们为自杀飞机提供更多更大的目标，至少暂时减轻了对驱逐扫雷舰的压力。在天黑前，2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受伤。虽然驱逐扫雷舰、AM扫雷舰和辅助摩托扫雷艇未发现一个水雷，这些扫雷舰仍然继续作业，直到更接近岸边时，才扫出3个触发水雷。

情报表明，林加延雷区至少有450个水雷。那其余的水雷到那里去了呢？答案在两三天后出来了。两天以后，麦克阿瑟将军的陆军上陆，开始向科雷吉多尔反攻。美军在夺取林加延登陆场后，战役的强击阶段就告结束，大部扫雷舰开回莱特湾，有几艘辅助摩托扫雷艇留下，美军扫雷舰在林加延的损失数字略为偏大——3艘沉没（“朗”号、“霍维”号和“帕尔默”号），3舰重伤，另几艘中等损伤，仅仅扫出三个日本水雷。

美军上陆后，第七舰队的情报官向陆军中校卢梭·沃尔克曼询问了有关水雷一事。在日军占领巴丹时，沃尔克曼游击队清扫了日军水雷区。菲律宾人用两只并排航行的独木舟拖曳一条马尼拉麻绳索，来搜索水雷。拖到水雷时，潜水员下水解脱雷体和雷锚的链环，然后将水雷拖到海滩，取出雷管，分解水雷并把它处理掉。用这种土办法，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清扫了三百五十多个水雷。

奥莫克、民都洛、林加延舰队返回了菲律宾群岛，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菲律宾就等于科雷吉多尔岛。扫雷舰部队正在驶回科雷吉多尔以及其他许多偏僻的岛屿。1945年初，强击登陆次数频繁，扫雷部队则忙于清扫他们的前进道路，到这时，舰队向东京湾的胜利挺进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而扫雷舰仍然要在舰队前面引路。

林加延登陆后，美军下一行动是在三描礼士－格兰德岛登陆（“迈克7号”作战），目的是封锁日军、使之不能从林加延撤到巴丹，并为舰队的未来作战而夺占苏比克湾。

1月29日凌晨，30艘AM扫雷舰和YMS扫雷艇在海军少将斯鲁普尔的特混编队之前，拖曳着“奥诺帕莎”和声扫具，清扫接近航道和靠近登陆场的运输舰停泊区，从莱特湾开往登陆区的三天航程迅速结束了，没有敌机攻击，扫雷舰于晨曦时分接近滩头。日军已经撤走，扫雷舰清扫登陆场附近水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到中午已准备好进入苏比克湾。

苏比克湾口格兰德岛上的炮台守军已撤退。1月30日夜间，扫雷舰完成了清扫苏比克湾的任务，无险可述，只有“闲逛”号扫出一个水雷（该水雷原是美国亚洲舰队于1941年布设的美军MK－6型水雷）。

紧跟三描礼士登陆之后，在纳苏·格布又进行了另一次登陆（位于马尼拉湾入口以南数海里处的纳苏·格布）。“迈克6号”登陆作战的扫雷舰艇包括辅助摩托扫雷艇YMS－47号、52号、340号和368号。它们于1月27日从莱特湾出航，1月31日到达登陆场附近，清扫了指定的水域，未发现水雷，对滩头炮击数发，于同一下午晚些时候南航民都洛，未受任何损伤。

考虑到在林加延发生过的情况和扫雷舰一旦进入马尼拉湾内将要遇到的情况，“迈克6号”作战的扫雷舰这次休整了4天。在战争的另一方面，日军扫雷舰则处于困难之中。1月12日美国第三舰队舰载飞机以高速横扫南中国海，击沉日本海军舰艇11艘，其中包括630吨的扫雷舰101号，该舰沉于印度支那近海。日本海军损失的下一艘舰正好是接着数字顺序的102号扫雷舰，它是在1月27日被美潜艇“玫瑰鱼”号以鱼雷击沉。

同日，远在不可能有潜艇活动的扬子江上游，又有两艘日本船只被美国水雷炸沉，一艘是1674吨的货船“信阳丸”，一艘是2482吨的客船“龙山丸”。这是从印度起飞的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B－24轰炸机于夜间用降落伞空投的水雷。于扬子江上击沉了他的船只的话，他们就会更加惊愕。在此前一天，日本畏缩的商船队已经受到了更大的损失。在南中国海，6925吨的“多闻丸”15号于普洛·甘伯尔岛附近触雷沉没，水雷是12月16日由美潜艇“鲦鱼”号布设的。

这些损失只是行将到来的事件的征候。在1月里，大部日本舰船是被美第三舰队舰载机炸沉的，潜艇击沉的居第二位，水雷第一次获得了较大成果——共炸沉8艘计18564吨，其中包括在安达曼海和马六甲海峡被英国水雷炸沉的3艘。据称4艘是被飞机布设的水雷炸沉的。

科雷吉多尔被日军占领将近三年。在这些年里，日军采取周密步骤对其加以防御，使得来袭马尼拉湾的任何海军舰艇都会遭遇异常的困难。原由美国海军布设的水雷区，被日军用数百个水雷予以充实，有情报说有些水雷之间的距离仅30英寸，这意味着33英尺宽的扫雷舰本身触雷的可能很大。

马尼拉湾口由科雷吉多尔要塞的重炮守卫。除非扫清水雷，否则大舰不敢冒险进入马尼拉湾。扫雷舰不可能越过科雷吉多尔的巨炮进入扫雷。而不把科雷吉多尔的水雷清除，巡洋舰和驱逐舰也不可能进入有效射程击毁那里的巨炮。因此扫雷舰必须在所有其他军舰之前首先进入马尼拉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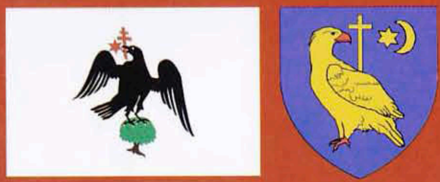
这样，在美国海军两艘漏水、生锈、倾斜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型的扫雷舰从科雷吉多尔撤往澳大利亚之后三年零两个月，美国的水雷战部队又返回了这里。

（待续）



“帕尔默”号快速扫雷舰（DMS－5），原为“威克斯”级驱逐舰（DD－161），建于1918年，排水量1090吨，航速34节。1940年改装为扫雷舰，搭载4门102毫米炮、2门76毫米炮、3挺机枪。1945年1月7日在菲律宾林加延湾被日机炸沉

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与QQ群传播仅供个人收藏



瓦拉几亚公国的旗帜和纹章（1330—1859）



摩尔多瓦公国的旗帜和纹章（1346—1859）



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旗帜和纹章（1571—1711）



多瑙河联合公国的国旗和国徽（1859—1881）



罗马尼亚王国的国旗和国徽（1881—19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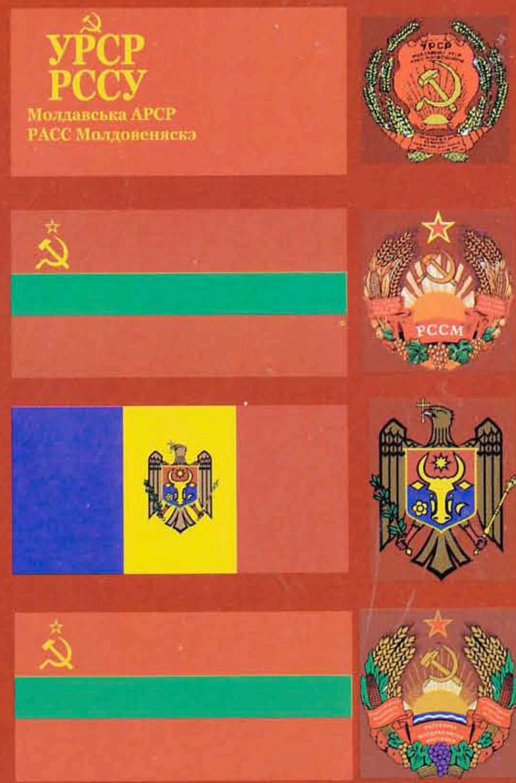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1947—1965）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1965—1989）的国旗和国徽



1989 年罗马尼亚剧变时的国旗



今日罗马尼亚的国旗和国徽



右图从上至下依次为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24—1940）、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40—1991）、摩尔多瓦共和国（1991—）、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1991—）的国旗和国徽

责任编辑：哈斯朝鲁
封面设计：张长

ISBN 7-204-04651-X
K·391 定价：15.00元

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 QQ群外传播仅限个人收藏由战研群友情扫描